武俠世界

泥濘上的大洋(民初技擊鬥智故事)龍乘風・著

小鎮土豪，殺入十里洋場之大都市，弄得滿城風雨，血流成河。人在江湖，縱然精明幹練，不可一世，但到了情愛關前，却往往變得不可理喻，不但小人物如此，大人物也是如此。這是一篇用血與愛交織而成的故事，內容充滿震撼力，是不容錯過之金牌小說，敬請讀者諸君先睹爲快！

$4.00

第26年



編者話

龍乘風今期寫的一篇巨型故事──「泥濘上的大洋」，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充滿當年我國十里洋場之大都市色彩，內容情節，以血與愛交織而成，感人肺腑。敍述一個小鎮土豪，爲了滿足所需，殺入光怪陸離的大都市裡，弄得滿城風雨，血流成河，聲名鼎盛，不可一世，然而，當他踏步進入情關之前，卻變得不可理喻，終於……？過程相當曲折，難以想像，愛好刺激閱讀諸君，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西門丁先生的雙鷹神捕後傳故事「宮廷風雲」，上期已經開始刊出，內容方面，比以前所刊各集更見精彩，這是「後傳」之首部貢獻，西門丁爲了滿足讀者所需，以後將會繼續把該故事之獨立性發展源源刊出，完成多年來讀者愛戴捧場之使命。

* * *

本刊每期固定性的一部巨型大小說的刊出，是以多方面的題材故事爲主，古今中外，式式俱備，作者多如繁星，下期的一部巨型故事「淚跡夢鄉一劍愁」，是由新進作家司馬長鞭執筆，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5期
（總號13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黃金鑽石月餅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泥獰上的大洋

泥濘上有一塊閃閃亮的大洋。

對有錢的人來說，一塊大洋幾乎不能算是錢。

但世間上窮人遠比有錢人多，所以一塊大洋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還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一塊大洋的價值有多少？

若以金錢來作爲衡量，一塊大洋的價值就是一塊大洋，無論到甚麼地方兌換，都只能換回同等價值的零碎錢。

但它的購買能力，却是充滿彈性的。

有時候，一千塊大洋只能令某一個女人笑笑。

但有時候，一塊大洋却已足夠買一個人，甚至是無數人的性命。

雨雖然漸漸細小了，但站在泥濘上的兩個人，早已渾身濕透。

兩人的手裏都有一根木棒，木棒上還有尖釘凸了出來。

在不遠處，有一座涼亭，亭內站着四個青衣漢子，而在這幾個青衣漢子的中間，又坐着了一個穿着金黃綢袿的年青人。

這年輕的公子哥兒叫呂少瀚，在他身邊的四個青衣漢子，就是他的保鑣。

呂少瀚的父親很有錢，不但有錢，而且有勢。

在蜻蜓鎮，又有誰敢不賣呂萬鴻的帳呢？

有呂萬鴻那樣的父親作爲靠山，呂少瀚自然也可以在鎮上橫行無忌了。

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除了家裏有財有勢之外，他簡直是個不學無術的無賴。

這一天，呂公子閒來無事，想找點有趣的事情來消遣消遣。

終於，他遇上了兩個又窮又狠的年輕伙子，他們爲了一隻燒餅險些大打出手。

但到後來，他們還是打不成架，因爲那燒餅跌在地上，給一頭黃狗迅速地啣走了。

連燒餅都沒有了，就算狠狠再打一場架，又有甚麼用？

呂少瀚看在眼裏，可不願錯失機會，他立刻派手下對這兩個年輕伙子說：「你們若肯決鬥，勝利者可得一塊大洋！」

兩個年輕伙子的眼睛立刻發光了，就像是被困在黑洞裏的人忽然看見了陽光。

「是不是眞的？」比較高瘦的一個後生小伙子問。

呂少瀚沒有回答，只是輕輕一抛，就把一枚大洋抛在泥濘上。

「誰打贏，就誰拿走！」呂少瀚的手下又得意洋洋地說。

另一個身材較矮，但却粗壯一點的小伙子立刻用力點頭，說道：「好！一言爲定！」

× × ×

決鬥並不是赤手空拳進行的，呂少瀚叫手下每人奉送釘棒一支，好讓他們打得精采一些。

兩個小伙子也沒有反對，兩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的，就像是老虎遇上了豺狼，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似的。

呂少瀚看得很寫意，索性坐在涼亭內慢慢仔細欣賞。

終於，決鬥開始了，兩個小伙子齊齊用力揮動釘棒。

可是，釘棒却不是攻向對方，而是向涼亭之內直揮過來。

呂少瀚臉色驟變，驚叫了一聲：「反了！」

兩個年輕小伙子同時冷笑，氣勢兇悍得有如獅子出籠一般。

呂少瀚急急逃避，四個青衣漢子也匆匆拔出利刄加以抵抗。

直到這時候，呂少瀚才後悔，不該把釘棒送給這兩個陌生人的。

跟隨着呂少瀚的保鑣，也不是善男信女，他們全是見識過大仗大陣的殺人好手，何況以四對二，實在是大佔便宜。

所以，他們一點也沒有把這兩個年輕小伙子放在眼內，滿以爲不出三幾個回合，就可以把他們雙雙解決。

但他們錯了。

這兩個小伙子不僅是懂武功的，而且功夫比起他們這四個人還高明得多。

十招八招之後，倒下去的並不是兩個小伙子，而是呂少瀚的四個保鑣。

呂少瀚看見自己的保鑣一敗塗地，橫橫直直的躺了下去，不由嚇得面青唇白，連想走也走不動了。

「你……你們是甚……甚麼人？」呂少瀚顫抖着聲音問。

兩個小伙子同時冷笑，道：「你不配問。」

高瘦的一個冷冷道：「我們不是眞正的窮人。」

呂少瀚倒抽了一口涼氣，道：「你們要錢？要多少？我一定可以滿足你們。」

較粗壯的一個說：「我們剛才只是想看看你是個怎樣的人。」

呂少瀚忙道：「我是好人，剛才只是想跟你們開開玩笑。」

高瘦的一個冷笑道：「這種玩笑，是拿我們的生命來開玩笑。」

較粗壯的一個說：「我們若眞的窮得要爲一塊大洋而拚命，此刻可能已兩敗俱傷，一起躺在泥沼上。」

呂少瀚臉色灰白，道：「是我一時糊塗，是我一時不知好歹，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事。」

高瘦的一個冷冷道：「你的說話，只有小孩子和白痴才會相信。」

呂少瀚急道：「不！我是說眞話——」話猶未了，忽然兩脚同時奇痛，痛得再

也站不起來。
　兩支釘棒，巳重重打在他的腳上。
　高瘦的一個面露出冷酷的笑容，說道：「這是我們給呂公子的見面禮，夠了沒有？」
　「夠了！夠……了！」呂少瀚巳痛得快要暈迷過去，但在他還沒有暈倒之前，這幾個字他還是非說不可的。
　兩個年青伙子同時大笑，他們又各在呂少瀚的屁股上踢了一腳，然後才施施然地離去。

× × ×

　蜻蜓鎭最有錢最有勢力的呂萬鴻，今天終於吃了一個大虧。
　雖然眞正吃虧的是呂少瀚，但呂萬鴻却認爲自己這個臉實在丟得太大。
　在自己的地方上，居然有人敢動自己兒子，還把他的兩條腿一起打斷，這口氣他是怎樣也嚥不下去的。
　他發誓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兩個可惡的小子抓回來，爲兒子報仇。
　但這兩個可惡的小子在甚麼地方？
　呂萬鴻不知道，也沒有任何人知道。
　於是，呂萬鴻懸出重賞，任何人只要抓到這兩個「兇徒」，就可以得到一萬塊大洋的賞格。
　即使找到一個，也值五千銀元！
　這眞是大手筆極了，許多人都寧願放棄本來的工作，去參加捉拿「兇徒」的行動。
　但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也過去了，誰也沒法抓這兩個兇徒回來。
　因爲根本就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呂萬鴻生氣極了，整天到晚都像隻想吃人的獅子。
　到了中秋節晚上，忽然有人送來一隻大月餅。
　這一隻月餅眞的很大，最少比普通的月餅大三倍以上。
　但這月餅是不能吃的，因爲它是用黃金鑄成，上面還鑲着七顆完美無瑕的巨型鑽石。
　當這月餅送來的時候，呂萬鴻正在沐浴，而接受這月餅的管家呂義，也不知道這月餅竟然是這樣貴重的。
　黃金月餅放在一隻鐵盒裏，沉甸甸的份量極重，但呂義沒有拿過上手，根本就不知道這鐵盒裏居然是放着一隻這樣的月餅。
　鐵盒放在呂家大廳正中的八仙桌上，送餅來的只是一個僕人。
　這僕人把鐵盒放下，說是「朱老爺子」送給呂三爺的中秋禮物。
　呂萬鴻又被稱爲呂三爺，因爲他還有兩個結拜兄長，一個是上海灘三間賭場的老闆屈老大，另一個是天津嚴氏紗廠的董事長嚴樹人。
　上海和天津都是大地方，呂萬鴻一直都很嚮往。
　但呂萬鴻也知道，在蜻蜓鎭做個土皇帝，實在比到上海和天津安全得多了。
　尤其是上海，它越是繁華，也就越多吃人的饕鬼。
　呂萬鴻也是吃人魔鬼了，但他知道，在那種地方，就算是魔鬼也會給其他的魔鬼吞掉的。
　所以，他一直都不打算到上海去冒這個險。
　這一天晚上，他沐浴完畢之後，打算先喝一杯濃茶，然後再看看一年一度的中秋明月。
　中秋節是一個盛大的節日，每逢到了這一天，人們都會仰首望明月，而嫦娥奔月這個故事，更是永遠都會流傳下去的。
　呂萬鴻在很細小的時候，就巳聽過這個旣古老又傳奇的故事，他深信，嫦娥是很美麗的，她住在皎潔的明月裏，雖然孤寂一點，但總比在人世間忍受着各種折磨好得多。
　呂萬鴻沒有見過眞正的嫦娥，但在二十年前，他却遇上了一個屬於他心目中的嫦娥。
　雲霧常遮掩着皎潔的月亮，他心目中的嫦娥又彷彿掩映在雲霧之間。
　有時候，她清清楚楚地出現在呂萬鴻的眼前，清楚得連眼睫毛都可以數得出來。她的睫毛濃密而細長，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彎彎的，就像是彎彎新月。
　彎彎新月永遠只有一個，但她的眼睛却是一雙。
　這一雙彎彎的眼睛，再加上她甜甜的笑容，使呂萬鴻險些要發狂了。
　他從來沒有這樣喜歡過女人。
　但那時候，呂萬鴻巳結婚，而且孩子都巳三歲。
　本來，對於呂萬鴻來說，這並不能算是一回事，在那時候的男人，三妻四妾實在是太普通了。
　可是，屈青湖却在這時候出現了。
　屈青湖就是屈老大，他的年紀比呂萬鴻稍大一點，但人却更精明，體魄也更健康。
　這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一點：是屈青湖雖然曾經結婚，但妻子却巳死了。
　他是以獨身男子身份，經常向朱杏嫦邀約的。
　朱杏嫦就是呂萬鴻心目中的嫦娥。
　呂萬鴻曾經千方百計想得到她，但屈老大却老實不客氣把她帶走了。

× × ×

　每年中秋節，也就是朱杏嫦的生日。
　呂萬鴻曾經和她渡過一個中秋節，但那時候，他還不知道這一天也就是她的生辰。
　等到他知道的時候，朱杏嫦巳變成了屈老大的太太。
　呂萬鴻失敗了，但這種失敗並不明顯，沒有甚麼人會感覺得出來。
　他本來就有了家庭，有了兒子，又有誰會想到，這打擊對他是何等沉重？
　他忍受了。
　他爲了這件事，一直都不想踏足上海這個都市。
　他不想再看見屈夫人，他不能自己欺騙自己，認爲自己根本就不是眞的愛上了她。
　二十年過去了，一切都好像巳平靜下來。
　二十年後的中秋月，還是沒有半點改變，月亮還是同樣又圓又亮。

　不同的是：呂少瀚長大了。
　更不同的還有，呂少瀚巳斷了一雙腿，再也不能走路。
　所以，儘管明月如昔，呂萬鴻的心境還是有了很大的變化。
　他忽然想到上海走一遭。
　但理由呢？他爲甚麼要到上海，就算眞的到了上海，又能有甚麼樣的作爲？
　他不知道，他無法可以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更無法可以想像得到，自己若眞的前往上海，以後又將會發生一些怎樣的事情？
　想到這裏，他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喃喃道：「還是吃一塊月餅，然後早點睡覺好了。」
　那時候，他怎樣也想不到，居然巳有人送了一隻鑲着七顆鑽石的黃金月餅給自己。
　當他看見這一隻從來也沒有見過，甚至連聽也沒有聽說過的黃金鑽石月餅之後，整個人不禁呆住了。
　這樣的一個月餅，該值多少錢？
　它甚至巳可算是一件無價之寶！
　黃金雖貴重，但還可以憑重量計算市值若干，但那七顆巨大無瑕的鑽石，簡直是稀世奇珍，遠比整個黃金月餅還更值錢得多。
　「送餅來的人在哪裏？」呂萬鴻一看見這禮物，就急急質問呂義。
　呂義道：「他……他走了。」
　呂萬鴻臉色一沉：「這人送一個這樣的月餅給我，你怎可以讓他走了？」
　呂義道：「奴才不知道這鐵盒裏裝着這麼一個月餅……所以……」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把人家放在眼內！」呂萬鴻氣呼呼地握緊着拳頭。
　呂義臉色蒼白，道：「是奴才一時疏忽……眞是糊塗頂透……」
　呂萬鴻一跺脚，道：「不管怎樣，你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回來！」
　呂義連忙應道：「這個一定！這個一定！」
　呂萬鴻兩眼一瞪，喝道：「還不快點去？」
　呂義立刻點頭不迭，匆匆出門去了。
　呂萬鴻瞧着這價值驚人的黃金月餅，一臉莫名其妙的樣子。
　他是雄霸一方的土豪，要巴結自己的人當然不少。
　但無論怎樣，這一份禮物的價值還是太驚人了，他實在想不到有誰可以如此大手筆，把這隻黃金月鑽石月餅送給自己。
　送禮來的人只是說，這是「朱老爺子」的一點心意。
　但在鐵盒上的那張拜帖，却只是寫着「呂三爺笑納」五個字，至於下款，乃是一個印鑑。
　這印鑑字跡彫造得龍飛齊舞，除了一個「朱」字之外，其餘兩個字呂萬鴻實在沒辦法看得出來。

× × ×

　呂義雖然年紀老了，但辦事一向並不糊塗。
　若在平時，這個紕漏一定不會出現，但這一天，他不知如何忽然酒興大發，還沒有到黃昏就巳經在廚房裏偷偷的喝了七八碗熱酒保鷄。
　他的酒量本來就不怎麼好，這七八碗鷄酒灌進肚子裏，自然再也難以清清醒醒，明察秋毫。
　所以，別人送了一份這樣貴重的禮物過來，他還是糊糊塗塗的，等到忽然發現這個黃金鑽石月餅之後，才酒意大消，暗罵喝酒累事。
　送禮來的人早巳走了，但却非要把他找回來不可，否則這個黑鍋就算是揹定的了。
　呂萬鴻的心情近來欠佳，呂義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這段時期，最好就不要有甚麼事情行差踏錯。
　呂義從呂宅走出大街，東張西望，但那裏還有人家的影子？
　他只好到處問人，但沒有人能給他任何有用的答覆。
　在這中秋佳節，街上到處都是行人，呂義找了很久，差點給一羣頑童用蠟燭燒着了衣服。
　呂義越找越是着急，但越是着急也就越沒有結果。
　人是找不着的了！怎辦？回不回去？是不是一直在街上遊遊蕩蕩？
　但即使遊蕩到明天日上三竿，最後還是要回去見主人的。
　想到這裏，呂義只好咬了咬牙，回呂宅再說。
　想不到他剛回到呂宅門外，就巳看見那個送禮來的僕人！

× × ×

　看見這個僕人，呂義高興極了。
　他匆匆迎了上前，同時大叫道：「這位老兄——」
　但他只是叫到這裏，就巳聽見呂萬鴻的聲音大喝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快退下。」
　呂義一凜，只見呂萬鴻正拖着一條又高又大的狠犬，從大門裏走出來。
　呂義又呆住了，因爲他從來也沒有見過呂萬鴻會和一隻狗在一起。
　呂宅雖然也有養狗，但呂萬鴻却討厭牠們。
　他養狗，只是爲了讓牠們負起守門的任務。
　他是個旣討厭狗，也討厭貓的人。
　但這時候，他却拖着一條高大威猛的狠犬，緩緩地走了出來。
　呂義曾經到過上海。
　上海是大地方，是五光十色的大都市，但即使在那裏，想看見一條這樣的狠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知道，這種狠犬一定是由歐洲一個叫德意志的國家運來的。
　這種狠犬可以接受極嚴格的訓練，而且無論在警覺性及執行任務的能力上，都是十分優秀的。
　呂宅沒有這種狠犬。
　所以，這狠犬的主人，一定不會是呂萬鴻。
　呂萬鴻拖着這條狠犬，面上的神情十分沉重。
　接着，又有一個人走了前來。
　這人的年紀巳很老邁，行動看來十分

遲鈍。

不久，一輛簇新的汽車駛了過來，司機是一個彪型大漢。

呂萬鴻送了老人上車，接着，那僕人和狠犬也走入了車廂之中。

汽車臨開行之前，呂萬鴻向老人揮了揮手，道：「再見。」

老人咳嗽兩下，回應了一句：「上海再見。」

呂萬鴻深深的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地點了點頭。

「好，我們就在上海再見！」

呂義雖然已退開了很遠，但這些說話，他還是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呂三爺要到上海了？那是爲了甚麼事情？

呂義不敢問。

但呂萬鴻却忽然把他叫了過來，而且還帶他到書房之中。

書房很整齊清潔，可說是一塵不染。

但是呂萬鴻的眼睛却彷彿升起了一層霧。

他點着了一根雪茄，大口大口的在吸吮着。

呂義知道，呂三爺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向自己宣佈，但呂三爺若不說，他是不敢問的。

呂萬鴻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用力把雪茄捺熄，兩眼直視着呂義道：「還記得秦獵嗎？」

呂義忙道：「記得！記得！秦六叔在五年前還到過這裏，但……但却已比當年有點改變。」

呂萬鴻緩緩道：「你認爲他有甚麼地方改變了？」

呂義說道：「他的衣服比從前華麗十倍，但是上唇崩了一小半，左眼更加不見了。」

呂萬鴻「唔」一聲，道：「除了這些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不同？」

呂義道：「好像沒有了。」

呂萬鴻搖搖頭，道：「不，他改變了的，例如喝酒。」

呂義「啊」地一聲，道：「對了，他從前是個酗酒鬼，幾乎每天都要大醉一場，但上一次他來的時候，却只喝很少的葡萄酒。」

呂萬鴻道：「那一次，他肯喝半杯葡萄酒，完全是因爲我。」

呂義一怔。

鴻萬呂接着道：「若不是我敬酒，他連一滴酒都不會喝。」

呂義又是呆了一呆，才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秦六叔以前喝酒，的確是太厲害了。」

呂萬鴻道：「以前，他不是喝酒，而是差點給酒喝掉。」

呂義笑了笑，道：「這種改變很好，最少偷襲他的人就會感到更加困難了。」

呂萬鴻點點頭道：「不錯，身爲大盜頭子，若給另一帮盜匪從背後重重敲上一鎚，那不但是痛苦，也是很丟臉的事。」

呂義道：「那次他給青獅帮偷襲，實在是一時疏忽所致。」

呂萬鴻道：「他若不酗酒，那一次的疏忽就不會出現。」

呂義道：「是不是經過那一次慘痛教訓之後，秦六叔就戒酒了？」

呂萬鴻緩緩地點點頭，道：「是的，不錯。」

呂義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呂萬鴻道：「儘管他有很多地方都改變了，但有一點却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呂義默然，沒有答腔。

對於不知道的事，他從來不會胡亂說話。

他並不是個很精明的人，但却已活了一大把年紀。

到了他這把年紀，人生經驗自然十分豐富，他知道，一個人說話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

呂萬鴻也沉默了片刻，才續道：「秦獵對我沒有變，他還是我的好兄弟。」

呂義聽到這裏，忽然有一句話想問呂三爺，但他這句話最後還是吞了回去。

呂萬鴻却已盯住他，皺眉道：「你有甚麼說話，何以不直接一點說出來？」

呂義這才壯着胆子，道：「秦六叔和你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爲甚麼你們不結拜做兄弟？」

呂萬鴻的嘴角忽然露出一絲神秘的笑意：「你認爲結拜兄弟很靠得住嗎？」

呂義一怔，道：「奴才不懂。」

呂萬鴻道：「一個人對另外一個人好不好，絕不能單靠這點形式上的關係來維持，就算可以維持一時，也很難可以維持永久。」

呂義點點頭，但接着却說：「但三爺跟屈老闆、嚴二爺又怎樣？」

呂萬鴻淡淡道：「我們很好，所以，我打算往上海走一趟！」

呂義忙道：「奴才也要跟着三爺。」

呂萬鴻搖了搖頭，說道：「你不可以去。」

呂義的臉一陣發白：「奴才會盡心盡力侍候三爺的。」

呂萬鴻道：「我知道你會盡心盡力，但現在最需要你照顧的人，並不是我，是少翰。」

呂義面上露出吃驚的表情：「少爺不去嗎？」

呂萬鴻冷冷道：「他當然想去上海，但去了又有甚麼用？不要忘記，他這兩條腿已經廢了。」

呂義道：「不，少爺的腿一定可以治好。」

呂萬鴻說道：「就算可以治好，那也是將來的事情了，但現在，他却是一個廢人。」

呂義用力地搖頭，說道：「少爺不是眞的殘廢，奴才知道，秦六叔有一個舅父，他是精於治傷接骨的，據說秦六叔有一次給人打斷了右手，後來也是給他醫治好的。」

呂萬鴻點點頭，道：「我知道，我現在正是要你帶少翰到秦獵那裏去。」

呂義道：「但三爺……」

「我這一次去上海，絕不會有半點危險的，你可以放心。」

「奴才不是這個意思……」

「你現在甚麼都不必再問，除了少翰之外，還有夫人，也要一起到秦獵那裏去

的。」

「爲甚麼連夫人也要去？」呂義的臉色忽然變得十分蒼白：「是不是這裏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

呂萬鴻忽然臉色一沉，喝道：「呂義，今天你太多嘴了！」

呂義的臉色變得更蒼白，連忙自掌嘴巴：「奴才多嘴！奴才多嘴！該打！該打！該打！」

「住手！」呂萬鴻又喝了一聲，道：「你要記着，在呂宅裏，你是我最信任的一個人！」

呂義的眼睛立刻紅了，連聲音也顫抖不已：「多謝三爺的信任。」

呂萬鴻嘆了口氣，道：「正因爲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臥虎溝之行，非要你親自帶領不可。」

秦獵的營寨，就在臥虎溝左右。

呂義連連點頭，道：「奴才遵命。」

呂萬鴻笑了，這一笑看似簡單，實際上却比任何人想像之中還更複雜。

賭場大亨晴天霹靂

十點五十八分。

這裏是一個燈火輝煌的地方。

從晚上七時開始，這裏就已貴客雲集，來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差不多四小時了，但七點鐘就已陸續進來的賓客，似乎越擠越多。

幸而這裏地方寬敞，連眞皮靠椅都超過兩百張以上。

這裏是甚麼地方？

答案只有兩個字，那是：賭場。

屈青湖最新開的賭場。

× × ×

在一張雲堆般柔軟的天鵝絨沙發上，有四條腿子在互相交纏着。

這四條腿，有兩條是穿灰色西褲的！西褲本來很筆挺，但這時候已給另外兩條腿弄得出現了皺痕。

另外兩條腿，是從一襲棗紅旗袍開叉間伸展出來的。

這兩條腿雖然給名貴的玻璃絲襪包裹着，但看來却更誘人。

旗袍雖然漂亮，絲襪雖然名貴，但更動人的當然還是旗袍和絲襪的主人。

那是一個薄施脂粉，看來並不怎樣風騷，但實際上却是媚入骨子裏的女人。

她姓上官，名字叫溫柔。

上官溫柔是屈老大一生所遇女人之中，最懂得怎樣令男人快樂的一個。

這裏是賭場的賬房，但賬房先生巢小豁却難得有機會進來這裏。

巢小豁眞正辦公的地方，是在籌碼間後面的一座房子，那裏地方雖然狹窄一點，但門外和四周都有着森嚴的守衛。

這時候，外面的賭局正進行得十分熱鬧。

在十分鐘之前，屈老大最寵信的一個手下安寶棠進來報告，說：「姚公子今天手風很旺，押雙單贏了接近三萬，湯老太爺陪着他的九姨太太賭番攤，也贏了兩萬五千塊左右，還有海王銀行的董事長唐木，他也贏了接近兩萬塊——」

上官溫柔聽到這裏，面上有點吃驚的樣子，但她知道這是賭場的事，以她的身份是不該插嘴的。

在不該插嘴的時候，她永遠不會說出半個字，因爲那不但是多餘，而且還很惹人生厭。

她是個聰明的女人，當然不會做出這種笨事。

而且，就算賭場一下子輸了一百萬塊，對於屈青湖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

既然連屈老人都不緊張，她又爲甚麼要自討沒趣？

但安寶棠接着又說：「今晚贏錢的固然大有人在，但輸得連臉都白了的，也有好幾個人。」

屈老大立刻冷冷道：「不要用任何字句來形容輸錢的貴賓！」

安寶棠一凜，忙道：「是！是！」

屈老大把上官溫柔摟得更緊，臉上又漸漸露出了一絲笑意。

安寶棠接着又繼續說：「桃花樓的米二娘在牌九桌上連輸三口，現在已停手不賭。」

屈老人沉吟着：「這個女人是條母狠，甚至比母狠還更兇狠。」

安寶棠不敢再加上任何形容的字句，只是說道：「這三口牌九，米二娘輸了九萬。」

屈老大嘆了口氣，道：「這三口若是贏了，她就絕不止贏九萬塊那麼少。」

安寶棠又說道：「不錯，她第一注輸三萬，第二注輸三萬，到了最後一注也輸三萬。」

屈老大道：「可是，她若在頭一注贏了，那麼就會夾疊下注，等到連贏三口，除却抽頭錢之外，她還可以贏二十萬！」

安寶棠道：「就只怕沒有人敢跟她賭得這麼兇。」

屈老大說道：「不管怎樣，她已經輸了。」

安寶棠道：「從日本來的賀忍杉先生也輸的不少，最少也有六七萬。」

屈老大道：「賀忍杉是東京一個大財團的首腦，六七萬塊對他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安寶棠吸了口氣，忽然吶吶道：「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屈老大揮了揮手，道：「你不必說了，我知道你心裏想說甚麼。」

安寶棠聽得一怔，好像有點不相信的樣子。

屈老人冷冷一笑，道：「你是不是想說，賀忍杉先生可能是個日本間諜？」

安寶棠又是吃了一驚，連忙點頭不迭：「是的，我正是想說這句話。」

屈老大嘆了口氣，道：「這種事，我不想深入瞭解，他是間諜也好，是天王也好，都跟我們開賭場的沒有相干。」

安寶棠的額上已淌出了汗，雖然勉強笑了笑，但是却實在笑得太尷尬，也太可憐。

屈老大又盯着他，忽然道：「彭強、彭烈兩兄弟來了多久？」

安寶棠道：「還不够一小時。」

屈老大道：「這兩兄弟是老千，你要

緊盯着他們。」

安寶棠道：「他們在別的地方，也許敢混水摸魚，但在這裏——」

「這裏是賭場！」屈老大的臉色立刻一沉，「只要是賭場，就得小心瞧着每一個值得懷疑的賭徒！」

安寶棠身子一震，忙道：「是的！我會叫弟兄們小心了。」

屈老大冷冷道：「要弟兄們小心，但你自己更要小心一點！」

安寶棠又不住的點頭，當他退出去的時候，臉上連一點光采也沒有了。

安寶棠退出去之後，屈老大爲上官溫柔斟了一杯白蘭地。

「這是從法國來的佳釀，當它釀製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出世。」

上官溫柔眨着眼，一對水靈靈的眼睛彷彿已在說出了千言萬語。

但她的嘴還是忍不住說了一句：「酒是越醇香的越好。」

屈老大把杯子遞到她唇邊，語聲平靜地說：「但女人却不像酒。」

上官溫柔輕輕呷了一口酒，幽幽的問：「不像酒，又像甚麼？」

屈老大的眼睛已停留在她的胸脯上，道：「女人像花，鮮花。」

上官溫柔輕輕一笑：「花開堪折直須折？」

屈老大的視綫還是沒有改變：「這七個字是古往今來，所有騷人墨客所有作品中最佳最妙的一句。」

上官溫柔咬起嘴唇，但頭却忽然垂了下去。

她的聲音低沉下去，但每個字還是可以清清楚楚地傳到屈老大的耳朵裏。

他們之間的距離實在太接近，接近得簡直可以說是沒有距離。

她這種聲音聽來更甜膩、更動人：「我這朵弱不禁風的小花，早在上六個月就已給你採下來了。」

屈老大用力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道：「妳應該知道，我對你是眞心的。」

上官溫柔在他的耳孔裏吹了一口氣，笑道：「你不必向我說甚麼，我發誓這一輩子都跟定了你。」

屈老大微笑着：「但我老了。」

上官溫柔嘟起了小嘴：「誰說你現在老了？」

屈老大道：「就算我現在還不算老，但五年之後呢？十年之後又怎樣？」

上官溫柔倚在他的胸膛上，低聲的說道：「那個時候，我陪你一起老，白頭偕老……」

屈老大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溫柔，妳眞會說笑。」

上官溫柔「嗄」一聲：「誰說我跟你說笑？我是眞心的，因爲……」

「因爲甚麼？」

「因爲我……我……」

「怎不說下去？」

上官溫柔深深地吸了口氣，忽然仰首望住屈老大：「我已有了你的孩子。」

屈老大呆住。他呆了很久，才道：「妳剛才說甚麼？再說一次！」

上官溫柔依偎在他的懷裏，柔馴有如小鴿。

她輕輕地吻了屈老大的胸膛一下，又重複了那句話說一次：「我已經有了你的孩子。」

屈老大立刻把她抱起，高高的抱起。

她叫了一聲：「快放我下來，不要弄壞了胎兒。」

屈老大哈哈一笑，依言立刻把她放下來。但他這一放，却像是最粗鹵的苦力，正在把一件不值錢的貨物隨手拋掉一樣。

上官溫柔立刻跌在地上，疼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然後，她就看見一個滿面鮮血的人，蹌蹌踉踉地從門外撲進賬房之中。

× × ×

鮮血不斷的流，一隻左眼已給利器戳爆。

這人很年青，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他現在這副樣子，當然是難看極了，無論是誰給人毒打到這個地步，後果都絕不例外。

但這年青人本來是很好看，甚至可以說是很英俊的。

當上官溫柔給摔在地上的時候，她的背脊的確疼得很厲害，但等到她看見這人之後，背上就忽然不疼了。

她背脊不疼，但一顆心却疼得有如刀割，她並不是疼心自己，而是爲了眼前這個年青人而疼心。

在這年青人的背後，還有兩個穿着黑西裝的男人。

這兩個人的臉，看來都是四四方方的，就像是兩塊木頭一樣。

他們的拳頭也是四四方方的，但却不是木一樣的拳頭。

他們的拳頭像是鐵！

上官溫柔的眼睛不再溫柔了，只是有着說不出的恐懼。

「雷利！」她絕望地叫了一聲。

屈老大的聲音已變得比冰還冷：「妳眞的有了孩子？」

上官溫柔甚麼都沒有說，只是慢慢的站了起來，然後凝視着屈老大。

屈老大的臉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

他又冷冷的說：「這孩子到底是姓屈的，還是姓雷的？」

上官溫柔忽然笑了，笑得比哭還要難看。

她還是沒有說話。

屈老大冷冷的看着她，聲音和眼睛都同樣冷酷：「妳現在沒話說了？」

「我有話說！」那個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年青人忽然大叫：「放了她！她是無辜的。」

屈老大瞇着眼，慢慢地向他走過去：「你叫雷利？」

那人喘着氣，用唯一還能看得見東西的眼睛瞪着屈老大：「你早已知道，又何必再問？」

屈老大也瞪着眼，而且居然也只是瞪着右眼，却故意把左眼緊閉着。

「小子，你可知道，現在正在跟誰講話？」

「魔鬼！吸血鬼！」雷利居然還是很嘴硬。

屈老大忽然笑了，笑得就像個準備吸食人血的吸血殭屍：「你有種！可惜兒子

却是個雜種！」

雷利又在破口大罵：「哼！你才是個雜種。」

屈老大哈哈一笑，忽然轉身一腳踢在上官溫柔的肚子上！

上官溫柔立刻哀聲叫了一下，眼淚迸流地跌倒在地上。

雷利看得激憤極了，他用盡氣力嘶聲大叫：「你不可以傷害她，她眞的有了身孕。」

屈老大的臉忽然扭曲，忽然又再轉身盯着雷利。

「她有了你的孩子，而且你們已打算在明天私奔，對不？」

雷利的臉扭曲得更厲害，聲音嘶啞得已不像是人的聲音。

他說：「我們是光明正大的，這又怎算是私奔？」

屈老大冷冷一笑：「不管怎樣，你們現在總算承認了？」

已跌倒在地上的上官溫柔忽然爬了起來。

出乎意料地，她手裏居然有一把銀光閃閃，鋒利之極的刀子。

這把刀，她一直都收藏在鞋子裏。

屈老大瞳孔收縮，忽然咧嘴一笑：「好啊，想謀殺親夫了？但憑這種小玩具，除了能爲我修理指甲之外，又還可以有甚麼作爲？」

他的兩個手下立刻笑了。

上官溫柔居然也在笑，而且好像還笑得比他們更起勁。

屈老大也跟着笑了，他的笑容充滿了諷刺：「妳最好沉着一點，不要傷了腹中的胎兒。」

上官溫柔笑聲倏止，道：「我爲甚麼要沉着一點？連你都不珍惜自己的骨肉，我又何必——」

「住嘴。」屈老大的臉立刻變成一片鐵青：「不要再演戲了，妳肚子裏的那塊肉是姓雷的！」

「你錯了。」

「我錯了？哈哈，我怎會錯了？」

「我說你錯了，是因爲你根本不知道，直到目前爲止，你還是我這一生之中的第二個男人。」

雷利立刻憤怒地叫喊：「不要對這狗頭賤種說！」

屈老大狂怒，倏地回身出拳，左一拳右一拳，兩拳就已把他打得昏倒過去。

黃台之瓜，本來就已不堪再摘。

雷利倒下去之後，屈老大又冷冷的望着上官溫柔：「我是第二個男人，但第一個已倒下去了。」

上官溫柔道：「雷利不是。」

「他不是男人？」屈老大怪笑了一下，但接着却又沉默下來。

「他是男人，而且是男人中的男人！」上官溫柔仰起了臉，「他比你這個黑社會大頭子有骨氣得多，也出色得多！」

屈老大冷冷地道：「但妳現在怎不看看他這副德性？他還可以繼續做妳的男人嗎？」

「他從來都不是我的甚麼男人！」上官溫柔叫道。

「不是？」屈老大冷冷道：「但你們却已準備私奔了！」

上官溫柔道：「我們私奔，只是爲了將來，但在此刻之前，他一直都對我規規矩矩，從來也沒有半點不軌的企圖！」

「妳眞會說笑！」

「我現在還有心情跟你這種魔鬼說笑嗎？」上官溫柔的嘴唇在發抖，聲音却更大了：「雷利是個正人君子，在我們還沒有正式結婚之前，他絕不會佔有我的身子，他甚至沒有勇氣吻一吻我的臉！」

「放屁！」屈老大怒道：「那麼妳的第一個男人又是誰？是不是一隻春情勃發的野狗？」

上官溫柔那張嬌媚無限的臉，早已變得蒼白全無血色，她說：「第一個佔有我的男人，他連一隻野狗也不如！」

「他是誰？他在甚麼地方？」

「他早已變成一堆枯骨了。」

「這人死了？他是怎樣死的？他死了多久？」屈老大連珠炮發地質問着。

「他是給我用這把刀子割斷喉嚨而死的！」上官溫柔道：「他死了已經五年，他是我的繼父！」

「妳的第一個男人就是妳的繼父？他已死了五年？」屈老大呆住了。

「一字不假！」

屈老大忽然感到一陣手足冰冷。

「妳說的若是眞話，那麼……那麼妳肚子裏的孩子……」

「這孩子並不姓雷，也不姓趙錢孫李，而是姓屈！」上官溫柔冷冷道：「這是你的孩子！你的親骨肉！」

「妳……妳眞的沒騙我？」

「我現在已沒有騙你的必要！」

「這……這就可以慢慢再說了，」屈老大把手向前一伸，「把刀子拿來。」

「遲了，太遲了。」

「不遲！不遲！我們是一場夫妻，我們——」屈老大說到這裏，忽然呆住。

因爲上官溫柔已把刀子插進自己的心臟裏。

× × ×

雷利死了。

就算屈老大不補兩拳，他可以活下去的機會也已不大。

雷利是死是活，屈老大當然不會放在心上。

但上官溫柔却也死了。

屈老大並不疼心這個女人。

在這個花花世界的大都市裏，上官溫柔並不是唯一的女人。

她是人間絕色，但上海的人間絕色，絕不只是她一個。

但屈老大却一直都渴望能夠在晚年的時候，再生一個兒子。

倘若上官溫柔在死前所說的一切都是眞實的，那麼屈老大不但殺了上官溫柔，也殺了自己的骨肉！

「這婊子！她在撒謊！她在放母豹的臭屁！她說的話你們一個字都不能相信！」屈老大咆哮着對自己的手下這樣說。

他的手下自然回答：「我們當然不會相信她的說話。」

屈老大滿意地點點頭，但實際上却一點也不滿意。

他不滿意這種結果。

他忽然後悔。

他後悔自己爲甚麼不忍讓一點，最少也該讓上官溫柔把孩子生下來再說。

雖然，他最後已經軟化，甚至有七八分相信上官溫柔的說話，但那時候才軟化，一切都已太遲。

他不該把上官溫柔摔在地上，更不該在她的肚子上踢了一脚。

他更不該把雷利帶到這裏來！

但現在才後悔，又有甚麼用？

他叫手下不要相信上官溫柔的說話，但他自己却越來越相信了。

這一晚，他很不愉快。

雖然，賭場今天一開始營業，就已爲他帶來可觀的利潤。

× × ×

已是黎明。

但在賭場之內，是沒有黑夜和黎明之分的。

這裏甚至日夜不分，只有贏輸之別。

贏錢的人，通常都有一張得意洋洋的臉孔。

而輸錢的人，臉色自然就不怎麼好看了。

雖然，這並不是絕對的，但以一般情理而論，還是離不開這種「規律」。

六點二十八分，牌九桌的賭局仍然在繼續。

圍在賭桌旁邊的賭徒雖然越來越少，但賭注却越來越大。

本來，在一般情況下，到了這個時候，贏錢的人早已走了，輸到這時候的賭徒，也不會剩下多少賭本，所以，賭局至此，應該是比較冷淡而平靜的。

但這一天却有點不同。

昨天晚上手風奇旺的彭强、彭烈兩兄弟，直到現在還沒有離去。

他們已贏了十五萬。

十五萬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他們的來歷，只要是道上的人都很清楚。

本來，他們早就應該走了。

但他們沒有走，一直到了六點零八分左右，賭局中來了一個豪客。

這豪客剛坐下來的時候，彭烈推莊，他押尾門五百塊。

五百塊在別的賭局裏，已是驚人的注碼，但在這裏，五百塊就像是大魚羣底下的一隻小蝦。

雖然，誰也沒把這五百塊放在眼內，但彭强却已注意着那人。

那人大概五十歲左右年紀，衣着雖然看來守舊一些，但却顯得頗有氣派。

他所押的第一注，輸了。

他的牌本來也不錯，是梅花七點。

但彭烈這個大莊家，他抓的是長衫九，賭小牌九能抓着一副九點牌，自然是贏多輸少的。

第二口牌九，那人仍然押注五百在尾門之上，這一手牌極差，是銅槌六硬碰板櫈四，不折不扣的蹩十。

彭烈當然又贏了，他又拿了一副人牌八，牌風之旺，令賭客望而生寒。

第三口，彭烈不推莊了，但却由彭强來做。

這兄弟兩人，誰當莊都是差不多的。彭烈的錢，也就是彭强的錢，他們兄弟二人，在賭桌上是很合作的合夥人。

彭强當莊，那中年人繼續下注。

但這一次，他並不押尾門，而是押在頭門之上。

他這一注也不再是五百塊，而是五萬塊，另加一把烏光閃閃的七首。

荷官是蕭靜，他父親以至祖父那一代，都是賭桌上出色的荷官。

他一看見那柄七首，立刻就把它輕輕推了回去，然後很禮貌地對那中年人說：「這種利器，是不能作爲賭注的。」

那中年人乾咳一聲，道：「是你跟我賭？還是推莊的這位朋友跟我賭？」

蕭靜道：「但我們賭場的規矩——」

「我不理會甚麼臭規矩，你若識相的就閉上嘴巴！」中年人咆哮着叫道：「快叫屈青湖滾出來，我要他看看呂萬鴻的厲害！」

「呂萬鴻？」蕭靜的臉色忽然變了，「你就是呂三爺嗎？」

中年人道：「好說！屈青湖躲到甚麼地方去了？爲甚麼還不滾出來？」

彭强却一拍桌子，道：「姓呂的，你到底是來賭錢還是來搗亂？」

呂萬鴻冷冷一笑：「你們這對騙子兄弟，是不是屈青湖僱用的？」

彭烈眼色一變，對彭强道：「這傢伙準是個瘋子。」

彭强道：「對付瘋子，你有甚麼好法子？」

彭烈道：「殺了他。」

彭强道：「但若不想殺人呢？」

彭烈道：「若不殺，就得避。」

彭强道：「這才是個最好的辦法！」

說完，這兩兄弟就帶着贏回來的錢走了。

但這兩人還沒有離開賭場，就已給六柄斧頭攔住了去路。

「把錢留下來。」

「命也得留下來！」

攔住彭氏兄弟的，是六個穿着對襟短褂，青綠長褲的漢子。

在這格調高尚的豪華賭場裏，居然會殺出六個這樣的兇漢，實在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衆人還沒有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彭强彭烈兩兄弟已倒臥在血泊裏。

好快的斧頭！好兇狠的殺人手法。

賭場裏立刻亂成一團。

× × ×

六點三十三分，賭場總管安寶棠帶着十六個精壯的手下，有如衝鋒陷陣般殺入賭場。

他們來得很快，但賭場早已混亂得不可收拾。

海寶棠本來一直都在賭場裏，但到了早上六點，他覺得肚子很餓，而且又很想吃一碗爆蟮麵，所以就悄悄的離開了賭場，跑到百奎館去。

百奎館的大厨子，是安寶棠的表親，由他親自泡製的爆蟮麵，自然是特別美味可口的。

但安寶棠這碗麵還沒有吃完，就已接到了賭場出事的消息。

他匆匆趕回賭場，以爲這一場大廝殺勢所難免，誰知道他才帶着十六個手下衝

進去，屈老大已站在他們的面前喝道：「都給我住手！」

屈老大非常鎭定，果然不愧是黑道上久歷風塵的大亨。

當屈老大不在的時候，安寶棠的說話就是命令。

但現在，每個人都必須聽從屈老大，屈老大若叫他們拚命，他們立刻就會毫不遲疑的衝殺過去。

但現在，屈老大却命令所有人住手。

本已亂成一團的賭場，在屈老大突然出現之後，才總算是暫時平靜下來。

呂萬鴻看着屈老大，忽然冷冷道：「你可沒想到，我會在這裏出現罷？」

屈老大也凝視着他，半晌才笑了笑，道：「我若想得到，早就會派人把你迎接回來。」

「不必了，」呂萬鴻沉聲道：「我不想給人抬進屈宅。」

屈老大皺了皺眉，道：「你從前似乎並不是這樣暴躁的，今天怎麼了？」

呂萬鴻冷冷道：「我從前看來並不暴躁，那是因爲我容易滿足，所以一直不想跟任何人惹起紛爭。」

屈老大「噢」了一聲，道：「這種作風很好，希望你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呂萬鴻道：「但現在不成了。」

屈老大道：「現在又有甚麼分別？」

呂萬鴻道：「我雖然容易滿足，但別人却並不如此。」

屈老大嘆了口氣，接又問道：「你在說誰？」

呂萬鴻冷笑道：「你。」

屈老大皺眉道：「我們是好兄弟，就算我再不容易滿足，也決不會跑到老遠去動你的根基。」

「好兄弟？嘿嘿！」呂萬鴻道：「像你這種好兄長，呂某人高攀不來的了。」

屈老大呆住，一對濃密的眉毛直往上挑：「三弟，你一定是對我有了甚麼誤會，且先別動氣，咱們先喝杯酒，坐下來慢慢談個明白好了。」

「不必！」呂萬鴻用力一擺雙手，冷冷地道：「我知道你珍藏不少名酒，古今中外以至催情藥酒一一不缺，但是我不配喝。」

屈老大沉思着，過了片刻才看着呂萬鴻的臉：「你怕我會用毒酒來對付你？」

呂萬鴻的聲音更冰冷：「你收藏着的毒酒也同樣名貴，我同樣不配品嚐。」

屈老大的兩條眉似已打了結，他直視着呂萬鴻：「是誰向你唆擺，離間我們之間的手足情誼？」

呂萬鴻冷冷一笑，忽然道：「你信奉了基督教嗎？」

屈老大聳聳肩，搖頭道：「沒有。」

他接着又說：「像我這種人，從來都不敢奢望死後能夠登上天堂，就算我自己是上帝，我也不會原諒自己。」

呂萬鴻冷笑着說：「你知道就好了，我還以爲你已做了傳敎士，所以不斷向我大談道理。」

屈老大道：「並不是只有傳敎士才談道理的，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套道理。」

呂萬鴻道：「你的道理，我在很久以前已聽說過無數次了，現在你不必再多費唇舌。」

屈老大道：「三弟，你今天很倔强，而且做得太絕，太不留餘地。」

呂萬鴻冷冷道：「是誰首先不留餘地？你心裏應該比誰都更清楚！」

屈老大沉吟着：「我現在想問清楚一件事。」

呂萬鴻道：「你想問甚麼，儘管問好了。」

屈老大說道：「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呂萬鴻臉色一沉，怒聲道：「到了這時候，你還要裝蒜嗎？」

屈老大嘆了口氣：「你就當我正在裝蒜好了。」

呂萬鴻盯着他，冷冷道：「犬子的腿斷了！」

屈老大臉色一變：「你是說少翰？」

呂萬鴻的拳頭握緊，額上青筋根根凸現：「你敢說不知道這件事嗎？」

「爲甚麼不敢？」屈老大一跺脚，道：「令郎遭遇上這件不幸的事，我從來都沒有聽人說過！」

呂萬鴻怒道：「哼！你倒推得乾乾淨淨！」

屈老大瞪着眼，冷笑道：「怎麼？你以爲這是我幹的？好端端無緣無故，我爲甚麼要派人打斷你兒子的兩條腿？」

「好啊！這就叫不打自招了！」呂萬鴻嘿嘿冷笑，「我只是說犬子的腿斷了，可沒說過是給人打斷的，也沒有說過兩條腿都一起給打斷了，但大家都應該聽得很清楚罷，他全都早已知道，就像是當場親眼目擊一般！」

「放屁！」屈老大臉色鐵青，「我說過不知道就不知道，剛才我只是順着你的說話繼續說下去的！」

呂萬鴻又是嘿嘿一笑：「果然不愧是老大，甚麼話都給你一個人說光了。」

屈老大沉聲道：「三弟，你首先不要這樣衝動，少翰若給人欺負，就算你坐視不理，我這個屈伯伯也決不肯袖手旁觀，但事情本末如何，你且平心靜氣地向我道來！」

呂萬鴻冷笑道：「我現在只想要一個人！」

屈老大一怔：「你來到這裏，就是想向我要一個人？」

呂萬鴻道：「是的。」

屈老大眉頭緊皺，道：「你想要的這個人是誰？」

呂萬鴻冷冷道：「你的兒子屈楓！」

「屈楓？」屈老大面色一寒，道：「他做了甚麼事？」

呂萬鴻盯着他：「你早已心知肚明，又何必來問我了？」

屈老大瞳孔收縮，道：「三弟的意思是說，少翰的腿是給楓兒打斷的？」

呂萬鴻道：「正是這樣！」

屈老大道：「三弟，你一定是弄錯了，楓兒從來也沒有離開過上海，又怎會跑到蜻蜓鎭去傷害少翰？」

呂萬鴻冷笑道：「在這個年頭，交通十分方便，只要乘坐火車，不到半天就可以從上海殺入蜻蜓鎭！」

屈老大道：「但楓兒爲甚麼要對付少

瀚？」

呂萬鴻冷冷道：「這正是我也很想知道的答案。」

屈老大道：「但你來得不合時宜，他在兩天之前已離開了上海。」

呂萬鴻臉色一沉：「他跑掉了？」

屈老大道：「不是跑掉，而是堂而皇之前往日本讀書。」

呂萬鴻哈哈一笑，道：「屈青湖，你的種種手段，我早已了然於胸，倘若屈楓眞的不在，這筆血債就只好由你這個父親來償還了。」

「荒謬！」屈老大雙眉直豎，大聲道：「楓兒若眞的傷了少瀚，他一定不會一走了之！」

呂萬鴻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屈老大道：「我這個老子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楓兒却不同！」

呂萬鴻道：「這又如何不同法了？」

屈老大道：「他爲人正直光明，絕不會偷偷摸摸行事！」

呂萬鴻道：「做老子的，當然處處維護着自己的子女，但我兒雙腿被打成殘廢，又豈能給你三言兩語輕輕抹過便算？」

屈老大冷冷道：「三弟，你一定要咄咄逼人？」

呂萬鴻大聲道：「是誰逼誰，日後自有公論！」

屈老大道：「日後公論如何，那是日後之事，但如今却又怎樣？」

呂萬鴻道：「我是來討個公道的！」

屈老大道：「如何才算公道？」

呂萬鴻道：「血債血償！」

屈老大道：「但我們本來就沒有欠你甚麼血債，這豈非莫須有之罪嗎？」

呂萬鴻冷冷道：「莫須有也好，莫須無也好，快把屈楓交出來！」

屈老大道：「楓兒不在！」

呂萬鴻道：「果眞如此？」

屈老大冷冷一笑：「縱然他還在上海，只要有屈某存在一天，又有誰能動他一根毫髮？」

呂萬鴻笑了，但笑意中充滿了殺機。

「你這裏有多少人？」

「人不多，但個個都能行、能拚、能殺！」屈老大的目光也開始變得鋒利而肅殺。

呂萬鴻冷冷一笑，道：「我呢？你以爲我總共帶了多少人來？」

屈老大乾咳一聲，環視了他的手下一眼，道：「當然不止有這幾個罷？」

呂萬鴻道：「當然不止。」

屈老大道：「但我現在還沒有看見他們。」

呂萬鴻道：「你當然看不見，因爲他們就在你的身邊！」

屈老大哈哈一笑，向安寶棠說：「安總管，你聽見了沒有？」

安寶棠立刻回答：「聽見了。」

屈老大說：「除了呂三爺身邊這幾位兄弟之外，他還帶了多少人來？」

安寶棠道：「十七個。」

屈老大眼角的肌肉忽然抽緊：「十七個？你看見了嗎？」

安寶棠道：「我只能看見十六個。」

屈老大突然轉過頭，盯着他的臉：「那第十七個呢？你爲甚麼只能够看見十六個？」

安寶棠也盯着屈老大的臉，嘴角間忽然流露出一種神秘的微笑。

他沒有用說話來回答。

但他這種奇詭的笑容，無疑已給了屈老大一個很明確的答覆。

屈老人突然在發抖。

一直以來，他給人的印象是堅强的，他堅强得連每一條神經都像是鋼鐵。

但就在這一瞬間，這個堅强的黑道大亨好像忽然崩潰了。

而且令他崩潰的人，竟然就是一直都對他唯命是從，從來也不敢違背他半句說話的安寶棠！

「你就是第十七個人！」屈老大的聲音不但在發抖，而且還怪異得好像忽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的嗓子。

安寶棠還是沒有開口，但却慢慢地點了點頭。

這時候，時間還很早，距離七點還有十一分鐘。

銀電筆王復出江湖

十一分鐘之後，屈老大已置身在另外一個地方。這裏光綫微弱，地方狹小，裏面只有一個圓桶和一張破爛的蓆子。

這是一間囚室。十五年前，屈老大親自監督着五個工匠把它建成。

它看來沒有甚麼特別，而唯一的優點就是牢固，極之牢固。被囚禁在這裏的人，絕不可能可以逃出去。

而外面的人，也同樣很難闖入這裏救人。

十五年來，不少人曾經被囚禁在這裏，但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逃得出去。

所以，無論是誰被關在這囚室之中，他的生死就只有屈老大才能決定。

除了屈老大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支配被囚禁者的命運。

但是現在，屈老大却被囚禁在這個地方。

這種結果，在一小時之前又有誰能够預料得到？

× × ×

同日黃昏，天津有雨。

嚴蝶衣坐在一輛鮮黃色的汽車上，手裏捧着一束鮮花。

花朵嬌美，人更嫵媚。

她今天生日，她很高興。

她高興並不是因爲生日，而是因爲這一束鮮花。

這一束花若是自己買的，她也不會這樣高興。

她還年輕，才十七歲，不，到了今天她就是十八歲了。

女孩子的十八歲，正是夢想最多也最美的時候。

蝶衣當然不例外。

但許多女孩子夢想要得到的東西，她早已得到了，就像這輛簇新的汽車，別的女孩子連想坐一坐都已算是夢想，但她現在却是這輛車子的女主人。

她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已開始學習駕駛汽車，那時候，她把車子開得很慢，而且

還規定只能在家裏的花園內行走。

她家裏的花園佔地不算細小，但在花園子裏駕車，對一個充滿活力的女孩子來說，當然是很沒意思的。

但這條規矩，是她父親訂下來的，又有誰敢讓嚴小姐把車子駛到外面去了？

兩年後，這條規矩還是沒有撤銷。

但有一天晚上，蝶衣趁着看守花園大鐵栅的守衛睡着覺之際，悄悄的把鐵栅推開，然後開盡馬力，把車子呼的一聲駛了出去。

那時候，她十四歲，兩條腿已更修長更有力，她早就認爲自己已差不多是個大人了。

大人，這是多麼奇妙的字眼？

她一直渴望自己早點成長，早點做一個「大人」。

那天晚上，也和現在一般不斷的在下雨，雨點雖然不大，但街道上早已淋得濕透。

她把車子開得很快，簡直就是風馳電掣，來去如飛。

她感到寫意極了，雖然明知事後一定會給父親嚴厲責罵，但是她認爲還是值得的。

當時，她完全不知道在這種天氣下高速駕駛，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

忽然間，雨點越下越大，連視綫也模糊不清了。

她終於把車子的速度減慢了一點，但也僅是減慢一點點而已。

倏地，她看見前面有一輛大卡車，正迎面向自己駛了過來。

接着，她急促刹車。

但接着，她聽見了隆然一聲巨响，眼前更是一片漆黑。

就是這樣，她不省人事了。

直到她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她已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她害怕極了。

她並不是害怕自己的身體會遭遇到嚴重的傷害，她只是怕父親的嚴厲責罵。

但出乎意料地，她父親連一句責備的說話也沒有，還叫她不要害怕，這只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交通意外。

她很快就離開了醫院，經過醫生詳細的檢查，認爲車子的傷勢遠比嚴小姐厲害得多。

車子毀掉了，但人却只是一度暈迷，並無甚麼大碍。

蝶衣感到幸運極了。

但是後來，她却知道有兩個人很不幸運。

這兩個人，一個是這輛車子的汽車司機，而另一個，就是當晚打瞌睡的花園守衛。

這兩個人不見了。

他們並不是被辭退，也不是找到了別的工作，只是不見了。

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不見了的。

而且，就算有人知道，也不敢胡亂說話。

有人說：「人在上海，忽然失蹤，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

雖然這裏不是上海，是天津，但在那時候，情況好像也是大同小異的。

× × ×

蝶衣今天十八歲了，她父親給她的生日禮物就是這輛鮮黃色的汽車。

去年她父親送給她的生日禮物，是一串令人目眩的鑽石項鍊。

但她不高興，因爲她想要的不是珠寶鑽石，而是一輛汽車。

她父親看見女兒不高興，便許下了一個諾言：「明年生日，我一定送輛汽車給妳。」

所以，蝶衣一直都在期望着十八歲生日的來臨。

十八歲！這是多麼奇妙的一個年紀。

今天她已十八歲了。

她不但得到汽車這份生日禮物，也得到了一束鮮花。

情人親手送給她的鮮花。

× × ×

情人！

這兩個字也是很奇妙很奇妙的。

女孩子都有夢想，而且夢想得最多的，往往都會是一個漂亮的男孩子。

因爲只有這種夢想，才是她們感到最甜美的。

蝶衣也不例外，而且，她的夢想已經變成了事實。

上午把車子開出嚴家的，是這位嚴大小姐。

但是到了黃昏，開車回來的却是胡一登。

胡一登年青俊俏，英爽挺拔，臉上不笑時也彷彿帶着三分笑意。

能够和他在一起，是蝶衣感到最愉快的事。

況且，她父親也不反對他們之間的往來，而且還好像不斷的在暗中加以鼓勵。

「一登，多謝你送給我的鮮花。」蝶衣挽着他的手，聲音柔美動人。

胡一登在她的額上輕吻了一下，道：「和妳爹的禮物相比，我這份生日禮物就顯得太不成敬意了。」

蝶衣微微一笑：「不要跟我爸爸比較，他有他的一面，你有你的一套。」

胡一登道：「但我可以保證，妳下一輛新車子，一定會由我送出。」

蝶衣訝然地望着他：「你爲甚麼也要送我一輛汽車？」

胡一登悠然地說：「只要妳喜歡，就算是要一艘豪華大洋船，我也不能讓妳失望。」

「不！我不要大洋船。」蝶衣噘着嘴說：「我只要一艘小艇就够了。」

「小艇？」

蝶衣說：「嗯，艇上只能載兩個人的那一種。」

「這兩個人就是我和妳？」

「是的，我們如今若身在西子湖上泛舟漫遊，那該多好！」

「妳到過杭州了？」

「一次。」

「多久以前的事？」

「十年前啦，」蝶衣思索着，忽然又搖頭：「不是十年，是十一年前了，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你呢？」

「我？」胡一登微笑道：「我當然比妳大得多了。」

說。

「大得了多少？」

「二百九十七天……」

「哈，還不到一歲！」蝶衣立刻搶着說。

「妳還沒聽淸楚，」胡一登盯着她嬌嬈可人的臉，「我是說二百九十七天另兩年。」

「嗄！那有這樣計算法的？」蝶衣在他的肩膊上搥了一下。

胡一登叫了一聲：「妳再打疼我，我就把車子停下來！」

但蝶衣又一拳打了過去，而且這一拳打得更重。

胡一登果然立刻把汽車停下來。

蝶衣一怔，還以爲他眞的給自己打得生氣了，只好「嗄」的一聲，說：「我不再虐待司機啦，請你繼續駕駛。」

胡一登瞪着她：「巳到妳家啦，還要把車子駛到甚麼地方去？」

蝶衣這才如夢初醒，看着四周，果然巳經回到嚴家了。

「小姐，老爺子巳等妳很久啦！」立刻有個穿着白衣黑褲的僕人迎了上來，急不及待地打開車門。

蝶衣嫣然一笑，對胡一登說：「今天晚上，你甚麼時候才到？」

胡一登笑了笑，說道：「準時八點怎樣？」

蝶衣說：「生日舞會八點就巳開始了，你能不能早點來？」

胡一登道：「我現在才回家，又要沐浴換衣服，八點巳差不多了。」

蝶衣有點不高興，但胡一登向她裝了一個鬼臉，她却又立刻忍俊不禁了。

「小胡，你現在就來。」忽然間，一個兩鬢灰白的人從門內走了出來，兩眼直視着胡一登。

在嚴家，只有一個人稱呼胡一登爲「小胡」。

這人就是蝶衣的父親，也是嚴氏紗廠的董事長嚴樹人！

× × ×

嚴樹人個子並不高大，但却是個很有威儀的人。

他很少發笑，甚至在高興的時候也經常板着臉孔，而且說話總是冷冰冰的，好像全世界所有人都欠下他錢債沒還似的。

但他却很成功。

他的事業，直到現在還是不斷擴展。沒有人知道他的野心有多大，但在這兩年間，他巳併吞了兩家中型紗廠，又收購了一間實力異常雄厚的銀行。

有人甚至說，他在上海也有不少生意，但他却一直都不承認。

他說：「只要能够在天津站得住脚，我巳很滿足了。」

他又說：「上海不適合嚴某，它太繁鬧，也太複雜。」

無論他說甚麼，人家就只好聽着。

他不喜歡別人反駁他的意見和說話。

他承認自己是個獨裁者，無論成功或失敗，他都喜歡採取獨斷獨行，唯我獨尊的方式來行事。

唯一可以令這位嚴董事長展顏歡笑的人，就只有蝶衣。

蝶衣是他唯一的女兒。

他沒有兒子。

× × ×

胡一登跟着嚴樹人走，蝶衣在後面緊緊地跟隨着。

嚴樹人忽然轉過頭，兩眼直視着蝶衣：「今天玩得高興不高興？」

蝶衣立刻拉着胡一登的手，說：「我們玩得很愉快。」

嚴樹人道：「你們以後還有很多愉快的日子，知道嗎？」

蝶衣的俏臉立刻紅了，她立刻垂下了頭，但還是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

嚴樹人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小胡是屬於妳的，但爸爸現在要借用一下，妳捨得不捨得？」

蝶衣的臉色更紅，那裏還能說出半個字？

她跺了跺脚，一下子就巳溜得不知去向。

胡一登這才望着嚴樹人，道：「嚴伯伯，是不是我今天不該帶着她到外面去遊玩？」

嚴樹人沒有回答，只是做了個手勢，叫他跟着自己走。

胡一登只好跟着。

兩分鐘後，嚴樹人帶着他來到了一間很寬敞的房子。

這房子裏甚麼都沒有，就只有兩張軟皮沙發。

嚴樹人首先坐在其中一張沙發上，然後才對胡一登說：「小胡，你也坐下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

胡一登又只好坐了下來。

嚴樹人看着他，看了半天才說：「令尊近來怎樣了？」

胡一登吸了口氣，道：「他去年開始學習栽花，今年又學養鳥，在早一陣子學習怎樣繪畫西方油畫。」

「油畫？」嚴樹人眉頭一皺，「繪畫油畫，是不是要用畫筆的？」

胡一登點點頭：「當然需要。」

嚴樹人道：「他用的畫筆重不重？」

胡一登道：「家父所用的畫筆，重量正常，跟西方一般油畫大師所用的畫筆完全一樣。」

嚴樹人道：「他的銀電筆呢？」

胡一登神情凝重，慢慢地說：「早巳封藏起來，連匣子都巳積滿了塵垢。」

嚴樹人嘆了口氣，道：「你是不該任由它封藏着束諸高閣的。」

胡一登道：「爲甚麼？」

嚴樹人道：「你可知道，令尊當年是個怎樣的人物？」

胡一登的心忽然一陣刺痛，道：「請不要再提當年的事！」

「爲甚麼不要提？」嚴樹人的瞳孔陡地收縮，「是不是爲了令堂？」

胡一登的臉色蒼白如雪：「嚴伯伯，我要告辭了……」說着，從沙發裏一挺胸膛，站直了身子。

「坐下！」嚴樹人的聲音很平靜，但這兩個字仍然是一項命令。

他似乎天生下來就是個發號施令的領袖人物。

胡一登咬了咬牙，終於又再坐下。

嚴樹人凝視着他，良久才緩緩地接道

：「想當年，黑白兩道上的好漢，誰沒聽過『銀電筆王』胡任飛的名號，當然，咱們也一定忘不了『金索三娘』譚瓊瓊的風姿！」

胡一登臉色灰白，喃喃地說道：「但我娘死了，她是給老斧頭的手下圍攻而死的。」

嚴樹人道：「當年，你爹娘最大的敵人，就是心狠手辣兼且老奸巨滑的老斧頭，十二年前在上海霞飛路的大火併，你娘雖然死了，但却也不是白白死掉的。」

胡一登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那一戰我娘雖然死了，但老斧頭那一方傷亡更加慘重。」

嚴樹人道：「老斧頭之敗，敗在自信心太强，他以爲從日本聘請了四個空手道高手回來，就一定可以把『筆王索后』兩夫婦一齊置諸死地！」

胡一登道：「但老斧頭却疏忽了我爹娘的朋友。」

嚴樹人道：「當時，你爹娘和手下的八鐵衞，的確陷入了險境，但他們有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聞訊都紛紛趕往霞飛路，要爲這對夫婦助拳。」

胡一登說道：「嚴伯伯也是其中的一人。」

嚴樹人搖搖頭，說道：「雖然當年我也曾經趕往霞飛路，但却不能算是助拳的人。」

胡一登道：「爲甚麼不算？」

嚴樹人道：「我知道得太遲，所以也去得太遲。」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接着道：「當我趕往霞飛路的時候，血戰巳停，死的巳死，傷的也巳給同伴抬走了。」

胡一登道：「但這並不是你的錯，更不能說你不够朋友。」

嚴樹人笑了笑，但笑容中却帶着諷刺的味道。

他諷刺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

他說：「我從來沒有眞眞正正的佩服過一個人，但只有你父親例外。」

胡一登看着嚴樹人，眼睛彷彿有點紅了。

但嚴樹人接着又道：「但我所佩服的，是十二年前的胡任飛，是霞飛路一戰之前的銀電筆王！」

胡一登道：「現在呢？」

「現在？」嚴樹人輕輕嘆了口氣，「現在我也許只能從你的臉上，才能看見你父親當年的影子。」

胡一登搖搖頭，道：「不，我比不上爸爸。」

嚴樹人道：「你也不要和令尊相比，他有他的一套，而你也應該有你自己的一套本領。」

胡一登默然片刻，道：「嚴伯伯，你今天把我叫到這裏來，就是要和我談這些事？」

嚴樹人道：「話巳差不多了，但却還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胡一登道：「請嚴伯伯囑咐。」

嚴樹人從衣袋裏取出一封信箋，說道：「把它送到令尊手裏，然後告訴他八個字。」

「八個字？」

「不錯，這八個字就是：『明日黎明，老地方見。』」

「我會記住了。」

「很好，很好，」嚴樹人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你現在馬上就回去辦妥這件事，然後在八點鐘之前趕回來，記着不要讓蝶衣等得太久了。」

胡一登緩緩地點了點頭，把信箋小心地收藏好，然後就告別離去。

他雖然知道這封信一定很重要，但重要到怎樣的地步，他還是無從猜想的。

他所知道的一切，畢竟還是太少太少了……

× × ×

八點正，蝶衣的生日舞會宣告開始。

在悠揚樂韻下，逾百男女來賓紛紛翩翩起舞。

蝶衣首先接受了一位男士的邀請，跳了一隻舞。

一舞既終，這男士讚了她一聲：「妳很美麗。」

蝶衣很禮貌地回答：「你也是個風采迷人的年青紳士。」

男士微微一笑：「我若在明年今日向妳求婚，妳會不會答應？」

蝶衣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男士道：「假如就在今天呢？」

蝶衣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說：「我不喜歡『假如』這兩個字，它太模稜兩可，不切實際。」

男士吸一口氣，道：「對不起，我今天是有點心神恍惚了。」

「一登，你不舒服？」

「沒事，我現在精神很好，身體也很好。」

這男士就是胡一登，心神恍惚的胡一登。

× × ×

翌日，「老地方」在旭日斜照下顯得充滿了朝氣。

這裏是一座農場，農場的主人姓胡，叫胡海。

胡海身材矮小，唇上蓄着一撮短鬚，走路的時候左側右拐，你若認爲這種姿勢不是滑稽，那麼就是可憐。

胡海又矮又小又瘦弱，做事的魄力很差，人人都在背後叫他做「胡無用」。

但這個「胡無用」却有一個很了不起的堂兄——胡任飛。

可是，又有人說：「胡任飛叱咤風雲的年代早巳過去，而且，現在連胡任飛也可算是一個『無用之人』。」

幸好胡海並不介意，而胡任飛更彷彿巳變成了聾子。

笑也好，罵也好，胡任飛却是一槪不理，這十二年以來，他的生活過得極之正常。

但對他這種人來說，生活過得越正常，就越有可能爆發極不正常的變故。

十二年過去了，但胡任飛的噩夢彷彿仍然未醒。

十二年前，他在上海。

時至今日，胡任飛這三個字縱使還有不少人記掛着，但是昔日雄風似巳再難復睹。

胡海一向很崇拜胡任飛，也很相信胡

任飛。

胡任飛也同樣相信胡海，而且經常在胡海的農場裏喝酒、下棋、繪畫、奏琴。

嚴樹人也曾經是這農場的常客，所以，這農場就是他和胡任飛的「老地方」。

老地方還是沒有改變，它還是像從前一樣寧靜。

嚴樹人終於見到了胡任飛。

這一天，胡任飛的精神看來並不怎樣好，而且還不時在咳嗽。

「老啦，不中用啦。」他自己搥着自己的背脊，不住的搖頭嘆氣。

嚴樹人望着他，過了很久才說：「還記得老屈嗎？」

「你是說屈青湖？」

「當然是屈青湖，屈老大。」

「他很能幹，也很精明，」胡任飛緩緩道：「當年，老斧頭就算闖得過我這一關，只怕到頭來還是不免敗在屈老大的手裏。」

嚴樹人道：「但屈老大現在也已栽倒了。」

胡任飛一怔，臉上的神情顯得很意外：「你說甚麼？屈青湖已栽倒了？」

嚴樹人慢慢地點了點頭，說道：「不錯。」

胡任飛咳嗽了兩聲，才道：「是誰把他打垮下去的？」

嚴樹人道：「是兩個人。」

「兩個人？這兩個人是誰？」

「第一個是呂萬鴻，另外一個是安寶棠。」

「是呂三爺？還有安小子？」

「當年的安小子，現在已經是賭場的大總管了，而且一直都得到屈老大的信任呢。」

「但他畢竟還是反了！」

「反了！反了！眞的反了！」嚴樹人目光一寒，道：「但這不能怪安寶棠，要怪，就只好怪屈老大一直都不瞭解這個小安子。」

胡任飛又咳嗽一聲：「你呢？你瞭解小安子這個人嗎？」

嚴樹人道：「現在瞭解。」

「但在此之前又怎樣？」

「只知道他終非池中之物，」嚴樹人緩緩道：「但却也想不到，他居然有這種勇氣背叛屈老大。」

胡任飛說道：「這樣說來，你也和老屈一樣，完全沒有認識清楚安寶棠的爲人了。」

嚴樹人道：「我可以對安寶棠這個人一無所知，但屈老大就絕對不能。」

胡任飛端起了一杯已冰冷的巖茶，輕輕呷了一口，道：「你說的不錯，安寶棠是屈老大的手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位親信份子，屈老大若不認識清楚他的爲人，那是十分危險的。」

嚴樹人道：「危險得有如有一桶炸藥放在自己的床底下。」

胡任飛凝視着杯裏的茶，道：「這茶太濃。」

嚴樹人道：「太濃的茶是苦澀的。」

胡任飛道：「但現在老屈更苦。」

嚴樹人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胡任飛說道：「但是他本來已經成爲黑道中的人上人，現在却是從高處摔了下來。」

嚴樹人道：「不錯，所以他這一次吃苦，已和初出道吃苦的時候大有分別。」

胡任飛道：「一個人若能捱得苦盡甘來，那是很好的，但這一次，屈老大只怕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嚴樹人道：「但我知道，仍然有人對他存有一點點的希望。」

胡任飛目光一閃：「是甚麼人？」

嚴樹人道：「屈老大手下的殘餘份子，例如詹西雄、陸九方和焦無錫等等。」

胡任飛道：「安寶棠既已反叛了屈老大，這些人又還能起得了甚麼作用？」

嚴樹人道：「現在沒有人知道這局勢會演變成怎樣，但這三個人在上海以外還有不少兄弟，他們若糾集力量爲屈老大報仇，安寶棠還是不能高枕無憂的。」

胡任飛奇怪地望着他，過了很久才說出了兩個字：「你呢？」

嚴樹人好像有點不懂：「我？我怎麼了？」

胡任飛道：「你不打算爲屈老大出頭嗎？」

嚴樹人忽然冷冷一笑，道：「我爲甚麼要爲他出頭？」

胡任飛道：「因爲他是你的老大。」

嚴樹人道：「但呂萬鴻又怎樣？他豈非也是我的兄弟嗎？」

胡任飛道：「但現在是呂三爺侵犯了屈老大，你怎能不站出來主持公道？」

「主持公道？」嚴樹人沉思片刻，忽然一笑道：「不錯，就是應該站出來爲屈老大主持公道的，但呂萬鴻在上海已經成勢，我若貿貿然從天津跑過去，豈不是自投羅網了？」

胡任飛道：「你認爲呂三爺會連你也一口吃掉？」

嚴樹人道：「他連獅子都可以吞掉，爲甚麼不能吞掉一隻豺狼？」

胡任飛道：「但你不是豺狼，是隻狐狸。」

嚴樹人乾笑一聲：「這又有甚麼分別了？」

胡任飛道：「要吞掉一隻獅子，遠比吞掉一隻狐狸更加容易。」

嚴樹人道：「但你必需相信，我縱然是一條狡猾的狐狸，却決不出賣朋友。」

胡任飛道：「這個我知道。」

嚴樹人道：「可是，屈老大實在令人失望。」

胡任飛道：「何以見得？」

嚴樹人道：「他專橫殘酷，而且一直都沒有把我和呂萬鴻當作兄弟看待。」

胡任飛道：「是不是他太重視自己的生意？」

嚴樹人道：「我承認，他的生意做得很大，無論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都是那麼聲勢浩大，但這並不能構成任何理由，須知義氣和事業是不能混爲一談的。」

胡任飛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完全明白。」

嚴樹人說道：「你一直都很明白我的爲人，正因爲這樣，我今天非要約見你不可。」

胡任飛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你想重回上海？」

嚴樹人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經很想，但我一直沒有這樣做。」

胡任飛道：「是爲了屈青湖？」

嚴樹人道：「除了他，上海又還有誰可以令我感到忌憚？」

「但他現在已栽倒了，昔日的雄獅已變成了一條狗，」胡任飛又呷了一口茶，才道：「這杯茶雖然苦，但做落水狗的滋味，只怕更苦千百倍。」

嚴樹人道：「你以爲我這次回上海，是要打這條落水狗嗎？」

胡任飛道：「當然不是。」

他的表情忽然變得有點落寞：「打落水狗的人，不但是個懦夫，而且還是個笨蛋。」

嚴樹人微微一笑，道：「依你之見又該怎樣？」

胡任飛嘆了口氣，道：「我已經是個不成氣候的人，你何必還來問我？」

嚴樹人說道：「但在我的眼睛裏，你是當年的胡任飛，還是叱咤風雲的銀電筆王。」

胡任飛搖搖頭，道：「時代不同了，就算我的銀電筆還是和從前一般厲害，也敵不過一顆子彈。」

嚴樹人道：「手槍這種武器，現在還沒有多少人可以擁有。」

胡任飛道：「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擁有手槍，最少，在你的抽屜裏面，就有一柄。」

嚴樹人搖搖頭，道：「我的抽屜現在沒有手槍。」

胡任飛淡淡道：「那麼，就算是我弄錯好了。」

嚴樹人道：「但你也沒有弄錯，因爲我的抽屜本來是有槍的，只不過現在我已把它帶在身上。」

胡任飛又喝了一口茶，道：「手槍是一種殺傷力異常強大的武器，你帶着它，總比赤手空拳外出安全。」

嚴樹人道：「今天我帶着手槍出來，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安全。」

胡任飛「唔」了一聲，道：「在天津，本來就沒有誰敢動你一根毫髮。」

嚴樹人道：「在上海，人們也是這樣對屈老大說的，但是他現在的下場又怎樣了？」

胡任飛說道：「屈老大和你並不一樣，他就算比你更厲害，却比不上你那樣穩健。」

「穩健？」

「不錯，一個人要成功，也許並不困難，但若想把成功一直保持下去，就一定要採取最穩健的方式幹下去。」

「你認爲屈老大的作風有問題？」

胡任飛道：「在開山劈石的階段裏，他無疑是十分成功的，當然，除了手段厲害，精明兇狠之外，運氣不錯也是原因之一。」

嚴樹人點了點頭，道：「不錯，當年若不是老斧頭正在全心全力來對付你，他也不會冒起得這麼容易。」

胡任飛道：「但在成功之後，他還不斷的在冒險。」

「那是因爲他要得到更大的成功。」

「每個人都有野心，問題是大小的程度怎樣，」胡任飛說道：「野心也許是個怪物，它可以吞掉別人，但也可以吞掉自己。」

嚴樹人道：「我又怎樣？」

胡任飛道：「你當然也很有野心，否則也不會成爲天津最成功的大商家。」

嚴樹人道：「若照你這麼說，我和屈老大也是差不多的了？」

胡任飛道：「你們兩人有不少雷同之處，也有許多很大的分別。」

嚴樹人道：「你是說，我比屈老大更可怕？」

胡任飛道：「不錯，因爲你不會隨便冒險，所以也就不會輕易遭遇到失敗的命運。」

他略停了一下，又道：「一個不會失敗的人，對於他的敵人來說，當然是極其可怕的。」

嚴樹人道：「但你不是我的敵人，我們是朋友，而且永遠都是。」

胡任飛忽然微微一笑，道：「我們還有沒有別的關係？」

嚴樹人道：「將來會有。」

胡任飛道：「是不是因爲我們的兒女呢？」

嚴樹人點點頭，道：「不錯，你的兒子和我的女兒，將會結成夫婦，那時候，我們就不單是朋友，也是親戚。」

胡任飛說道：「一登配得上你的女兒嗎？」

嚴樹人道：「不配。」

胡任飛居然沒有生氣，也沒有感到意外的樣子。

他微微一笑，道：「一登的確配不上蝶衣，他現在連一間銀行都買不起。」

嚴樹人道：「但現在配不上，並不等於永遠都不配娶我的女兒。」

胡任飛道：「你看得起他？」

嚴樹人道：「我若看不起他，他現在說不定已經是個死人。」

胡任飛嘆了口氣，道：「不錯，倘若你不高興這小伙子，而他又不斷纏着蝶衣的話，你一定早已把他殺了。」

嚴樹人道：「但無論怎樣，我還是不會殺一登的。」

胡任飛道：「爲了我們是朋友？」

嚴樹人點點頭，道：「只要是屬於你的一切，我絕不會加以傷害。」

胡任飛苦笑了一下：「我現在所擁有的，本已不多。」

嚴樹人道：「但你還可以東山復出，捲土重來。」

胡任飛的呼吸忽然停頓。

過了很久，他才深深地吸了口氣，慢慢地說：「憑甚麼？就憑淅一支已封滿了塵垢的銀電筆？」

嚴樹人道：「不錯。」

胡任飛道：「這已足夠了？」

「不够，但可以補救。」

「用甚麼來補救？」

「用這個。」

嚴樹人說完這句話之後，掌中已多出了一柄手槍。

槍管是直指着胡任飛的。

杯裏已沒有茶，槍膛內却裝滿子彈。

× × ×

絕大多數人在槍管下都會顯得震慄，顯得恐懼，但胡任飛却似乎是另一種人。

他好像根本不知道這手槍是可以殺人的。

他提起了茶壺，爲自己斟了一杯，滿滿的一杯。然後，他又把杯子端起，慢慢地喝茶，等到茶已喝光之後，才把手向前一伸：「這就是你的手槍？」

嚴樹人道：「你怎不問我，是不是想開槍殺人？」

胡任飛道：「你會開槍殺人，是一點也不足爲奇的，但却絕不會殺我。」

嚴樹人道：「哦？你眞的對我這樣信任？」

胡任飛道：「我不知道，但你就算要殺我，也不會揀這個時候。」

嚴樹人道：「爲甚麼？」

胡任飛道：「因現在我們是朋友。」

嚴樹人道：「將來也不會改變，而且還會成爲親戚。」說完這兩句話之後，他就把手槍放在胡任飛掌裏。

胡任飛把玩着手槍，道：「你把這東西送給我？」

嚴樹人道：「寶劍贈烈士，我決不會把有用的東西送給一個無用的人。」

胡任飛道：「你還有多少柄這樣的手槍？」

嚴樹人道：「兩柄。」

胡任飛道：「像你那樣身份的人，有兩柄手槍並不算多。」

嚴樹人說道：「但我不想做雙槍將，所以還有一柄手槍，我打算送給另外一個人。」

胡任飛道：「這人是誰？」

嚴樹人道：「我的未來女婿，你的兒子。」

胡任飛道：「他用不着這種武器。」

嚴樹人道：「誰說用不着？」

胡任飛道：「他還年輕，既不會害人，也不會有人想害他。」

嚴樹人冷冷一笑，道：「你錯了，我把另外一柄槍送給他，是因爲他也要到上海去。」

胡任飛問道：「他爲甚麼也要到上海去？」

嚴樹人道：「因爲他必需要查清楚一件事。」

胡任飛吸了一口氣：「甚麼事這麼重要？」

嚴樹人道：「這件事對他太重要，因爲在十二年前，有人陷害你們，而這個人，現時正在上海這個都市裏。」

胡任飛的臉突然一片蒼白，而且還抽搐得很厲害。

剛才，嚴樹人用槍管指着他的臉，他還是若無其事似的。

但這幾句短短的說話，却似是有幾顆子彈同時射進他的心坎裏。他臉色如雪，聲音嘶啞顫抖地說道：「十二年前的事，你早就知道有人陷害我們？」

嚴樹人道：「不是早就知道，而是最近才知道。」

胡任飛道：「這人是誰？」

嚴樹人道：「我不知道。」

胡任飛道：「你怎會不知道？你若不知道，又怎知有人陷害我們？」

嚴樹人說道：「知道有人陷害你們，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根本就是兩件事。」

胡任飛咳嗽一下，道：「消息是從那裏傳出來的？」

嚴樹人道：「老棍子。」

「老棍子？」胡任飛目光倏地大亮：「是老斧頭的同門師兄？」

「不錯，但這兩師兄弟歷來不和。」

「聽說老斧頭的妻子，曾經是老棍子的未婚妻。」

「的確如此。」

「這等糾葛，局外人最難明白。」

「但我們也不必根究此事，最重要的是老棍子心裏所知道的秘密。」嚴樹人沉聲道：「十二年前，老斧頭和老棍子，雖然早已貌合神離，但是却還是經常混在一起，所以老棍子知道的一切，實在不可漠視。」

胡任飛默然半晌，道：「老棍子現在怎樣了？」

嚴樹人道：「潦倒不堪，而且還害了一場大病。」

胡任飛道：「我要見他。」

嚴樹人道：「你要見他，必需前往上海，不但你要去，一登也要去！」

胡任飛連連點着頭，咬牙道：「他當然也要去，他若不去，我一槍轟碎他的腦袋！」

嚴樹人道：「當年霞飛路一戰的事，固然必須查個水落石出，而你們胡氏父子，也該到了大振雄風，再度揚威上海的時候。」

「揚威上海？」胡任飛一笑，笑得冇點苦澀。

嚴樹人道：「你還是胡任飛，還是不可一世的銀電筆王，你雖然已沉寂了十二年，但只要再回到上海，就會知道人們還是沒有把你忘掉。」

胡任飛沉默下來。

他又再爲自己斟了一杯茶。

但這時候，他的手已不再穩定。

茶只斟了半杯，但最少有另一半茶瀉出了杯子之外。

「上海！上海灘！」他忽然用手把杯子揑碎，「胡任飛又再回來了！」

最後的一個男人

圓桶已裝滿了糞溺，破爛的蓆子已變得更加破爛。因室裏充滿着陣陣臭氣、霉氣，這根本就不是一個住人的地方。

但屈老大却已「住」在這裏十天了。

他以前也曾經來過這裏，也知道一個人被關在這裏十天以至十個月之後的情形是怎樣的。

但以前被關在這裏的是別人，並不是他自己。同樣一件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和發生在自己身上，是有極大分別的。

現在，屈老大才深切地領畧到這種滋味，這種分別。

十天了，他還要關在這裏多久？

× × ×

屈老大的房子，已變成了呂三爺的房子。

從前屈老大最喜歡坐的一張搖椅，現在已成爲呂三爺用來殺人的武器。

他派人把搖椅拆開，然後把木料削成尖頭小棍。

搖椅是用上好桃木造成的，木質十分堅實。

用這種木料造尖頭棍子，絕對可以殺人。

第一個死在這種尖頭棍子下的人，是個崩唇大漢。

這崩唇大漢不但嘴唇崩了一塊，背上也少了一塊肉。

這塊肉是他爲屈老大打江山時不見了的。

這大漢姓詹，叫詹西雄，綽號「血肉將軍」。

用「血肉將軍」這四個字來形容詹西雄，是最貼切不過的，因爲他的確曾經做個將軍，伙頭大將軍。

但這個伙頭大將軍最大的本領並不是燒飯煮菜，而是揮拳打架，舞刀殺人。

他對屈老大的確是忠心耿耿的，因爲屈老大把他從廚房裏帶出來，給他買房子，又爲他娶了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做老婆。

雖然，後來這個如花似玉的老婆終於還是挾帶私逃，逃得無影無踪，但詹西雄還是對屈老大絕對効忠。

屈老大這次栽倒，別的手下還能儘量忍住，但這個血肉將軍却不能。

他終於在屈老大被囚禁的第八天晚上，潛入屈家。

但這時候，屈家已變成呂家，從前詹西雄可以大模大樣直闖直進，但這一次他行動却不得不鬼鬼祟祟。

他終於潛入大廳，他看見呂萬鴻正坐在一張四平八穩的狠皮大椅上。

他當然沒有忘記，這地方本來是應該放着一張搖椅的，但這時候搖椅不見了，屈老大也不見了。

他只看見呂萬鴻得意洋洋地坐在那裏，懷中還擁抱着一個女人。

廳裏混合着幾種奇特的味道，其中包括了烟、酒、燒醬鴨、炸腰果、脂粉和香水的氣味。

當詹西雄潛入這裏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一直都像塊粗糙的石頭。

石頭是沒有感情的，它不會有任何的喜怒哀樂。

但當詹西雄看見呂萬鴻身邊那個女人之後，石頭一般的臉孔忽然就變了。

他變得像是一條豹，極憤怒極憤怒的豹。

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看見清婉。

清婉就是他的妻子。

雖然這個年輕漂亮的妻子早已挾帶私逃，但對詹西雄來說，她仍然是詹太太！

詹太太竟然會在此時此地投進呂萬鴻的懷裏，這種震撼力簡直比殺了詹西雄還更厲害。

詹西雄立刻發出了怒吼，早已準備好的兩柄屠刀同時出手。

盛怒中的血肉將軍，就算是赤手空拳，也已比一條豹子還更危險。

何況他手裏還有兩柄沉重而鋒利的屠刀？

在那一霎眼間，呂萬鴻的眼色不由變了。

他定力再好，也難免給這個存心前來拚命的人所震懾住。

但他很快就鬆了這一口氣。

因爲他早有安排，因爲他早就知道詹西雄會潛進來行刺自己。

他甚至暗中囑咐手下，不要在外面攔截詹西雄，他要這個血肉將軍進廳，然後親眼目睹詹西雄怎樣死！

× × ×

詹西雄揮舞雙刀怒撲而來的聲勢，極其嚇人。

但却嚇不到四個早已潛伏在沙發背後的殺手。

這四個殺手，是呂萬鴻花了一大筆錢，特地從兩廣僱請到上海的。

這四個殺手，其中三個來自廣西，另一個來自廣東。

在上海，這四個人沒有名字。

從廣西來的三人，分別是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

但武功最高的一個，却是從廣東來的第四號。

詹西雄雖然兇猛，而且又是抱着拚命的決心殺入大廳，但既有兩廣四殺手埋伏於此，他又怎能如願以償？

他還沒有撲近呂萬鴻，就已給一支尖頭木棍刺入了胸膛。

他大吼揮刀，亂劈廿四。

但結果，又有一支尖頭木棍戳入了他的咽喉。

詹西雄死後，就再也沒有人敢重蹈覆轍。

但到了這一天，却有一個婦人求見呂萬鴻。

呂萬鴻立刻接見，而且馬上囑咐廚子做了幾道精美的小菜加以欵待。

這婦人姓朱，名字是杏嫦。

× × ×

朱杏嫦早已經是屈太太。

但這個屈太太，近年已經很少和屈老大住在一起。

她在上海二十里外有一幢很幽雅的房子，而且房子隔隣就是庵堂。

她近來喜歡敲經唸佛，就只差在沒有眞的削髮爲尼，出家去也。

若在從前，屈老大必然會氣得暴跳如雷，絕不容許她這樣做。

但近來他對這個妻子的興趣已不大，就算她眞的去當尼姑，他也絕不在乎。

呂萬鴻却早已知道，朱杏嫦一定會來找自己。

屈老大畢竟仍然是她的丈夫，只要屈老大落在自己手裏，她無論如何還是要來的。

何況這地方本來就是她的家？

朱杏嫦雖然年紀不輕了，但在呂萬鴻眼中，她仍然像從前一樣迷人。

從來沒有得到的東西，永遠都是有吸引力，尤其是女人。

朱杏嫦實在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從前好看，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她喜歡吃的小菜，都已擺在桌上。

呂萬鴻又爲她斟了一杯白蘭地。

「這是法國陳年名釀，在上海最多還只有五瓶。」

朱杏嫦靜靜地坐着，過了一會才說：「三爺，我今天來，並不是爲了吃喝。」

呂萬鴻擧起了杯子，道：「不管妳這次來是爲了甚麼事，都請先喝了這一杯再說。」

朱杏嫦道：「我若不喝呢？」

呂萬鴻道：「妳若想早一些看見屈老大，就請早一點喝。」

朱杏嫦道：「我不想見他，只想求你一件事。」

呂萬鴻道：「妳想我把他放了？」

朱杏嫦點點頭道：「不錯，他無論曾經做過甚麼錯事，他總算是我的丈夫。」

呂萬鴻道：「所以就算屈老大經常跟別的女人厮混，妳還是原諒了他。」

朱杏嫦的神情一陣黯然：「男人就算三妻四妾，也是司空慣見的事，我又何必如此執着？」

呂萬鴻冷冷一笑：「妳既不執着，爲甚麼却要避開他？天天在庵堂裏敲經念佛呢？」

朱杏嫦的臉色又變了，呂萬鴻的說話，就像是一根又一根的針，全都刺到她的心裏。她的臉巳發白，兩眼却在發紅。

她只能說：「我們夫妻間的事，你又何必過問？」

呂萬鴻喝了一口酒，忽然長長地吐出口氣，道：「屈老大娶的若不是妳，就算有人抬着八人花轎把你送到上海，我也絕不過問。」

朱杏嫦的眼神看來更加吃驚：「是我又怎樣？我和別的女人又有甚麼分別？」

呂萬鴻望着她嘿嘿一笑，忽然伸手抓住了她的右腕：「在屈老大的眼裏，妳和別的女人是一樣的，所以他雖然佔有了妳，但他仍然不滿足，仍然像從前一樣淫邪如狗！」

「够了！够了！我不要再聽下去！」

朱杏嫦咬着牙，開始作出了反抗：「我丈夫是人也好，是狗也好，你管不着！」

呂萬鴻目中殺機倏現：「誰說我管不着？妳這個狗丈夫，他巳給我關起來，我可叫他半死不活，也可讓他死多活少！」

朱杏嫦用力掙脫開他的手，叫道：「我知道你現在可以輕而易擧就殺了他，但這算是英雄本色嗎？」

呂萬鴻哈哈一笑，道：「到了我這把年紀，還想做甚麼英雄？」

朱杏嫦深深地吸一口氣：「光棍眼裏不揉砂子，你到底想怎樣？」

呂萬鴻直瞪着她，過了很久才說出了一句話：「我要你嫁給我！」

「荒謬頂透！」朱杏嫦臉上的血色完全消失，「我是老大的妻子，朋友妻不可欺，更何况我是你的嫂子？」

「放屁！」呂萬鴻突然把桌子一脚踢翻，怒聲道：「妳本來是屬於我的，但屈老大橫刀奪愛，恃勢凌人，這口氣我巳蹩了很久很久！」

朱杏嫦道：「你能否理智一點？憑你現在的財勢，要找好的女人，簡直易如拾芥！」

「在我眼裏，妳就是全上海最好的女人，」呂萬鴻的呼吸漸急促，瞳孔裏散發出來的光芒彷如野獸：「妳不但是全上海最好的，也是全世界好的女人！」

「你醉了！」朱杏嫦昂起了頭，顫聲道：「我現在巳差不多是個老太婆！」

「我只喝了一小杯白蘭地，又怎會醉呢？」呂萬鴻直視着她，說：「只要妳答應嫁給我，無論妳有甚麼條件，我都會答應！」

朱杏嫦用力搖頭：「這是不可能的，我丈夫仍然活着！」

「只要妳答應，他馬上便可以滚進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不！你若殺了老屈我馬上自盡！」

「不要自盡！不要自盡！」呂萬鴻立刻抓住她兩肩，「妳還年青，以後還有一大段美麗的日子。」

朱杏嫦盯着他的臉：「你眞的這樣痛恨老屈？」

呂萬鴻道：「是他逼我到上海的！」

「他怎樣逼你？」

「他叫屈楓，還有一個叫韓澈的小子，打斷了少翰的兩條腿！」

「少翰是你兒子的名字？」朱杏嫦吃驚地問。

「不錯，他是個乖兒子，也是個與世無爭的讀書郎。」

「但我曾經聽人說過，令郎恃着你的權勢，在蜻蜓鎭一帶橫行無忌！」

「這是謠言，是惡意誹謗！妳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呂萬鴻臉色一沉。

朱杏嫦吸了一口氣，說道：「但好端端的，楓兒爲甚麼會跑到蜻蜓鎭去傷害少翰？」

「這一定是屈老大的主意。」

「不！他也沒有理由會叫楓兒去幹這種事！」

「楓兒楓兒！他是妳生下來的嗎？」

「雖然楓兒是我丈夫前妻所生的，但也同樣是我的兒子！」

「妳沒有兒子，妳可知道屈老大怎樣對別人說？」

「他……他怎樣說？」朱杏嫦的聲音顫抖得越來越甚。

「屈老大曾經對詹西雄說：『這婆娘不生孩子，也不生蛋，只會放他娘的母狗屁！』」

「他怎會這樣說？他……他怎會這樣說？」朱杏嫦兩眼更紅，淚水巳經奪眶而出。

呂萬鴻冷冷一笑道：「他還沒有死，妳若有興趣可以當着他的面問個清楚！」

「不，我早巳說過不要見他，」朱杏嫦巳哭得有如淚人兒，「他是個狗，我也是個母狗！」

「胡說！妳是全上海最好的！」呂萬鴻忽然把她抱緊，沉聲說：「不但是全上海最好的，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朱杏嫦滿臉淚水的看着他，說：「你不能這樣，我會害了你。」

呂萬鴻道：「我不怕，也永不會後悔，這世間上想害我的人太多了，與其給別人害死，我寧願死在妳的手裏。」

朱杏嫦訝然地盯着呂萬鴻：「你眞的有點瘋了！」

「不是有點瘋了，而是完全瘋了！」

呂萬鴻的聲音和表情忽然變得十分怪異，「我是爲妳而瘋的，我早就想來上海，把妳遠遠帶走。」

朱杏嫦凄然一笑：「但我現在還在上海。」

呂萬鴻道：「妳若歡喜留在上海，我一定不走，但你若要奔上月亮，我也一定會在後面跟着。」

朱杏嫦凝視着他，一張本巳很憂鬱的臉忽然在發光，甚至連眼睛也在發光。

呂萬鴻又誠摯的說：「我們也許的確都巳不再年輕了，但愛情並不是少年男女才能擁有的，就算我們眞的成了老頭子老太婆，也同樣可以相親相愛！」

朱杏嫦忽然感到很困惱，她彷彿巳跌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深淵，而且現在仍然不斷直跌下去。

呂萬鴻看着她這張充滿困惱的臉，終於忍不住用力吻了她一下。

她沒有抗拒，也沒有半點反應。

呂萬鴻忽然感到興奮，這個女人，本來就是他一直渴望着可以得到的。現在，他若要佔有她，實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他突然扯開了她的衣襟。

衣襟下的肌膚仍然嫩滑雪白，就像是十八歲的少女一樣。但，她巳成熟有如正在盛放中的玫瑰。

玫瑰不但美麗，而且高貴。

朱杏嫦就是呂萬鴻心目中最高貴的女人。

× × ×

晚風從窗外吹來，奇寒澈骨。

呂萬鴻赤裸裸地躺在柔軟的大床上，他本來正在夢中，忽然就給這陣寒風吹醒了。

他迅速伸手，一抓就抓住了輕細柔滑而且還很溫暖的絲棉被。

他又再伸手，又再抓了一條比被子更柔滑的手臂。這是朱杏嫦的手臂，她也是赤裸裸的。

呂萬鴻多年以來的夢想，現在巳變成事實。

房子裏的燈光十分柔和，但吹進來的風却太冷。

太冷的風使呂萬鴻感到不舒服，他現在需要的是溫暖，是熱情。

他匆匆起床，把窗子關掉。

他忽然想起，當他在上床之前，自己曾經親手把每一道窗子都緊緊關閉着。

外面的風就算再大，也無法把關閉得如此緊密的窗子吹開。

於是，他明白了一件事：窗子是朱杏嫦打開的。

但他却又不明白，她爲甚麼要在這種天氣裏把窗子打開？

他決定要向朱杏嫦問個明白。

× × ×

朱杏嫦眉睫很美，鼻樑高挺而秀氣。

她現在沒有流淚，但臉上却依稀還帶着巳乾透的淚痕。

也許，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些眼淚是爲誰而流的。看見這張臉龐，呂萬鴻忽然感到一半歉疚，却又有另一半的自豪。

雖然冬天巳來了，但他却有如活在春天裏。

「杏嫦，妳怎不看看我？」呂萬鴻輕輕地在她的耳邊說：「我們現在不是巳經共同在一起嗎？」

她終於看着他，而且一對眼睛睜得很大。

「我們眞的在一起了，但這是罪孽，這是不可以原諒的……」

「傻話！」呂萬鴻輕撫着她的臉，「窗子是妳打開的？」

她輕輕地點了點頭：「是我打開的，因爲我很冷。」

呂萬鴻聽得呆了半晌：「既然很冷，爲甚麼還要打開窗子？」

她說：「我的身體不冷，但心却冷透了。」

呂萬鴻微微一笑：「不要老是胡思亂想，我們以後還有很長遠的日子，妳必須堅强起來，我保證，我永遠也不會欺負妳

詹西雄手持雙刀飛撲向呂萬鴻，企圖一擧殺擊，爲屈老大報仇。

，更不會像屈老大那樣——」

「不要提他，」朱杏嫦忽然又掉了眼淚，「雖然我從來也沒有眞正喜歡過他，但他畢竟還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第一個男人。」

呂萬鴻淡淡一笑：「我能够成爲妳生命裏的第二個男人，已感到很滿足。」

朱杏嫦忽然苦笑：「你錯了，你並不是第二個。」

呂萬鴻一怔，在霎眼間連呼吸也停頓下來，彷彿胸前重重地捱了一拳。

「妳在說謊！」他終於迸出了這三個字。

「到了這時候，我爲甚麼還要說謊？」朱杏嫦凄然道：「在屈老大和你之間，我還有別的男人。」

「別的男人？」呂萬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忽然感到滿嘴又酸又苦，「他……他是誰？」

「你問錯了，」朱杏嫦幽幽地嘆息了一聲，緩緩地說道：「你應該問：『他們是誰？』」

「他們？」呂萬鴻彷彿又再捱了幾拳，眼裏充滿着難以置信的神色，「怎會這樣的？」

朱杏嫦的聲音却很平靜，說道：「屈老大能够在這裏站得住脚，而且一站就站了十幾年，你以爲我完全沒有出過一分力量嗎？」

呂萬鴻急問道：「妳……妳出了甚麼力？」

朱杏嫦道：「我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交際手腕，但在某些交際應酬的場合裏，我仍然是備受人們矚目的一個。」

呂萬鴻漸漸明白了，他想說話，但舌頭却彷彿已打了個結。

朱杏嫦又緩緩接道：「當然，我在一般人的眼裏，是高不可攀的，但有些身份特殊的人，例如一些外國的領事，警備廳的高級長官，又例如某些洋鬼子大亨等等……他們不是有財有勢，就是地位特殊，無論間接或者是直接，都可以影响屈老大的事業，所以，我實在不能不應酬應酬他們……」

「在床上應酬？」呂萬鴻額上青筋怒凸，震驚得連聲音也沙啞了。

朱杏嫦閉上了眼睛：「是的。」

呂萬鴻楞住了，整個人似已消失了知覺，又似是全身血液都已凝結。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忽然握緊雙拳，怒聲罵道：「屈青湖，你這個烏龜王八，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朱杏嫦沒有反應，好像甚麼也沒說過，也沒聽見呂萬鴻在罵些甚麼。

呂萬鴻怒氣沖沖的衝出了門外，大聲叫道：「來人哪，給我一柄刀，越鋒利越好！」

很快就有人把刀送上，這人是第四號，一個來自廣東的殺手。

這時候，呂萬鴻還是全身赤裸着的。

但第四號却好像也沒察覺到。

他是個第一流的殺人好手，除了殺人之外，別的事情他絕不理會。

呂萬鴻剛才若是要一隻烤鴨，或者是要一個騷媚的女人，他一定絕不會理睬。

但呂萬鴻要的是一柄刀，所以第四號立刻就送上來了。

從呂萬鴻喊叫的聲音，他已知道這位三爺爲甚麼要一柄刀。

因爲這喊叫充滿了憤怒的殺氣，所以第四號敢肯定，呂三爺要刀只有一個目的——殺人！

就在這一天，呂萬鴻赤裸裸地殺入囚室，把屈老大亂砍一頓。

經過這一頓亂砍之後，屈老大不但死得透透徹徹，甚至還死得面目全非。

呂萬鴻獰笑。

第四號眼望着他，忽然問道：「斬够未？」

呂萬鴻餘怒未息，把刀交給他，說：「再砍！再砍！」

第四號點點頭，道：「好！等我將佢再斬開一碌碌！」

這位來自廣東的殺手，絕不是開玩笑的。

× × ×

屈老大死了，而且死不全屍，死狀極之恐怖。

呂萬鴻憤怒的吼聲已漸漸消失，他又再想起了朱杏嫦。

於是，他回到臥室。

朱杏嫦仍然躺在床上，她身上蓋着被子。

呂萬鴻正要走過去把她從床上拉起，忽然覺得房子裏充滿了血腥的氣味。

他立刻站在一塊長方型大鏡的面前。

他終於看見了自己的形態。

他不但全身赤裸，而且全身都是鮮血，甚至連臉孔也是一片血紅的。

呂萬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並不是沒有殺過人，但却從來沒有這樣瘋狂，瘋狂得簡直不像是一個人，甚至連野獸也不像。

「你像個甚麼東西了？」他忽然質問鏡中的自己。

鏡中的呂萬鴻，當然也同樣質問着鏡外的呂萬鴻。

他忽然怪笑，回頭向朱杏嫦說：「我已殺了屈老大，殺了妳的丈夫，妳高興不高興？」

朱杏嫦沒有回答，甚至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呂萬鴻走上前，倏地把被子拉開，罵道：「妳這個不要臉的婊子，爲甚麼不回答我！」

但他罵到這裏，整個人忽然完全呆住了。

因爲他忽然看見，朱杏嫦平坦的小腹，正插着一柄刀子，而且她的手還緊緊地握着刀柄。

「杏嫦！杏嫦！」呂萬鴻的叫罵聲已化爲恐懼的呼叫。

朱杏嫦終於睜開了眼睛，凄然地笑了笑：「我現在很好，我很快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妳瘋了！」呂萬鴻道：「我不是眞的要罵妳，也不會眞的介意妳從前的事，我……」

「別浪費時間了，」她喘息着，呻吟地說：「抱我到露台去！」

「不！露台外面的風很冷！」

「風越冷越清新，我要吹吹清新的……

……不要拒絕，這……這……是我最後的要求……」

呂萬鴻看着她，整個人似已完全僵硬了。但他終於還是把她抱起，把她抱到露台外面去。

風很冷。

兩人的身子也很冷。

她在他懷裏悽然地笑了笑，忽然說：「你是我最後的一個男人。」

呂萬鴻凄然一笑。

「最後」是一個酸苦的字眼，成爲她「最後的男人」更是一點也不値得自豪。

她說完這句話之後，呼吸就已停頓下來……

賭國風雲黑吃黑

清晨風更冷。

在富家巷巷頭的小店裏，每一個鍋子都已燒得沸沸騰騰。

這小店最著名的不是麵、不是肉包子、也不是豆漿，而是價錢。

它的麵不著名，是因爲不好吃。

它的肉包子不著名，同樣是因爲不好吃，甚至可說是很難下嚥。

至於豆漿，更是不提也罷。

但這裏的價錢却很著名，那是因爲它特別便宜，最少也比別的店子便宜一半。

當然，這種「著名」，只會在窮苦大衆的圈子裏流傳着，只要稍爲有點家當的人，就算不要錢也沒有人肯來吃喝。

但對於那些苦哈哈來說，在這裏吃喝已經是一種很不錯的享受。

他們可以選擇的機會本來就不多，所以，有得吃總比沒有得吃好得多了。

這不是甚麼諷刺，而是現實。

無論在古往今來，現實永遠是殘酷的，它不像夢想，可以把人捧上雲堆裏那麼美麗。

所以又有人說：「美麗的一切，都靠不住。」

若說到諷刺，富家巷的名字就眞是諷刺極了。

這條巷子說長不算長，說短也不算短，裏面總共住了六十九戶人家。

這六十九戶人家雖然全都住在這條名爲富家的巷子裏，但却全都是窮人，甚至是窮人中的窮人。

所以，它實際上只是一條窮人巷。

在窮人巷外面經營生意，收費當然越便宜越好。

因爲到這裏光顧的人，全部都是窮人，有時候，他們會窮得連一隻包子也買不起。

× × ×

楊秀天本來並不是個窮人，他是一間木材廠的卡車司機，收入相當不錯。

楊秀天身材健碩，健康良好，他在上海無親無故，只有一個年老多病的師父。

昨天，他的師父又病了，他花了一筆醫藥費。

對於錢財，他是從來都不怎麼重視的，師父有病，就算散盡家財，也是一定要把疾病治好爲止的。

可是，醫藥費實在不輕，他又沒有甚麼積蓄，再繼續下去，情況一定會更加惡劣。

昨天晚上，他帶着所有的金錢，跑到簡三虎的賭場裏想碰碰運氣。

但他的運氣很不好，連這一點錢也輸掉了。

他很難過，難過得想哭，他想哭並不是因爲輸了這點錢，而是爲了師父的坎坷遭遇感到難過。

他這一輩子，只尊敬三個人，那是他的父母和師父。

在他的心目中，父母是好人，師父也是一等一的好人。

但好人的際遇，爲甚麼反而會比那些惡棍悽慘得多？老天爺是不是瞎了眼？

豆漿冷而不鮮甜，包子的包皮硬得有點像是龜殼。

楊秀天最喜歡的動物是馬，他認爲自己就是人類中的一匹馬。

他認爲這匹馬就算不是千里馬，最少也不會像頭驢子。

而他最討厭的，就是烏龜。

雖然烏龜象徵長壽，但他寧願做一匹快馬。

可是，他現在無論是烏龜也好，是馬也好，他簡直連回去見師父的勇氣也沒有了。

沒有錢，就無法爲師父治病，既無法爲師父治病，又怎能眼睜睜的看着師父痛苦地病死？

他所有的錢都已輸掉，現在就只能吃這些很難下嚥的包子。

吃包子的賬，他還可以勉强應付得來，但醫藥費呢？

想到這裏，他雖然已餓得發昏第十一章，但却連包子也嚥不下去。

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年青紳士走進小店裏，而且就在他面前的一張椅子坐下。

楊秀天感到奇怪極了，他怔怔地瞧着這人，終於忍不住道：「你看來不窮。」

這年青紳士也瞧着他：「閣下也似乎不像個要在這裏吃包子的人。」

楊秀天苦笑了一下，道：「你錯了，我的衣着雖然不算太差，但實際上還是個窮人。」

年青紳士叫了一籠包子，一碗豆漿，才再目注着他道：「我姓胡，叫一登。」

楊秀天道：「這名字很好，正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

胡一登道：「你的名字也不錯。」

楊秀天一怔：「你知道我是誰？」

「你姓楊，叫楊秀天是不是？」

「不錯，你到店子不是爲了包子，是爲了我？」

「也不是爲你，而是爲了你師父。」

「我師父？」楊秀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你知道我師父是誰？」

「老棍子，」胡一登道：「你師父就是老棍子！」

楊秀天更驚訝了，「你是甚麼人？找我們師徒有甚麼事？」

胡一登道：「爲他治病。」

楊秀天黯然半晌：「爲甚麼你要爲我師父治病？」

胡一登道：「因爲他是好人，不該早死。」

楊秀天的眼睛立刻發亮，大聲說道：「你說得很對，我師父是應該繼續活下去的。」

胡一登道：「他在哪裏？快帶我去見他！」

楊秀天點點頭，道：「好！你快跟我來！」

胡一登立刻付賬，他在桌上放下了一塊大洋，然後就跟着楊秀天走了出去。

× × ×

老棍子住在一間石屋裏。

石屋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一種，古老得好像隨時都可以塌下來。

但實際上，這石屋還是很牢固的，倒是病在這屋子裏的老棍子，看來似乎很難活得長久了。

胡一登終於找到了這一個又老又病的人。

老棍子看了胡一登一眼，便說：「你是秀天的朋友？」

老棍子躺在床上，咳嗽了七八下才能接續着說：「既不是秀天的朋友，又是甚麼人？」

「胡一登。」

「胡一登？你姓胡？」

「是的，我姓胡，父親也姓胡。」

楊秀天不禁奇怪地看着胡一登，因爲他覺得後面這一句說話實在是古怪極了。

不但古怪，簡直多餘！

但老棍子却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多餘，而且還接着道：「你父親也姓胡？」

楊秀天聽得快要神經病了。

他暗暗忖道：「莫不是師父久病之下，有點神智不清了？」

胡一登點點頭，道：「不錯，家父就是胡任飛。」

「胡任飛！果然是『銀電筆王』胡任飛！」老棍子忽然嘆了口氣，道：「他的人呢？他爲甚麼不親自來見我？」

胡一登道：「他已來了。」

「來了？胡任飛來了嗎？」老棍子忽然巍巍顫顫的爬了起來。

楊秀天立刻扶着他，叫道：「師父，你的病還沒有好，應該多點休息。」

老棍子橫了他一眼，冷笑道：「你懂甚麼？是不是完全不動，老是躺在床上病就會好了？」

楊秀天道：「醫生曾經囑咐，要你多點休養，而且千萬不要氣惱。」

老棍子「呸」一聲，道：「秀天，你是不是我的徒兒？」

「當然是的。」楊秀天吃驚地說。

「是我的徒兒，就不該怕死！」老棍子冷冷一笑，「不但自己要不怕死，也要令自己親愛的人不怕死。」

楊秀天苦着臉，道：「我最親愛的人，現在就只有師父了。」

「你知道就好啦！」老棍子沉聲道：「你師父一世英名，從來沒有在生死關頭面前軟弱過一次，你懂不懂？」

楊秀天皺着眉，道：「現在懂了。」

老棍子道：「人總是要死的，而且只要曾經活得有意思，那就是死而無憾，絕不值得爲死亡而惶恐、流淚！」

楊秀天又點了點頭。

就在這時，一人推門而進，臉色陰沉地說：「老棍子，還認得我嗎？」

老棍子望着這人，同時不斷地在咳嗽着。

「胡任飛，你終於還是要回到上海來了。」

× × ×

來的是胡任飛。

他彷彿又已恢復了昔年在上海灘叱咤風雲時的氣勢。

老棍子瞧着他，說：「嗯，你仍然很好。」

胡任飛搖搖頭，道：「我不好。」

老棍子道：「你再不好，也比我這個衰翁强勝千百倍。」

胡任飛回答道：「這只是從外表的看法。」

老棍子道：「不！我這條老棍子已腐朽了，我已時日無多，眞的不行了……」

胡任飛道：「你本不該陷於如此潦倒境地，老實告訴我，是不是我把你害得這樣苦的？」

老棍子哈哈一笑，但一笑之後又不斷地嗆咳了半天，才能援着說下去：「這不關你的事，這是我命中註定該如此。」

胡任飛道：「但老斧頭若仍然活着，他一定會照顧你的。」

「不要提起他！」老棍子震怒地說道：「他雖然是我的兄弟，但是我却以他爲恥！」

胡任飛嘆了口氣，道：「人都已死了這許多年，你還是那樣恨他？」

「我不恨！不恨不恨！」老棍子道：「但我也不想聽到他的名字！」

胡任飛道：「你旣不想聽，我以後不提就是。」

老棍子道：「你們今天找到我這老窩裏，是爲了甚麼？」

胡任飛道：「想知道一個秘密，十二年前的秘密。」

老棍子看着他，良久才道：「你想知道，十二年前是誰出賣了你們？」

胡任飛道：「是的。」

老棍子道：「十二年前霞飛路一戰，的確驚天動地，你能在那樣的大陣大仗中得以不死，眞是了不起！」

胡任飛道：「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全憑那些爲胡某助拳的生死之交。」

老棍子道：「一個人能在危急關頭之中，有無數生死之交的朋友趕來支援，就足於證明他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胡任飛嘆了口氣，道：「但我的妻子還是難逃刦數，都是我害了她！」

老棍子道：「但你現在不妨知道一件事：當年沒有人出賣你倆夫婦。」

「沒有人出賣我們？」胡任飛楞住。

老棍子道：「因爲在你們的組織裏，根本就沒有內奸，旣無內奸，那麼『出賣』這兩個字也又無從成立。」

胡任飛吸了口氣，道：「沒有人出賣我們，但總有人陷害我們罷。」

老棍子點點頭，嘆道：「你這種說法却是對了。」

胡任飛道：「這人是誰？」

老棍子道：「這人姓呂，是他暗中供給消息，老斧頭才知道你們的所在。」

「呂萬鴻！」胡任飛立刻瞳孔收縮，眉宇間現着冷厲逼人的殺機。

老棍子瞧着胡任飛，道：「我已說出你想知道的秘密，我會得到甚麼好處？」

胡任飛說道：「你要甚麼，我就給你甚麼，但若是過份苛求，我就只能給你一棍！」

老棍子沒有生氣，反而哈哈一笑，道：「快人快語，說得好！」

胡任飛道：「你到底想要甚麼作爲酬勞？」

老棍子目光一轉，望定了楊秀天，道：「你過來。」

楊秀天本來就和老棍子距離不遠，他只是向前踏出一步，就已來到了老棍子的面前。

「師父——」他應了一聲。

老棍子道：「你跟着我多久了？」

楊秀天道：「快十年了。」

老棍子道：「這十年以來，師父待你怎樣？」

楊秀天道：「師父對待徒兒十分之好，就像是父親對待兒子一樣。」

老棍子微微一笑，道：「你說得太好了，是不是想師父感動得要流淚？」

楊秀天的眼睛紅了，他拚命地搖着頭，就像一個孩童一般：「徒兒沒有這麼想，徒兒只是實話實說，可沒有半點虛偽做作。」

老棍子笑了笑，道：「正因爲你不喜歡虛僞做作，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窮光蛋兼笨蛋。」

楊秀天道：「只要師父的身子早點康復過來，我變成什麼蛋都不相干。」

老棍子忽然臉色一沉：「甚麼不相干？一個人若老是又窮又笨，只怕很快就會變成完蛋了。」

楊秀天正要說話，老棍子又已喝道：「現在你暫時住嘴，先聽師父的訓諭。」

他這樣一喝，楊秀天立時噤若寒蟬，甚麼話都吞回肚子裏。

老棍子沉默了很久，才說：「老實說，你跟着我這個師父，是十分倒霉的，因爲這十年來，我一直都倒霉透頂，有時候買十隻蛋居然有十一隻都是爛的。」

胡一登大奇，忍不住道：「旣然只買十隻蛋，又怎會有十一隻爛蛋？」

老棍子說道：「因爲其中一隻蛋是孿生的，但裏面兩隻蛋黃都是他媽的又臭又爛。」

楊秀天終於忍不住，道：「師父，這都只怪徒兒不好，令你老人家不吉利了這許多年——」

「放屁！俺倒霉是俺的事，跟你這個小雜毛又有甚麼相干？」

楊秀天聽了又只好垂下了頭，一言不發。

老棍子也許罵得太激動了，身子開始顫抖個不停。

「慢慢休息一會再說。」胡任飛說。

老棍子却搖搖頭，道：「要休息，以後不愁沒機會，還是先弄妥小楊這一筆豬屁帳要緊。」

胡任飛吸了一口氣，道：「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你渴望小楊能够出人頭地，對不？」

老棍子道：「正是這樣。」

胡任飛道：「你要他跟着胡某？」

老棍子道：「你全都猜對了。」

胡任飛道：「你認爲小楊跟着我，就一定會有遠大光明的前途？」

老棍子說道：「也許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但是除了這樣，秀天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胡任飛想了想，說道：「好，我答應你。」

老棍子微微一笑，轉目凝視着楊秀天，道：「你聽見了沒有！」

楊秀天吸了一口氣，說道：「我已聽見。」

老棍子道：「你以後就要跟着胡先生，不要再做汽車司機了。」

楊秀天默然。

老棍子瞪着他，忽然大聲喝道：「爲甚麼你不開口？是不是想早點把我給氣死了？」

楊秀天吃了一驚，忙道：「不！我答應師父，也聽從師父的教誨。」

老棍子哈哈一笑：「很好，這才不愧是老棍子敎出來的徒兒——」說到這裏，忽然身子搖搖晃晃，再也站立不穩。

楊秀天大吃一驚：「師父！」急忙把他扶住。

老棍子並沒有說話，只是咯出了一口血。

不是鮮血，是瘀血。

吐完這一口瘀血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呼吸了。

楊秀天很悲痛，但是他總算沒有哭出來。

哭，不是辦法。

但他現在若放聲大哭，抑鬱的情緒就可以得到宣洩。

可是，他現在連一滴眼淚都不肯掉下來。

× × ×

屈老大的花園房子，已變成了呂萬鴻的花園房子。

屈老大的賭塲，現在也已變成了呂萬鴻的賭塲。

經營賭塲，是一種很大的學問。

要賭塲賺錢，那是不難的，因爲這種生意本來就很容易賺錢。

但是，要在上海那樣的地方，保住這種規模龐大的賭塲，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屈老大就是在這座賭塲裏栽倒的。

連屈老大也可以在這裏栽倒，別人又怎能不小心一點？

呂萬鴻向來都是個很愼重的人，若不是這樣，他應該早就來到了上海。

賭塲雖然一開始就發生了鉅變，但局勢居然很快又平靜下來。

這不但證明呂三爺厲害，也證明了安寶棠這位總管實在很有一套。

安寶棠現在仍然是賭塲總管，但權力似乎比從前更大。

由於呂萬鴻很少在賭塲，所以賭塲裏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由安寶棠一手包辦，全權負責。

一連多天，形勢還是很平靜，一切都很正常。

直至這一晚，賭場裏忽然出現了一位稀客。

這人從來也沒有到過這裏，但安寶棠一看見了他，臉色立刻就變了。

「安總管，久違啦！」這人微笑着向安寶棠走了過來。

安寶棠也只好報以微笑，但這一笑顯見並不怎麼自然：「嚴二爺，難得大駕光臨，請進！請進！」

嚴二爺就是嚴樹人！

嚴樹人終於也到上海來了。

× × ×

嚴樹人在賭場裏逗留了十五分鐘，賭了兩口骰子，第一口輸一千塊，第二口押二千塊却贏了。

一會兒就贏了一千塊，實在很不錯，但每個人都知道，像嚴二爺那樣的人物，無論贏一千或者是贏十萬，都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賭了兩口骰子之後，嚴樹人就走了，他臨走的時候向安寶棠說了兩句話。

他說：「明天中午十二點，我在慶德飯店恭候你和呂三爺。」

安寶棠吸了口氣，道：「我會把這件事告知呂三爺的。」

嚴樹人點了點頭，然後就走了。

他看似獨自而來，身邊沒有任何手下和朋友。

但安寶棠却已看出，在他四周，最少有十個保鏢在暗中加以保護。

嚴樹人離去後，不到二十分鐘，安寶棠就已找到了呂萬鴻。

呂萬鴻在墳場裏，他在朱杏嫦的墓前擺了一張桌子，獨自慢慢的在喝酒。

安寶棠看見他這副樣子，感到有點可笑，但却沒有眞的笑了出來。

他只是很恭敬地來到了呂萬鴻面前，道：「嚴二爺曾到過賭場。」

呂萬鴻又爲自己斟了一杯白蘭地，臉上的表情看來有點古怪。

「嚴樹人居然眞的來了？」

「是的。」

「他是不是想在上海大展拳脚？」

「我不知道。」

「不知道？」呂萬鴻臉色一沉，「是不知道還是不敢說？」

安寶棠道：「也許兩樣都是的。」

呂萬鴻呷了一口酒，道：「他有甚麼話說？」

安寶棠道：「他要見你。」

呂萬鴻「唔」一聲，道：「時間和地點呢？」

安寶棠道：「明天正午，慶德飯店相見。」

呂萬鴻沉吟半晌，道：「那裏是誰的地盤？」

安寶棠道：「北街地段老沈的。」

「沈聚？」

「正是沈聚。」

「這人可靠不可靠！」

安寶棠道：「不可靠，除了錢之外，他的眼裏再也看不見任何東西。」

呂萬鴻道：「嚴樹人有的是錢，所以現在北街地段一帶，必已在嚴樹人勢力範圍所在。」

安寶棠點了點頭，道：「不錯，所以明午之約，三爺決不能去。」

呂萬鴻懷疑的道：「你認爲這是一個陷阱？」

安寶棠道：「是的。」

呂萬鴻道：「依你所見，又該當如何呢？」

安寶棠道：「派人去通知嚴樹人，說見面的地方要換一換。」

呂萬鴻道：「換到甚麼地方？」

安寶棠道：「我們的地盤裏。」

呂萬鴻道：「但他會來嗎？」

安寶棠道：「一定會。」

呂萬鴻道：「何以見得？」

安寶棠道：「剛才他已到過賭場，連我們的賭場他都敢踏足，顯見他是自恃不凡的。」

呂萬鴻道：「但明天和今晚不同。」

安寶棠道：「爲甚麼？」

呂萬鴻道：「今晚他是出其不意闖入賭場的，把這一着表面上看來十分犯險，但實際上却是早已算準，就算我們倉猝之間要向他發難，他也有足夠人手可以應付得來的。」

安寶棠沉吟了半晌，說道：「這也不錯。」

呂萬鴻道：「但若到了明天，由於我們已有了準備，他就再也不敢稍行半分險着。」

「不錯，」安寶棠點頭不迭，道：「嚴二爺做事，向來都很小心，絕對不肯打沒把握的仗。」

呂萬鴻道：「凡是能夠長久成功的人，都是這樣的，倘若動不動就去冒險，總有一天會失敗得不可收拾。」

安寶棠道：「三爺的分析很對。」

呂萬鴻道：「對於明午的約會，我要好好考慮一下。」

安寶棠道：「這個自然。」

呂萬鴻道：「這裏環境不錯，何不陪我喝一杯酒？」

安寶棠咳嗽一聲，道：「這裏環境很清靜，但我不懂喝酒。」

呂萬鴻嘆了口氣：「你何不說這地方鬼氣森森，愁雲慘霧？」

安寶棠道：「鬼神之說，我從來不相信。」

呂萬鴻苦笑一下，道：「我也不相信世間上眞的有鬼魂，但我却寧願鬼魂眞的存在。」

安寶棠感到有點奇怪，但却沒有問爲甚麼。

呂萬鴻又嘆息一聲，才緩緩地接道：「我最喜愛的一個女人，現正躺在墳墓裏，若眞的有鬼魂出現，那就好極了。」

安寶棠默然。

他知道，呂萬鴻並沒有醉，但精神却一定有點問題。

這也不是甚麼神經病，但呂萬鴻的精神和狀態，都並不怎麼好，却是顯而易見的。

安寶棠實在有點担心，他担心嚴樹人會把呂萬鴻擊敗。

呂萬鴻忽然盯着他，彷彿已看出了他心裏在想着些甚麼。

安寶棠的神情看來有點不安。

呂萬鴻嘆了一聲，道：「你不必爲我

担心，我不一定會輸給嚴樹人的。」

安寶棠道：「嚴二爺既然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三爺又怎能高枕無憂？」

呂萬鴻道：「不要再提嚴樹人，我一定會有辦法對付他。」

安寶棠道：「這樣我就安心了。」

呂萬鴻盯着他的臉，道：「最近你怎樣了？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安寶棠搖搖頭，道：「沒有不舒服，我很好，比從前還要好。」

呂萬鴻道：「但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爲在別人的眼中，你已成爲一個可惡的叛徒。」

安寶棠道：「笑由人笑，罵由人罵，我是不會介意的。」

呂萬鴻道：「嘲笑不打緊，怒罵也不打緊，但你一定要小心兩個人。」

安寶棠目光一閃：「你是說陸九方和焦無錫？」

呂萬鴻點了點頭，道：「不錯，他們都是屈老的大悍將。」

安寶棠道：「我不怕這兩個人。」

呂萬鴻在他肩膊上輕輕一拍，道：「我知道你不怕，但還要小心一點的好。」

安寶棠吸了口氣：「我知道了。」

呂萬鴻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你先回去，賭場那邊不能缺少了你。」

安寶棠道：「三爺還在這裏逗留？」

呂萬鴻揮了揮手，道：「這已是我自己的事，你不必多管了。」

安寶棠望了他一會，過了片刻才轉身離去。

夜更靜，四周氣氛更是陰森可怖。

就在這時，有四條影子迅速移動，瞬息之間已分成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包圍住了呂萬鴻。

黑社會風雲瞬息萬變

給人包圍的滋味，呂萬鴻已很久沒有領略過了。

現在，却有四個滿臉殺氣的人，手持武器包圍着他。

呂萬鴻沒有驚惶，只是淡淡一笑：「四位想找我很久了？」

沒有人開口回答，却有人用手指輕彈刀鋒。

刀鋒亮如雪，在黑暗中寒光四射。

呂萬鴻立刻瞪着這人，這人也冷冷的瞪着他。

「你是誰？」呂萬鴻問：「你姓焦還是姓陸？」

「陸九方！」這人終於回答：「你現在是不是知道後悔了？」

「後悔？我要後悔些甚麼？」

「你不該背叛屈老大！」

「我不是他的手下，這又怎能算是後悔？」

陸九方冷冷道：「但你們是曾經誓言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結拜兄弟！」

呂萬鴻嘆了口氣，道：「做兄弟是不是要講義氣？」

陸九方道：「當然要講義氣。」

呂萬鴻道：「但若有人不講義氣，那又該怎樣去對付？」

陸九方道：「你不仁，我不義！」

呂萬鴻道：「你說得對極了，正因爲屈老大不仁，所以我才不義！」

「胡說！」陸九方怒道：「自始至終，都是你對不起屈老大！」

呂萬鴻道：「你懂個屁！屈老大搶走了我心愛的女人，而且還獨霸上海灘這塊大大的肥肉，絕不容許我和嚴二爺分一杯羹！」

陸九方冷笑：「這就是你要背叛老大的理由？」

呂萬鴻臉色一沉，道：「你不配問我有沒有理由！」

陸九方目中殺氣更濃：「好！我不問！反正我這一次來，並不是想問你任何問題的！」

說着，揮刀撲前，怒襲呂萬鴻。

呂萬鴻沒有動，只是冷冷地望着這個一心一意要爲屈老大報仇的人？

陸九方忽然知道有點不對勁了，那是因爲呂萬鴻太冷靜，連半點驚惶也沒有。

他顯然是有恃無恐。

但他恃的是甚麼？

陸九方已無暇再去多想，他的刀已如離弦利箭，他的人更是已經騎虎難下。

眼看他這一刀即將可以把呂萬鴻置諸死命，但也就在這刹那間，一支鋼槍突然從朱杏嫦的墓後飛刺而出。

墓後有人，而且不只一人，而是四個人。

陸九方撲前之勢雖已很快，但却還是比不上這一支鋼槍。

鋼槍不算長，但却一下子就已貫穿過陸九方的胸膛。

呂萬鴻哈哈一笑，舉杯再飲。

一杯未盡，陸九方已倒下，和他一起來的三人也相繼倒下！

陸九方躺在呂萬鴻跟前，臉色變得十分蒼白可怕。

他拚着最後一口氣，也想衝前殺了呂萬鴻，但他不能。

他連想站也站不起。

呂萬鴻望着陸九方的臉，道：「你是不是想知道他們是誰？」

陸九方點點頭。

呂萬鴻微微一笑，道：「他們是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和第四號，雖然你們四個人，他們也只是四個人，但你們只是四條小狗，而他們却是四頭雄獅！」

陸九方沒話說了，江湖上，本來就永遠都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

既然敗了，死了也無話可說。

× × ×

翌日正午，慶德飯店如常營業。

這飯店的老闆叫司徒慶德，是個殷實而胆小的商人。

這種人，天生就是給人欺負的，所以，雖然現在他已經是個老闆了，但却還是不敢隨便得罪任何人。

他不敢得罪掌櫃先生，因爲掌櫃先生是他的大舅子。

他不敢得罪廚裏的掌杓大師父，因爲這大師父脾氣暴躁，有一次他在廚房裏多說了幾句話，結果就給大師父用熱湯灼傷了左脚。

他甚至不敢得罪飯店裏的小伙計，因爲他們背後都有惡人撐腰，其中一個模樣

醜怪，又懶惰又骯髒的傢伙，聽說和北街地段的沈老八很有淵源。

沈老八就是沈聚。

既是沈聚的人，就算這醜怪的跑堂伙計甚麼都不做，薪酬還是必須照支付可也的。

這一天，司徒慶德很早就在飯店裏，而且樣子看來有點不安。

到了接近中午時份，他已不是有點不安，而是大大的不安。

因爲他忽然接到了沈聚的一個電話。

沈聚說：「你的屁股乾淨不乾淨？」

司徒慶德呆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沈聚劈頭第一句說話會是這樣的。

他知道沈聚的脾氣，倘若他發問而又沒有獲得答覆，他很可能把這個人的舌頭割了下來拿去餵狗。

但這一問古怪兀突兼而有之，而且用意不明，司徒慶德實在不知應該是如何回答。

他只好訕訕一笑，道：「好像不怎麼乾淨，但也不會太不乾淨。」

沈聚冷冷道：「我最討厭不乾淨的屁股，因爲這種屁股放出來的屁一定特別臭的！」

司徒慶德忙道：「我馬上去洗乾淨一點好了。」

沈聚道：「你自己是洗不乾淨的。」

司徒慶德吃了一驚：「要怎樣才可以……可以洗得乾淨？」

他明知沈聚是在無理取鬧，但他卻不能不認認眞眞地回答，否則立刻就會惹禍上身。

在這附近，誰敢令到沈聚不高興？

只聽見沈聚的聲音從電話裏傳過來，說道：「你若洗自己的屁股，會用甚麼來洗？」

「用水。」

「用水不行，俗語有云：『水洗難清。』」

「不用水洗，又用甚麼洗才可以？」

司徒慶德奇怪極了。

沈聚道：「用火！你這種狗屎垃圾般的屁股，只有用火才能洗得乾乾淨淨！」

「不！」司徒慶德臉色灰白，顫聲道：「用火只能燒，不能洗。」

沈聚道：「你試過了？」

「這……這倒沒有。」

「既沒試過，怎知道用火洗不乾淨你的屁股？」沈聚嘿嘿一笑，「總之，你不要怕，我馬上派人到府上，用火來爲你清洗清洗屁股好了。」

「不！我不洗！我不洗！」司徒慶德嚇得險些要撒尿了，「無論你想怎樣都可以，但千萬不要派人來用火洗我的……我的……」

「怎麼？你眞的不想洗？」

「實在不想洗，也不能洗……」

「眞的不洗？」

「不洗不洗，無論你要甚麼條件，我都一定答應。」

「很好，你果然是個很聰明的老闆，」沈聚嘿嘿一笑，「你馬上叫飯店裏的侍應回家休息。」

司徒慶德一怔：「爲甚麼？」

沈聚道：「不必問爲甚麼，只要照着我的說話去做就可以了。」

說到這裏，電話已擱綫。

× × ×

慶德飯店如常營業，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

實際上，這飯店絕不「如常」。

最少，侍者不同，連掌櫃先生也已換上了另一個人。

這飯店已變成了一個陷阱，而佈下這個陷阱的人，就是嚴樹人。

他把這裏變成了一個龍潭虎穴，只要呂萬鴻敢走進來，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活着走出去。

嚴樹人早已在飯店的金爵廳裏恭候着呂萬鴻。

坐在他旁邊的，還有胡任飛和胡一登父子。

「呂萬鴻會來嗎？」胡任飛忽然問。

「你以爲他會不會？」嚴樹人反問了一句。

「我若是呂萬鴻，就一定不會來，」胡任飛道：「他應該知道，這裏是一個陷阱。」

嚴樹人道：「連你也認爲這是一個陷阱？」

胡任飛道：「難道不是？」

嚴樹人道：「陷阱是要令獵物冷不提防踩了下去，才可以發揮它的功效的，但呂萬鴻既已明知這裏是個陷阱，那麼這陷阱也就不能算是陷阱了。」

胡任飛不解道：「不是陷阱，又是甚麼？」

嚴樹人道：「是戰場。」

「戰場！」胡任飛動容道：「你認爲這是個很理想的戰場嗎？」

嚴樹人道：「戰場並非女人，永遠談不上理想或者是不理想。」

胡任飛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只有戰果才會有理想與不理想之分。」

嚴樹人忽然嘆了口氣，道：「我不喜歡流血，更不願意看見有人死亡。」

胡任飛道：「但流血和死亡，是每一個人都無法避免的事。」

嚴樹人說道：「這正是人類最大的悲哀。」

胡任飛道：「古老相傳，盤古氏開天闢地，年高一萬八千歲，身體日長一丈，巨大得有如山嶽一般，但如今，又還有誰可以見得着他？」

「不錯，」嚴樹人又嘆息一聲道：「由此可見，再長壽的人，也會有消失的一天。」

胡任飛道：「你今天怎麼了，彷彿總是感慨良多，不知應當如何是好。」

嚴樹人道：「呂萬鴻畢竟是我的三弟，但今天，咱們却要互相對壘，拚個你死我活，唉……」

胡任飛搖搖頭：「你不必費心，我會對付他和他的手下。」

嚴樹人道：「你有信心？」

胡任飛道：「絕對有信心，就只怕他不敢來。」

就在這時候，沈聚走了過來，沉聲說：「呂三爺來了。」

× × ×

呂萬鴻果然來了，而且只帶着四個人

來。

那是四個黑衣漢子，四張臉孔都是冷冰冰的，完全木無表情。

嚴樹人望着呂萬鴻，呂萬鴻也一上來就望定着他。

兩人都在笑，他們不但嘴裏笑，甚至連眼睛也有着笑意。

「老二，久違了。」呂萬鴻仍然只是直視着嚴樹人，好像完全沒有看見胡任飛父子。

嚴樹人道：「三弟，你胖了。」

呂萬鴻道：「但還沒有達到滿肚肥腸的階段。」

嚴樹人道：「那只不過是遲早間的事而已，幹嗎還站着，坐，坐！」

呂萬鴻立刻一整衣襟，落落大方的坐了下去。

他剛坐下，胡任飛便冷冷的說：「三爺，你還認得我嗎？」

呂萬鴻這才望了他一眼，道：「很面熟，但已記不起在甚麼時候見過閣下。」

胡任飛道：「咱們最少有十二年沒見過面了。」

「十二年？」呂萬鴻「噢」了一聲，「那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而且我的記性一向很壞。」

胡任飛道：「還記得老斧頭嗎？」

呂萬鴻眨了眨眼，道：「記得！這人是個著名的大惡霸，人人都說他吃人不吐骨。」

胡任飛道：「但這個吃人不吐骨的魔鬼，到最後還是慘淡收場。」

呂萬鴻道：「我知道，這件事當時十分哄動，就算是記性再壞的人也一定會記得的。」

胡任飛道：「你可知道，當年在霞飛路和老斧頭拚命的人是誰嗎？」

呂萬鴻道：「跟老斧頭拚命的人很多，但最主要的還是胡任飛夫婦。」

胡任飛道：「對了，我就是那個胡任飛！」

呂萬鴻好像大吃一驚，立刻瞪着眼直望着他：「是麼？原來你就是胡任飛？」

「你不相信？」

「不！」呂萬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現在記起了，你就是胡任飛，在十二年前，我們曾經在賞月軒裏喝過酒，而且還下了一局棋。」

胡任飛微微點頭，道：「對了，那一天我們雖然在賞月軒中，但卻根本無月可賞。」

呂萬鴻點點頭，道：「不錯，那一天正在下雨，雨點忽大忽小，但始終沒有一刻停過。」

胡任飛道：「對了，你的記性，其實還是很不錯的。」

說到這裏，胡任飛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說句眞話，你不認得我，那是合情合理的，因爲這十二年來，我整個人都變了。」

呂萬鴻道：「十二年歲月滄桑，又有誰能不變？」

胡任飛道：「但有人會變得多，有人會變得少。」

呂萬鴻說道：「你認爲自己已變了很多？」

胡任飛道：「我老了，而且老得比別人更快。」

呂萬鴻道：「那是你自己認爲如此而已。」

胡任飛道：「一個人老不老，並不在於別人的看法。」

呂萬鴻「哦」一聲，道：「這是甚麼意思？」

胡任飛道：「一個人若認爲自己還年輕，那麼就算活到九十歲，他仍然是年輕的。」

「我明白了，」呂萬鴻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一個人的心若是老了，就算只有十九歲，也可能會變成一個暮氣沉沉的老人。」

胡任飛道：「正是這樣。」

嚴樹人乾咳一聲：「兩位談的一切，似乎跟這次聚會沒有多大的關係。」

胡任飛道：「也許我眞的太老了，人老起來就會漸漸變得多嘴起來的。」

嚴樹人望着呂萬鴻，忽然道：「你甚麼時候回鎭？」

「回鎭？甚麼鎭？」呂萬鴻皺了皺眉問。

「當然是蜻蜓鎭。」嚴樹人道：「你從那裏來，就該回到那個地方去。」

呂萬鴻淡淡道：「但你不要忘記，我從前也在上海混了很久。」

嚴樹人說道：「無論你以前在上海，有過怎樣的威風日子，你現在還是非走不可。」

呂萬鴻道：「但我擁有的不單只過去，還有現在！」

嚴樹人道：「我承認，你現在的確比從前還更威風得多，可是，那又能代表甚麼？」

呂萬鴻冷冷道：「最少，我已代表了屈老大！他從前的地盤和生意，都已在我的掌握裏！」

嚴樹人悠然一笑：「是不是還包括屈夫人在內？」

呂萬鴻面色倏變，但很快却又平靜下來，哈哈笑道：「嚴老二，你莫不是吃醋了？」

「荒謬！」嚴樹人沉聲道：「我再想女人，也決不會想到屈大嫂的身上去！」

呂萬鴻冷冷道：「但你曾說過：『好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

「胡說！絕對沒有這回事，」嚴樹人怒道：「你休要含血噴人！」

呂萬鴻道：「就算是我含血噴人好了，二爺，你有甚麼打算？」

嚴樹人道：「殺一個人！」

「殺誰？」

「殺你！」

「你」字甫响起，胡任飛已動手。

他的手一動，一道銀光已冲天般飛起，有如閃電般劃向呂萬鴻咽喉。

呂萬鴻急退！

他的功夫雖然不行，但這一退之勢却還是極其敏捷。

胡任飛用的是銀電筆，在十二年前，這支銀電筆幾乎可說是所向披靡的。

但這時候，他却連呂萬鴻也殺不掉。

是不是他的身手已遠遠不及從前了？

胡任飛既已動手，埋伏在四周的殺手

自然也沒閑着。

而呂萬鴻帶來的四個黑衣漢子，也正是殺人不眨眼的兩廣四殺手。

殺聲一起，第四號巳跟胡任飛纏鬥不休。

在上海，沒有人知道第四號到底是什麼人。

但只要他活着，無論是誰想殺呂萬鴻，都絕對不容易。

× ×

呂萬鴻並不是個呆子，他早巳知道這裏既是陷阱，也是戰場。

只要任何一方首先下令，慶德飯店馬上就會變成屠場。

嚴樹人連胡任飛也請了出來，足見早有深謀遠慮，想和平解決紛爭，實在無異是白日夢。

嚴樹人在天津附近巳是富甲一方的大人物，但他最喜歡的地方還是上海灘。

他一直還沒有插足於此，全然是忌憚着一個人——屈老大！

但現在，連屈老大都巳倒了下去，他還能忍耐得住嗎？

他的手巳插入衣袋裏，這一下動作，在一般人的眼中，是看不出有甚麼特殊意義的，但呂萬鴻畢竟是經歷過不少大風浪的老江湖，一看之下，便巳知道嚴樹人的袋裏有一柄槍。

這一柄槍的體積，一定十分細小，它的射程也不會太遠。

但在這環境下，無論有效射程多麼近，都巳足夠殺人有餘。

不但呂萬鴻看得出來，第四號也看出了。

他是廣東最厲害的一個殺人專家，也是第一流的保鑣。

保鑣最大的責任，就是要保護主人的安全。

嚴樹人要殺呂萬鴻，這是不必來到飯店便巳知道的事情。

但他居然打算親自動手，這就令人有點意外了。

但縱然有點意外，却也不能算是絕對意外。

江湖上，更意外的事情都會發生，而就在這一瞬息間，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只聽見「砰」然一聲，一個人眉心之間突然爆出了白漿。

沒有任何人能在這地方中槍之後，還能繼續活下去。

呂萬鴻不能，嚴樹人同樣不能。

所以，嚴樹人立刻瞪大了眼睛，帶着滿臉都是難以置信的神情死了。

這一下變化實在太大，連第四號也有爲之愕然之感。

第四號的手裏巳扣着一柄小巧的飛刀，而且飛刀早巳準備出手。

但他的飛刀剛扣在手裏，槍聲巳响，嚴樹人也巳倒了下去。

開槍的不是嚴樹人，而是胡任飛！

× × ×

胡任飛以一支銀電筆名滿天下，誰也想不到他居然還有槍。

他不但有槍，而且槍法之佳，實屬罕見。

嚴樹人一死，戰局立刻就停止下來，不但呂萬鴻的人不動手，連嚴樹人的手下也爲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但最感到愕然的，却還是胡一登。

他吃驚地望着嚴樹人的屍體，又呆呆地瞧着父親，他想說話，但舌頭却彷彿打了一個結。

胡任飛突然大笑。

一個青衫大漢倏地喝道：「姓任的，你笑什麼鳥？」

他顯然巳給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震驚得爲之六神無主了，居然稱呼胡任飛爲「姓任的」。

胡任飛還是笑了好一會，才直視着這青衫大漢，道：「你就是金通炳？」

青衫大漢吸了口氣，朗聲道：「不錯，俺正是金通炳！」

胡任飛淡淡的說道：「我知道你這個人，雖然嚴董事長巳多年沒有到過上海，但你却一直潛伏在這裏，暗中爲嚴樹人做事！」

金通炳冷冷的道：「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胡任飛道：「我若是個糊裏糊塗的人，早巳活不到今天。」

胡一登忽然脹紅着臉：「但你爲甚麼要殺了嚴伯伯？」

胡任飛望着他：「爲甚麼殺不得？」

胡一登呆呆的道：「因爲他是蝶衣的爸爸！」

胡任飛臉色一寒，道：「那麼，讓我來問你，到底是你的情人重要，還是媽媽重要？」

胡一登一呆，隨即道：「這完全是兩件事，爲甚麼要混爲一談？」

胡任飛道：「你可知道，當年是誰出賣你娘親？」

胡一登咬了咬牙，狠狠地瞪着呂萬鴻：「是他！」

「不是他！」胡任飛立刻搖頭，道：「你以爲老棍子的說話是眞的！」

胡一登一怔：「難道他在說謊？在臨死之前還要騙人？」

胡任飛冷冷一笑，道：「你以爲每個人在臨死之前，都一定會說眞話？」

胡一登臉色一變，道：「但你又怎知道他說的是假話？」

胡任飛道：「因爲我早巳知道了當年的眞相！」

胡一登道：「你敢肯定？」

胡任飛道：「嚴樹人很狡猾，早在十二年前，他就想把我們消滅。」

胡一登道：「那是爲了甚麼？」

胡任飛道：「他要做一個强人。」

胡一登道：「一個怎樣的强人？」

胡任飛道：「他要雄霸上海灘，取代昔年老斧頭的地位。」

胡一登道：「他怎麼不直接動手？」

胡任飛說道：「只有蠢人才會直接動手。」

胡一登道：「但剛才他還不是想親自出手嗎？」

胡任飛道：「他並非想親自動手，而是形勢所逼，他再也沒有選擇餘地。」

胡一登道：「是誰逼他？」

胡任飛道：「他自己逼自己！」

胡一登呆住，胡任飛又緩緩地接着說：「當年，他用盡各種辦法，使我們跟老斧頭發生火併，他滿以爲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誰之老斧頭倒下去之後，在上海灘崛起的並不是他，而是屈老大。」

胡一登道：「但老棍子爲甚麼臨死還要騙我們？」

胡任飛道：「那是爲了楊秀天。」

胡一登道：「這又跟楊秀天有甚麼關係了？」

胡任飛說道：「因爲他不希望楊秀天死！」

胡一登一怔：「楊秀天怎會死了？」

胡任飛道：「嚴樹人曾經見過老棍子，而且對老棍子恫嚇，說若不跟他合作，就殺了楊秀天！」

胡一登呆了半晌，道：「老棍子給他嚇倒了？」

胡任飛說道：「嚴樹人的說話，不但可以嚇倒垂危中的老棍子，也可以嚇倒絕大多數稍爲瞭解他行事作風和潛在勢力的人。」

胡一登吸了口氣：「他好歹毒，竟然想出這種挑撥離間的毒計！」

胡任飛冷笑道：「他這條毒計，是要我們相信，當年陷害我們的人，就是呂三爺。」

胡一登道：「但實際上要害死我們的人，就是他自己！」

胡任飛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這樣。」

胡一登道：「你用他贈送的手槍殺了他？」

胡任飛搖搖頭道：「不是。」他把手裏的槍輕輕一晃：「這不是他的槍，這是我的。」

「他送的槍呢？」

「早巳丟進一座井的井底裏。」

就在這時，金通炳忽然把手裏的武器丟掉。

胡任飛盯着他，道：「你怎麼了？不再打算爲嚴樹人報仇？」

金通炳嘆了口氣，道：「他這種人，不值得爲他報仇，更不值得爲他賣命。」

胡任飛奇怪地望着他：「你相信我說的都是眞話？」

金通炳道：「我相信。」

胡任飛道：「你爲甚麼竟然會眞信我這個敵人的說話？」

「不爲甚麼，」金通炳緩緩道：「只因爲我也很瞭解嚴董事長的爲人，他的確可以做出任何對不起別人的事。」

胡任飛道：「你對他灰心了？」

金通炳忽然大笑，笑聲却充滿了酸苦，道：「人都巳死了，還談甚麼灰心不灰心？」

呂萬鴻忽然道：「嚴樹人雖死，但我却活着。」

金通炳盯着他的臉：「那又怎樣？」

呂萬鴻道：「你若肯跟着我，保證你不會寂寞。」

金通炳搖搖頭，說道：「俺不會再跟人。」

呂萬鴻道：「不跟人，難道去跟一條牛？」

金通炳居然道：「對了， 以後會跟着一條牛，牛走往那裏，俺也跟着。」

別人都感到很奇怪，但呂萬鴻却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要回鄉下做個農夫？」

「正是這樣。」

「這主意不錯，你走罷。」

金通炳立刻就走。

但他才走出八九步，一柄飛刀巳射進了他的背心！

昔日英雄而今安在哉

飛刀快如閃電，金通炳雖然聽見破空聲响從背後驟至，却巳閃避不及。

他猛然回頭，怒目瞪視着呂萬鴻：「你好毒辣的手段。」

呂萬鴻沒有說話，開口的是第四號。

第四號冷冷的說：「是我殺你的！」

金通炳慘笑一聲：「不管你們是誰出手，都是一樣的。」說完之後，就仰天倒了下去。

嚴樹人、金通炳相繼畢命，局勢立刻起了很重大的變化。而最主要的，還是胡任飛巳不再是嚴二爺這一邊的人。

蛇無頭不行，嚴樹人和金通炳死後，他們那一邊再也沒有人可以擯負起重大的責任。

既擯負不起，也沒有這個威信可以使其餘人等爲之信服。

呂萬鴻又在微笑了。其實，他很想開懷大笑，但現在還不是時候。

× × ×

血還沒有乾，茶却早巳冷透。

司徒慶德早巳知道會有事情發生，却還是想不到事情竟然會嚴重到這個地步。

在飯店裏鬧出了人命，而且死的並不是尋常人物，這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壞事。

他恨透了沈聚。

他認爲，若不是沈聚的安排，這件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但他這種想法錯了。

沈聚無疑是個壞蛋，是個惡人，但在這件事情裏，他自始至終都是傀儡。

初時，完全操縱着他的人，是嚴樹人和金通炳。

但到了十一點四十五分，形勢又有了很大很大的變化。

而且，這變化是連嚴樹人和金通炳都不知道的。

——沈聚的姑媽，巳落在了呂萬鴻手裏！

沈聚自幼喪母，把他養大的人，就是這個姑媽。

沈聚無疑是個極兇悍的人，他殺人時從不眨眼，別人想威脅他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呂萬鴻却知道他的弱點。

沈聚的姑媽，也就是他的弱點所在，只要把他的姑媽擄走，沈聚就一定乖乖的聽話。

嚴樹人對沈聚的瞭解，本也很深，他以爲自己可以完全操縱着這個人。

可是，他還是算漏了一點：沈聚的姑媽！

所以，就算胡任飛不殺他，他這一戰

也已陷入了險地，甚至是必敗必死之地！

現在，他死了，死在胡任飛的槍下！

對於胡任飛，他的估計也是錯了。

他以爲用這種轉接的方法，可以憑老棍子的說話，使胡任飛父子相信當年陷害他們的人，就是呂萬鴻！

但他却不知道，胡任飛這十二年來雖然壯志消沉，雖然整年到晚鬱鬱寡歡，但却一直都在暗中調查那一戰的眞相！

嚴樹人也曾想斬草除根，但當他知道胡任飛對一切都已心灰意懶之後，却又改變了主意。

他對自己有太大的信心，他相信當年借刀殺人的毒計，十分秘密而週詳，旁人是絕對無法查出眞相的。

但他錯了。

倘若有人隨隨便便的去查，實在是很難查出一個所以然來的。

但胡任飛絕不隨便，他在暗中進行這件工作的時候，態度比拆炸彈的軍人還更認眞！

十二年前，他已錯了一次。

雖然，那一次其實也不能算是他的錯，但他却一直都認爲自己的部署方法錯了，所以才會遇上那次沉重的打擊。

一錯不能再錯！

他決定無論花多少時間，無論有甚麼重大的犧牲，都一定要把眞相查出來。

他懷疑過不少人，包括屈青湖、嚴樹人、呂萬鴻、安寶棠、甚至是朱杏嫦的父親朱老爺子。

最後，他花了五千塊，從雲南僱請了一個「鬼偷」到天津。

那時候，他已掌握了某種證據，而這些證據，都顯示着嚴樹人曾經與老斧頭有所來往。

但這種證據還是不足夠的，他必須要有更充份的證據，來斷定嚴樹人是否陷害他倆夫婦的人。

所以，他僱請了這個「鬼偷」，希望可以對調查這件事情有所帮助。

「鬼偷」並不是尋常的偷兒，他不但偷竊本領天下無雙，而且還懂得使用邪術，使一個人陷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終於，他憑着這種邪術，使嚴樹人自動交出了一本日記。

胡任飛親眼看過那本日記，其中一頁寫着：「余以智謀，使老斧頭向老胡宣戰，一戰既罷，兩帮皆元氣大損矣。」

胡任飛終於掌握了最確切的罪證，但他並不急於報仇，他要等待一個最好的機會，然後才讓嚴樹人死！

他要等到嚴樹人最雄心勃勃的一刻，才讓他嚐試一下失敗和死亡的滋味！

終於，這一刻來臨了，嚴樹人並非死在天津，而是死在上海灘的一間飯店裏！

× × ×

胡任飛走了，帶着胡一登走。

呂萬鴻目送着他們走。

「這兩父子是不是回天津去？」安寶棠早已帶着一干手下前來接應。

「你若是他們，會不會重回天津？」

「不會，絕對不會。」安寶棠道：「我會遠遠離去，最好去廣東。」

呂萬鴻道：「爲甚麼？」

安寶棠道：「天津在嚴樹人勢力範圍之內，雖然嚴樹人已經死了，但他們若再回去，仍然是相當危險的事。」

呂萬鴻道：「但胡任飛絕不是個怕危險的人。」

安寶棠道：「他可以不怕死，但却不能不爲兒子着想。」

呂萬鴻道：「但我却知道，胡任飛的兒子，跟嚴樹人的女兒很要好。」

安寶棠道：「可是，胡任飛已殺了嚴樹人，這段感情當然也得告吹了。」

「不一定！」

「難道胡任飛可以容忍這對年青男女繼續發展下去嗎？」

「我不知道，」呂萬鴻淡淡道：「但你也莫要太早加以否定，胡任飛不是一般尋常的人。」

安寶棠眨了眨眼，忽然道：「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呂萬鴻却反問道：「你也是個老江湖了，你認爲該怎辦？」

安寶棠道：「先穩住陣勢，然後徐圖後計。」

呂萬鴻道：「你認爲我們現正處於不穩的局勢裏？」

安寶棠道：「是的。」

呂萬鴻道：「但我却不是這樣想。」

安寶棠說道：「你想現在就殺入天津去？」

呂萬鴻搖搖頭道：「不是現在，是昨天。」

「昨天？」安寶棠目露深思之色，良久才道：「莫非你早已知道今天必勝，所以已派人到天津去了？」

呂萬鴻點點頭，道：「不錯，嚴樹人既想挖我的根，動我的大本營我爲什麼不可以依樣葫蘆，以牙還牙？」

安寶棠道：「但你的根並不在這裏，而是在蜻蜓鎭。」

呂萬鴻臉色倏變道：「你說什麼？」

安寶棠却還是神色自若，道：「我只不過是想告訴你，嚴樹人固然錯了，你也錯了！」

呂萬鴻的臉色更難看，問道：「你作反了？」

安寶棠搖搖頭，道：「我沒有作反；因爲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眞正主子！」

呂萬鴻忽然獰笑：「你在說屈青湖？他已變成寃魂，你不是想跟着他到枉死城罷？」說着，向第四號做了一個手勢。

他這個手勢很明顯，是要第四號殺了安寶棠。

但第四號沒有動手，只是倏然一笑，笑中充滿了古怪的味道。

呂萬鴻的臉色又變了：「第四號！你沒看見我的命令嗎？」

第四號道：「我只是聽從命令，從不會用眼睛去看別人的命令。」

呂萬鴻喊道：「那麼你聽着，我現在命令你馬上殺了安寶棠！」

第四號搖搖頭道：「呂三爺，你的命令，現在已對我沒有作用了。」

呂萬鴻道：「你也反了。」

第四號道：「我不懂得什麼叫反了，我只知道，眞正僱用我的人，並不是你，而是朱老爺子！」

「朱老爺子也就等於是我！」呂萬鴻

怒不可遏：「你以爲朱老爺子可以把我怎樣了？」

第四號道：「我知道，你和朱老爺子是合夥人，若不是他，你根本就沒有勇氣跑到上海來！」

「你好大的胆子！」呂萬鴻氣得暴跳如雷，咆哮着道：「朱老爺子在那裏，我要見他！」

安寶棠淡淡一笑，道：「你當然可以見他，因爲他老人家已等你很久了。」

「他在什麼地方？」

「墳場裏。」

× × ×

雖然還是大白天，但墳場裏還是陰森可怖。

這裏畢竟是死城，是死人住的地方。

呂萬鴻不怕墳場，不要說是白天，就在晚上，他也不怕。

他不怕黑暗，因爲他本來就是個在黑暗中長大的人。

他更不怕死人。

死人變厲鬼，那只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之事。

世間上最可怕的絕不是死人，而是活人。

有些人活着的時候很可怕，但若一旦死了，就再也不值得去害怕。

就以屈老大來說，他活着的時候兇殘暴戾，殺人如麻，但等到死了之後，又有誰見過他的鬼魂？

所以，呂萬鴻絕不怕鬼，因爲他從來沒有遇見過鬼。

他認爲鬼魂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些人的幻覺，或者是「疑心生暗鬼」。

但現在，他却寧願鬼魂是存在，因爲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再見得着朱杏嫦。

但朱杏嫦的鬼魂沒有出現。

而在此際，朱老爺子却已站在她的墳前，臉上完全沒有一點表情。

呂萬紅望着朱老爺子，望了很久，才道：「我來了。」

朱老爺子的表情很冷淡，甚至沒有看他一眼，只是說了一個字：「好！」

呂萬鴻吸口氣，道：「有什麼好。」

朱老爺子說道：「血債血償，自然很好。」

呂萬鴻沉聲道：「血債血償？是什麼意思？」

朱老爺子道：「杏嫦死了，難道你一點也不難過嗎？」

呂萬鴻只覺得心裏一陣絞痛，又似是給人狠狠的砍了一刀。

但他的嘴却很硬：「死了就死了，難過又有什麼用？」

「沒用！的確沒用！」朱老爺子忽然轉過頭，怒視着呂萬鴻：「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笑？」

呂萬鴻道：「我不想哭，也不想笑，只想弄清楚一件事！」

朱老爺子拈着灰白色的鬍子：「你想知道什麼？」

呂萬鴻道：「你眞的要對付我？」

朱老爺子徐徐的道：「我爲什麼要對付你？」

呂萬鴻嘿嘿一笑：「屈青湖死了，嚴樹人也栽到了，現在，你只要把我除掉，上海灘這個天下就完全屬於你的！」

朱老爺子皺起了疏落的眉毛：「你可知道，我今年幾歲了？」

呂萬鴻乾咳一聲道：「也許快七十了罷。」

朱老爺子搖搖頭：「你把我看得太年輕了，我還差兩年就已經八十歲。」

呂萬鴻冷笑，道：「這倒算是長壽得很。」

朱老爺子嘆了一口氣，說道：「像我這把年紀的人，難道還會有什麼野心嗎？唉，萬鴻老第，你太不瞭解我這個老頭兒了。」

呂萬鴻道：「我的確不瞭解，否則也不會中了你的圈套。」

「圈套！不錯，這眞是一個很可怕的圈套！」朱老爺子緩緩道：「但你怎樣也想不到，這圈套是誰佈下來的！」

「是你！」呂萬鴻伸手直指着他，「一定是你！」

朱老爺子道：「我爲什麼要佈下這圈套？是爲了我自己？還是爲了杏嫦？」

呂萬鴻道：「答案在你的心裏，除了你之外，誰都不知道你心裏有多少卑鄙的陰謀！」

朱老爺子長長嘆息一聲，道：「呂萬鴻，你眞是至死不悟，你爲什麼不從整件事情的開始想起？」

呂萬鴻不解道：「千頭萬緒，從何想起？」

朱老爺子道：「從你的寶貝兒子方面想起好了！」

呂萬鴻咬了咬牙，道：「那是屈老大的小畜牲幹的。」

朱老爺子點點頭，道：「不錯，他叫屈楓，除了他之外，動手的還有韓澈！」

呂萬鴻沉聲說道：「還是屈老大的主意？」

朱老爺子道：「不是。」

呂萬鴻怒道：「若不是他暗中主使，難道這兩個小伙子，會特地跑到蜻蜓鎭逞兇？」

朱老爺子說道：「但眞相偏偏就是如此！」

呂萬鴻道：「這兩個小伙子乳臭未乾，懂得什麼？」

朱老爺子道：「你錯得無以復加，錯得不可原諒！」

呂萬鴻臉色一陣鐵青道：「是什麼意思？」

朱老爺子道：「你去問屈楓好了。」

「屈楓？他在那裏？」呂萬鴻咬着牙問。

朱老爺子看了他一眼，半晌才道：「他就在你的背後！」

× × ×

朱老爺子沒有說謊。

他已不想說謊，也不必說謊。

對於這個七十八歲的老人來說，他所渴望的只是安靜。

他不想置身在喧鬧的人羣裏，也不想有任何糾葛纏繞着。

呂萬鴻忽然感到一陣悲哀，而這樣悲哀的感覺，是他從來也未曾感受過的。

他終於慢慢地回頭。

他看見了兩個人，這兩個人都年青健

康，而且每個人的手裏都捧着一束花。

花很好看，但這兩個人的臉色却不怎麼好看。

「屈楓？」呂萬鴻深深的吸一口氣，望住其中一人。

那人道：「我不是屈楓，我叫韓澈，是屈楓的朋友。」

另一人道：「我們是朋友，更是好朋友。」

呂萬鴻望着他們，忽然冷冷一笑：「現在也許是的。」

屈楓道：「現在是，將來也是。」

呂萬鴻冷冷道：「你父親和嚴樹人也曾經是好朋友，後來更成爲結拜兄弟，但現在又怎樣了？」

屈楓冷然道：「他們是狐狸和豺狼，但我們不是。」

呂萬鴻道：「你們以爲自己是甚麼東西？」

屈楓道：「不是東西，是人，而且是最聰明也最高尚的一種。」

呂萬鴻道：「這句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還是別人教的？」

屈楓道：「是我的母親昨天告訴我知道的。」

呂萬鴻一怔：「你母親？她不是早已死了嗎？」

屈楓道：「雖然她死了，但却經常在夢裏和我說話。」

呂萬鴻冷笑道：「那是夢話！」

屈楓的臉色忽然陰沉下來，韓澈却悶聲不响，突然一拳重重打在呂萬鴻的鼻樑上。

呂萬鴻沒有動，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就那樣站立着捱了一拳。

屈楓有點奇怪：「你不疼？」

呂萬鴻已給這一拳打得滿面白漿，但却居然還能發出微笑，道：「該享受的時候，我會盡情享受，而到了應吃苦頭之際，我也不會退縮。」

屈楓冷冷道：「你認爲自己是不是條好漢？」

呂萬鴻道：「好漢二字，我是萬萬配不上的，但我最少還應該像個男人！」

「男人！」屈楓乾笑一下，道：「好一個男人，你已失敗了，徹底的失敗！」

呂萬鴻道：「我輸得起，人在江湖，性命也就是賭注！」

「但也是唯一的賭注，財物輸了可以翻本，但只要輸了一次命，那就一切都完了。」

「完了並不一定是壞事。」呂萬鴻冷然道：「人生在世，又有什麼事是可以永遠沒完沒了的？」

屈楓道：「你能這樣想，的確不愧是一號人物！」

呂萬鴻道：「你父親其實比我更强，但他却比我更早嘗試到挫敗的滋味。」

屈楓道：「你認爲是你挫敗了他？」

呂萬鴻道：「我曾經以爲是的。」

屈楓道：「現在呢？」

呂萬鴻道：「我不過是一枚棋子。」

屈楓道：「誰的棋字？」

呂萬鴻道：「你的。」

屈楓倏地大笑，他的笑聲既响亮，又得意。

呂萬鴻凝視着他，又道：「你要對付我，那是沒話說的，但屈老大是你的父親，你爲什麼也要對付他？」

屈楓道：「這是一個秘密，你不會知道，也毋須知道！」

呂萬鴻嘆了口氣，緩緩道：「不錯，我是不必知道的。」

屈楓冷冷的盯着他：「你還有甚麼要求？」

呂萬鴻道：「有。」

屈楓道：「快說！」

呂萬鴻道：「我只想請朱老爺子讓開一點。」

朱老爺子眉頭一皺：「你要我讓開一點？這一點到底有多遠？」

呂萬鴻道：「一丈就已很夠了。」

朱老爺子望着他，然後又望了望朱杏嫦的墓碑。

朱老爺子站立着的地方，就在朱杏嫦這塊墓碑之前。

朱老爺子忽然明白了，他立刻發出了怒吼：「不！你不能弄髒她的地方；你身上每一滴血都是邪惡的、汚穢淫毒的！」

但就在這時候，呂萬鴻已全力衝前，一頭撞在墓碑上！

× × ×

嶄新的墓碑上，染滿了呂萬鴻的血。

朱老爺子呆住了。

他雖然已想到呂萬鴻要他讓開一點的用意，而且也曾試圖加以阻止，但最後還是失敗。

呂萬鴻知道一切都已完了，也知道今天非死不可。而且，即使屈楓不殺他，他也不想繼續活下去。

當他從蜻蜓鎭來到上海的時候，就已沒有活着回故鄉的打算。

「不成功，便成鬼。」這是他心裏早已立下了的決定。

只不過，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並不是死在兩個結拜兄長的手裏，而是死在屈楓之手！

屈楓！

當年三人結義，這個臭小子還不知道在甚麼地方！

可是，他竟然能夠成功地運用一連串的計劃，在上海灘挑起了無窮紛爭，連場火併。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故事，他一定曾經聽過無數次，所以，他決不肯做鷸和蚌，而是要做一個漁人。

呂萬鴻死了，臨嚥氣之前還用力地抱着朱杏嫦的墓碑不放。

朱老爺子本來很憤怒。

但等到呂萬鴻眞的撞碑而死之後，他的憤怒却已化爲悲哀。

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也是一種兎死狐悲的悲哀。

屈楓又笑了，笑聲聽來比他的父親還更可怕……

× × ×

積雪滿園，園中桃花正盛開。

花雖燦爛，但人却已憔悴了。

蝶衣披着一件長絨西裝，獨自在桃花之下散步。

雪如鵝毛，但她的脚步却說不出的沉重，就像是脚跟後面拖着一大串鉛錘似的

沉重。

她的確有鉛錘，但却不是拖在脚上，而是壓在心上。

園中不但有雪和桃花，也有一份生日禮物——她的車子。

這輛汽車本不該放在這裏，它應該駛入停放車子的車房內。

但自從嚴樹人死訊傳到這大屋子之後，就沒有人再開動這輛車子。

人死了，車也好像死了。

雖然花開正盛，這裏却已成爲了一個死寂的世界。

現在，她披着的西裝，是嚴樹人遺下來的。這毛絨西裝的質料很上乘，但却不能使她在這時候感到溫暖。

一個人若連心都冷透，那麼就算把這個人放進沸鍋裏去煮，這顆心還是暖不起來的。

忽然間，她的車子開動了。

車子在她的後面緩緩地駛了過來，一直和她並排向前移動。蝶衣終於轉側着臉，看看是誰駕駛着自己的汽車。

車窗已打開，一張和她同樣憔悴的臉孔忽然伸了出來。

「一登！」蝶衣失聲叫了出來。

胡一登打開車門，蝶衣立刻鑽進車廂裏：「你怎麼溜進這裏來？」

胡一登默然半晌道：「我從前不是經常在這裏出現嗎？今天怎麼大驚小怪？」

蝶衣深深地吸了口氣，說：「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你可知道，我父親的手下，已在到處找尋你們兩父子，要爲我爹報仇？」

胡一登道：「我知道，早已知道。」

蝶衣道：「你知道還不快走？」

胡一登道：「我若急急要走，就決不會來。」

蝶衣靜靜的瞅了他好一會兒，才說：「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有，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話。」胡一登深深地凝視着她，「妳現在還愛不愛我？」

蝶衣震動了一下，呼吸突然急促。

她沉默着，沒有說出一個字。

胡一登忽然間有着鬱沉的感覺，他面對着她，聲音有點僵硬的說：「我知道，在我們之間，已隔着了一堵牆，而且這堵牆是有刺的。」

蝶衣看着他，她的眼光忽然變得無比深邃，彷彿想看進他的靈魂深處去。

胡一登也望着她，兩人的視綫似已化爲膠漆，緊緊的黏在一起。

「一登，我好冷！」她緊抱着他。

她的手眞的很冷，身子不斷地發抖。

她不但冷，而且感到害怕。

「傻女孩，不要害怕，我會永遠在妳的身邊，保護着妳一輩子。」

蝶衣抬起了頭，仰視着他的臉：「你不騙我？眞的願意永遠和我在一起？」

胡一登在她的臉上吻了一下，用誠摯的聲音說：「是眞的，我永遠和妳在一起，我們可以離開這裏，跑到一個沒有人能夠找到我們的地方。」

蝶衣的手忽然不再冰冷，她興奮地點着頭，說：「這是個好主意，但……但你爸爸呢？」

「我們走，他當然也和我們一起離開天津。」胡一登說。

蝶衣却忽然閉上了嘴，不再說話了。

胡一登怔怔地望着她這種表情，他的手忽然發冷，甚至比蝶衣剛鑽入車廂時的手更冰冷。

「妳不能忘記以往發生的慘事？」胡一登的臉在發白，「妳是不會原諒我爸爸的！」

蝶衣不斷搖頭，但淚珠却突然簌簌落下。她並不是個容易哭的女孩，但這時候，她的淚珠却有如泉水般湧了出來。

胡一登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就在這時，他忽然看見桃花園外有人動武。

他看見了一個人，滿身鮮血，手裏揮動着一支銀光閃爍的武器。

這件武器也染滿了別人的鮮血。

這件武器赫然正是銀電筆！

胡一登的眼睛立刻睜大三倍，因爲他看見胡任飛已陷入苦戰之中。

而就在這一瞬間，忽然有人揮舞着一柄大刀。

這一柄大刀雖然異常沉重，但却來勢極快，快得連胡任飛也閃躲不了。

胡任飛是具有深厚武術修爲的一流高手，這一刀他原本應該可以閃避開去，但無奈他已身受創傷，而且傷勢甚是嚴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身手已無法敏捷起來。

只見刀光一閃，鮮血立刻從他的脖子怒射而出。

胡一登呆住了，他看見胡任飛的人頭有如葫蘆般跌在雪地上。

他立刻打開車門，衝了出去。

但他才衝出車外，已給十幾個人團團包圍着。

蝶衣也呆住了。

這裏是她的地方，但這時候出現在這裏的十幾個人，她連一個也不認得。

她完全不認得，胡一登却認得其中一個。

他認得出的這個人就是屈楓！

× × ×

屈楓已到天津，而且已來到了嚴樹人的大屋裏。

胡一登曾經到過上海，也見過這位屈公子。

那時候，屈公子並不像個公子哥兒，只像個勤懇向上，用心讀書的學生。

但現在的屈楓變了，他變得衣飾煌然，眉宇間更流露着一種逼人的氣勢。

他現在已不像個讀書郎，甚至連公子哥兒都不像，而是像一個年青的老闆。

老闆！

屈老大以前也是老闆，但現在已倒了下去。

只怕他在黃泉之下，還不知道眞正擊敗他的是誰。

「屈老闆！」遠處有人叫了一聲。

屈楓淡淡道：「甚麼事？」

遠處那人回答：「胡任飛已死！」

這五個字在胡一登耳中聽來，就像是個千斤鎚子搥在他的胸口上。

屈楓却輕輕嘆口氣道：「眞可惜！」

胡一登的臉已扭曲，就像是一條給扭緊了的手帕。

蝶衣却緊靠在他身邊，大聲道：「誰要傷害一登，首先得殺了我！」

屈楓盯了她一眼，道：「値得嗎？」

蝶衣昂起了臉，朗聲道：「我認爲値得，絕對値得！」

屈楓笑了，笑得猙獰，笑得殘酷：「但妳不要忘記，他父親殺了妳爸爸！」

「住嘴！」胡一登怒叱道：「這是我們上一代的仇恨，你是外人，不必你來多管！」

屈楓搖搖頭，道：「你錯了，蝶衣妹妹和我是世交兄妹，怎算得上是外人？」

蝶衣冷冷一笑：「不要把我們的關係拉得太近了，你是個衣冠禽獸，你甚至不配和我談話！」

屈楓微笑着：「妳父親活着的時候，一直都想把妳培養成爲一個淑女，但妳現在的表現，顯然是令他老人家失望了。」

「別再提起她爸爸！」胡一登怒道。

「爲甚麼不提？」屈楓冷冷一笑，「你和蝶衣是不配的，從前已經不配，現在更加不配！」

胡一登的心裏一陣刺痛，全身肌肉以致體內每條神經都已抽緊。

屈楓直視着他，忽然又說：「你若眞的很喜歡蝶衣，就該好好爲她設想。」

胡一登怔了一怔，怪叫着說：「要怎樣做才算是爲她設想？」

屈楓道：「離開天津，也不要到上海去。」

胡一登道：「你要我遠遠離開蝶衣，來成全你們兩個？」

屈楓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是的，我也和你一般喜歡蝶衣，但我比你優勝得多，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你都遠遠比不上我。」

胡一登冷冷道：「你爲甚麼不乾脆動手殺了我？」

屈楓道：「要殺你太容易了，但殺了你對我有甚麼好處？」

「當然有很大的好處！」胡一登冷冷道：「你若早點殺了我，以後睡覺的時候也可以少了一層担憂！」

屈楓搖搖頭：「你並不是個眞正的戰士，而且你太弱，根本就無法可以威脅我的性命！」

胡一登道：「你肯定得太早了！」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就從身上拔出了一支手槍。

他拔槍的速度極快，快得使人根本看不出這就是拔槍的動作。

只有一個人看得出，那是屈楓。

但看得出也沒有用，當他要急促閃避的時候，槍聲已響。

槍聲只是響了一下，但這顆子彈却射入了屈楓的咽喉！

屈楓呆住還伸手往脖子上摸了一把。

但他還來不及看清楚掌中的鮮血，人已瞪着眼睛仰天倒了下去！

「都給我滾出去，誰再站在這裏，殺無赦！」胡一登把槍管在左右虛指，槍管上還冒着白色的烟。

忽然間，那個揮動大刀的漢子從胡一登左邊撲了過來。人未到，刀已殺近！

這人殺人，從不眨眼，而且喜歡用最徹底的方法來殺。

一刀把別人的腦袋砍掉下來，就是最徹底最徹底的殺人方法。

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人可以丟了腦袋還能活下去。

胡任飛也不例外。

胡一登亦然。

既砍了胡任飛的腦袋，又何妨再多砍一個？而且，斬草除根的道理，對這殺人專家來說，是永遠都不會遺忘的。

所以，儘管連屈楓都已倒下，這人還是撲了上來。

但再快的刀，也快不過一顆子彈！

但聽又一下槍聲響起，這個擅於操刀殺人的兇徒立刻得到了可怕的教訓。

屈楓咽喉中槍，這兇徒也是一樣！

兩槍響過之後，再沒有人敢懷疑胡一登的槍法了。

他終於駕駛着那輛汽車，來到了胡任飛身首異處的地點。

他把胡任飛的屍首揹上了車子，然後開車一直向南方駛去。

他們會前往一個很遙遠的地方。

蝶衣不再是昔日的嚴大小姐，她會開始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胡一登也是一樣。

他不喜歡血腥和暴力，他只想過着普通人一般的生活。

這本非苛求，但像他那樣背景的人，若想達成這個願望，就一定要遠遠離開從前生活的圈子。

他知道，屈楓雖然已倒下，但一定很快就會出現另一個屈楓，甚至是無數比屈楓還更可怕的屈楓……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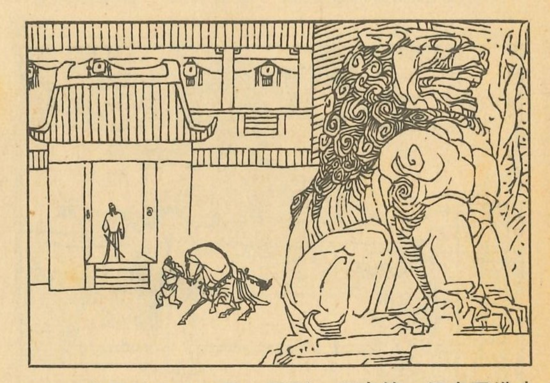
民間通俗故事

除妖救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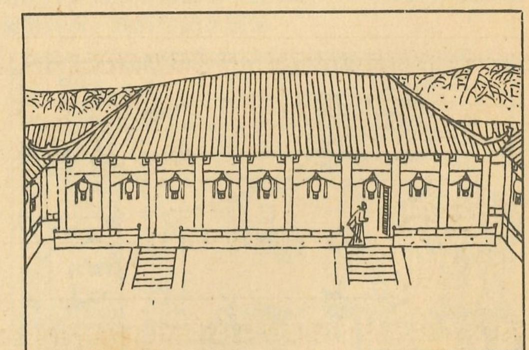
牛元海·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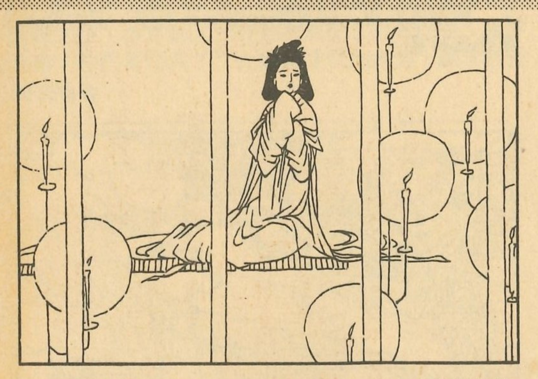
1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落榜秀才郭元振，一日從晉州去汾州，不料天黑迷路。正徘徊間，忽見遠處有燈光閃亮，于是主僕二人直向燈光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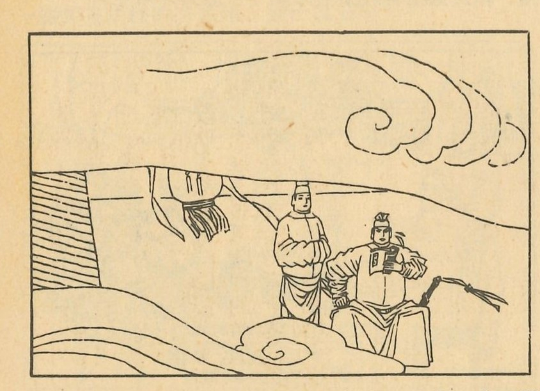
2　又走了約有八九里，看到一所宅第，便走了進去。只見廊下堂上燈燭輝煌，桌案上羅列着各色供品，像在辦婚嫁之事，但又冷冷清清，悄然無人。



3　郭元振拾階而上，在堂上徘徊一陣，也不見人影。忽然，東閣裏傳出女子哭聲，很是悲傷。郭元振便問哭者是人是鬼，爲何獨自悲泣？



4　那女子嗚咽着說："我是本鄉人，因有烏將軍每年要鄉人選一美女嫁他，否則就要降禍于鄉里。我父母貪財，將我獻與鄉人，以嫁烏將軍。如君能相救，妾願畢生侍奉。"



5　郭元振聽了非常氣憤，答應相救，于是坐在西階等候烏將軍，叫僕人裝做推派的儐相在一旁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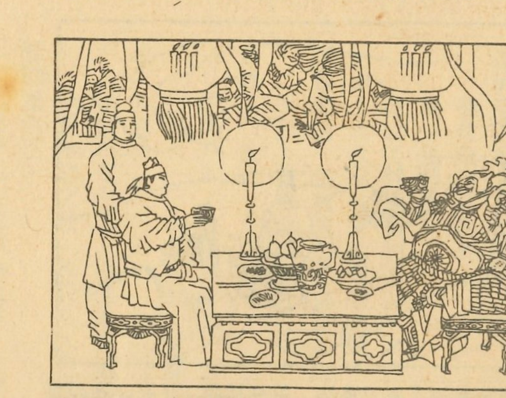
6　約近二更，只見火光照着一隊車馬，來至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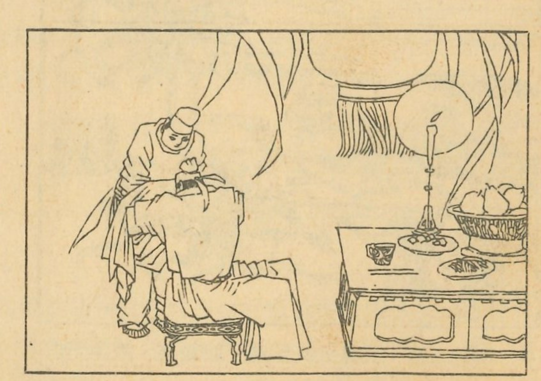
7　兩個紫衣吏入院見郭元振坐于西階，便匆匆出去稟告烏將軍。



8　過了一會，烏將軍在戈劍弓矢的護衛下，來到東階。郭元振讓僕人上前傳話："郭秀才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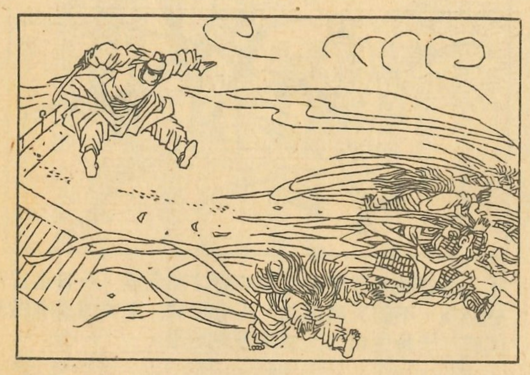
9　烏將軍問他爲何到這裏來？郭元振說特來參加將軍的婚禮。烏將軍甚喜，邀其入席，飲酒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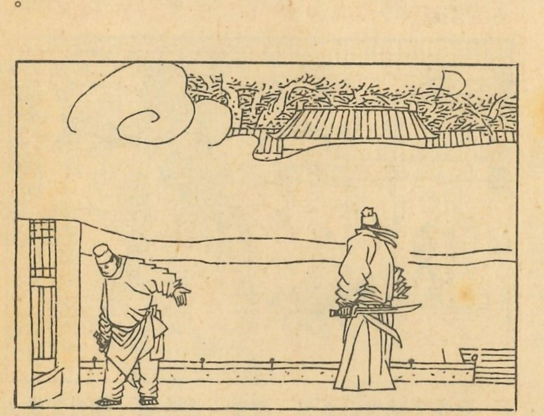
10　郭元振問烏將軍可曾吃過鹿脯。烏將軍說此地難得這種珍饈。郭元振說他珍藏少許，願意獻給將軍，隨即轉身去取鹿脯和利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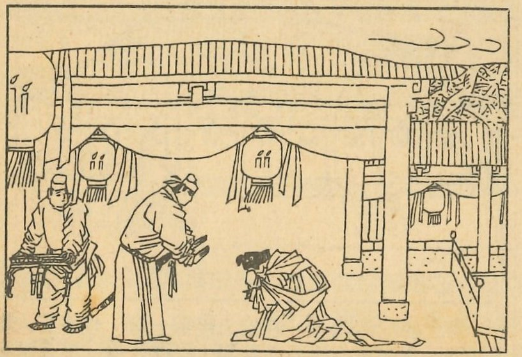
11　郭元振將鹿脯切成小塊，放于盤內。烏將軍急欲取食，便伸過左手來。郭元振乘機捉住他的手，一刀將腕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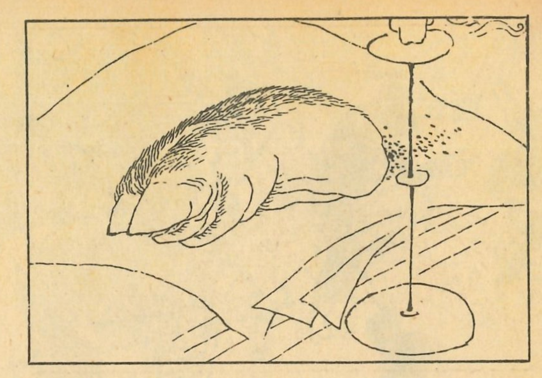
12　烏將軍疼痛難忍，失聲而逃。他的隨從也都驚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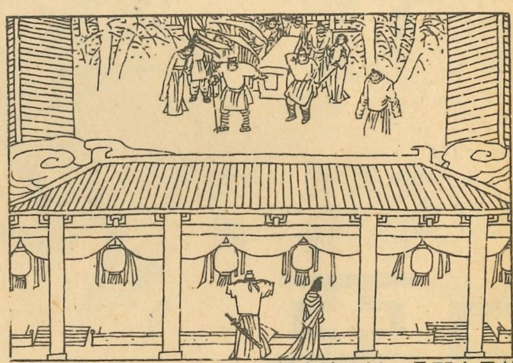
13　一陣喧囂過後，悄無聲息，郭元振與僕人四處巡視一遍，又將斷手拾起，用布包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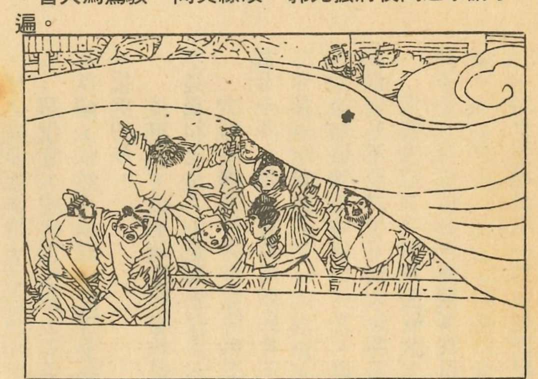
14　然後喚出女子，叫她不要驚怕。那女子納頭便拜，說願作他的僕妾。郭元振堅辭不受，勸她回家。女子說父母貪財賣女，險些使她喪命，已無戀家之情。



15　這時，天已大亮。郭元振打開布包一看，竟是一只猪蹄，原來烏將軍是個猪怪。



16　過了一會，忽聽一片哭聲由遠而近，是那女子的親屬和鄉人來殯殮其屍。待看到郭元振和未死的女子，皆大爲驚駭，問其緣故。郭元振將夜間之事講了一遍。



17　鄉人大怒："烏將軍是此地鎭神，我們每年都選美女嫁他，稍有遲延，即風雨雷電加害我們。你這迷路之人，竟敢傷害神明，造孽地方！今或將你殺掉以祭烏將軍，或將你綁送縣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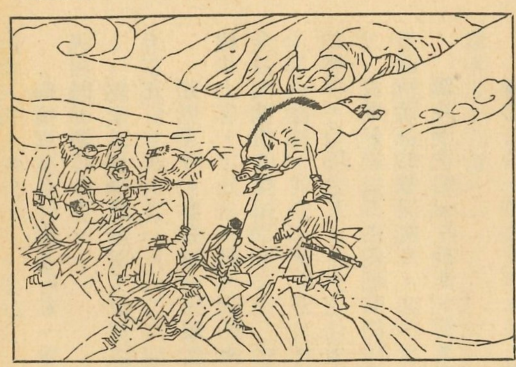
18　鄉人正要動手，郭元振厲聲喝道："你們眞不通事理，如果眞是神明，怎麼會漁色鄉里，殘害人命？請看這是什麼！明明是個猪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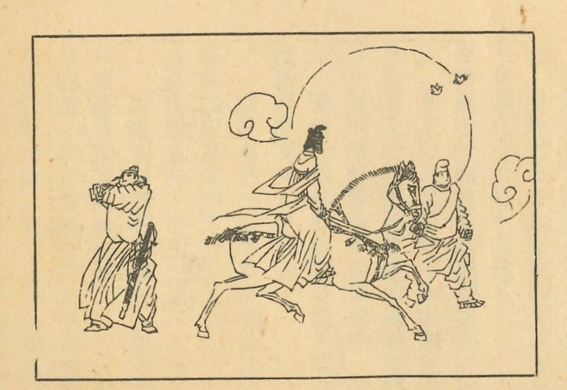
19　郭元振又面對少女："這些少女年年都要横死于淫妖之手，積罪動天。我今欲爲你們除去此害，永消此患，你們看如何？"大家這才恍然大悟，願意跟他同去除害。



20　數百名鄉人跟隨郭元振，循着血迹，行約二十里，進一大穴中。郭元振點燃松火投入穴內照看，只見一頭無左前蹄的大黑猪，臥于血泊中。



21　突然，怪猪竄出，但被衆人團團圍住，刀劍相加，消滅了這一鄉之害。



22　免遭横死的女子，決意跟隨郭元振離去。郭元振多方勸阻無效，只好偕女子告别鄉人而去。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樂笑天和雪冰月是一對好朋友，他們的交情建在除去江湖上獨孤門的整個派系，把他們全殲獨孤門在那「黑心船」上，以爲他們從此在江湖上除名，怎料到樂笑天去找雪冰月的途中，在百順客棧却中了「對時散功砂」的毒，是獨孤門的毒，正在昏迷中，來了一位女子將他救醒，病毒却消除，正想向她提出感謝，她却要求請他去濟南風和老棧，把住在那裡想走而走不了的住客程、岳兩家人救出客棧，樂笑天依言把風和老棧——江湖巨魔「天恨地厭」姬無情趕走，雪冰月及時趕至，將程、岳兩家人分途將他們護送回家，再訂下次相會……

捉姦鬧活劇　無法澄是非

惡中惡（中）

小說　三期完武俠奇情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一輛「二把手獨輪車」（即俗傳鷄公車，山東地帶的稱呼），車前多了匹够矯健的走驢，車上左右分坐着兩個人，一老一少，少的是位堂客。

推車漢子不高却够强悍，行走不慢於程家的四輛馬車。也許是一種巧合，獨輪車走在程家馬車的前面。

三十里第一站後，獨輪車落後了。

傍晚投宿「棗莊鎮」，獨輪車比程家四輛馬車到晚半步，宿店不同，但相隔不遠，斜對面。在三更天，程家馬車竟悄悄起程，出人意外。

獨輪車沒趕夜路，看來一整天彼此行程相同，是巧合了。

程家馬車少說走出二十里路了，這時天才五更。

五更天時，棗莊鎮「大順店」住的獨輪車上客，才知道夜裏埋伏的兩處暗哨，全被人悄悄的摸掉了。

「摸掉」就是「拔除」，「拔除」不必解釋，是玩完大吉祥。

沒敢仔細找那兩個暗哨的屍體，獨輪車就悄而快的飛般疾走。

鎮外十里的一片柳林，獨輪車歇了下來。

雖已交春，仍是地凍天寒，柳林枯絮，隨風散舞，獨輪車上的老者，摘下風帽，赫然竟是姬無情。

那堂客，絕非丁千金，別看緊扣着遮耳風帽，依然可以看出比丁千金年輕的多，也美的多。

推車漢，也不是陰氏或雷家兄弟，更不是風和老父子，是屬於這堂客的部下。

堂客冷嘲的笑對姬無情道：「陰風和雷重全不含糊，竟會落個屍骨不存，我認爲你該另作安排了！」

姬無情雙目中射出兇光，道：「下斷語最好是不要過早，別太小看了老夫。」

堂客說道：「那有這種話，我對姬老爺子是一百個信心，怎奈事實看了叫人洩氣。」

姬無情說道：「到古城還早呢，別心急。」

堂客道：「我可是早說好的，不跟着直下古城，到『周家屯』（後之周村）就往回走，再說姓程和我可沒什麼冤仇，我只爲對付樂笑天。」

姬無情已壓不住怒火，道：「聯手是妳找上老夫的，想退出去，那也得先經過老夫的同意才行！」

堂客冷冷一笑道：「姬老爺子，你可別不講理啊。」

姬無情陰陰地哼了一聲，沒答話。

推車矮漢看都不看姬無情，恭敬的向堂客道：「門主請下來活動活動吧。」

堂客似可又似無不可的懶懶抬腿下了獨輪車，一邊却向姬無情道：「姬老爺子，你的人手什麼時候到？」

姬無情道：「就要到了。」

矮漢冷冷地接了話：「最好能快些，這不是作他娘的萬年文章，要慢慢來，否則追丟了點子，那才是大笑話呢。」

姬無情怒目叱道：「你算什麼身份，也敢隨便開口？」

矮漢道：「別來這一套，姬老頭，這一套唬不了誰。」

姬無情怒聲對堂客道：「妳最好是管住他，要不惹老夫發了火……」

矮漢接話好快，道：「你火再大，頂了天一丟『風和老棧』，像隻喪家犬似的夾着尾巴遠逃高飛！」

姬無情焉能忍受的下，霍地從獨輪車上站起，五指快過閃電抓向矮漢的面門。

矮漢沒動，堂客看似輕描淡寫的一伸手，恰巧抓住了姬無情的脈門，人是咯咯笑着，話却冷的令人發抖，道：「我的人誰也休想動他，你姬無情同樣沒有這麼大的臉面！」

姬無情變了臉色，沒想到堂客身懷這般高深的武技，脈門被制，只有收勢。

姬無情忍不下這口氣，又丟不起這個臉，決心等風和老等一行接應來到後，再翻臉給對方個厲害。

馬踏堅冰聲傳來，姬無情雙眉不由皺起。

他聽的清楚，來的是一匹馬，而他手下十多人，由不得暗中奇怪。

人接近了，姬無情一張臉也失去了顏色。

馬是一匹，坐着的並不是他的那些手下，而是冤家對頭的樂笑天。

看到樂笑天，堂客無形中又緊緊扯了一下風帽。

樂笑天目光只掃過她和矮漢子，像是根本沒有注意。

馬在丈外停蹄，樂笑天飄身下馬，笑嘻嘻的對姬無情說道：「風和老父子、丁家父女、陰家雷家那幾個東西，請我帶來口信，他們全想通了，遠走的遠走，回姥姥家的已經回了姥姥家，誰也不再來此地了，打更的，現在輪到你自己的選擇去留了。」

姬無情才待有所舉動，那堂客以目示意矮漢，矮漢突然一掌印在姬無情的後心上，道：「他剛才說了，那裏的黃土全埋人，此地風水正好。」

姬無情竟沒躲開這一掌，他是躲了，不知何故身形却似由不得他自己，就僅僅慢了刹那，整整的人被打飛出去，碎心斷肺帶血狂噴出口，落地已經死去。

樂笑天哈哈笑了，一旋身又登上馬背，道：「好掌力，只是可惜。」

可惜什麼樂笑天沒說，因爲他已打馬飛般奔馳而去。

矮漢才楞着，回顧看堂客。

堂客小蠻靴一跺，道：「這個死鬼，沒能瞞過他去，追！」

一聲追，她縱上走驢，二指併如剪，拖繩已斷，好快的驢，像道烟似的追下。

矮漢更絕，三把兩把拆散了獨輪車，只留獨輪，和輪中外露的尺長鋼軸，雙手猛地滾動獨輪，接着飄身而上足踏輪外鋼軸，快過追風轔轔而去。

× × ×

陽春三月西子湖。

柳芽兒，草尖兒，水波兒，此間靜、雅，樂笑天一生難得能偷這份清閒。

他租的船，小，極小，小小扁舟。

他沒有僱人，長棹，短楫，硬篙，全備。

一几，軟墊，輕爐，松柴，瓷壺和上等茶葉，無所不有。

美酒三罇，佳餚是他興之所至在不定坊肆買的，其外就是臥具。

他下定了決心，要在西湖上安渡三月清靜日子，除非是天上眞神仙，否則誰也休想找到他。

他向不易容，他認爲易容是笑話。

他只添了幾樣東西，大笠，藍衫。

湖心垂釣，誰也認不出他。

潔泉煮魚，美酒邀月，自得其樂。

至於他相約雪冰月，期以一年的事，

忘不了。

他目的不在追索「獨孤鬼女」，而在保護雪冰月。

他安閒的、舒適的，快樂的度過了三天。

僅僅三天。

第四天一清早，湖心上迎頭碰上另一艘小船。

駕船的是道地的漁子，這瞞不過樂笑天。

在船頭甲板上，趺坐着位古稀的老和尚。

相隔十丈的時候，樂笑天就發現老和尚直冲着他笑。

那笑意，絕對沒有詭詐，但却十分神秘。

樂笑天想不通老和尚笑的什麼，所以立刻決定轉舵換向，來個避之上上大吉。

晚了，以樂笑天的身手和駕船本領，竟沒看出老和尚的那條小船，是什麼時候加了勁頭，轉的方向，因此樂笑天換方向以後，船頭幾乎碰上老和尚的坐舟。

就像老和尚那條船，去年就泊在那兒一樣，等好的，算就的，樂笑天跑不了似的。

樂笑天心裏暗驚，十分吃驚，但是並不怕。他閱人有心得的，舟子不是狂徒，老和尚更不是壞人！

不是並非不像，不像可能正像，正是，不是那就不是了，絕不會變作是。

因此樂笑天藏起內心的驚駭，笑了。

他是冲着老和尚，像是「來而不往非禮也」。

老和尚沒有開口，指指身旁，作個肅客樣兒。

樂笑天可不信邪，也不開口，搖搖頭，也指指身旁作個肅客手式。

老和尚唸聲佛，道：「夠狂，爲了孫兒輩，說不得就試上一試！」

話聲也就是剛剛入耳，老和尚已經坐在了樂笑天身旁，依然趺坐，兩條船沒有一條幌動過。

樂笑天大驚——

他那隻小舟，驀地飛騰起來，可見船底。

大驚下，小舟又平穩緩落，沾到湖水，不起微波，就像剛剛根本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老和尚又唸佛號，道：「孩子的眼力果然不錯。」

這不是讚樂笑天，樂笑天自己有數。

他已用了全力，才使小舟穩穩落下，老和尚要誇，也該是一句——好本領，或是好功力，就算另外還有讚語，也和「眼力」驢唇對不上馬嘴。

老和尚不管樂笑天心裏的感受，自語似的接着說道：「五原丈人弟子，當代百兵奇才，修爲已到百物皆飛刄，生殺由己心的地步，二十七歲，未婚，樂笑天，朋友只有一個，雪冰月，仇家遍佈天下，不知姓名，我說的可有不對地方？」

最後一句，是問話，問樂笑天。

樂笑天只有點點頭，回不出半個字兒來。

因爲老和尚比樂笑天自己對自己還清楚，而樂笑天對老和尚，却是比漿糊還糊塗，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人品也可以！」老和尚像鑒賞古玩珍寶似的道：「狂不算太過，本領還，的去，夠沉着，好，老夫算是看中你了！」

妙語如珠，是和尚而自稱老夫，有破綻。

老和尚看中了樂笑天，要幹什麼？

樂笑天狂勁觸發，哈哈大笑道：「很有意思，老先生這樣謬讚而垂青，可是在選東床快婿？」

他「老先生」三個字，是刺探，「在選東床快婿」一句，是調侃。

糟了，慣剃人頭者，今朝人剃其頭。

老和尚也報以哈哈道：「老夫只有個孫女，你願意？」

樂笑天既然發了狂性，豈在乎這些，道：「只要不聾不啞不太醜而不瞎，年紀別過二十八，當眞小姑仍獨處時，結成秦晉也罷！」

這答覆太刁野，像歪詞，像邪詩。

不！最像唐三藏給孫悟空戴在頭頂上的「金（緊）箍」兒！

不同的是，孫悟空不甘心戴。

現在樂笑天，是自己找着戴。

相同的是，孫悟空沒算明白箇中的厲害。

現在樂笑天，根本不信「箇中」還有「厲害」。

老和尚又哈哈道：「十分人材，十分能幹，才二十二歲，一切全比你强，你敢要？」

樂笑天一挺胸膛道：「如此美人，求之還怕難得，怎生個不敢法？」

「拿來，聘信物件！」

樂笑天始終認爲老和尚是另有目的，所以毫不考慮摘下腰繫的玩飾「小巧玉如意」。

這玩意值百兩銀子，樂笑天可不在乎，順手遞交給老和尚，他想的好，反正只是一場趣事，當眞此物一去不還，也沒什麼。

他遞出玉如意，嘴巴還輕狂，道：「老先生也該有什麼給我呀！」

老和尚依然春風滿面，探手於袍袖中取出一物遞了過去。

「金湖神珠！」樂笑天驚呼出聲。

他臉上那玩笑神情，一掃無餘。

「金湖神珠」世上奇寶，無價，以這樣珍貴的無價寶，換那百兩紋銀的玉如意，樂笑天如果還當老和尚是玩笑，他就不是樂笑天，而是樂笨豬了！

他驚呼，他變色，他已知不妥，沒能開口，老和尚突然一閃回了自己的船。

他要喊，又要追踪過去。

誰知那舟子十分刁鑽，槳一順，船一斜，浪起丈高分作八形，兩船已相距十丈開外。

他又一驚，船已距離二十丈，眼看是追不上了。

這時，那老和尚已滿面肅穆的揚聲喊道：「孫女婿兒，見到五原丈人，就說我『徐布衣』問他好。」

樂笑天俊臉全發了白，是被徐布衣三個字震撼的！

× × ×

看來「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罐不離井

邊破！」

「終日打雁，今日叫雁啄了眼！」

樂笑天風流樂天，玩世不恭，於是他今朝西湖子上，沒罪找枷扛，自己給自己找了個管主。

徐布衣。

樂笑天還在笑，不同的是已非往常的爽朗開懷大笑，而是一抹淡澀的苦笑。

五原丈人就曾再三告誡過他這個期之人龍的徒兒，誰都能惹，莫惹徐布衣！誰家全能放手而爲，千萬別去找上徐家。

徐家的人，老的咱們師徒惹不起，小的又比老的辣，他沒忘記這份告誡，他也曾十分小心，小心十分，只因始終沒和徐家的人碰面，久而久之淡忘這事，又怎會想到，西湖垂釣，老和尚就是徐布衣。

不過在那一抹淡澀的苦笑中，樂笑天多少也有兩件稍覺安心的事，一是「金湖神珠」武林至寶，是天下百毒的尅星，再者耳聞徐家有女名怡怡，是冠絕武林一美人。

他眼望着已化爲星點遠去的小舟，一甩頭，笑了。

這次是開朗的大笑。一笑解千愁，未來事遠的很，去休，去休！

× × ×

一柄刀

一柄切金斷玉削鐵如泥的刀。

這柄刀，是隨着一封八行，同時送到樂笑天手中的。

這柄刀雖然鋒利至極，可惜太小，才僅僅四寸長短。

柄長寸半，刀長兩寸半。

寬只八分，太小。

雖然太小，它殺起人來依然方便十分，因爲它有絕頂的鋒利。

當然這要看刀在誰的手中。

如今它是揑在樂笑天手裏，樂笑天並沒有用它殺人，因爲他面對那個漢子，仍是恭敬的肅立着，雙目有神，是個如假包換的大活人。

樂笑天正在利用這柄鋒利萬分而小巧至極的刀。

它用來割開那封八行。

八行只是俗稱，寫的只是十幾個字。開頭稱呼就怪，是——愛笑的朋友。

樂笑天笑了，他憶及萍水相逢於「黑心船」的那刹那，那時候樂笑天沒笑，幾乎想哭，因爲他幾幾乎把雪冰月當作獨孤黑的朋友，如果是，今朝只怕他樂笑天也已化作枯骨了。

再看信——刀爲證，信爲憑，急盼駕臨蘇州金鏢葉府，速速。

具名的正是雪冰月，但是並非簽名，而是用「使刀的」三個字作代替。

樂笑天抬頭看着送來刀、柬的漢子，道：「要回信？」

那漢子恭敬的說道：「可以不要，祇請您這就移步。」

「不！」樂笑天搖着頭道：「謝謝你跑了許多路，請回去見了那使刀的，帶上句話，就說前約早定，如今還沒到時候，俺和金鏢葉葆，沒這份交情，並且俺已下定決心，西湖垂釣非三個月不可，假如使刀的非見俺不行，俺歡迎他移駕西湖，再見。」

那漢子一楞，道：「樂爺您會錯了意，雪爺不是在蘇州作客。」

樂笑天冷冷地道：「總不會是葉葆小兒的階下囚吧！」

那漢子竟然苦笑着長嘆出聲，道：「也不是，是……」

話沒能說完，那漢子已砰的一聲仆倒地上，沒再挪動，死了！

樂笑天是在小舟繫岸的當空，接見了那漢子，那漢子也當然是死在小舟上面。

樂笑天足尖輕起，翻轉過那漢子的身軀，就這刹那間，那漢子整個頭臉已爛成了「糟豆腐」。

樂笑天倏忽雙手齊出，整片船板帶着那漢子的屍體已飛上岸去，樂笑天沒有閒着，找個靜處悄悄將船板，屍體埋好，臉上泛起冷的入打顫的寒意。

他重又回到小舟上，解索蕩舟直到目光四移不見其他船影時才停下，趺坐着，沉思着。

「這柄刀絕不會有錯，的確是雪冰月的信物！」

樂笑天思忖着，他必須想清楚內情。

柬上的字，不能保證是雪冰月的筆跡，因爲他從來沒有見過雪冰月寫字。

送柬漢子顯然不知早已中毒。

這毒極妙，正是普天下絕無分處「獨孤黑」門中的奇毒之一，名叫「穿腸化骨散」，又叫「無影而去」，服後一個時辰之內，會突然而死，屍體在半個時辰就化個乾淨，包括毛髮骨頭和所着衣衫，那時只留下一灘臭水，整個的人從此「無影而去」。

想到這裏，樂笑天笑了，摸摸懷中使刀的那柄供作信物而用刀，重催舟，再傍岸，唱着山歌進入夜影中。

兩三盞茶的光景，樂笑天又回來了，挾着大包酒餚，哼着山歌，回船，解索，又在湖心對月自飲，起釣竿，飛銀綫，等那「願者上釣」的魚兒。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天堂從來沒人見過，包括那首創天堂一說的人。

蘇杭去的人太多，但總得先遊蘇州再到杭州，或是先到杭州，後去蘇州，要想一身同遊蘇杭地，那是夢。

天堂應該是一個地方，儘管它也許大到包括了宇宙，但它一定是一個地方。

蘇、杭是兩個地方，這更沒有錯。

說起來雖是蘇連着杭，寫起來也是蘇連着杭，不過從蘇而杭或先杭而蘇，可不是那年頭一兩個時辰能到，這一點也是不容置疑的事。

身中「無影而去」劇毒的送柬漢子，應該是來自蘇州的金鏢葉葆處，這有雪冰月的信件可證。

那漢子是有一身不能算低的武技和功力，樂笑天當然看的出來。

樂笑天更看的出來，那漢子的功力、武技，差他很遠，至少遠到九成和三分之比。

以樂笑天之能，以樂笑天輕身功力獨步天下之優，一個時辰之內，想由杭而蘇或自蘇至杭，那是夢，大白天的大頭夢。

可是逡束的漢子辦到了。

所以樂笑天才又挾着大包酒餚，對月自飲起來。

樂笑天辦事，一向週到安全。

「風和老棧」的事，郝唬人藥舖中的無辜死者，那怪不得樂笑天，樂笑天不是神，怎能料到雪冰月會突然來到，並且一句讚語，就送了幾條人命。

從那個時候開始，樂笑天用上了聖人所說的話——日必三省吾身。

三省不錯，吾身更對，只是樂笑天三省吾身並非己德己行的虧否吾心，而是遇事料事推斷求理的實證。

既然蘇、杭相隔，既然那漢子絕沒有辦法在一個時辰之內由蘇至杭，而那漢子所中「無影而去」，又是一個時辰內就發作的至毒，其他又何必多說，那刀是雪冰月的刀，那柬，只怕並非雪冰月親筆，並且不論刀、柬，都決非來自蘇州。

樂笑天還明白另外一件事情，雪冰月和蘇州金鏢葉葆，有些不大舒坦，不過葉葆是道地的正人君子，錯只錯在一向拔一毛而利天下則不爲，再加上床頭人嘴碎而奇臭，曾經不知禍福的渾說過雪冰月的作爲，更誇稱葉葆的神威，雪冰月沒找上門去，是不願意叫人看笑話，這一點僥倖樂笑天知道。

知道這件事的，還有個人。

那漢子逡來柬上，恰好約地就是葉葆處。

樂笑天沒費什麼氣力，就找出箇中因由，樂笑天又怎麼會上這個當。

他目下沒什麼緊要的事情待辦。

不，他目下根本任何待辦的事情都沒有。

既然他沒上被誘去蘇州的當，西湖垂釣自然是他最應該作的了。

只要他清醒着，只要他不上當，就算雪冰月想計算他，都絕對辦不到。

所以他十分悠閒而舒坦的，對月自飲，當湖垂釣。

湖面一片寧靜，半里地內不見第二艘船。

湖岸暗影深處，却低語聲頻。

絕對沒有辦法看清楚說話人的模樣，因爲他們隱伏在一株合抱槐樹的根際，四外都是尺長雜草，時值深夜，誰又有那個興緻工夫在冷風裏看暗影中人。

何況樂笑天人在湖心船上，距離這些低語人更遠。

低語人這時道：「他娘的，這小子眞精，咱們可怎麼交差？」

另一團黑影，聲調稍稍蒼啞，道：「只好實話實講，人家不上當，這不是我們的錯。」

第三堆雜草中的黑影，接了話說道：「這小子曾去過那些臭棚戶，只可惜我沒敢釘緊，要不，一定會找出他去的是那一家……」

「他娘的，你這種屁放個什麼勁？」

「不是我和老二一鼻孔出氣，我說老七，這時候你提那臭棚戶算那門子事？」

「哼！難怪主人說你倆個半斤八両，混蛋一對，遇事不動大腦，這小子去臭棚戶幹什麼？不用說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也必然認識，要能把這小子認識的臭棚戶裏的臭種找出來，自然就有辦法誘使這小子上當！」

對！是道理，所以蒼啞嗓子的和那開口就「他娘的」人，全沒抬槓。

他們不抬槓，可是另外一堆雜草中，有人開了口，道：「你說的很對，有理，不過你沒敢釘緊，不知道究竟是那家棚戶，這和說沒用的屁話有什麼分別？」

「對！」蒼啞嗓音的人接了口，道：「這下子你也是如主人所說，混蛋一個，一個混蛋了！」

他在諷嘲老七聲中，那老二一直在悄悄的扯他的衣袖，可是他話在舌頭，不吐淨不快，所以在話說完以後，才再問老二道：「有什麼事？」

老二把話聲壓到最低，道：「老大，咱們來了幾個人？」

老大，那蒼啞聲調的人，道：「我，你，老七……」

他明白了，全身就像墜到冰水裏一樣，冷的直抖就是動不得。

老二身軀像是發現野兔的獵犬，貼在草叢地上，輕的不出半點聲音，倒着往後面爬，爬，爬。

爬出兩丈，沒見老大和老七挪動，越發不敢站起，繼續的爬……

屁股碰上了樹幹，爬不了啦，慢慢地倚着樹幹站起身子，老大和老七仍然站在那裏，一動沒動。

老二好滑溜，一旋身轉到樹幹後面，正碰上早就等在樹幹後面的人。

老二當然要抬頭看，這人他認識，是樂笑天。

老二轉身要跑，肩上巳壓着一隻手掌，像壓上座山一樣，別說跑，站也站不直了，直挺挺被壓跪在地上。

樂笑天笑着，很客氣，道：「老二，我要見見你們主人。」

老二像隻傻鳥，嘴巴直抖就是沒有聲音。

樂笑天重覆着：「老二，老大和老七現在全動不了啦，所以你可以放心說出你主人的下落，說了我放你走，不說：你只好跟着老大和老七走……」

「我說。」老二說道：「主人在五里外大路上等着你。」

「是去蘇州的大路？」

「是。」

「給我逡來刀柬的人是誰？」

「此地的一個小混混。」

「謝謝你。」

樂笑天從老二身上掏出和老大老七身上同樣的毒藥，也同樣的在老二頭頂上拍了一掌，人影一閃，巳走沒了影子。

× × ×

雖是四更天，但黑過三更。

再黑，再暗，樂笑天也看清了那片松林內的埋伏。

因爲樂笑天恰好就坐在松林內的一株松樹上。

坐松樹的滋味不好過，松針直扎着屁股。

樂笑天恨的牙發癢，他本就十分痛恨用暗算埋伏傷人的事，尤其痛恨這埋伏設在松針扎人屁股的松林內。

一共四個人，他認出來兩個。

一是那推着「獨輪車」的大漢，一是那幪着臉面的什麼女門主。

另外兩個人不像是江湖人，他們守着一口極薄的白皮棺材，像扛夫，專抬棺材的扛夫。

四個人沒個開口的，全在等。

忍不住的是兩名扛夫樣漢子，左面那個臉上笑着向推「獨輪車」的大漢道：「請問死人到底還來不來？」

樂笑天幾乎笑出聲來，鄉下人講鄉下話，死人如果能來，非把活人嚇跑不可。

大漢生就壞脾氣，怒叱道：「聽着，你們是老子用每人十両銀子僱來的扛夫，講好在這裏等着抬死人，等到天亮，現在天還沒亮，給老子閉上那張鳥嘴！」

扛夫就是粗人，粗人固然受不得人的過份客氣，可更受不得氣，他們兩肩膀扛個腦袋，怕什麼，平日裏誰不惹他們，他們還要性子，使脾氣，何況大漢不拿他們當人待，說渾話，於是沒開口的扛夫火了，道：「你小子弄弄清楚，一口一個老子，是誰家的老子，等可以，就等到天亮，不過你也少開鳥口，說渾話！」

大漢猛地揚起手掌，女門主適時叱道：「吳雄！」

吳雄收掌悻悻的退到一旁，目光陰鷙的注視着兩名扛夫，獰笑着。

樂笑天暗自搖頭，吳雄這個人他聽說過，是寧、綏一帶的江湖悍强大豪，人稱「血腥滿天」，兩名扛夫自然不知道煞星照命，十両銀子賣了七尺之軀。

樂笑天有些動心的是，憑吳雄這號人物，竟甘願聽命一個女流之輩，這女門主看來必有過人的地方。

相隔不遠但决不算近，所以很難看清楚女門主的形態模樣，那天途中獨輪車上，樂笑天也只是偶而一瞥，像——像自己料到的人，不過總是沒能證實。

在當時沒能證實，不是樂笑天能力不夠，而是心中不願，因爲如果證實沒出自己所料的話，那情景是十分尷尬而難以處理。

不知道爲什麼，現在樂笑天却有想證實女門主身份的一種衝動。

這時，四更早過了，吳雄也有些不耐的煩躁起來。

突然，女門主冷冷的說道：「又失敗了，咱們走，了斷了這兩個東西！」

話鋒一頓間，女門主身形倏起，巳疾逾電掣隱於松林深處暗中，樂笑天雖然有防竟也來不及阻截或追趕。

吳雄巳步向兩名扛夫，嘿嘿獰笑着。

樂笑天趕上了不能不管，飄身而下恰好站在扛夫和吳雄中間，吳雄很乖巧，陡地暴退而逃。

樂笑天很少殺人，絕少，所以並沒有追趕吳雄。

兩名扛夫目睹女門主的一躍而逝，吳雄的飛縱數丈，這才恍悟撿回兩條性命，噗通的一聲全跪在樂笑天身前。

樂笑天沒讓他們眞的跪下，一手一個攙住兩名扛夫，那知道兩名扛夫空着的手暴然抓向樂笑天，夜深林黑，樂笑天怎防到扛夫有詐，雖然雙手彈出八成勁力，生生將兩名扛夫摔在丈外樹上並反震地下，但他自己却也全身猛抖，接着昏死林中。

他剛剛昏倒，勁風巳到，吳雄和那女門主全站在他的身旁。

女門主噘噘嘴，吳雄奔向兩名扛夫。

兩名扛夫傷全一樣，一左一右兩條手臂全碎，各殘其一，椎骨被樹彈震大力所傷，巳難起立。

吳雄沒多費事，僅僅兩脚，兩名扛夫眞的丢了性命。

吳雄又奔向樂笑天，十指如鈎抓下！

女門主橫臂攔住，說道：「別衝動，灌他幾口『昏天黑地』，抬着，按預計行事！」

吳雄從命，照令而行。

× × ×

雪冰月也在西湖。

雪冰月沒有泛舟。

雪冰月和樂笑天的喜愛不同。

雪冰月借居「靈隱寺」的「佛靜齋堂」內。

佛靜堂是靈隱寺最靜的地方，雪冰月比樂笑天還早到西湖七天，因爲他從徐州來，近過樂笑天。

雪冰月在深研刀法，「靜刀」！

雪冰月自份如果和樂笑天爲敵，死的將會是他！

因爲他還不夠「靜」。

不夠由「靜」到「無」的境界。

樂笑天練習的，不是「靜」，而是「歡」。

樂笑天的境界，巳到萬歡當目而「無」的地步，巳自然的邁過了「靜」這一關，到了「無」！

以實擊虛，以有對無，雪冰月自承非敗不可。

雪冰月從來沒想過要和樂笑天爲敵，相信樂笑天也從沒興過這種念頭。

不過雪冰月自認不能不如樂笑天。

朋友明要「有」時方是朋友！

雪冰月看不開這一點，所以他要靜靜地用功。

如果樂笑天在，一定會告訴雪冰月說，那沒有用。

如果你勘不破這「嗔」的一念，巳胸中有物，胸中有物又如何能靜下來，又如何求這「靜」中一「刀」！

不管怎麼說，雪冰月靜中苦研，也有所得，至少在「火氣」上，巳歛收了許多許多。

一清早，雪冰月坐課巳畢，初春，鳴雀，風香，和日，引動雪冰月遊湖的雅興，他悄悄的出了靈隱寺。

一脚才踏出寺門，迎面大漢相阻。

大漢一躬身道：「雪爺賞面？」

雪冰月僅僅一點頭，目光罩定大漢一身上下。

大漢先開口道：「在下寧、綏吳雄，人稱……」

「講你的來意，其他我沒興趣聽。」

「雪爺可能容我講完？」

「你要講的莫非會使我惱火？」

「可能。」

「講吧，我忍的住。」

「請移駕湖邊。」

「先走！」

吳雄在前，坦步而行。

雪冰月遊湖的興緻，巳被煞風景的客

人打消。

湖邊上，吳雄背湖而立。

雪冰月站在五尺外，這對吳雄來說，是件很不容易忍受的事。

因爲那强勁的刀煞，逼使吳雄要提聚全身十成的功力來相抗，才勉强的可以站立。

吳雄突然全身猛地一顫，急忙道：「雪爺留情。」

「你很不錯了，放心，現在講你那些自認可以叫我惱火的話吧！」

「是是，雪爺認得樂笑天？」

「吳雄，樂笑天三個字，不是你這種人可以叫的！」

「是是，雪爺。」

「嗯，我認識，並且承認是我朋友，怎麼樣？」

「樂爺也到了西湖……」

「他來他的西湖，我到我的西湖，要你多事！」

「不不不，雪爺請容我說完。」

「沒人攔你！」

吳雄道：「是，樂爺現在『西湖別莊』的『湖峯樓』，一個人包住，不不，是兩個人包住着……」

「吳雄，那和你有關係？」

「和雪爺您老有關。」

「我才多大，不配稱個『老』字。」

「是，雪爺。」

「他住在『湖峯樓』，和我有什麼關係？」

吳雄道：「是和樂爺同住的堂客，與雪爺您有關。」

雪冰月雙目中陡然射出煞威，道：「那女人姓什麼？」

「姓溫……」

吳雄今生已不能再開口了，而雪冰月早就沒了影子。

樂笑天的福氣滿大，在任何時候和身處任何危厄下，都能享受太陽晒屁股的快樂、舒坦、寧靜。

他伸個長長的懶腰，發現一身功力已沒有辦法施展，奇怪的是，絕對不是失去了這身功力，而是就這個時候無法施展功力。

他樂天知命，所以儘管這樣，仍然懶的睜眼。

反正已落在人家手中，反正現在像一個普通人一樣，縛鷄無力，反正對方總會喊醒自己拷問短長，何不趁這時間多養養精神。

何況春寒蝕骨的當兒，有這能晒暖屁股的太陽，焉有不樂得多舒坦一會兒，多享受一會兒寧靜的道理。

不過他這個念頭，在心中僅存留了一剎那。

剎那快過喘半口氣，他竟會十分恐懼畏悚的睜開了眼。

他能動，只不過用上全力，包括吃奶的氣力，才能側轉個身子。

這已經很夠了，他喘着粗氣側過身子去。

媽呀！

樂笑天從心眼深底沒出聲的狂呼着！

他一身上下光溜溜。

他身畔有個女人，他沒敢摸摸試試，其實用不着摸摸試試他就敢打上僅有的這顆腦袋的賭，這女人一定也是光溜溜！

光溜溜的女人，他見多了也不出奇。

不過能使他心眼深底沒聲音的狂喊叫媽呀的女人，却只有一個——

溫若若！

他果然料到了，好惡毒的詭計。

他在剛剛安心多享受一會寧靜舒坦晒屁股的太陽時，就是突然恍悟天下絕少這般可愛的敵人，才拚着命的轉身，像蘇州大菜包似的睜着眼。

果然！果然！

還有另外一個必會發生的「果然」，雖說還沒來到，他相信就要來，很快的要來，也許立刻就來。

果然，來了！

雪冰月像個巨無霸似的，撞毀了整個長窗，飛進來的！

樂笑天就在這個時候，長嘆一聲，目光是看着雪冰月，話却是像說給自己聽：「果然來了，正是時候。」

雪冰月並沒有像別個深夜捉姦的丈夫樣兒，露着憤怒到能粉碎世界，猙獰到鬼見了就躲的神色。

雪冰月依然是冰冷冷地，若有不同往日處，那是今天氣溫特別低，冷的厲害。

他，雪冰月，僅僅掃了床上的樂笑天和溫若若一眼。

溫若若羞的用被子蓋上頭。

樂笑天却往上竄了五寸，更用盡氣力向無人的一側挪了五寸。

雪冰月緩緩轉過身去，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你穿好衣服，我在『湖濱酒家』的樓頭等你，一個人來，咱們先喝酒談談。」

樂笑天竟能發問，道：「酒後呢？」

雪冰月發出了一聲苦笑，道：「是生與死的一戰！」

樂笑天又長長的嘆了口氣。

雪冰月步向門口，當他拉開門的時候，步子微微一停，道：「你如果能殺了這個女人，我很感激！」

樂笑天要說什麼的時候，雪冰月已走了沒了影子。

就在當兒，不信也得信，樂笑天一身功力突然恢復過來。

並且因爲沉睡很久的原因，精神也特別的好。

樂笑天笑了，也是苦笑。

笑着，似乎自語的說道：「好厲害的計算，連一剎那全不躭誤，除了有一點你沒想到以外，我和雪冰月可說從頭輪到了底！」

沒人接話，既然似乎自語，別人又怎能接得上話。

「雪嫂子，妳就這樣走了？」

誰說不是，溫若若走了，用條床單裹着身子走的。

樂笑天當然能留下她，當然也能殺了她，可是偏就沒有留她，當然也更沒殺她，而是任她一走了之。

× × ×

事情發生在大清老早。

地點是在「湖峯樓」上。

故事是「捉姦」。

結局的前半段是「捉姦」，果然「成

雙」捉住，後半段，還沒來，就要來了。

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吳雄，已死。

吳雄只是那女門主的走狗。

故事的男女主角，雪冰月，樂笑天，溫若若。

可是整個「湖濱酒家」的酒樓下，座無虛席。

樓上，只有兩位客人，雪冰月和樂笑天。

樂笑天自己斟酒。

雪冰月的酒也是自斟的。

一桌菜，上等菜餚。

樂笑天在大口的吃着，邊吃邊道：「你付賬？」

雪冰月冷冷的說道：「此間的主人請客。」

樂笑天搖頭道：「不對，眞說起來，是樓下那些人請咱們倆個。」

雪冰月沒答話，喝了口酒。

樂笑天搖搖頭，笑一笑道：「這有點像死困臨刑前的『告別酒』。」

「可是，是兩個好朋友彼此互敬的『餞別宴』！」

「看來你沒有必勝的把握。」

「不錯，但是我有必勝的氣勢！」

「未必，我一向樂天知命，從沒把生死放在心上，所以任你是何氣勢，我都會淡然以等閒來看。」

「心虧氣虛，別忘記！」

「錯了！」

「沒錯！」

「你錯在沒有揭開被子看看！」

雪冰月沒接這句話，這本來就不是一個捉姦的丈夫能接的話。

樂笑天又笑了，吃一大口「香菇滑筍尖」，道：「味道眞美，吃口嚐嚐。」

雪冰月果然吃了一大口，說道：「凡是經你稱讚過的東西，看來全錯不了，是眞好吃。」

留在樓頭，專爲伺候兩位煞神的店小二，就在這個時候溜下樓去。

× × ×

「小六哥，快說，怎麼樣？」

小六，就是剛剛從樓頭上溜下來的堂倌。

樓下近百多名吃客，催問樓上的情形，話聲却不敢高，很低很低。

人雖多，所以話聲雖低，小六也能聽得清楚。

小六只是搖頭，不開口。

正中一桌上的錢大爺，杭州有名的武林大豪，「五虎斷門刀」錢不二錢老爺，濃眉一挑道：「小六，你這是拿搪？」

小六不敢得罪錢大爺，可更不願放棄這種發財機會，道：「錢大爺你老聖明，小的怎麼敢說，萬一……」

錢不二低聲道：「說，聲音低點，一句整話一兩銀子，在坐的公攤！」

他接着目光一掃全體，道：「不願意的現在就請出去！」

沒人挪動，當然是全願意了。

錢不二身側坐的，是名鏢頭「霹靂掌」甘獨無，接着錢不二的話鋒對小六道：「小六，這麼辦，二十兩銀子，全聽由你上下走動傳話，幹不幹？」

甘獨無是行家，攤開手掌，二十兩一錠的雪白銀子托在掌心。

「幹了！」小六一伸手，銀子入了囊包。

於是小六把聽到的答對，全說了。

甘獨無催小六就上樓，小六仗着胆悄步兒走上去的。

下面立刻展開議論。

有人說這不像拚死前的酒會！

有人說雪冰月重友輕妻，就許一塲歡飲天下太平。

錢不二冷嘲這些毫無見識的人，他獨有見地，說那番談話，已足證明酒後生死決戰定了局。

枱槓的當然有，認爲是的更多，小六就在這當空又溜下樓來。

他沒等人家問，就開口道：「剛剛上面只有一問一答，問的是樂爺，說萬一我敗死，你怎麼說……」

錢不二急聲問道：「雪冰月他怎麼說的？」

「雪爺說，就地埋人！」

× × ×

小六再次上去，竟然很久很久沒有下來。

氣的甘獨無直罵，當然聲音不會高，小六絕對聽不到。

錢不二急着叫人上去，沒一個敢，包括「湖濱酒家」樓下的八名堂倌。

一位素靜淑嫻的大姑娘，走進了「湖濱酒家」。

樓下已經擠的像「白肉血腸火鍋」的「酸菜」，堂倌迎上去道歉。

大姑娘不苟言笑的一指樓頭道：「我上樓吃東西。」

堂倌越發攔住道：「姑娘千萬原諒，樓上是兩位奇客在作生死一戰的歡飲，講好的，不許閒雜登樓。」

大姑娘星眸一掃樓下坐滿了的人羣。

堂倌心靈，不用大姑娘開口就答了話：「這些位客人，是專爲探聽樓上動靜來的，請誰走也辦不到！」

大姑娘突然揚聲向滿座客人道：「諸位不吃東西的，可以離開啦，樓上沒什麼熱鬧可看可聽了。」

堂倌急的幾乎要上去堵住大姑娘的嘴巴，錢不二對大姑娘一瞪眼叱道：「小妮子懂些什麼，亂叫一通！」

大姑娘冷笑一聲，說道：「不信算完，樂笑天準跑，樓上最多只有雪冰月一個人！」

錢不二才待喝罵，小六像滾瓜似的從樓上下來，人在半樓梯中，已開了口：「樂爺走了，從窗戶走的！」

話聲沒完，樓上賬房先生喊聲傳來——雪爺也走了，仍然是走的窗戶！

× × ×

樂笑天的威望英名，一落千丈。

樂笑天成了喪家之犬。

雪冰月傳出話去，海角天涯非追殺樂笑天不可，有人通風報信，找到樂笑天，他雪冰月除了贈送黃金萬両外，並且願意爲這個人作一年的侍僕。

侍僕自是聽主人吩咐而行，這承諾大過了天！

雪冰月不久又傳出第二句去，那是針對溫若若的。

傳給天下人知的話，說他希望溫若若再碰上他，希望溫若若能找個日日夜夜都一心陪伴她的丈夫，因爲從這話傳出的那一刹那，他已經休棄了溫若若，溫若若不再是雪冰月的妻子。

附帶還有句話，叫溫若若聽到會大怒，而也顯得他雪冰月不是君子的話，說如果現在有男人和溫若若睡覺，那怕有上千帶萬個男人，都再也不關雪冰月的事，雪冰月已恢復了獨身，他再也沒有個叫溫若若的妻子。

× × ×

溫若若本來在武林中是默默無聞的。現在溫若若三個字，已經成了武林中人人知道的名字。

溫若若本來就美的眞能「羞花」。現在更成了武林風流客，江湖好色人追隨的對象。

不過眞見到溫若若的人不多。

當然能認識溫若若的人更少。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這說法十分不通。

紙裏難包火，在那年頭是至理名言。雪冰月的話，總會傳開來的，所以也就十分容易的傳到溫若若的耳朶裏面。

溫若若惱了！

雪冰月忽略了女人羞，怒而惱後的力量。

當然，他也忘記那句「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的古話。

溫若若也傳出話來——

他雪冰月算個什麼東西，娶的是萬萬中不見得能選一個出來的絕代佳人，而他卻叫她守着活寡，他只愛他的刀，那柄殺人刀！

他，雪冰月這樣的不懂風流，不知情愛，可是我溫若若仍能守身如玉，膈膊上站得住人，拳頭上跑得快馬，敢說不愧天地！

是他雪冰月交的好朋友，是他雪冰月自己說過的，欠他這好朋友樂笑天一條命，不信問問雪冰月自己，這話是不是他說的！

樂笑天找上我，騙我，說他雪冰月約好在我這裏相見，我能不給他招待朋友，能不留樂笑天吃一頓飯。

誰能知道樂笑天狼子野心，一個手指頭就制住了我，你們大家說句公道話，我能是樂笑天的敵手嗎？

結果不錯，樂笑天佔了我的便宜，可我已受制，一動不能夠動，又有什麼辦法，他雪冰月聽到消息，找上門來，該不該立刻動手，那怕眞當我是個淫賤女人，一併宰殺，我也心甘情願，但是他並沒有動手，只扔下一句「湖濱酒家」會面的答話，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爲什麼？他爲什麼不當場動手？很簡單，他自知未必能是樂笑天的對手，他惜命，他甘願戴個頭巾當次「忘八」！

要說是我胡言亂語，好，「湖濱酒家」發生的事可作證明，他和樂笑天竟能歡共飲宴，這算什麼人？什麼丈夫？又故意的放樂笑天遁走，然後爲了遮醜，煞有介事的破窗追出，這能騙得了誰，誰又是三歲的孩子！

如今把一切過錯推到我的身上，很好，他休了我，我正求之不得。

他雪冰月說，希望我最好別再碰上他，這是放屁的話，誰敢說一輩子誰碰不上誰？

現在，請天下人代我溫若若傳一句話出去，話是專爲說給雪冰月聽的，我溫若若立刻要到「金陵」，要在秦淮河畔自立門戶，要接納天下男子，只要他雪冰月不去秦淮，我溫若若保證一輩子和他不會碰頭！

幾千個字的話，比雪冰月先前傳出去的話，快了許多，僅僅一天，就傳遍了天下。

溫若若在春末夏初時，果然到了秦淮，購下畫舫三艘，高張「溫若若畫舫」的巨旗，當眞開始作那送魏迎張笑承百家的行當。

× × ×

樂笑天成爲了亡命客，天涯亡命，海角遁形。

沒人知道「湖濱酒家」樓頭上，樂笑天是怎會逃走的，因爲這絕對不像樂笑天的作爲。

只要這禍是樂笑天惹的，對方那怕是天皇老子，他樂笑天也不會退縮，一定有始有終親自了斷恩怨。

沒人知道雪冰月是怎會放樂笑天走的，因爲這更和雪冰月的作風相反。

何況兩個當事人已見了面，並且還喝着酒。

如果樂笑天早就打定主意，一走了之天涯亡命，他不會守約去「湖濱酒家」，脫褲子放屁的事，樂笑天作不出來。

若是雪冰月有心放樂笑天一馬，捉姦成雙就是多餘，多餘之下又相約「湖濱酒家」一會，更多餘，雪冰月生平沒作過任何一件多餘的事，何況一連兩次多餘。

不管是誰，若能打聽清楚「湖濱酒家」樓頭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樂笑天怎會遁走，雪冰月怎會聽其自然，又怎會再急追出，這人必然能在一夜之間名傳天下，並且名利雙收。

可惜，可惜沒人能夠辦到。

小六只看到樂笑天走。

賬房說雪冰月像是追又不似追，絕像兩個人商量好一前一後離開樓頭。

事態的發展，沒人明白。

不過有人堅決相信，樂笑天不會逃，當眞樂笑天是逃走的話，雪冰月也絕不會追，如今一個先走，一個後行，看似一逃一追，誰知道兩個當事人在搗些什麼鬼。

其實，沒人逃。

其實，也沒有人追。

逃的，只不過先一步等在靈隱寺那最爲雅靜的「佛靜堂」。

追的，也僅是稍遲片刻到達「佛靜堂」內而已。

眞靜！

靜的各人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佛靜堂」後那小小院中，一片潔淨，純幽。

地上落葉片片，似是凄涼，但也是甦生。

相對而立，互距八尺。

他們身後，各還有三尺空檔，再後，就是正方的院廊了。

這表示他們活動的範圍，只有一丈四尺。

不錯，這個靜靜小院，也正是一丈四尺見方。

兩個人誰也沒開口，誰的臉上也沒有絲兒表情。

久久，又久久。

樂笑天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雪冰月，你先。」

雪冰月道：「機會均等，誰先誰就多份勝算，那不公平。」

樂笑天道：「拋錢吧，聞聲動手。」

雪冰月點點頭，取出一枚銅錢。

他冷冷的盯着樂笑天道：「你不能藏私，要出全力，我不希望你死在虛僞的忍讓下。」

樂笑天也冷冷盯着雪冰月，笑笑。

雪冰月二指微彈，一道烏芒閃過長空，銅錢已經出手。

兩個人誰都沒有挪動，誰也沒有仰視，不是嗎？聽它落地的脆響已經夠了，只有刹那。

這刹那就像一百年那麼長！

一百年算不得長，它總會等的到，數得到的。

等到了，那聲脆響。

脆響如同追魂串鈴，代表着生與死。脆響傳來的當兒，兩個人竟然出乎彼此意外的全沒動。

動了，兩聲長嘆同時傳出！

兩個人同時快過劃空流星。

只是一次接觸，快到無法形容，接着又是兩長聲嘆息。

同樣的話聲，從他倆的口中吐出——你何苦！

兩個人像是根本沒有挪動一樣，仍然互距八尺。

不同的是，剛才站着，現在是坐着。雪冰月的右肩頭，一片腥紅，是血，他自己的血，他受了傷。

這種傷在他來說，太輕太輕，離死還老遠老遠。

樂笑天也是右肩濺血，傷的幾乎和雪冰月一樣，自然也死不了。

何苦，那同一時間同一樣的言語——已足代表他們的心情和所發生一切。

× × ×

樂笑天先站起來，看看雪冰月，便往外走去。

他步履十分沉重，從外表看來，像是傷勢極重。

不過雪冰月明白，樂笑天的傷和現在步履的沉重失穩，絕然是兩回事。

雪冰月生怕又弄錯了什麼似的，突然沉聲，問道：「樂笑天，你眞的還能自己走？」

樂笑天聽到這句話後，心情的舒暢和滿懷的喜悅，只怕除了雪冰月以外，是誰也想象不到的。

不過樂笑天表面的神情，仍是那麼沉重，步履依然有些不穩，道：「我能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雪冰月臉上凝結了寒霜似的，道：「很好，你走好！我曾對溫若若說過，欠你一條命，現在我們是兩不相欠了，好好的走，好好的活着，爲我活着，從明天起，我要追趕你，直到再次相遇，直到一死一生！」

樂笑天沒動，道：「雪冰月，你還能站直了身子？」

雪冰月沒回答，以矯捷無倫的旋身而起，作了答覆。

樂笑天已背對雪冰月，但對雪冰月的行動早已料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錯，活着吧，你說我的話，好好的活着，我似乎在別人的指罰下，像欠你點什麼，所以我走，你追，不過你要記住，我不希望你追上我，否則我也不再顧念什麼了。」

就這樣，樂笑天走了。

就這樣，雪冰月緩步回到房中。

「佛靜齋堂」本就是他借租下來的，他當然有權回房休息。

沒有不透風的牆，因爲牆再高高不過天。

紙裏包不住火，所以從來沒人想用紙來包火。

樂笑天和雪冰月，在這幽靜寺院中最爲悄靜的地方搏分生死，不能不說有些避開好事者意思，可惜仍然有個好事者，隱在十分秘密的地方，看了個清楚，也聽了個明白。

那是個「光頭」，沒有「戒火」的光頭。

× × ×

樂笑天失踪了，自從和雪冰月一搏互傷後，就沒人再見過他。

雪冰月也斷無消息，「佛靜齋堂」早已空置下來。

酷暑，點個火能燒着天。

乾旱，盡長江大水，掩不住地上的龜紋。

楊柳絲兒成了扇扇的枯籐樣兒，太陽晒死人。

晚來無風，樹垂頭，乾熱，鬱悶。

秦淮河上畫舫中，燈火、釵影、琴音、歌聲。

艙窗高高吊起，仍然迎不到半絲兒風來。

人懶、燈懶、琴懶，一切是那麼鬆散，那麼無力，那麼懶。

× × ×

三艘畫舫併連着，穩穩的泊在河心。這樣方便，走的雖是甲板却像康莊。最末也是最裏面的那第三艘畫舫，本是一片烏黑，這時突然亮起明燈。

燈亮，却還沒有那個光頭亮。

和尚也偷登俏畫舫莫非愛上嬌嬌娘。

嬌嬌娘，溫若若。

誰說不是，溫若若正偎在禿頭的胸膛上。

光頭不是和尚，頂上少了「戒火」。

光頭是個十分俊秀的美少年。

美少年伸手解下溫若若的汗巾，包起他那光頭。

溫若若含情脈脈地，俏媚的，拋給美少年一個誘人的媚眼，抿着嘴笑道：「聽說天竺人全都裹纏着頭，可是都用這種水桃紅色女人的汗巾？」

美少年已裹好光頭，看上去越發俊秀，他緊摟着溫若若，一隻手伸進薄的像蟬翼般的雲裳中，探進了那湘繡「喜歡佛」的小兜肚裏。

（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長沙威靈鏢局總鏢頭高祥度和弟弟高祥義承繼了先人遺下的鏢局，賺了很多錢，一次高祥度打發高祥義押鏢到關外，不幸被刼身亡，生前他和哥哥因家產而發生爭吵，高祥度爲了平息爭端，宣佈侄兒振翔爲第三代鏢局繼承人，不久，高祥度在家遇刺身亡，高振翔繼承產業，將伯娘和堂弟振寰遷出鏢局，只供生活費用，看來是家庭爭產之事，其實牽涉到江湖是非，江湖的人懷疑高振翔是假冒的，驚動了丐帮的人插手調查，發覺是鐵魔君暗中操縱，而阮秀秀、高振寰三母子亦受傷，還有冷魂七煞神手，將丐帮舵主和長老等人打傷……

謀產弑兄長　難逃衆俠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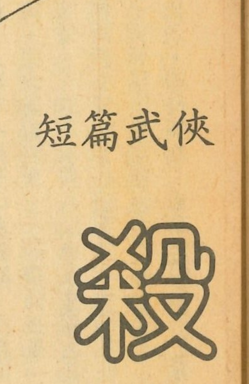
「活得不耐煩了！」狄平山這六個字，是冷、狠、陰、傲兼而有之。他是豁了出去。他到死也得鬥一鬥對付這兩個辱師之人。

「甚麼？活得不耐煩了！你……」

老人的話也沒說完，狄平山已抓住了他的話頭：「也可能是你，還有你……」

「找死，找死，狄平山，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了！」



短篇武俠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殺手門（下）

「可知我倆是誰？」

「閻王爺可能收沒名沒姓的孤魂野鬼！」狄平山是連他倆的姓名也不想知道了，手中鐵笛已慢慢舉起。

「老鄭，出手吧！」

別看他們儘說廢話，一聲出手吧！掌風勁，隱挾風雷霹靂之聲！呃，想起來了，這一對是江湖有名的生死判，霹靂神掌邵源、鄭鴻。他倆的大風雷、霹靂神掌，也不知殺了多少江湖成名英雄。廿年前，太行金頂山，威震江湖的十三省總瓢把子，號稱武林黑白道上，掌法第一的鐵星手彭沛，就爲兩人所斃。殺了彭沛不算，大鬧太行山，連斃太行五虎，龍門三劍，鬧得江湖蜚蜚揚揚。一年之內，兩人由北到南，幾乎一路殺來，大大話話，死在他倆手下，成名之英雄好漢，有家有業的武林大老，沒個一百，也少不了八十。

這是一對煞神——不料，在將近江南時，失踪了。這一失踪有廿年之久。現在，在長沙城中相遇；狄平山明白了，自己是向刀口上碰了。

眼神一閃，不對，鹿不興也是青竹杖一引，與他並肩凝神對付……不可，狄平山不希望鹿不興與自己死於無謂。說實在話，這一對煞神，當他倆揚威江湖之時，自己與不興，尚未出世，決不會虛聲盜名，決不能空器大聲。自己是恨他有辱師門，不與你，不該淌在這個混水中，不過，再回心一想，鹿不興與自己，交非泛泛，叫他走，等於說他畏刀避劍，他肯？既然如此，就出手。

狄平山的功勁一領，鐵笛已按奇門十三打的法訣抖出。別看小小一支鐵笛，也別看狄平山年紀輕輕，他的出手可是有法有規，有稜有角！尤其奇門十三打，正是先天門中的揉合無極。有極的至高玄理而演化的招數。現在，狄平山是拚了命，他一則自保，一則不願有辱師門。這出手，進招、步法、身法，全已到了無暇可擊之地步。

鹿不興是丐帮小一輩中的唯一全才。別看他生了張孩兒臉，其實，他年紀已不小，加上幼遭孤露，早懂得人情世故，再加上他師父是個不輕易收徒之人，收了後，決不願他行道受挫，鹿不興肯學，肯下苦功，這個善才童子，雖說不能五十三參參悟佛魔二分。但是，他可是吃盡了苦頭，也得到了更大的煉功神法。

兩個小輩的英俠，合鬥兩個老年的煞神。

一上手，還可拉一個平手。也就是說，兩對可博一個攻守平均，五十招後，就可看出雙煞神不愧被稱之爲生死判。兩人的出手發招，風雷之聲越來越盛，而霹靂之聲也越來越响。

本來，攻守平均，現在，狄、鹿兩人是攻三守七。再下去，兩人是明白，祇有挨打的份，並且自以爲門戶嚴密的封字訣，依然不能封閉得兩老的進攻。閃電手不愧爲閃電手，狄平山幾次想束手就死，但是，師父的訓示在耳邊升起，「不理不睬，是爲不厄，我動敵動，是爲從容！」甚麼閃電手，霹靂掌，不理它，我封我的，何必隨敵而動，爲甚不令敵方隨我而動？

狄平山心神一寧，一聲長嘯：「鹿頭

，自顧自？當他倆死的！」

「對，早就該這樣做了！」一聲叫，左角落傳來了一聲清脆語聲。別看這一聲叫，大有分別，既打擊了雙煞神的銳氣。也安定鎮靜了兩小的神魂；老實說，每一派有每一派的以守爲攻，或者以守爲主的手法。怕就怕在對頭太强，不讓你的封字訣可以從容不迫的施展開來。如果爲人干涉，如果干涉者又能借機追逼，那麼，你祇能支撑，封字訣而到了支撑的地步，對不起，你已是達到了等死的地步了！所以，守、也得守得住。

司馬懿教訓公孫康！有如下的警句：

「兩陣相交，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走，不能走則亡。」

這是兵法，更是千古不易的爭勝之金科玉律——老實說：能戰則有取勝之道，無取勝之道，以守待緩，尙可來個內外夾攻，到守勢已去，不必守，也無可守，祇有逃走，待求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到逃也逃不去，那麼，死吧！也不必投降了，坍多一回台了！

老實說；這種道理，何嘗不可用之武林道上——打得過打，打不過守；守不能守，祇有逃走。不能逃走，沒第二個字了，祇有死了算數！

而今，狄、鹿是可以守了。因爲，守以待緩，而援軍已在眼前了啊！而雙煞神又如何？分明犯了韋長子一樣的毛病，自以爲不怕，自以爲操必勝之劵，不料，後繼無人，不得不跌入了陷阱。

「老叫化一生爲人，不施狡計，不取人巧，邵、鄭兩個縮頭廿年的老東西，你們透口氣，不必担心，打，不會人多欺人少，死，也得讓你倆死個口服心服。我即使不如費仙長，可是，我比費老人手硬，與我敵對，看來是你們的便宜。其實是你們的晦氣。」

兩小可不明白。與這兩個煞神交手，何必如此大方。說句實在話，如果不是自己兩個命大，哼，早已爲兩個老鬼殺了，當然，他與自己兩小交手，即使是以大凌小，到底是化費了不少精力，你，就該取個便宜，還有，何必以一敵二。

「嗤！」一聲極勁的破風聲傳來：這是「太乙玄指」法。狄平山不禁驚喜交集中，「師父，師父！」

一個看來年才四十左右，生得斯文瀟洒的中年文士，由另一角轉了出來，他是看來十分隨便，祇是面色十分冷淡的看了狄平山一眼，冷冷的說道：「今日，你該看到了自己的弱點所在了！」

狄平山是面色慘變！是啊，文士說話是並不風風火火，祇不過說：你該看清自己的弱點而已，這也不必面色慘變啊！

「西門道兄，是我門下不才，而且，如果不是道兄的出現，憑我那孽徒，實在不是雙煞神之對手，讓他們走！」

「費道兄，你還是這般脾氣啊！好，我，放他倆去。但是，後患無窮啊！」

「現在，殺死了他倆，就能免去不幸了嘛？不見得吧！唉，想不到，事情會一變如斯啊！」

然而，雙煞神又豈是由得你們佈擺的人？老實說：兩人自成名以來，幾時受過敵人、對頭的恩惠了？又幾時讓人如此輕

視過的？你們算是寬宏大量，其實，對他倆是極大的侮辱與不敬，雙煞神能嚥下這口氣？

寧教性命不在，江湖朋友，尤其是前輩成名英雄，大部份是屬鋼的，寧折不彎。當你倆道兄長，道兄短，目中不將雙煞神放在眼內，而雙煞神已圖全力一擊。

一陣洪厲刺耳之勁風捲地聲中，兩條人影已如狂魔一般，向那個費道兄捲去，既然拚了命，這就該運用兩人之最具威力的殺手神招！風雷掌中的「八方風反」，「九天雷動」之具大變化乾坤，擲出了手。兩老是將畢生精華所萃的天翻地覆，風起雲湧之功悉，全部運到，擊出……也可以說；兩老出道迄今，這樣的看家絕招，一生僅施展過三四回，現在，這無比勁厲之功悉，業已激引得空氣四盪間，更夾雜了兩人之火霹靂、雷鼓飛墜的殺手在……

任何人難以抵禦兩老的全力一擊。除非是退避、卸勁、迴勢、消解……否則，在雷厲風行之時，强打硬架，這是無論如何，難以抵擋，以圖倖免！何況，後面還有防不勝防，架不勝架的陰狠招數在。

費道兄，果然是個令人震驚之人物，看來，年紀不算太大，即使由娘肚皮內煉功，又不過五十來年之功夫，怎能抵擋雙老之全力一擊？嗨嗨，世事就是有許多不可思議事發生。費道兄是不知什麼一來，「嗤嗤」兩聲……不錯，這兩聲勁風破空聲是尖勁銳利的，可是，祇不過是勁風破空而巳，怎可以與自己的大風雷掌的「洪洪發發」勁風鼓盪聲相比……嗨嗨，兩老可突覺宛如兩柄極尖極利的七首，巳直透風雷悉圈，分打兩人的寸關尺脈。

寸關尺脈是人身手臂之要穴，更可說是手臂之首節……此穴被攻，保護不及，往往是將手臂的引帶之力，全部消除於無形。說得明白些，是掌法之關鍵要穴被遏，出手饒你是如何之勁厲狠毒，此脈一窒，等如不破之破，無從引擊，更不必說什麼風雷啦，霹靂啦……就如唱戲者，一口氣為人中斷一般！

雙煞神可不能明白啊，太乙玄指雖說勁度可怕，可那能突圍而入，自己是兩個人啊，你全力對付了老邵，就不能對付老鄭，對住了老鄭，勢必得忽略了老邵，一個人憑「嗤嗤」兩聲響，就可直鑽破兩人之功力勁圍，這，是什麼樣的太乙玄指？這是人是鬼，抑或神？

其實，雙煞神是太看輕了姓費的，說句誇張之語，費道長是近於劍俠之流，他的無形罡氣，巳達道家四九玄功之頂點。別看他面似冠玉，年近五十，其實，他巳是將近七十之長者。今天不是為了蒼生氣運，不是為了挽救一方之百姓，以脫殺孽，老人家根本不會下了山……而他的太乙玄指，實在就是劍氣……而比劍更厲害，更勁更剛。別說是雙煞神，那怕是雙雙煞神，也無法可以抵擋。

作勢鼓勁，以求一擊分勝負，不想為費仙長一人給了一劍而中勢被阻，再想回勢引氣，還求風雷齊會……而費仙長是一聲清嘯道：「若不看在八反道友生前之託，而你兩個小輩除了心狠手辣，也無其他惡因，你倆早巳死在我之太乙神劍之下！還不快走，靜待報應，或者靜中參悟，看清本來面目，難道眞的要老夫，將你倆擊刺成殘廢，而為自己人慘殺逼供麼？」

這自己人慘殺逼供幾個字，却令雙煞怔住了……什麼，這個看來年輕的火居不像火居，道士不算道士的傢伙，他到底知道這一門中的秘密有多少？他……眞的是人，還是神，是鬼還是魔？

你倆想吧？而想得定過了神時，對不起，老小化子不見了。費仙長與狄平山又走了，此地祇剩下了他老頭子兩個！不對，四週好似有些冷篏篏，陰惻惻，嗯，有着幾分鬼氣……什麼事？老龍頭來對付自己？不能啊，自己與他訂過生死約的啊……至少，自己一不見血，二不誤事，三不洩秘，他不能來對付自己弟兄！逼口供——即逼取自己的武功秘笈。看來時間不到啊……不過，在這個地方混飯吃，看來風光，而且逍遙快樂，其實是在賣命！誠如幾個先行者說得好：「咱們是在吃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人家排的是人肉筵席，你以為是吃別人的肉？喝別人的血？錯了……終有一天，自己讓別人當美酒、佳餚呢……」

可惜，一入門，想退出！眞不知老龍頭是個何等樣人，他實實能看到了你的心中。你今日動念，四天，哼哼，被捕了，逼供了！獻出了！一身所有，還好，死得乾脆些。否則，對不起，今天，殺你的弟子；明天活剝了你的兒子，再不，强姦了你的家人……那，死得更慘，更苦……

自己是沒了後人，更不收弟子，自以為心懷坦白，老龍頭也說過：總有一天，十七只金銀交椅中，有自己弟兄的份。坐了金銀交椅，也眞的算圈子中人，那麼，等如領了金券銀册，不死的符命……

老弟兄倆正在等那麼一天呢！什麼？有人來對付了。能束手就縛？放他媽的屁……雙煞神可不是怕死的神，看看清，誰來也不理他，先來個打脫梢……

兩人到底是薑桂之性啊……而且多年的合拍，可說是稍有變故，心意相通……一陰一陽，一正一反……靜窺四週……

「邵老哥……鄭老兄……是什麼回事啊……」

嗯，兩個老人，人老耳不聾，心不懵，一聽就聽出來是冷魂七煞中的商老大，陸老三。這一對是最陰、最沉，並且，誠如人言；叫狗不咬，咬狗不叫？這兩人是眞正的咬人的狗！得防備着！

「我們，可也是奉命行事！」

話說得極慢，可是，更顯出了這短短的一句話中的殺機四伏。他們是七個人啊，二人出面，一定有五個埋伏在側。自己看來是為老龍頭所棄了？本來，此地是由自己兩人當家作主，照例；今日逢見了個如此厲害人物，咱們該走，該脫離漩渦，將那個費仙長的一切，向老龍頭禀告，這才是正理。那會由冷魂七煞來反尅自己！

「有沒有黑殺令牌……」對，冷魂七煞是眞的暗尅自己的人物，那麼，該拿出令牌！也等如授權證明來。那個商老大是嘻嘻一笑，手掏前胸！一面七寸來長的黝黑令符出現。商老大是將令牌高高擧起。該看得清清楚楚，眞正的是殺手門中的黑煞符，又名黑殺令牌……邵源、鄭鴻不禁相對苦笑一聲：「商老大，咱們比你更懂

得門中規矩，我們不會走；也不會反。不過，讓咱們見了老龍頭；然後，由老龍頭處置如何？」

「不必了！」噗噗兩聲，可憐，可能是雙煞神門累了，也可能為費仙長的無形劍悉所傷……當然，更可能是兩老有些自抱自棄，為黑殺令牌所愚，而自撤藩籬。冷魂七煞又是最善於覓隙鑽縫，尋機暗算者。雙煞神如此英雄，也可說是傲橫了一輩子，哼，不死於外人之手，反是為自己人暗算所中！

「走」，一聲呼喝，現在，雙煞神想不走也不能了。不多久，人已被挾持到了個山洞之中。雙煞神突的明白，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威靈鏢局，竟然勞動了老龍頭自己親身出馬！不過，看看，不大對，居中坐的一個黑袍人，面上有龍形面套，這果然是老龍頭的服裝打扮。但是，身形不像啊！雙煞神到底是年老成精之輩，一些破綻也不輕容易瞞得過他倆的啊？何況有了個大破綻。可是這黑殺令牌？突然，他倆可想起來了！十七把金銀交椅中，就有人可以動用黑殺令牌的……他倆中了計了？

「拿出來了吧！」

果然，他們要逼自己的風雷霹靂譜。

可是……嗯，有了些門道了！殺手門極少出手是事實，出手了，決不會有風險阻碍，更不可能有損失。最近幾次出手，不多不少，總得殺了幾個好手……當時，巳有有心人看出些不祥端倪！但是，却有人播放了弦外之音，有人作反，老龍頭借刀殺人……想想，也不錯……

果然有了幾個人被逼供，被自招……

今日看來不對勁，作反是不假，而眞正的主兒，不是說得那麼簡單，幾個小人物能過了門……本來以為冷魂七煞是主子，嗨嗨，還有比冷魂七煞更高的厲害人物在。雙煞神不禁想起了那句俗語：「樹大有枯枝，族大出敗兒！」眞是至理名言！

「風雷霹靂譜，對不起，沒有！」

「我也知道，憑你倆是不會甘心屈服，不過，邵、鄭兩兄，最近啊……追尋這個造反頭兒，非常的緊張，因此，將你倆當個頭兒辦，最佳人選啊！哈哈……」

嗨嗨，移禍於人，栽贓於他……原來，他們的原來計劃是如此……

「商老大，該動手了……」

「嗨嗨，明白了，他們得封我倆的口啦！唉！」不錯，他們是得封了兩人之口，然後上交。一切的偽證假據，早巳端整舒齊，而不開口的活證人，祇有乾瞪眼承認的份。商老大奉命唯謹！這一次，他是用了玄冰掌了，連指法也嫌欠力……不料外面傳來了一聲震耳的笑聲……

「老龍頭！」幾乎在場人個個叫了出來！

「崩崩崩，」一片繁弦聲中，簡直能將個山洞震碎了！

「洞靈箏！洞靈箏！」

不錯，是箏聲！但是，這箏聲是霸、狠、嘈、繁，還有一種奇處，明明這箏聲是震人心弦，人，就該走啊！可沒個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他們怕聽，可又不能不聽。這箏聲越到後來，令在場人個個在强忍苦捱了。弦聲深入人心，而心為箏聲牽動。可憐，心與弦合了，弦聲震，心頭震，弦聲越急，心跳越急……弦聲稍緩，心情寧貼，而有說不出的清平之樂！

但是，這是陷阱，當你們覺得心弦寧貼，宛如神遊太虛之時，「崩」的一聲，可憐，這一次，你的心就如被揪緊了一大跳。一連幾聲「崩」，心脈那能經得起如巨靈之掌，揪心幾緊揪？一聲聲慘叫中，血液四射，冷魂七煞已無一倖免，嘔了幾口鮮血，完了，須知；習煉天寒九轉功者，決不能內臟出血，一嘔血，就算毀了功穴！元氣一瀉如注，再不能凝聚復原了！

「老……龍頭！」那個戴龍形面具者，手按前胸……他是努力吐出三個字來！

「我以為老龍頭之位已讓了你啊！」

「屬下不敢僭妄！」

「哈哈哈，巳穿我之衣，戴我之冠！你還不敢僭妄？」

「屬下該死！」

「本就該死！」

「這，屬下——」

「講，還有幾個同黨？」

「我，但求……龍頭……恕我一家！」

「問你還有幾個同黨？」聲厲意怒！

半晌，半晌！一個手抱一具形式古雅，長約丈二的古箏之人走來。此人身材高大，對於冷魂七煞看了一眼，然後將雙煞神引起，也不知他什麼一來，略一推弄，雙手一張，掌中滴溜溜的，旋轉着一枚火紅色丸藥，雙煞神一人一粒，也不打話，嚥了下肚。然後，此人對雙煞神一陣耳語，也不再話，手一彈，但見一陣白沙射出，微聞他冷冷一笑，不用扣，不用押，將個所謂假龍頭押走了！

當雙煞神起身走出山洞時，可憐，冷魂七煞已祇剩下了一半肉體，其餘一半，已為那陣白沙所化！

誰又會知道，失踪江湖多年，邪門道上的一兇神，「冷魂七煞」死在這個無名的山洞中……並且屍骨無剩。

威靈鏢局準備閉門歇業了。

這個消息一傳開，令長沙城中武林同道，個個大吃一驚。誰也不明白，那麼好的生意，即使高氏弟兄死了，那個洪釆珍却是機警、能幹，手底下不弱，連處事、佈置，全有她的狠穩過人之處。為什麼放了那麼好的金礦，不求再掘下去？至少，目前世道不太平啊，兵災匪亂，遍地皆是，鏢行可實在是個好生意啊！誰不知道；憑高祥度生前的交誼，生意不愁做，而且，他們的保費也比別人家高！

不幹了？奇怪！

不過，一個鏢局，豎招牌不易，要收，更不容易。洪釆珍是個工於心計之人，她早巳有了個打算。最近，也該說：自從她母子接管了威靈鏢局後，她巳有意無意，說自己在打家產官司中，將上門生意，巳推了個乾乾淨淨！然後，回來一支鏢，她就收一面旗……到了今天，三個月了，她巳等到了最後一支鏢歸來。她先宴請了鏢局中的鏢師、伙計。高振翔是奉母命跪拜各位前輩、老人，謝他們代威靈鏢局賣力，令威靈鏢局能在狂風巨浪下，屹立不倒。人，總得有份人心，各級鏢頭，各級伙計……全有了個紅封袋；有些一千，有些八百，那怕最低下的伙計，也有一百両的奉敬。至於以後，希望別怪婦人孺子，

不克扭當大事，但願將來，後會有期。

你說她急流湧退，可以！你說她出賣祖宗，更不假。試問；誰能在順風順水之時，不理外人批評，來個執業大吉，此事首先引起了高祥度生前的好友，龍山四義的不滿。爲了希望她能明白，威靈鏢局並不如她想像中那麼簡單，威靈鏢局還有其他之任務，所以，在夜深之時，四義鄭公望，朱公緒，林公遐，山公權與洪采珍母子閉門密談，最後，四義竟然與洪采珍大吵大鬧起來。

第二天，洪采珍是公請鏢行同道，她這一次是親自出了馬：「誰也該知道，江湖飯，不是口好吃的飯，未亡人自知是力弱技薄，不敢刀頭上舐血，祇能收了威靈的鏢旗。在我看，是件逼不得已的事，也該得人同情的事。

「至於高家到底賺了多少，那是高家的事。我，一個娘們，給了每位同行一筆銀子，不論多少，總是我娘倆個一點兒的心。可是，有人說：該欠一百萬……一百萬兩銀子是別人的。是誰的?有什麼憑據?哈，說不上，諸位，那個說不上……說憑據……試問，他們是不是看我們孤兒寡婦的，好欺侮?還是意圖敲詐……」

閧的一陣私語聲。洪采珍說得有情有理啊……江湖朋友，江湖義。人，不能欺侮孤兒寡婦吧……一百萬兩銀子，嘿，可不是個小數目啊！說出這種話的人，也實在太不講道理了啊！

理，又讓洪采珍佔全了！祇憑四個字「孤兒寡婦」，哼，就佔了個極大的上風了呢！何況：敲詐勒索，數目竟達一百萬兩之鉅！

龍山四義，以義爲號，這一次，可讓個洪采珍打了個灰頭黑臉，說什麼也駁不過她的道理來……

現在，洪采珍是咬定了牙關，她是再不願豎起這塊招牌來……當然，難免有人希望她眞的毀了威靈鏢局。至少，少了一家强有力的競爭者。生意得好做得多！目前；他們已可見其利了啊，洪采珍的推生意出門，好，讓他們就多做了不少生意。

一鷄死，一鷄啼，對，天下就有這個理嘛……

洪采珍携子走了，她算是佔穩了個立塲了，她該退出了個是非所……回家，開始拾綴一切……

奇怪，威靈鏢局中除了龍山四義外，還來了一老一小兩個叫化子，洪采珍心中有話，什麼?勒索不成，來强討了。哈哈，即使强討，也得來幾個有些體面的人啊，那會來了兩個化子?試問：兩個化子能一個討個五十萬兩?天下焉有此理?

「高二嫂，不是我們鍥而不捨。實在，這筆銀子，老大夫婦知道：不是高家應得之錢財，請看……」鄭公緒說到此地，眼含痛淚的引出兩副木板床來，床上是阮秀秀及高振寰，分明傷勢極重。洪采珍心中有些明白；是殺手門的傑作。並且，更可以看出，大嫂母子是毀了，一生勢必是廢人終老至死了！雖然她是工於心計，並且量狹心狠，眞正的呈現在她眼前了，也難免有些心凜——

謀奪家產，一勞永逸，自己的確有這個打算。但是，她可一時沒個應對之辭！

「大嫂，這算是什麼?來搶家財?」

「不，我——是來說個明白，二弟妹，你可以取高氏門中之財……即使我母子份下的，可不能取……他人之物——唉，一百萬兩，是義軍的軍餉啊！」

「你說什麼?義軍?呸！匪徒而已，我們高家吃的江湖飯，做的刀槍活，可幾時與賊軍匪徒打連聯了?義軍、義軍……怪不得……」

「怪不得你起了黑心了?」是那個老化子接了口。「洪采珍，我告訴你，你厲害，你能幹，可惜，你忘了！狐狸尾巴是不能不露出來的！怪不得啊……殺手門能通行無阻，原來，他們是計劃週到……」

「你……是誰?」

「西門仲恭……」

啊！洪采珍可怔住了。什麼?丐帮帮主也趕來了。莫非，這筆銀子眞的是牽涉極廣?而令丐帮大老親自出馬。一百萬兩！唉，自己已放出了五十萬兩了啊！付給了殺手門，而且，殺手門是取銀即走，連那個苗山一兇鐵魔君也走了個無影無踪。

「娘，我們走！不理他們！難道，他們就敢不講理，他們與匪軍通聲氣，就不怕官府?」高振翔在說着鬥氣話。

「倒也不錯，叫得眞親熱，與我押上來！」

語聲中風聲颯然。威靈鏢局突然聚集了不少人。而衆人閧叫中祇見一個乞兒押了一個高振翔進來！衆人全是江湖道中人，你們可以混騙一時，可決不能混騙一世。再說，稍有風吹草動，就可令他們如夢驚醒！而今兩個高振翔一對面，可不必再多說其他了吧，分明其中有人是假的！

「高祥義！該以眞面目見人了吧?」

什麼?高祥義，這三個字一出，那怕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該如雷之疾响，有所恍然了。高祥義沒死，他，變成了自己的兒子，當然，其中一定有易容化粧之術，不過以父扮子，除了功力之易被發覺外，其他，老的，可以化裝爲年輕，何況，舉止神態，總比別人頂包，來得方便。

高振翔是看出情況不對，而洪采珍也是心情大變。不錯，該走！不過，高振翔——高祥義所扮的，他是祇有一個打算，打脫梢！而洪采珍是看見了大嫂母子之慘狀，她那肯讓兒子留於人手——她是一心想搶走兒子！

怪不得高振翔能正反拗筋手法。他本來是高祥義，他是出頭露面，他是故佈疑陣，其實，威靈之事，全是由他主持，也因此他是可以步步的佔上風，步步的站穩了理。再用女人心狹的假象，逼使江湖朋友不敢也不能插手在奪產事件之漩渦中！

殺手門，也在他的幾面彌縫中，蓋了個密不通風。其實，高祥義，你可是忘記了，一切的安排、計劃，全是殺手門所策劃，你以爲有大援在後，不想，當殺手門發覺到事情可能有變時，他們已全師而退。至於你高祥義，到時候，反而變成了只待罪羔羊，祭祀壇上的犧牲而已！可惜，高祥義尚未覺悟而已！

現在，高祥義是決不能吐出「殺手門」三個字，他祇能設法一走了之……殺手門所傳，臨危脫身之救命大法，在他的呼喝下，希望妻子洪采珍一同出手，一同奪

團而走。突然，石光雷火紛飛之中，衆人祇見一條黑影，挾了洪采珍退向後園。但是，洪采珍在叫：翔兒，翔兒。洪采珍不是個弱者，何況現在她是祇求救取自己的獨生兒子，所以，她宛如一只母虎般，雙掌一揚。高振翔——這個可是眞正的振翔了，他也是拚全力，希望與母親會合。這就是知母莫若子了，振翔是明白母親之眞正厲害殺手所在，他是一個强扭身子着地即滾，洪采珍是雙手抖出閃閃金影。小鹿頭是一聲怒喝：「看熱鬧的，速退！」可惜，鹿不興啊，饒是你招呼得快，這多的人，他們全是各有心事而來，他們的本領有別，有些善於輕身小巧，有些是硬橋硬馬，有些善於暗器，有些善於兵刄。猝然而來的雙手金虹飛針，洪采珍希望能越亂越好，因之，她發得極多，她根本不理會這針有毒，更不理如此濫發，簡直是喪心病狂，她不顧，她祇求借機脫身而已！

果然，人聲閧叫中，你推我擁，你叫我跳的，估計起碼有十來個人中了針。

針尖有毒，殺人於無形的毒。

就在衆人鬼叫、嚎叫之時，洪采珍是再不理其他，身法一引，挾了兒子，道聲「得罪！」越牆而去?可惡不可惡，打中了人再招呼，她，簡直是在開玩笑，與死神開玩笑。

「帮主！你……不動手！」

「我何必動手……殺人，打傷人，唉，難免之事。再說他們……那個沒有該打該殺之罪……」

「可是，可是，高大嫂，高……」

西門仲恭是走過來，嗯，兩個傷者本來已是傷得可憐，現在遍身是金針。頭面更是讓金針釘了個密密層層！尙幸是被振落，被打飛而釘中，不是直打直釘，所以，不算傷得太重，不過看來是十分恐怖！

西門仲恭詳細的看了一遍，微微嘆了口氣道：「受難受難……受罪受罪。」

「西門帮主，我們這批……」是那些鏢行中的總鏢頭，他們希望這位威震江湖一大帮主能出手，救了那些同行。眞，他們這次來威靈！根本不是來看戲，他們別有要事。因爲，爲威靈鏢局推保的幾支鏢，由別幾家鏢局承保！可憐，有些已回來了。一個個灰溜溜的，說不出話來！詳細一問：好！被刦了鏢！而且，刦鏢的頭兒說得明白：「我們祇賣威靈鏢局的帳，別的，對不起，照刦不誤。」

當然，一言不合，就該出手。不知是人家的本領太高，還是那些鏢頭實在太沒用，一個一個，沒半個可以抵擋三個回合的，一個又一個被打扒了。並且，有人眞誠的叮囑着：「回去，不是找你師父母再學功夫，而是叫你們的總鏢頭學學如何交朋友！沒有高祥度，哼哼，你們想走這條路！一百萬兩銀子也嫌少哪！」

這是個告誡！也可看出，高祥度即使發了這大的財，他也不是好如你們想得那麼容易——

「聽見了沒有，畜生！」半空中傳來了一聲厲叱。而那個越看越不像高振翔的「畜生」，不知什麼的，讓人擲了下來。奇怪的是，他也是遍身是傷，不過，阮秀秀母子是骨節骨骼傷斷有血，而他，沒有血，傷是差不多。

一個看來五十左右的文士，斯文瀟洒的跟踪而上。高祥義，不錯，他該是高祥義是縮身在地……事實俱在；他也無法可以起來行動。「你一直不服你大哥，以爲你大哥有錢不給你，而你，喪心病狂到如此程度，勾結了殺手門……」

「我，從來不知什麼叫殺手門……」

「好，拿出五十萬兩銀。」

「什麼?五十萬兩?」

「拿不出來了吧?請問。這五十萬兩呢?到那裏去了?化了，嗯，畜生，就因爲追踪你，這才讓殺手門幾個頭兒借機遁去！高祥義，你該說出來了，是誰與你接頭?在那兒接頭。講出來、講出來，費天甫是一定得撲滅了這個陰狠而又深謀遠慮的門戶——」

「我不知你在講些什麼?不錯，我恨我大哥……」

「誰殺了你大哥?」

「是我，是我……」

「憑你的本領，能殺得了高祥度?」

「暗算！你明白了沒有?暗算！」

「不可！」費天甫這位江湖上人稱陸地神仙的高手，他以爲高祥義在自己手中，一舉一動，決不能逃過自己的眼光，那想到高祥義是發覺了自己的混蛋！實在；是自己誤解了老大……一切，更由於自己量狹，妻子的推波助瀾，好，將老大一門孤寡，鬧成了後繼無人。

他恍然有所悟，可是悔之晚矣。他更相信了，一百萬兩銀子，實在不是高氏所有，可惜，五十萬已付出去。這墊補這五十萬兩，不是個小數目，更不是叱咤可辦之事。他想到死，對，等如一個小孩子，唸不成書，逃學了事。大人，闖了不可解之禍，死——最方便之事啊。

殺手門有脫身之紫雷珠，更有一點即死的絕情丹。費天甫也會在一個疏忽下，高祥義是點到了絕情丹，他笑了，他在笑聲中，死了！不過，他永不會明白，他不是逃避，而是他放鬆了殺手門！

洪采珍與高振翔，並不能走出羣俠之包圍。可惜，她永遠無法原諒羣俠。因爲；她始終認爲是羣俠逼死高祥義，不能讓她們隱居納福。她是個怕窮的人，可惜，她却永遠無法將高家那多的金錢財富據爲己有！她以爲丈夫是個失敗者！如果，她再有機會，她依然會請殺手門！不過，她永遠無法知道，殺手門該如何接觸。

威靈鏢局是莫名其妙的毀了！

一塲大風波，弄了個虎頭蛇尾。但是，那些眞正的有血有肉的大英雄們，他們不會就此算了。殺手門，實在是個可怕的門戶。由長沙一件事，他們看出來了，他們非但人才不少，並且佈局設謀，眞個是天衣無縫！該消滅這個門戶，否則，唉，眞可能讓這個門戶，將個武林道攪一個天翻地覆——

不過，高祥度的後人不可忽視，傷上加了傷，看來是更形推近了鬼門關，然而，西門仲恭却說：「以毒攻毒，反而能有一綫之希望——」

人們是分了道。有人陪了阮秀秀母子，萬里關山的去求醫。而另一批，他們是明查暗訪，必須要追索殺手門，希望能查出個頭緒來——

（續完）

宮廷風雲

雙鷹神捕 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封閉怡香院 查皇上失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爲乾女兒雲飛烟的兒子慶祝周歲，特設宴邀請黃山管一見喝酒聚會，還邀請江湖群英到會，雖然雙鷹歸隱之後，對江湖黑道仍頗注意，管一見派皇甫雪到西北辦一件事，回來在路上發現兩個高矮老者和一些白衣人抬着一具棺材，皇甫雪上前檢查，被他們攔阻，發生衝突，雙方打鬥，兩老者使用丙火、癸水神功，爲中原罕見，自己無法應敵，幸古飄逸、崔一山趕至，救了皇甫雪，一同趕去天柱山赴約，歡宴那天，突然來了九門提督佟維雄，告知皇上和太子微服出遊失踪，請他們協助偵查，沈鷹、管一見召集群豪商議：

百侶道：「阿彌陀佛，出家人慈悲爲懷，當然希望沈施主、管施主，能救回皇上。」

馬千里說道：「誰做皇帝，還不是一樣？」

青虛道長道：「話非如此，這個皇帝，雖非十分聖明，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換一個人做皇帝，未必能勝得過他，何況在爭奪皇位時，一定會引起戰亂，遭殃的還是百姓！除非大家心目中，有個極佳的人選，認定他坐上龍椅，便一定勝過當今天子，則是例外！」

羣豪面面相覷，他們平日極少留心朝廷的事，根本不知道誰人適合做皇帝，因此都沒人作聲。半晌，崔一山才說道：「沈兄跟管兄比咱們清楚，還是由他倆說說吧！」

管一見道：「老夫倆的見解跟百侶大師和青虛道長一樣，所以答應他要求，準備下山調查！」

沈鷹接道：「不過老夫倆亦已決定，事成之後，也不會再接受皇上的賞賜，更不會接受任何官職，是次下山調查，純粹只是爲了蒼生着想！」

百德口喧佛號：「兩位施主的胸襟，老衲敬佩之至，若用得着老衲師兄弟的，但請吩咐！」

古逸飄隨卽問道：「你們準備何時下山？」

沈鷹道：「明後天吧！」

穆一程站起身道：「如此咱們也該告辭了！」

沈鷹忙道：「不用急，明天再下山未遲！今天晚上這頓飯，無論如何，都要請諸位賞臉！」

崔一山道：「咱們也不客氣，那就明早再下山吧！」

沈鷹道：「事出無奈，不能與諸位相聚，老夫甚感歉疚，希望下次有機會，讓老夫補償！」

趙容國道：「沈兄這樣說便是不當咱們是朋友了！」

竹劍先生素來沉默寡言，此刻也開口道：「趙莊主說得不錯，沈兄是因公忘私，無人會怪你！至於聚會，則以後還有機會！」

程子務道：「你們去商量案情，不用陪咱們了！」

沈鷹道：「這個老夫自有安排，諸位不用替我担心！」

× × ×

竹棚裏掛着兩盞燈，竹棚外北風呼呼，棚內因燒着一爐炭，加上衆人知道即將重出江湖，心中都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興奮，熱氣騰騰的。

衆人圍着管一見及沈鷹，殷切地等待他倆說話。沈鷹裝上一鍋烟，才說道：「老管，你口齒伶俐，這件事還是由你先說吧！」

管一見道：「月初皇上帶着太子微服出遊，到河南信陽城，忽然失踪，如今朝廷羣臣震驚，所以聯名請九門提督佟大人上山，請咱們調查，並相機救出皇上及太子！」

高天翅道：「頭兒，他們失踪時有沒有人在場？」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說來好笑，皇上在後宮已有三千佳麗，不想到信陽，竟然去怡香院尋歡作樂。相陪他去的，還有太子、華學士和大內侍衛，但他們直至次日去拍皇上的房門後，才知道發生變故！」

他說至此，喝了一口茶才續說下去。

「房門撞開，皇上跟太子一齊不見，而那兩個薦枕的妓女，則都已香消玉殞！身上沒有傷口，顯然是被內家重手，震碎了內腑，也說明擄走皇上跟太子的人，必是武林高手！」

夏雷問道：「頭兒，當時沒人聽到異聲麼？」

管一見瞪了他一眼：「廢話，如果聽到異聲的，還會等到天亮，拍門不應才撞進去麼？」

沈鷹噴了一口烟，接道：「當時大內侍衛長楊應雄，就守在皇上房外，而兩位侍衛則守在太子及華學士房外，張公公及杜公公則在廻廊上巡邏，還有一個侍衛站立在屋頂！」

蕭穆道：「如此看來，擄刼皇上及太子的人，一早便在妓院內面，否則難以瞞過那些人的眼睛！」

「不錯，可惜他們在怡香院內，什麼也查不到！」

皇甫雪問道：「皇上是否將整座怡香院全包下來？」

「他們因是微服出遊，不敢張揚，所以只包下一座小樓，三位妓女；除了那座牡丹樓之外，尚有兩座形式大同小異的小樓！」

顧思南道：「只要咱們去怡香院，仔細調查一下，一定可以找到綫索！」

沈鷹敲掉烟灰，又再裝上一鍋，雲飛烟立即替他點上。「事情不會這般簡單，因爲如果有綫索留下來，他們也不會請咱們下山！」

管一見道：「這次下山，咱們只能勝不能敗，否則以前所豎下的金漆招牌，便要被砸碎了，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不要將這件事看得太簡單！」

沈鷹說道：「老夫倆商量過，決定派蕭穆，高天翅、端木盛和風火輪、商衞，在明天立即兼程趕赴信陽，老夫等人隨後而至，你們到後，便需立即掌握現場的一切！」

蕭穆等五人立即應了一聲，管一見接道：「如今侍衞及兩位公公仍留在信陽城，怡香院已暫時封閉，裏面的人也已被看押起來，你們須先到縣衙門打個招呼，才可去！」

高天翅道：「屬下等省得！」

管一見問道：「你們對這件案子有何看法？」

司馬城道：「要找回皇上，首先要知道失踪的原因，這方面屬下認爲要問問朝廷裏的大官！」

沈鷹反問道：「爲何要問朝廷裏的大官？」

「他們才知道有什麼人欲對皇上不利，有誰覬覦皇位！」

沈鷹用讚許的目光看了他一眼，道：「說得對，你這小子進步倒快，正因爲如此，下山之後，大家一定要比以前任何時候小心！因爲那些人不是爲了一般的謀財害命，而極可能是爲了皇位，爲了天下，如此則他們什麼歹毒的手段，都會施展出來！」

管一見加上一句：「甚至飲食也要小心！」

高天翅道：「頭兒，屬下聞說西北那方不太寧靜，好像有些藩國要作反！」

皇甫雪心頭一跳，脫口道：「頭兒，屬下這次回來，遇到一件事，也許跟這件

案子有關係！」

管一見眉頭一掀，說道：「慢慢說清楚！」

皇甫雪便將巧遇那兩位老怪率白衣人抬棺經過說了一遍。「當時司馬兄和古、崔兩位前輩也在場！」

沈鷹「卜」地一聲，將烟灰蔽掉。「那是什麼地方？」

司馬城接答道：「離嵩縣東南約十七八里路！」

沈鷹道：「那已離伏牛山很近……」

皇甫雪道：「屬下肯定那些人是來自西北關外！」

「是不是回回？」

「不太像！」

沈鷹轉頭問管一見。「老管，你認爲如何？」

管一見考慮了一下，道：「那些棺材確有可疑之處，亦可能與此案有關，尤其他們是關外人氏……嗯，不過，一切待到了信陽後再說吧！」

× × ×

次日一早，羣豪便紛紛告辭下山，沈鷹道：「老古、崔老弟，你倆有沒有別的事？」

古逸飄臉上泛起興奮之色。「你有事要咱倆協助？」

「假如你倆沒事的話，老夫想請你們一齊到信陽，有點事要跟你倆商量！」

崔一山與古逸飄齊聲答應，百侶道：「沈施主，老衲師兄弟正欲到信陽的金剛寺拜晤該寺主持，若用得着老衲的，請派人到金剛寺捎個信！」

沈鷹與管一見連聲致謝，青虛道長道：「貧道在武當悶了幾年，也想舒舒筋骨，你倆若不嫌貧道碍手碍脚的，貧道等毛遂自薦！」

管一見道：「歡迎之至！」

羣豪下山之後，沈鷹處理山上些事，他留下顧思南一家三口，還有端木盛的妻子施小青以及彭七在山，收拾了一些應用之物，一行人便浩浩蕩蕩下山。

× × ×

蕭穆、高天翅、端木盛、商衞和風火輪五人天未亮便下山。沈鷹有一批健馬，寄養在山下獵戶的家中，當下五人取了馬，立即上道。

由天柱山到信陽數百里遠，路又不大好走，但蕭穆等五人曉行夜宿，第三天黃昏便到達信陽城。

風火輪道：「咱們現在去衙門，好像不是時候。」

高天翅道：「皇上在此出事，相信周知縣，這些日子連覺也睡不下，什麼時候去找他都不要緊！」

五人到衙門外，便見那裏有一隊兵卒守在門外，高天翅跳下馬道：「咱們是來找周大人的！」

一個兵卒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蕭穆答道：「請代通報一聲，說咱們是來自天柱山及黃山的！」

一個衙差由裏面走了出來道：「請問諸位可是昔日管神捕及沈神捕的手下？」

「不錯，周大人在麼？咱們有點事要跟他商量！」

「請諸位英雄進來！」

五人跟他到堂上，衙差道：「五位請在此稍候，待在下進內通報！」

堂上還有幾位衙差，手按刀柄，守在通往裏面的暗廊前，蕭穆等人暗暗冷笑，不久，裏面湧出一批兵卒來，中間夾着一位大員，正是佟維雄！

佟維雄認得他們，連忙排衆而出，背後跟着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人，正是本縣的知縣周南，佟維雄急問道：「管神捕跟沈神捕何在？」

蕭穆道：「頭兒吩咐咱們先來，他們一兩日之內，也必會到達！」

周南諛媚地笑道：「諸位對朝廷忠心耿耿，千里趕來，皇上必能平安回來！」

高天翅不耐煩地道：「在下來此是有件事要知會周大人的！」

「請說？」

「咱們要進怡香院調查，請大人給張條子！」

周南道：「待下官親自帶你們去！」

佟維雄道：「且慢，吩咐兩位公公及四位侍衞一齊去！」

端木盛問道：「佟大人，未知華大人是否也在此？」

「華大人早已回京師了，下官等兩位神捕一到，也即將啓程回京師！」

說着裏面又走出幾位漢子和兩位陽陰怪氣的白面人，端木盛等人知道他們便是保護皇上出遊的侍衞和太監，當下佟維雄替他們作了介紹，一行人便到怡香院去。

怡香院位於衙門北面，臨近城郊，也是附近最大的一爿妓院，妓院裏的姑娘艷名遠播，佔地甚廣，紅牆綠瓦，裏面三座小樓成品字形，中間佈以花草園林，入門是座庭院，院中豎着一根三丈高的柱子，上面掛着一串風燈，不過此刻燈籠已有點破損，燈也沒點上。

庭院之後，是座堂屋，正面大廳，還有座小花廳，兩旁是廂房，料是鴇母龜奴居住之所。

怡香院的外面不但有官兵把守，連裏面也有兵駐紮。

侍衞長楊應雄道：「諸位準備如何調查？」

蕭穆道：「請周大人帶幾位龜奴來此，咱們要盤問他們！」

周南道：「下官回去立即派人將犯人送來！」

端木盛問道：「皇上在那一座樓失踪的？」

「在牡丹樓！」楊應雄道：「諸位請跟楊某來！」一干人跟着楊應雄走進去，牡丹樓是最後那一棟，環境也最幽靜，但離後牆也最近。

高天翅問道：「那天守在小樓之頂的是那一位？」

一個侍衞應道：「是在下董昭！」

端木盛道：「小弟上去看看，你們先進樓！」

牡丹樓包括兩層，樓下是座小廳，還有好幾間房，小廳一角便是樓梯，楊應雄道：「咱們先到樓上吧！」

拾級而上，樓上中間有道長廊，兩旁都是房子，楊應雄走到正中指着一扇房門道：「當夜皇上便是住在裏面，左首那間是太子住的，右首則是華學士！」

高天翅心中暗暗冷笑：「皇帝老子平日道貌岸然，想不到骨子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皇帝與太子一齊嫖妓，也算是奇聞了，將來御史也不知要如何寫！」他抬頭一望，只見房門上掛着一塊小小的牌子，上面用硃砂筆寫着兩個字：倚紅。當下問道：「陪皇上歇宿的姑娘，叫倚紅？」

「正是，左首那間是偎綠，右首的是琴仙，都是怡香院的清倌人，是頭一次陪客過夜的！」

蕭穆心頭一動，忽然問道：「華學士祖籍何處？」

張公公答道：「聽說華大人便是河南人！」

「河南那一處仙鄉？」

「這個咱可不清楚！」

高天翅推開倚紅的房門，隨即晃亮火熠子，只見房內佈置華麗，巨大的紅木床前，掛着一幅鴛鴦戲水的帳子，床前的踏几、長桌、矮几、面盆架子、角几等物一應俱全。

角几上的一盆菊花已開始凋謝，桌上的紅蠟尚有半截，高天翅引火點燃紅蠟，收起火熠子，掀開錦帳，床上被褥依然凌亂，張公公在背後道：「這一切咱們都沒敢動，專等神捕來勘察！」

高天翅掀起被子，只見被下放着一塊綉花白絹巾子，上面十分乾净，他眉頭一皺，忖道：「當時皇上還未成其好事，還是倚紅並非處子之身？」

大床之後有一條小廊，牆角放着一隻猩紅的馬桶，牆上還有一扇窗戶，高天翅推開窗子外望，剛好可望到牆外的情況。

後牆有幾棟平房，不遠之處便是低矮殘破的城垣，假如來人由此出城，倒十分方便。

風火輪與商衞已鑽到床底下觀察，蕭穆則爬上承塵，只有高天翅問道：「公公，當時你們進房，這窗子是開着，還是閉着？」

「半掩着！」張公公道：「第一個進來的便是在下！」

高天翅估量一下，由窗子到後牆距離約二丈遠，雖然帶着一個人，但因爲是由上向下跳，難不倒一般高手，恰在此時端木盛進來，他立即問道：「二弟，上面情況如何？」

端木盛道：「雖然居高臨下，但只能及遠，附近的情況反而看不到！」

「怎會如此？」

董昭道：「因爲這樓之頂的建造，如同塔頂，陡直向四角飛簷，靠近小樓的地方，除非站在邊緣向下觀望，否則下面的情況都讓簷角遮住！」

「你站在中間？」

董昭嘆了一口氣。「屋頂太陡，不好站，在下一直走動着，不過都在中間那範圍！」

端木盛道：「就算你站到屋簷處，他們也有辦法瞞過你的耳目，只要他們有人藏在其他那兩座小樓，便可以將你的方向看得清清楚楚，你走到左邊，他們打出訊號，同黨由右邊上，你根本沒法知悉！」

董昭事後被佟維雄痛罵了一陣，假如找不回天子，只怕回京之後，即使能逃過死罪，但終老天牢之厄也避免不了，連日來怔忡不安，聽到端木盛這樣說，如遇知己，脫口說道：「不錯，端木兄說得有理，一定就是如此，其實在下片刻都不敢偷懶！」

杜公公插腔道：「這次皇上也是太大意，帶的人太少了！」

張公公咳了一聲，道：「現在是亡羊補牢的時候，還說這種話有什麼用？」

風火輪與商衞自床底下鑽了出來，表示什麼也沒發現，衆人又到偎綠房中搜索，裏面的佈置和情況跟倚紅之房幾乎一模一樣，同樣他們也查不到什麼出來！

蕭穆嘆息道：「歹徒手法乾淨俐落，必是此道老手！」一頓又問：「華大人那邊可有事發生否？」

杜公公道：「一點事都沒有！」

「當時兩位一直在走廊上？」

「是的，一點聲音也聽不到！」

樓下忽然傳來一個聲音：「張公公，怡香院的龜奴及鴇母帶到！」

蕭穆道：「咱們一齊到堂屋那裏盤問他們！」一干人到堂屋，只見廳裏跪着十餘個男女。「都來齊全了麼？」

一個官兵答道：「不，周大人只着咱們帶他們十二個來，還有二十多位押在監獄裏！」

蕭穆，端木盛和高天翅坐在櫃台後面，目光如刀刃般，瞪着那十二位男女，那些人飽吃驚風散，一個個臉無血色，蓬頭垢身，跪在地上，不斷打顫。

「鴇母出來！」

一個中年胖婦跪前兩步，打顫的道：「民女金氏，是本院的鴇母，請大人們開恩……」

高天翅和顏悅色地道：「金氏，你不用怕，老實答覆咱們的每一句話，自然不會難爲你，但假如你有意隱瞞絲毫……」他一拍櫃台，沉聲道：「後果如何，諒你心中有分數！」

金氏胖體顫抖了一下，可憐巴巴地說道：「民女一絲一毫都不敢隱瞞，大人請問！」

蕭穆問道：「這妓院是你開的麼？」

金氏低着頭，道：「是民婦與丈夫開的！」

「誰是你丈夫？」

金氏背後一位中年漢子跪前，與金氏並排，叩頭道：「小民傅允文是本院的老闆兼掌櫃……」

端木盛接問：「你開這爿妓院有多久了？」

「四年有多。」

端木盛喝道：「金氏，你抬起頭來，你叫什麼名？」

金氏哆嗦地道：「民婦賤名花娘。」

「你倆是本城人氏？」

「不是。」

高天翅說道：「乾脆一點！是那裏人氏？」

傅允文叩頭道：「小的夫婦是固始人氏！」

「固始離此三百里，可不近哪！爲什麼來此開妓院？」

「大人，固始是個小地方，信陽四通八達，來往客商較多……咱們是從生意上着眼。」

端木盛說道：「你倆是固始鎭那裏人氏？」

傅允文低頭沉吟道：「小人是固始長康村人氏，拙荊則是鳳庄人氏。」

「來此沒有改名換姓？」端木盛有點起疑。

「沒有！」

「當眞？記下了！」端木盛再問：「這爿妓院規模甚大，共花了多少銀子建成的？」

「好像……大概是四五千兩的樣子，仔細數目小民記不起了！」

蕭穆道：「你錢從何來，以前在何處發財？」

那些聽審的官兵都十分奇怪，爲何蕭穆二人不是問與皇上失蹤有關的事，只問些芝蔴綠豆的事！卻不知道這正是他們與衆不同之處，皇帝失蹤，第一個要調查的便是這座怡香院，而怡香院衆人之中，首先要調查的便是妓院的老闆跟主持人，他倆的身份若弄不清楚，以後他倆說什麼都不足爲信。

傅允文顯然也料不到蕭穆會這樣問，頓時愕住了。蕭穆道：「金花娘你答！」

金花娘身子又是一抖，半晌才結結巴巴地說道：「錢是賺來的……咱們以前都在妓院裏幹過活……我夫家家裏也有點薄產……」

蕭穆三人目光都是一亮，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當下端木盛接問下去：「你在妓院裏幹什麼活？」

「也是鴇母。」

「那一家妓院？你丈夫又是幹什麼活的？」

金花娘道：「金陵的萬花院，外子是幹掌櫃的！」

「幹了幾年？」

「五六年。」

端木盛冷笑一聲：「五六年便可以賺四五千兩銀子？」他用力一拍櫃子：「潑婦，你再不給我老實招供，便有你的苦頭吃！」

「不是的……咱們……才賺千餘兩銀子。」

「其餘的呢？」

傅允文說道：「其餘的都是小民家裏的！」

高天翅喝道：「大胆刁民，還敢瞞騙！你家裏若有這許多錢，何須帶着妻子去幹那種事！」

金花娘囁嚅地道：「是眞的！大人，咱們不敢騙你們……」

端木盛說道：「好，那你們倒給我解釋一下，爲何家裏有錢，還要去幹那種事情。」

金花娘答不出來，傅允文說道：「咱們自甘作賤，可不犯法！你們若不相信的話……」

端木盛冷冷地道：「咱們若不相信，便如何？」

傅允文半晌才說道：「大人，可去調查……」

「這個不用你說！」高天翅道：「老夫再問你，當皇上來時，你們可知道他的身份麼？」

下跪的人一齊應道：「咱們不知道，那個管家說他是京城來的富翁，姓龍，咱們都稱他龍老爺和龍公子！」

「龍家父子和管家，要的那三位姑娘，都是清倌人麼？她們來多久了？」

金花娘道：「啓禀老爺，她們都來兩三年了！」

「琴仙在何處？」

背後一個小姑娘，嬌軀如篩米般顫抖着，輕聲應着道：「大人，小女子便是琴仙……」

蕭穆見她長得十分清麗，但神色十分憔悴，估計這些日子受盡驚恐，是以柔聲道：「你爲何賣到怡香院？」

「小女子賣身葬父……」

「你是管家挑選的？」

金花娘道：「龍家父子先挑選！」

端木盛喝道：「沒問你，你便給我閉嘴！」

蕭穆再問道：「怡香院一共有多少個清倌人？」

琴仙道：「以前有五六個，但事先幾天，都已破了瓜……」

傅允文說道：「是讓幾位大人包下來的！」

端木盛一怔，忙問道：「是誰？」

「鄭州來的知州！」

蕭穆道：「是沙大人？」

「是的，所以龍翁到時，敝院只剩下倚紅偎綠和琴仙三位姑娘未曾破身！」

「他們在這裏逗留多久？」

「兩天便走了！」

「公事繁忙，怎可偸空？」

「沙大人是回家省親，在路上經過本地的！」

風火輪又記下了，端木盛問道：「那天龍家父子在什麼時候進房的？」他一直避諱，以龍家父子稱呼天子及太子。

傅允文道：「秋菊，你答！」

一個丫頭道：「啓禀大人，他們是二更左右進房的……」

「你服伺他們什麼？」

「小女子跟夏蓮兩人服伺他們飲食和差遣！」

「當時牡丹樓內尚有什麼人？」

「除了龍老爺帶來的人之外，只有小女子跟夏蓮！」

「當日嫖客之中，有否扎眼的人？」

傅允文雙手亂搖：「沒有沒有！」

端木盛道：「風火輪，你們逐個問嫖客的名，咱們叫人送飯來！」

高天翅道：「咱們回去吧！」一干人返到周大人家，周大人早已備下兩桌酒菜，在廳中恭候。

佟維雄說道：「諸位辛苦了，請入座吧！」

周大人忙呼叫道：「丫頭，送酒菜上來！」

酒菜上桌，衆人寒暄之後，便開始動箸，酒過三巡，佟維雄問道：「三位今日有否收獲？」

高天翅道：「尙未有，不過咱們覺得怡香院老闆夫婦，有可疑之處！」

周大人跳了起來：「那對狗男女，什麼地方可疑？」

高天翅將剛才審問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道：「除非他們夫婦一早便立心要開

妓院，否則有錢人，怎會去妓院幹活？」

蕭穆道：「通常做鴇母的都是妓女出身的！」

周大人道：「下官立即派人去固始鎭調查！」

佟維雄問道：「三位下一步準備如何調查？」

高天翅道：「待咱們商量過後再告訴你。」

端木盛道：「咱們估計，擄刦皇上及太子的同黨，當時必定混在嫖客之中，現在已在進行登記！」

佟維雄道：「下官相信諸位都是此道高手，需要下官帮忙的，但請開口，其他的下官絕不會阻難！」

端木盛道：「在下有個請求，飯後請佟大人帶咱們到個清靜的地方，咱們有些話要請教佟大人！」

周大人立即道：「就到下官的書房去吧！」

× × ×

書房裏，一燈如豆，端木盛、佟維雄、蕭穆和高天翅，圍着書桌而坐。

佟維雄雙眉深鎖，道：「據下官所知，藩國似乎沒有造反的跡象，西北方那些小國，今年春還來本朝貢獻！」

高天翅說道：「朝內可有人覬覦皇位的？」

佟維雄一驚，脫口道：「胡說！」

蕭穆道：「佟大人，你認爲他們擄刦皇上的用意何在？」

「也許是爲了錢……」

端木盛冷笑一聲：「他們做得乾淨俐落，證明早有準備，怎會是爲了錢！」

蕭穆道：「皇上出遊，朝中知道的有多少個人？」

「只有一品大官知道！」

「那麼他們怎會知道皇上要到南遊，又怎知道會在信陽歇脚，這便證明，朝廷之內，可能有奸細！」

佟維雄臉色大變，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也許他們看出破綻，沿途跟踪！」

「不錯，這也有可能！但高兄剛才說的，也有其可能性，並非胡說！」

佟維雄乾咳一聲，陪笑道：「下官一時情急，並非有意怪高龍衞！」

高天翅道：「佟大人可知，朝內有那位野心家？」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

佟維雄道：「據下官所知，並無這種人！」

端木盛道：「天子失踪後，野心家一定會跳出來，否則他們豈非白費心機，屆時咱們便知道是誰了！」

高天翅道：「只怕屆時已來不及了！咱們也算失敗了！」

佟維雄越聽越驚，急得在書房內不斷踱着步，半晌忽然道：「不行，下官要立即回家！」

高天翅忽然道：「是誰提議佟大人到天柱山的？」

佟維雄道：「兵部尙書韓大人！」

「朝裏這許多人爲何都不派，偏派你去？」

佟維雄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蕭穆道：「佟大人是負責京師的安全，他們將你調走，辦起案來，就方便得多了！」

佟維雄怒道：「你們胡……」總算他把後面那個字忍住不說。

蕭穆道：「佟大人不用驚恐，這只是咱們的推測而已！」

佟維雄越想越坐立不安，道：「下官要立即回京！」

「慢！」高天翅長身將佟維雄攔住。

「假如咱們的担憂是事實的，佟大人此去不但于事無補，而且等于送羊入虎口，如果咱們想左了，他匆匆趕去對救皇上出險之事，也無所帮助！」

「此事有你們已足以應付！」

「問題是咱們無權調動官兵！」

佟維雄長長吸了一口氣，頹然坐下，道：「希望咱們是杞人憂天！」

× × ×

次日，蕭穆等人開始調查，當夜在怡香院過夜的嫖客，但住在本城的只有七個，其他都是外地人，有些已扣押起來，但有四位在天剛亮便離開，也就是在發現太子失踪之前離開的。

端木盛道：「這四個人有問題！」

高天翅道：「可惜不知他們去向，現在只能等頭兒及派去固始調查的人回來了再算！」

蕭穆道：「反正無事！不如咱們再到怡香院吧！」

端木盛問道：「需否叫楊應雄一齊去呢？」

高天翅道：「不，只咱們三個人去好了！」

× × ×

沈鷹，管一見，夏雷，皇甫雪等人到天色向晚才到達信陽城。

高天翅立即向沈鷹和管一見報告了一切，沈鷹問道：「去固始調查的人回來了沒有？」

「還沒到。」

管一見道：「咱們先去怡香院走一趟，着人吩咐提審傅允文夫婦！」

沈鷹接道：「派人調查傅允文家的住址！」

管一見說道：「端兒，帶路到怡香院去！」

高天翅和蕭穆拿到傅家的住址，便帶着裔衞跟風火輪去傅家。

傅允文家在東城，離怡香院頗有一段路，由於發生了事，傅家的人已被里長看管起來，而房子也被封了，還有幾個官兵在外面把守。

高天翅問道：「裏面有沒有人。」

一個官兵道：「屋內的人，早已被趕出來。」

蕭穆道：「咱們翻牆進去！」四人翻進圍牆，傅家大概人丁不多，佔地並不大，也不華麗，不過收拾得十分乾凈。

高天翅向蕭穆打了個手勢，蕭蔘便帶着裔衞到後堂去，這座屋子建得十分奇怪，四周圍牆，除了前面有個庭院之外，三面都有一條通道，蕭穆與裔衞走到後門，見門關着，他一掌將門震開，裔衞點着火熠子，首先走進去。

通向後門的一條暗廊，暗廊兩旁各有兩間廂房，一間灶房，另一間大概是柴房

，前頭則是廳堂。

「蓬！」暗廊响起一個聲音，商衛道：「老高他們進廳了。」

蕭穆眉頭一跳，喃喃地道：「聲音不像來自前面……」他忽然抽出金劍來，倏地向左首一間廂房衝過去，右脚一抬，便將房門踢開！

商衛一手執刀，一手擧着火熠子，緊跟在後面，只見房內的窗子洞開，北風吹進來，令人毛骨悚然，蕭穆叫道：「點燈。」身子如離弦之矢射出窗外，只見一道黑影在圍牆上一閃即沒！

蕭穆喝道：「那裏逃！」話音未落，身子已上了圍牆，一條黑影向街口掠去，蕭穆飛身追去。

到此同時，高天翅已知道發生事變，忙問：「發生了什麼事？」

商衛也跳出窗外。「有人在房內，蕭大哥追出去了！」

高天翅又驚又喜，喝道：「這是一條綫索，快追！」

四個人先後出了傅家，但當高天翅出去時，已失去蕭穆的踪影。

蕭穆跟着那條黑影，轉進一條小街，黑影已逝，他不死心，沿途急飛，但跑了一陣，仍一無所獲，他雙脚一頓，飛上屋頂。

天上無星無月，幸而此刻夜未深，房內都透着燈光，蕭穆擧目一掃，只見附近小街小巷交錯縱橫，星羅棋佈，有如蜘蛛網，一時之間，不知從那一條追下去，他略一沉吟，便向來路馳去。

到了十字路口，便見到高天翅，他扼要地將經過說了一遍，高天翅道：「這是一條有用的綫索，再追。」

四人再度前進，到第一條小巷，蕭穆進左，商衛進右，高天翅與風火輪則到第二條小巷去。

四人搜了好一陣，終於垂頭喪氣返回傅家，蕭穆吸了一口氣，道：「那人來去匆忙，也許有綫索留在房中！」

高天翅精神一振，帶頭進去，商衛將房內的紅蠟點燃，火光下但見房內一片凌亂，箱櫃抽屜都被打開，衣服雜物撒了一地。

商衛道：「他來找什麼東西。」

風火輪道：「先看看再說！」

蕭穆目光一及，走前一步，俯身伸臂進床底，當他手臂退出來時，已多了一柄長劍，劍鞘乃用鯊魚皮硝製，黃銅含口，鞘上幾乎點塵不沾，他一按劍簧，將劍抽了出來。

劍刃出鞘，四人都覺得眼前一亮，脫口讚道好劍，劍離鞘，四人立即發覺此劍奇異之處，劍刄薄而窄，有異一般長劍。

火光下，劍刄泛着一層淡淡的藍芒，風火輪脫口道：「這劍淬毒？」

蕭穆道：「非也，上等寶劍，往往也有藍光流轉，這與淬毒的藍光不一樣。」他手腕一揮，「卜」的一聲，桌角已爲劍刄斬斷。

此劍鋒利的程度，大出四人之意料，蕭穆目光又是一亮，蠻有把握地道：「說不定那人捨不得這柄劍，還會再來！」他擧劍細看，但見劍鍔上刻着兩個小篆，屠龍！

「屠龍！」蕭穆心頭一跳，脫口說道：「此人是否，與天子失踪有關，高兄請看！」

高天翅接過看了一下，道：「這雖是一條綫索，但可惜暫時對咱們沒有任何啓示，咱們還是再搜查一下吧！」

可是由於他們不知道傅允文房內原本放着什麼東西，所以沒法斷定來人搜索的是什麼。

忽然風火輪道：「高大哥，這只有一張兩千兩的銀票……」

高天翅斥道：「咱們來這裏不是爲了發財的！」

「但那人爲何不順手將它帶走？」

商衛道：「也許他一時看不到！」

「不，銀票在地上，證明是被他搜出來的，也證明他找的東西，比兩千兩銀子還值錢！」

蕭穆道：「這個發現很重要，咱們回去吧！」四人出了傅家，但吩咐外面的官兵小心巡邏，他們回到周大人家，沈鷹等也剛由怡香院回來。

風火輪立即向管一見及沈鷹滙報，蕭穆順手將劍遞上，管一見脫口讚道：「好一柄寶劍！」

沈鷹接過看了好一陣才道：「使用這種劍，招式走的是什麼路子。」

蕭穆脫口道：「走的是輕快變幻的路子。」

「西北關外有個小門派，就叫劍派，他們的劍法走的正是詭異多變的路子。」

管一見道：「走這種路子的門派，絕對不止一個！」

古逸飄，崔一山與青虛道長，一直跟着沈鷹與管一見，此刻古逸飄忽然插腔道：「老朽在七年前在關外，曾見過有人使同樣形式的劍！」

沈鷹道：「老夫便是見過劍派中人，使用這種劍，所以才懷疑是他們！」

皇甫雪插口說道：「那次咱們見到的兩位老怪，他們也是西北關外的人，會不會……」

管一見道：「先莫下結論，咱們再探討一下，來人到傅允文家找什麼東西？」

黃柏志道：「向傅允文來問一問，不就……」

話未說畢便被管一見斥退。「如今巳證明此人有問題，你說他肯說眞話麼？」

黃柏志兀自強辯，「頭兒，你跟沈頭兒的『萬蟻噬心』大法，沒幾個人可以抵受得住！」

沈鷹代答道：「問題是咱們一無所知，假如他騙咱們，咱們也無從分出眞僞！」一頓他又道：「老管，老夫有個大胆的假設，那人可能是去找一張……」

管一見道：「且慢，讓老夫先說，看是否與你相同！他要找一張字條，也可以說是命令，某人告訴他皇帝會到怡香院，叫他擄走皇上！」

沈鷹頷首。「雖然未必全會令他下令擄刦皇上，但一定與此事有關，所以他們才會這般緊張，生恐那字條落在咱們手中，也才會對二千兩銀票，視而不見！」

管一見道：「所以咱們還得派人再去找，就算是守株待兔也好！」

蕭穆道：「晚輩願再去！」

「不，那地方你們已搜過，再去會廝痹，雪兒，雪兒，司馬侄子，你們帶陶松，路遠和馮曉年再去，今晚就在那裏過夜，有事派人來通知。」

皇甫雪等人人應聲而去，管一見道：「這件事不許洩漏，除了佟大人之外！」

古逸飄道：「無論如何，再提審傅允文夫婦，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沈鷹道：「老夫贊成！」他向蕭穆打了個眼色，蕭穆立即出去，但旋即快步回來，道：「剛才晚輩問過周大人，原來傅允文夫婦已經自殺了！」

「好個奸猾的傢伙！」管一見急問：「在何時何地自殺的？」

「聽周大人說，剛才吩咐手下去牢裏提人，準備讓你倆審問，他兩個一聽便撞頭自殺了！」

沈鷹道：「怡香院內，還有誰比較熟悉上下的？」

「固大人謂，一個姓容的龜奴，由開張幹到現在。」

「提他進來。」

蕭穆轉身出去，不久便推着一個蛇頭鼠目的漢子進來，那漢子臉上掛着一抹硬擠出來的笑意，頭倒地跪在地上，道：「小的拜見大人！」

沈鷹冷哼一聲：「咱們不是做官，你不必拍馬屁。」

管一見接道：「不過咱們的眼睛，比做官的雪亮得多！」

「是的，是的，小的知道，做官的懂看錢，不會分黑白！」

「你跟傅允文是什麼關係？」

「他是俺的老闆。」

「就是這樣簡單，」管一見問道：「你是本城人氏？」

「不是，小的祖籍是羅山，離本城很近。」

「一百里的路程也不近！」

「是的，但小的以前曾幹過跑單帮的，四海飄蕩，一百里近得很，那年俺剛好販一批山貨到本城賣，見怡香院請人，所以便去應徵，不想一做便四年多了！」

管一見冷笑一聲：「跑慣單帮的人，怎會屈在妓院做龜奴？」

那漢子不慌不忙地道：「不瞞您，小的自小便好色，厠身妓院，是希望可以混水摸魚。」

管一見發覺此人雖是個小人物，不過，却是個好對手，當下冷笑一聲：「老夫是誰你知道麼？」

「小的，雖然不知道，但估計您一定是位顯赫的大人物！」

「你眼睛倒利得很，老夫昔日便是江南總捕頭，這位是江北總捕頭！」

那漢子身體猛地一個哆嗦，連聲道：「久聞大名！」

「你最好放聰明一點，省得老夫動刑具！」

「小的所說，句句屬實。」

沈鷹忽然走前，一把扯起他，食指兩指在他身連點數下，漢子臉色大變，滾落地上，不斷地嘶叫着，沈鷹道：「你將實情說出來，有你的好處！」

那漢子起初還緊咬牙齦，後來體內痕癢之感越來越激烈，終於忍不住道：「我說我說，你放了俺吧！」

沈鷹收了「萬蟻噬心」大法，那漢子如離水的魚兒般，躺在地上喘了好一陣氣，才說道：「俺其實是傅允文的表弟容保康。」

管一見喝道：「坐起來，說下去！」

容保康乖乖坐了起來，衆人這才發現他一襲長衫，背心早濕了。「四年前，俺表哥找俺，說他要經營一間妓院，叫俺跟着他，俺問他錢從何來，表哥說別人出錢，他掌管，但對外人宣稱自己是老闆！」

沈鷹問道：「眞正的老闆是誰？」

「這個俺問過他好幾次了，但表哥却不說。」

「那麼他根本不是固始人氏，家裏也沒有恒產了，爲何他要找你來做龜奴！」

「因爲小的以前在金陵萬花樓做過兩年龜奴……」

話音未落，佟維雄滿臉焦慮地走了進來，走到管一見身邊，附耳對他說了幾句，管一見臉色大變，沈鷹急問：「什麼大事。」

管一見因有犯人在塲，乃使出「傳音入密」答道：「鄭州知州沙逸志被殺！」

沈鷹臉色大變，也「傳音」道：「老管，你認爲沙大人被殺與本案是否有關連呢？」

管一見立即吩咐皇甫雪將犯人押出去，然後道：「請佟兄將沙大人被殺之事，仔細說一說！」

佟維雄道：「下官所知無多，剛才接到鄭州方面的加急快信，才知道沙大人一家在前夜被人殺死在家，據知死者全是受刀劍之傷！」

沈鷹急問一句：「下人可有受損？」

「沒有，只沙大人本人，一妻一妾及四個子女被殺，而且當時無人知悉，直至昨日早上，丫環去拍門才發現！」佟維雄道：「照表面迹象看來，這是刦殺案，因爲沙大人家裏失了一大批金銀首飾！」

管一見冷笑一聲：「只怕沒有這般簡單，他子女房中的財物可有不見？」

「這個在下也不知道！」

沈鷹再問：「同日死的只有沙大人一家！」

「信上寫得不詳細，下官正想跟兩位商量，可否由兩位派人去鄭州調查？」

管一見道：「好，老夫明早帶人便趕去鄭州，此處之事便交由老鷹負責！」

× × ×

次日凌晨，蕭穆及高天翅等人回來，報告在傅允文家仔細查過，不曾有任何發現。

沈鷹眉頭一皺，道：「好乾淨的手法，看來這是個龐大的組織，幕後主持人必非尋常者！」

管一見道：「老鷹，老夫現在便趕去鄭州，以後如何咱們再聯絡！」

沈鷹道：「最好叫佟大人寫張手諭與你，行事比較方便！」

管一見笑道：「老夫早顧慮及此，已邀得他同往！」他頓了一頓，忽然壓低聲音：「老鷹，如今老夫懷疑咱們的決定是否正確！」

沈鷹微微一怔，反問：「你爲何有此想法？」

（未完・二）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談倫還到歸雲寺之後，無意中在澡堂內發現來掛單的假和尚，原來是朝着冷月畫軒而來，目的刺探來就醫的公主等人，他們是大內喬裝的高手，談倫還想繼續偵查，却被至青方丈攔阻，告知這兩個假和尚由他打發，而公主的怪病，常在夢中叫喚倫哥哥，使巴壺公和史大娘、馮元怕對她的「七情刼症」有影响，只好再敦請談倫回來，以慰藉她的病情，談倫因服下巴壺公之藥有起色，特來向他致謝，見他們担心公主的病況，只好不請自薦，貿然和公主相見，她住在北軒像宮闈一樣，窗前風鈴叮噹，還有焦尾古琴，二人仿作唐宮樂，風鈴輕絹赤欄邊，公主大樂……

懲罰黃鬚客　難脫是非地

「這就是了……」談倫倚着欄邊，盤膝坐好，就着左側撐的紗燈，細細打量着這具古琴。他亦是此道健者，看了一晌，慨嘆着道：「如果我見識不差，這便是南朝遺留至今的名琴『燕出巢』了！」

朱蕊「咦！」了一聲道：「你原來是個行家！不錯，當日巴老先生說過這個名字，還說此琴爲當今所僅留的七具名琴之一呢！」

妙目輕轉，凝向談倫，含笑道：「你既然知道此琴名叫『燕出巢』，可知典故何在？我倒要考考你了！」

談倫笑了笑，左手取了個「吟」字訣，按上琴絃，往來搖動了一下，上下不出寸許，即出其音，接着得音就吟，一連試了「落指」「細吟」「遊吟」幾個音色，不由住手，大聲讚嘆起來。

他由是輕輕撫向「琴首」、「承露」、「弦眼」，繼而「兩肩」，一個活生生的出巢燕子形樣便勾畫了出來。

朱蕊巳先由主人處識得先機，見狀自然省得，四目交接下，不禁作了會心微笑。

「看來我是考不住你了，難得今天遇見你這個大行家，倒要請你頒賜玉音，我洗耳恭聽了！」

她眞的坐下來，以手支頤，作出留心傾聽的模樣。

談倫慨嘆一聲道：「昔日蔡中郎得爨餘之桐，而成罕世名琴，這『燕出巢』也不會較之失色多少，此琴必位主人私椒心愛之物，未得主人許可，不便造次，否則主人不悅，我亦無顏，就不免掃興了！」

朱蕊「咕」的笑了一聲：「你們讀書人規矩眞多，不要忘了，主人巳把這個琴借給我，我就可以當家作主，現在我借給你又有甚麼不可以？就賜你一彈吧！」

說時，她巳背椅靠墊，神色自若：那末尾的一句「就賜你一彈吧！」儼然王者「君臨天下」口吻，猛然讓談倫觸及到對方貴爲公主的身份，雖在落難之中，亦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儀。

談倫道了聲：「遵命！」

隨即將一雙袖子挽起，仰向朱蕊微笑道：「殿下有令，不敢不遵，請賜曲牌吧！」

朱蕊笑道：「我所知道的未必是你所喜，你就自取隨意吧！」

談倫仰頭想了想，隨即將「琴軫」「雁足」固定，這就撫彈起來。

這韻律頗是淒凉，他亦像有感而發，邊彈邊和以詩，唱出道：「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銀鈎——無端擺斷芙蓉朶——不得清波更一遊——！」

歌罷長嘆一聲，即向朱蕊道：「今夜不思多彈，就到此爲止吧。」隨即站起。

朱蕊猶自悵悵神馳，諦聽之下，才向他微笑道：「這調子好淒凉，的確好極了，怎麼我以前沒聽過呢！」

談倫道：「這是唐薛濤的詩，後來樂府補了曲牌，曲名『雙魚』，算是較冷的曲調……」說着苦笑了笑，逕自坐下不言。

朱蕊冰雪聰明，見狀巳心裏有數，所謂「琴詩隨興而發」，興至而出，興罷即止。彈者旣是意興闌珊，自應適可而止。

她即向暖壺裏斟了一碗甚麼，捧向談倫道：「這個也許你喜歡……喝點吧！」

談倫接過來，道了聲「謝」，飲下一口，芬芳滿腮。

朱蕊道：「這是主人特地爲我做的『百合地骨露』，有清氣凝神之妙呢！」

談倫一氣飲盡，點頭讚了聲好，才似回復了原來心境！

朱蕊近近的看着他，俏皮的道：「你以前可曾有過一個更好的朋友？」

談倫點了一下頭。

「這個朋友，當是個能詩善歌的絕佳人了！可是？」

談倫怔了一怔，終敵不過對方那雙明澈的眼睛。

「就算是吧……」

「祇是你們又分開了？」

她猶自在微微笑着，聰明裏含蓄着執着，却是不容對方作違心之言。

「妳都猜對了……」

「倒不是我猜對了，而是方才你的詩告訴了我，」朱蕊眨了一下眼睛：「你能多告訴我一點麼？」

「這巳經是過去的事了……」

「過去的事難道就不能談談？」

「姑娘要知道些什麼？」談倫苦笑着搖了一下頭：「她長得跟妳很像，而且武功很高……」

「武功？」朱蕊睜大了眼睛：「啊！那麼她應該是傳說中的那些俠女了？」

談倫道：「不錯，她是一個俠女，這個稱呼應該對她當之無愧，只是現在……」

「她叫什麼名字？」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妳……」

「為什麼？」朱蕊臉上顯出了一片迷惘。

「因為她現在巳是人婦，她嫁人了！」談倫吶吶的道：「我不能隨便談論別人的妻子……」

朱蕊微微點頭道：「我明白了……我不問你就是了！」

接着她臉上飛起無限嚮往：「俠……女！我多希望我也有一身本事，要是我也有一身武功該有多好啊——」

忽然她以一種奇異的眼光打量着他：「我差一點都忘了！聽說，你也有一身好本事，是真的麼？」

談倫微笑道：「哦？是巴軒主告訴妳的？」

朱蕊點了一下頭：「史大娘也這麼說，史大娘說你的武功比誰都大，說你會飛，是真的麼？」

「沒有人會飛！」他被她的天真逗得笑了。

看着她那麼認真的表情，談倫不忍掃她的興，侃侃的道：「我想妳說的是輕功，一個有輕功造詣的人，可以竄高縱矮，不懂武功的人看起來便像是在飛了，那種飛和飛鳥的飛是完全不同的！」

「噢，這真有意思。」像是聽故事一樣的着了迷：「你能夠這麼做，讓我看一看麼？」

談倫點點頭：「好吧！今夜月色很好，我們就到外面去玩玩！」

朱蕊笑應了一聲，就手拿起了一領披風，披在身上，遂即步出室外。

四面看了一眼，她笑着指了一下房上：「你能上去？」

話聲方住，只聽得「呼！」地一聲，再看談倫，早巳高高站在屋脊上。

朱蕊一時看直了眼：「呀……」

風聲再响，房上的談倫，又自站立眼前，一去一往，分明夜鳥翩躚，那裏能看出一些兒痕迹？

「倫哥哥……」朱蕊那麼奇異的看着他：「你帶我上去玩玩，好不好？」

談倫四下看了一眼，靜夜無人，心中微動，倒也不以為逆，微微笑道：「我只是担心妳的病……」

朱蕊搖頭道：「你放心吧，有你保護我，我就不怕！」

談倫點點頭，用着冷竣的目光盯着她道：「我相信妳是有胆量的，因為妳是一國君主的女兒，我想妳的病只是內心的積悶所致……讓我試着為妳舒暢一下，看看是否有助吧！」

這兩天他內心確實這麼想過，有時候病隨心轉，却也不能一概而論，他內心還有更大胆的嘗試，祇待着再次的試探。

朱蕊似乎為他的話所鼓舞，眼睛裏閃爍着奇異的光。

談倫遂即蹲下了身子：「來，我揹着妳！」

朱蕊遲移了一下，她這一生，從來還不會這樣接近過一個男人，然而眼前這個男人，却是在第一次見面，就給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到如今更是打心眼兒裏，由衷的樂意去接近他……

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她略似羞澀的偎依在這個男人的背上。

立刻，她感覺到類似「飛昇」的奇妙感覺。

在夜風的飄浮裏，有如乘風的燕子，那麼輕巧，那麼舒徐，一些兒也不覺得害怕，不過是轉瞬的當兒。巳同着談倫，高高站立在屋脊之上。

朱蕊的感覺，彷彿是佇立雲端的神仙，真有說不出的美妙感受。

「妙呀……」

站立在屋頂上，襯以如銀月色，所見自與平地不同，確是她前所未見。

但只見片片琉璃瓦塊，在皓月照射之下，閃爍着點點星光，每一星亮光，都像是匯集在人們腦海裏的靈思夢幻，又像是十刹恨海裏的點點幽靈，那麼閃呀閃的。

朱蕊喜歡得緊緊摟住了他的頸子：「真美……美極了！」

「姑娘，妳再看那邊——！」

順着他的手指處，附近「騰越」地面的燦爛燈火，在朱蕊乍然接觸之下，就像是變戲法兒那般地的展開了視野，亮亮晶晶，隱隱約約，恰似洞庭水面的隔岸漁火、那瀾滄一江，更像是比天裁地的一把彎刀，將大地一揮為二，水面光華，燦如匹鍊。

這一霎，天也似乎低了，那些飄浮在頭頂的星星，近到舉手可攀，月娘如醉，那麼柔和的親吻着大地……

這一切，透過朱蕊明銳的眸子，都像是活生生的變得那麼動人，那麼有情。她的心，出奇的變得平和、親切。

這種感觸對於談倫，甚至於別的任何人，也許都不會這般顯著，然而對於這個積悶成習，久處寂寞的皇族公主來說，却是前所未見的新奇。

不知何時，她巳經滑下了談倫的背，站立在光滑的琉璃瓦脊上。

天風冷冷，不時揚起她的長髮，她的心却只有說不出的溫暖，多日來的沉鬱，彷彿一下子都吐了個乾淨，更不知「病」之何物。

談倫那一雙明亮的眼睛，一直靜靜地在觀察着她，他確知自己的責任重大，無時都在警惕着她的病發，然而他本心却冀望着自己大胆所付諸對方的這種心理治療，能夠見效，奏功。

事實證明，朱蕊並不如巴壺公所形容的那麼嫩弱，自然，在不同的心境之下，產生不同的感受，所謂「人傑地靈」；「地靈人傑」常相弼輔，這種奇妙的「心理」治療，即使連有神醫之稱的巴壺公，也未能盡佔先機。

在談倫小心的護侍之下，朱蕊喜孜孜的踏遍了眼前每一塊瓦，然後，談倫更大胆的帶着她躍上了另一片屋脊，在那裏又嬉玩了一陣。

看看時候差不多了，談倫才又揹負着她，施展輕功，一路穿高縱矮的回到了她所下榻的「北軒」。

神不知，鬼不覺。確是驚奇神妙。

「啊——倫哥哥，你真的太好了！謝謝你，謝謝你……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今天晚上！」

說時，她高興的緊緊抱着談倫，小鳥

也似地把自己倚在了對方懷裏。

談倫發覺到她臉上微微見了些汗，却不見疲憊的病態，心裏預感着，自己大胆的嘗試，可能巳見初功，詳情如何，明天在巴壺公例行的診斷之後自會知道。

他隨即向朱蕊告辭，定了明晚之約，起身離開。

時間大概是「戌」時將盡，史大娘正好送藥進來。

× × ×

一陣秋風迎面吹來。

談倫由不住發出了咳嗽，敢情是他的咳疾又犯了。

× × ×

服下了巴壺公所留下的藥，咳嗽頓止。壺公靈藥，妙不可言。

由「冷月畫軒」而「歸雲寺」，若按平常的脚程，總得要走上個把時辰，談倫施展輕功，不過是半盞茶的時間就到了。

那是他心裏的一個決定，也是一個除「朱蕊」之外，不欲為外人所知的秘密——從今夜開始，他巳經破除「武禁」，決定在「適當」的情況之下，施展必要的身手。

今夜他心緒紊亂，腦子裏全是公主朱蕊的影子……真不知經過方才那一番興奮激動之後，她的病情是否會惡化？抑或是自己衷心所祈求的有所復甦？

從而他又想到了自己，此番破除「武禁」之後的可能下場，雖然說心裏早巳作了最壞的打算，可是想起來總不是滋味，應該說那是人生的最大遺憾，却是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哀。

巴壺公所留交的靈藥，真有「藥到病除」；不可思議的妙用，自從服藥之後，非但咳嗽立止，就連先時的一些兒疲態也沒了影兒。

這一霎，夜靜更深，和尚們晚課結束，俱都歇息，整個古剎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風吹枯葉，在地面上移動的那種沙沙聲！

為使心情平靜，他耐着性子在燈下看了半卷經文，祇覺得枯澀難解，更加的無味。他這裏方自把燈蕊撥黯了，待將就寢，身邊上却聽見了一絲奇怪的「折枝」之聲——

正當他豎耳傾聽的當兒，頭頂瓦面緊接着「喀！」的發出了一聲輕响。

對於一個心細如髮，輕功造詣絕佳的人來說，不難立刻就能就能猜想到是怎麼一回事。

談倫幾乎不俟多思，單手往褥下一探，巳握住了帶鞘的長劍，緊接着左足輕點，就着左側方半開的長窗，一個快穿疾滾之勢，巳自來到院外。

他身法極為快速，既然解除禁制，不再心存顧慮，身法一經展開，真有驚人之勢。

隨着他身子由地面的躍起，閃進之間，巳緊緊偎向牆角，却也沒有忘記打量着上面的聲音來處。

設非是他這般的快速，才能及時得窺一斑。

一片衣影，裹帶着來人瘦長的軀體，幾乎就在談倫驚鴻一瞥之間，消失於隣殿高聳的閣簷之間。

雖然在黯淡的星月之下，談倫却巳看見來人穿着一襲月白色的肥大衣衫。

這個突然的發現，由不住使得他暗吃一驚。

時間稍縱即失，他可不容對方逃過自己的這雙「招子」。

一念既與，雙脚力點之下，巳把身子驀地拔了起來。

「呼——」恰似長烟一空，巳登上了殿簷。這才見前行的夜行客，一路輕登巧縱，星丸跳擲般地巳翻到了後面廟殿。

好快的身法，不過交睫的當兒，巳是十數丈開外。

談倫却是放他不過。隨即展開身法，緊躡其後。

他巳有相當時候，沒有施展身手，眼前一經施展，真有說不出的感觸，暗喜着倒也沒有生疏。

前面的夜行人這時候巳來到了後面院落。

當前是衍生在半面山坡上的一片楓林，這人略行打量之下，遂即向林中步入。

談倫心中動了一動，江湖中有「遇林莫入」這麼句話，意思在說，一切的凶險都可能借助樹林的黑暗面與以掩飾，令人不勝其防。

眼前情形却似略有不同，那是因為前面的夜行人，壓根兒就不知道身後有人追踪。

談倫略一思索，料定了對方必非善類，自己既然無意發覺，總要探查出一個水落石出才好。

當下即取出了一方絲巾，紮繫臉上，施展出上乘的「踏雪無痕」輕功，向林內進入。

原來樹林內佈滿落葉，時日既久，多巳枯脆，即使輕功再好，也難免不發出聲音的。

談倫心中既存了仔細，輕功又好，較諸前行的夜行人便自不同。

果然，就在他留神分辨傾聽之下，前行的足步聲，便自無所遁形的落在了他的耳中。

他就緊緊跟隨着前面的足步聲，快速前進。他走自己也走，他停自己也停，這麼一來，正可掩飾自己足下所發出的聲音，只要在速度上加快，不難接近。

這個方法的確不錯，須臾之間，談倫巳緊緊躡身其後，甚至於巳清晰的看見了對方的背影。

就在凸出的一堵巨石前，這人停下了脚步。

談倫早巳選好了一株大樹，用以掩遮身子，這個距離之內，巳可使他約略分辨出對方形像——一個既高又瘦的漢子，模樣裏透着精悍，站定之後不時左顧右盼，月色裏依稀可以窺見他那張形若吊客，雙顴立聳的長臉。

這倒不禁使談倫納悶兒了。

心中方自忖念：莫非他是在等人？却聽得「噗打！」一聲，一片火光落自來人手上，「火摺子」，熊熊火光，立聳尺許，照得他立身附近，一片通明。

這麼一來，暗中的談倫，可就看清楚了對方這副長相，濃眉大眼，滿面黃鬚，一身疾裝勁服，却在外面加着一襲銀色長

披，頭上齊額處，紮着一條約三指寬的黃色綾子，剩下老長的一截，雙雙飄拂在腦後，一看之下，即令人想到是屬於某處特定的標誌。

黃鬚漢子手裏的火摺子，一連在空中晃了幾圈，突地熄滅收起，却只見對面山坡上飛鳥般地落下一人。

噗嚕嚕夾着一陣子疾風，來人已落身當前，却是一個身着僧衣的光頭和尚。

談倫心中動了一動，暗忖着這又是怎麼回事？却聽見後來的和尚出聲道：「日月乾坤——」

前來的黃鬚漢子，冷冷一哂道：「我主萬歲！」

後來和尚立時雙手抱拳道：「常子威，兄台是——」

黃鬚漢子像是報了名字，只是聲音頗低，談倫沒有聽清，無論如何，這「常子威」三個字清晰在耳，使得他猝然憶及那日溫泉沐浴，隣室的兩個假和尚，常子威正是其中口操北京音調那個黃眉尖臉的漢子。

這個突然的發現，不禁令他暗自吃驚，由常子威的身份，聯想到眼前的夜行人，也就可知一個大概。

如此一想，談倫也就越加的注意，留神傾聽。無奈雙方距離頗遠，二人說話聲音又低，難以聽清。

對方二人喁喁私語，也不知在說些什麼，談倫有意趨前靠近一些，一來眼前似已到了樹林盡頭，林木稀疏，極易暴露身形，再者，他心裏不得不提防着另一個假和尚——那個姓官的，幾經猶豫之下，他祇得暫時隱住不發。

雙方繼續交談着什麼，却不見那個人稱「笑面無常」姓官的假和尚現身而出。

眼看着來人那個黃鬚漢子抱拳告辭，假和尚常子威回身相送，一逕向着談倫掩身之處走了過來。

常子威邊走邊自笑着：「要不是李爺今夜來這一趟，兄弟眞還耗不住了……赫赫，不瞞老兄說，這個假和尚的滋味，可眞不好受，頭一樣，每天光吃素，我就受不了！」

姓「李」的黃鬚漢子站住了脚，冷冷的說道：「再忍一忍吧，時間不會太久的了……」

常子威說：「李兄既然這麼說，兄弟也就放心了，我們就暫時在這裏候命了，想不到杜海波竟會遭了毒手，要不是李兄透露，我們兩個眞還幪在鼓裏，不知道是誰下的毒手？這麼看起來，冷月畫軒裏還眞有能人，可眞不能掉以輕心呀！」

黃鬚漢子閃爍着一雙眼珠子，東瞧西望着，似乎提防着有外人在場，殊不知談倫就近在咫尺樹後，他却是無從窺見。

「這件事透着怪——沒有十分證據，證明是『冷月畫軒』裏的人下毒手，屍首是在小客棧發現的，身上帶着傷，都臭了，爲恐打草驚蛇，我們暫時還不能聲張，如果眞是冷月畫軒裏面的人下的手，這件事可就麻煩……」

「除了姓巴的有這個能耐，還能有誰呢？」

「也不一定……」姓李的吟哦着，冷冷的道：「這裏面怕還有外人……」

這句話，不禁使得樹後的談倫猝然吃了一驚。

常子威也像是爲這句話給怔住了。

「怎麼，莫非你發現了什麼特別的情況？」

「事情還沒準兒，也說不上是冷月畫軒裏面的人下的手……」姓李的壓低了嗓門：「上個月，騰越地面上很不平靜，一連發生了三條命案，這件事可透着希罕！」

「死的是什麼人？」

「倒不是咱們大內來的人，可也有點關係——」姓李的冷冷的說：「聽說是南昌郡侯府那邊來的人！」

談倫一動也不動的靜立樹後，儘管這句話給他帶來了無與倫比的震撼。

「南昌侯……」常子威甚是驚訝的道：「你是說銀刀段小侯爺那邊的人？」

「還拿不準，段小侯爺沒有承認，不過騰越府傳出來的話，却說是段小侯爺那邊打發人來，把屍首給運走了，還關照不許聲張。」

談倫聆聽至此，由不住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事實證明，他所猜測的沒有錯，「銀刀」段一鵬顯然是放不過自己，必欲置自己於死地。

眞沒想到，今夜無意之間，竟會聽見這個消息，談倫內心眞有無比的激動，這些消息眞正是他渴望知道的，姓李的簡直像是單爲說給他聽的。

「這裏面又有段小侯爺什麼事？」常子威盯視着來人：「難道姓段的也想插上一脚？」

「有什麼希罕？」

「難道他也想攬下這個功？」

「正是如此——」姓李的喃喃說：「姓段的他也不是傻子，誰不想加官進爵？照說他幹他的，咱們幹咱們的，各不相干，可是，想想看，萬一要是讓他給搶了功去，咱們這帮子人，往後還怎麼在大內混下去？」

「這倒也說的是……可是，難道還能爲了這件事，和姓段的翻臉？」

「那倒也用不着……」姓李的抬手摸着他的黃鬍子：「這件事『老頭子』很不樂意，不惜全力以赴，看樣子像是跟姓段的卯上了，絕不甘心輸在他手上！」

常子威「嗨！」了一聲，道：「不是兄弟說一句洩氣的話，這件事要是姓段的插手，還眞麻煩呢，誰不知道他『銀刀』段小侯爺的威名，一口刀，出神入化，可眞了不得呢——除非老頭子親自出馬還差不多……」

姓李的嘿嘿笑了幾聲，冷冷的道：「往後瞧吧，他段一鵬厲害，咱們也不含糊，眞要把老頭子給逼出來，只怕他也開罪不起……常老哥，你把話傳給官爺，沒有老頭子的話，千萬不能輕舉妄動，我會隨時給你們連絡，我走了。」

雙方抱拳爲禮，就此別過，一頭扎進了黝黑的楓樹林子，姓李的這一次是眞的走了。

× × ×

既然摸清了姓李的底細，談倫無論如何是放他不過了。

像是風吹草動，又似月影偏斜……總之，姓李的脚程不謂之不快，却依然用脫

不開背後隱約裏，緊緊地躡着自己的那個人。

如同一縷幽魂，那麼若即若離的緊緊躡着他，他快「他」也快，他慢「他」也慢，幾次以後，姓李的胆上生毛，不能不當它是回事，而加以注意了。

驀地停住了脚，姓李的來了個「怪蟒翻身」，唰！地轉過來身子。

「呼——」身後那個鬼影子，更像是撲面疾風，直襲過來。

一驚之下，姓李的「噢——」了一聲，右掌翻處，事先扣在掌心裏的一枚「喪門釘」，夾着尖細的一縷勁風，「哧」直發而出。

身後的那個「鬼」端的好身手，隨着他捲動的一片袖風，「叮！」喪門釘反彈出去，深深的釘進了樹幹。

一片冷月，透過了空中濃密的樹帽，照射着現場這片不足方丈的空隙，使得來自大內的這個「人」，看清了身後的這個「鬼」——當然他並不是一個眞的鬼。

這一點，在姓李的一經注視之下，立刻認定。

「你是……」仔細的辨認着對方，不勝驚詫之至。

「我是來要你命的人……」

說時，這個黑影子，又自向前偎近了一些。

姓李的心中一驚，一雙濃眉，倏地直豎起來，根根黃鬚好像刺蝟也似的站立起來。

既然出身大內著名的錦衣衛，手下當然不含糊，心裏害怕是另一回事，却也不能臨陣退縮。

「你——哼哼，少給你李爺爺來這一套……」

一邊說，那一雙黑光淨亮的眸子，頻頻地在對方身上轉着，又說：「光棍眼裏揉不進沙子，你報個萬兒吧，李某人接着你的——」

話聲方落，右手後探，銀光乍閃，已把一口狀如殘月的「弧形劍」撤在手中。

兵刄在手，姓李的胆力頓壯，祇是對方那人，顯然不把他看在眼中。

「這片楓樹林子，原是你曝屍埋骨的地方，只是我却忽然動了惻隱之心，不妨暫時留下你半條性命，給你主人捎上一個口訊兒，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說着他身子反倒向後退開了一些，深邃的目光，即使在夜色裏，亦有凌厲奪人之勢。

「你到底是誰？」

緊接着，他脚下一點，進勢如風，手裏的「弧形劍」劃出了一彎銀光，直向着對方當頭劈落下來。

這一劍透着高明，說是「太公釣魚」，却是另有虛玄——「劈中掛二」。隨着他大幅度抖開的劍勢，一片劍影，直向着對方整個身上罩落下來。

如此猛烈的劍勢，在彼此一照面的當兒，猝然施出，確實具有凌厲的威力，無奈對方這個神秘人物，身手甚是驚人。

那麼凌厲猛烈的一片劍影裏，這人却祇施展了「一長二轉」，看來極見輕鬆的兩個動作，滴溜溜地打了個轉兒，姓李的劍勢，敢情連對方的身邊兒也沒有沾着，竟自落了個空。

一劍落空之下，姓李的已知道不是好兆頭，倏地向後一收，就勢打了個旋風，掠出七尺開外。

對方敢情好涵養，兀自站在原處沒有移動。

黃鬚漢子一驚之下，這才知道遇見了厲害的對頭，看樣子今夜晚，在這個陌生怪客手上，只怕討不了什麼好來，一念之興，心胆俱寒。

「憑你這兩下子還不配跟我遞爪子……」這人身子緩緩地向前移動了一些：「有什麼厲害的玩藝兒，你就繼續施展出來吧！」

夜色甚黑，除了對方這個人以及那一雙灼灼光采的眼睛之外，簡直什麼也認不清。

姓李的黃鬚漢子由不住後退了一步，獰聲笑道：「足下身手不弱，只是哼哼……你我素昧生平，寃有頭，債有主，找上我李某人，又是爲何？」

幪面人並不着惱的道：「你來點蒼，當然不會無因，我找上你一點也不寃枉，你爲什麼，我又爲什麼，彼此心裏有數，今天遇見了我，你就認了命吧。」

黃鬚漢子姓李名元烈，早年亦爲武林黑道出身，投效錦衣衛不過三年，由於爲人精明，手底下也不含糊，短短時日之內，已蒙上峯重視，不次擢拔，現爲當局最重視的二十七名黃帶衛士之一。論身份已有六品的功名，不要小瞧了他這名「東廠」的衛士，平日走州過府，狐假虎威，差一點的人頭，就連話也難得跟他說上一句，這類人假公濟私，狗仗人勢，眞正是作惡多端，今夜平白的遇見了厲害對頭，也算是命該如此了。

對方未答之際，李元烈早已二次蓄勢，就在幪面人話聲方歇的當兒，喝叱一聲，掌中弧形劍再次揮出，却是由下而上，捲起一道長虹，直向當前幪面人正面全身反劈過來。

這一劍李元烈運足了勁道，彼此距離又近，設非事先有備，成竹在胸，萬難躱閃。

幪面人正是胸有成竹，有備在先。

似乎在李元烈出招之前，他已窺知了先機，是以無論前者劍勢何等罡烈，却也難犯其身。

眼看着幪面人直立的身子，霍地向後面一收，凹腹吸胸，成了個中空之勢，整個身子這一霎看起來，活像一只無腰的大蝦。

妙在李元烈的劍，正是由對方身子彎起的這個弧度裏揮了過去，幾幾乎擦衣而過，險到毫厘之間，依然是走了個空。

一招落空之下，李元烈便知不好，隨着他揮出的劍勢，脚下用力一點，騰身就起，却是依然慢了一步。

耳聽得對方傳過來的一聲冷笑，緊接着是長劍出鞘的一聲龍吟——

一股冷森的劍氣，加帶着青濛濛的耀眼奇光，像是冷電加身，李元烈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由不住打了個哆嗦，一隻右臂，連帶着握在手上的那口弧形劍，齊着臂根已自被斬落下來，隨着對方劍光捲起，足足飛起了丈許高下，叭噠，墜落當

塲。

李元烈痛哼了一聲，身子一連兩個打閃，踰出了七尺開外，却沒有倒下去。

「好……你……」

話聲未歇，大股鮮血，已自他斷臂之處急湧出來。一霎間，他那張臉，就像是雪也似地白。

猛可裏面前人影一閃，對方幪面人已現身當前，隨着對方揚起的劍鞘，幾乎在同一時間裏，已點中了李元烈斷臂附近五處穴道，頓時止住了勢如泉湧的鮮血。

李元烈身子再一次打閃之下，連驚帶嚇，再也站立不住，「噗通」一聲坐倒地上。

黑暗裏，他所能看見的，依然祇有對方那一雙閃爍着灼灼精光的眼睛。

雙方距離的那麼近。

李元烈所能感覺的，祇是無比的恐懼，簡直像去死不遠，先時的恃强凌弱，早已化得無影無踪。

「你……」只說了這個字，一時舌橋不下，只管呆呆的看着對方，全身戰慄不已。

「你可以走了。」

一面說，幪面人用手指了一下地上的斷臂，「把這個帶回去，馬上用冰鎭起來，如果找對了人，還可以給你裝上，只是這一輩子，休想再拿刀動劍了。」

李元烈乍聽之下，立時將那隻斷臂搶在手上！

「誰？……誰有這個本事？」

「銀刀段一鵬！」幪面人冷冷的道：

「去看看他，也許有辦法。」

李元烈雖是斷了一臂，却並不覺得十分疼痛，血也沒有再繼續流，顯然對方在點穴止血的同時也施展了止疼的手法，才能使自己免於崩潰，觀其出手，武功簡直高不可測，自己僥倖能在他手裏逃生不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再不趕快離開，對方若是改變了主意，生死猶在未卜之數。

呆呆地看着對方那張朦朧的臉，想到了自己眼前所落得的下塲，一時只覺得透骨的涼，死中逃生，仇恨復起，這一口氣無論如何也難以嚥下去……

「多謝足下不殺大恩，李某人今生祇要有三分氣在……就忘不了……」

說時，他已晃晃悠悠地由地上站了起來，眸光裏聚滿了悲忿，又似有說不出的淒涼……

「朋友你報個萬兒吧，李某人回去把你當祖宗一樣的給供起來，晨昏一柱香，保佑足下你長生不死……」

每一個字，都像是由牙縫裏擠出來的，顯示着他心裏恨惡之深，却是無比的遺憾，但能有絲毫出手制勝對方的把握，他也不會放過，實在是一點都沒有，說着說着，他竟自淒涼的笑了起來。那副樣子旣像是恨不能把對方生吞進肚裏。

幪面人微微笑着：「你會知道我是誰的，不必急於一時。回去告訴你主子，不宜再爲，否則，祇要我活着一天，决計不會容他得逞，我不送你了，你走吧！」

「好！」李元烈挫齒出聲，臉上發青道：「我還會再來的！——」

「那就太不幸了，」幪面人冷森森的笑着：「我要是你，就不會再來！」

深邃而冷竣的目光，再一次在李元烈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而滋生出無比的怒意。

「多謝足下你的好心，咱們後會有期，告辭！」話聲一落，驀地掩過了身子，一路縱馳如飛而逝。

打量着他前去消逝的背影，幪面人悵悵然似有所思。

今夜的短兵相接，已爲他在心裏描繪出來日大難的先聲，今夜的出手，事實上也已把他捲進了未來大戰不可或缺的主要核心，他再也無能脫離這片是非之地了。

夜風裏，他情不自禁的又自發出了咳嗽……

×　×　×

對於「大理」知府鄭淵來說，這兩天的日子實在不怎麼好過。

原來他這地方是「山高皇帝遠」，誰也管不着地方，想不到一夕之間，風水變了，有事沒事的人，好像都喜歡到這個地方來逛一逛，他這個地方官，職責所在，便不能不與聞問了。

普通人倒也罷了，偏偏來人都是些有鼻子有眼的人物，那一個也不好對付，都得他這個知府大人親自出面應付。

第一撥來人，顯然是京裏下來的人，一共是四個人，人還未到，先由省裏下來了八百里逯寄快書。

鄭大人開視之下，直驚得目瞪口呆。

除了「雲南等處布政司」轉來的一角公文，另加上「布政使」的一紙手令，顯示着來人不同一般的身份——「欽命上差，聽令侍候」。

就祇是這八個字，已夠這位四品正堂折騰的了。

「人」被接到了專迎上差的「朝陽館」，來人顯然大有來頭，一番酬對，才知道四個所謂的「欽命上差」，竟是來自直屬皇帝的親軍「上二十二衞」中最爲惹眼的「錦衣衞」。論官職，不過是小小的三個「總旗」由一名姓賴的「鎭撫」率領，可是鄭知府却知道這些個被俗稱爲「蕃子」的「錦衣衞」上差，那一個身上都有一身好功夫。

這類人常常是無事生非，打着皇帝親軍，極特殊的「錦衣衞」身份，在外面招搖撞騙，無所不爲，動輒殺人，地方州府碰着了他們，除了極盡小心的張羅着接待之外，一個弄不好就許砸了差事，毀了前程，是以每每視爲畏途。

鄭知府把這四個要命的主兒讓到了「朝陽館」，一番盛情接待之外，臨去前，還特意留了一位善於交際的周「通判」，囑他移住「朝陽館」，隨時聽憑使喚，爲四位上差各處聯絡奔走效勞。

想想看，這樣的四個人，一旦在這裏住了下來，似乎短時間還沒有走的意思，身爲地方官的知府大人，又如何能安下心來，除了善意的接待，小心巴結之外，別無良策。

來人雖頂着「錦衣衞」的特殊任務身份，看起來簡直和一般江湖黑道人物並無二致，滿身的風塵氣息，旣刁又油，祇是一樣，住下來絕口不談公事，一個個「守口如瓶」，周通判陪着吃喝，挖空了心思，也休想打聽出一點點來龍去脈，以及此

行四人所負有的特殊任務，這就讓鄭知府平添無限納悶，大費思忖了。

讓他頭疼的事，猶不止此。

緊接着四個錦衣衞的「蕃子」之後，「大理」地面上可又來了貴客。

一艘畫舫，轉載着遠自南昌而來的段小侯爺夫婦一行，道是遊山玩水，選勝登臨吧，總之一來到了「大理」地面上，可也就不打算動彈了。

鄭知府心裏滿是狐疑，可也不能裝不知道，說不得又自打起精神，小心接待一番。

段小侯爺不同于「錦衣衞」來的四個「蕃子」，自然，他是世襲的「郡侯」爺，食邑一方，雍容華貴，自有其威風氣勢，鄭知府儘管存心巴結，他却不輕易領他盛情。

原來小侯爺未來之前，先已着人佈署好了住處，行館就設在極具風光幽勝的「洱海」之濱，是一李姓富商的別館，主人很懂得官塲酬酢，又與小侯爺兩代交好，一向在南邊發財，聽說侯爺遊滇，樂得送上個順水人情，就把宅子連同一干僕役一併借給了貴客。

段小侯爺有了李姓富商的慇勤招待，自然就不便再勞駕鄭知府這一邊的了。

大理地面上，先後來了這兩撥貴客，儘管是事屬機密，雙方俱不欲張揚，可是該知道的人還是知道了。

特別是有「銀刀」之稱的段小侯爺，除了他世襲的「郡侯」身份之外，最最爲人樂道的，還是因爲他在武林中享有的崇高身份。

人們只要一提到段小侯爺，立刻便會聯想到，他那個有「銀刀」之稱的外號，以及他傳說中的鬼神不測的一身武功與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蓋世刀法——特別是在傳說中他的唯一勁敵「青鱗劍客」談倫死了之後，段小侯爺的身價便自「百尺竿頭」又上了一層，在浩瀚的五湖四海，顯然成了唯我獨尊之勢。

人們樂談段小侯爺；最爲「膾炙人口」的還是他與女俠「玉燕子」冷幽蘭的一段結合經過。

其實就祇是一個「玉燕子」冷幽蘭，已足以引發人們的好奇，更何況加上她與「銀刀」段小侯爺的離奇結合，這件事非僅江湖樂道，事傳官塲，早已名動公卿。正因爲這麼一來，小侯爺一行的行踪，也就格外的隱秘。

傳說中「玉燕子」冷幽蘭的美，彷彿是天上仙子，月裏嫦娥，原來她的行踪，就已經撲朔迷離，神龍見首不見尾，自嫁與段小侯爺後，雖未必「藏之金屋」，事實上一般江湖人物，再要想一睹她的芳容，即使並非全無可能，也屬難之又難了。

鄭知府在接待之餘，未嘗沒有動過這個一睹佳人的好奇，只可惜他的這一點小小好奇心願，直到此刻，也未能實現。

×　×　×

遞上了拜帖手本，足足又等了有半盞茶的時間，這位傳說中的神奇人物段小侯爺才施施然的出現花廳。

鄭知府立刻由他位子上站起來請安問好。

這已是他與小侯爺第三次見面，前兩次匆匆一見，小侯爺旅次未定，未及多談，今天他是專程來拜訪，對方一切粗安，應該是可以談上話了。

「這兩天京裏來了人，下官不得不親自照顧，直到今天才來看爵爺，請安問好，還請爵爺勿以怪罪才好！」

一面說，鄭知府依照官塲上的習俗，深深的向對方打上一揖！

「鄭大人不必客氣，請坐下說話！」

說着他自個先在一張紫檀木外加猩紅緞子坐墊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看上去也不過是三十上下的年歲，虎額燕頷，長眉俊眼，襯着偉岸的玉立長軀，小侯爺只憑着這個長相，就令人肅然起敬。

偏偏他舉止瀟洒，談吐從容，眉梢眼角，更有萬斛柔情——這便是他集「富貴」、「武功」之外，最會打動淑女們芳心之處了。

「爵爺客居之中，如有什麼需要，只請關照一聲，下官立刻着人辦到！」鄭知府搓着兩隻手，嘻嘻笑着：「夫人那裏也是一樣……這地方比不得南邊，還要請爵爺多多担待！」

「鄭大人太客氣了。」段小侯爺微微一笑：「我倒覺得這邊很好，天氣也好，不冷不熱，我這裏什麼都不缺，你就不必多憂心了！」

「是是！」鄭知府陪着笑道：「要說到天氣，這裏可是眞沒話說，尤其是爵爺住的這個地方，駕二水夾羣山，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四時如春，爵爺與寶眷能在這裏小住上一些時候，倒是值得的！」

段小侯爺微微點頭聽着。

鄭知府道：「爵爺如果有雅興，卑職可以着人準備一號官船，爵爺可以携同夫人，在這洱海湖上遊遊，也很有意思！」

「嗯——」段侯爺並不十分熱衷的樣子：「你都說說看，都有些什麼好玩的地方？」

「這個——」鄭知府如數家珍的道：「洱海狀如人耳，源出洱源山，總匯十八溪之水，下姜於漾鼻江，瀾滄江，這裏山多極了，爵爺看看……湖的四週全是山，說到玩處，洱海上面有三個島，遍植奇花，還有所謂的『四洲九曲』之勝，比起昆明湖來倒也不差呢！」

段小侯爺點頭道：「鄭大人你這麼一說，我倒是想到湖上看看去，你就隨便安排個日子吧，時間也用不着急，反正一半天我們還不打算走！」

「是是！」鄭知府連口道：「卑職知道，知道——」

段侯爺微微含着笑道：「剛才你說到前兩天京裏下來了人……是怎麼回事？」

鄭知府愣了一愣，這才點着頭道：「詳細情形，下官還不大清楚，公事照會上說是奉旨緝拿什麼要犯，至於拿的是什麼人，下官可就不知道了！」

段一鵬冷冷一笑：「不用說，來的是『錦衣衞』的蕃子了？」

他是爵爺的身份，才敢直呼來人爲「蕃子」，鄭知府却沒這個胆子。

「是……一共是四位上差！」

「這些人身手都不錯！」段一鵬問：「領頭的是誰？」（未完・六）

中篇俠義奇情

岳小玉傳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諸葛酒尊和許不醉等人商量之後，決定不去容樓便和他們分手，分頭去找郭冷魂和葉紅棉，他却沒有離開剪王鎭，却來到一幢巨宅門外，徜徉徘徊，被被這剪王莊的莊漢圍住，以爲這老叫化子來這裡有什麼不軌行動，驚動了莊主霍百蒼，認得他是諸葛酒尊，雖然厭惡却不敢怠慢，招呼入內飲酒，他說來找菊痴葉上開，經過一番唇舌，霍百蒼見隱瞞不了，只好承認葉上開住在莊上，引他相見，諸葛酒尊說明來意，想知道他的女兒葉紅棉的下落，葉上開推說無能爲力，不顧而去。諸葛酒尊失望之餘，來到烏衣寨碰上寨主柴天猛接待……

收惡女爲徒 打走黑衣漢

柴天猛哈哈一笑，道：「眞不愧是柴老粗的第一知己，這下子又給你一口猜中了。」

這時候，好酒已擺滿一大桌，佳餚美食也已紛紛端了過來。

諸葛酒尊隨手捧起了一罈酒，仰首便大口大口的猛喝。

柴天猛很高興，立刻依樣葫蘆，照樣奉陪。

兩罈十斤裝的烈酒，不到一盞茶時光已給他們喝得乾乾淨淨。

柴天猛大笑道：「好!眞不愧是酒王之子!」

說完這句話之後，忽然眉頭一皺，又說：「你從前喝酒，並不是這樣的，今天怎麼啦?」

諸葛酒尊盯着他，忽然咧嘴一笑，道：「老叫化從前喝酒是怎樣的?」

柴天猛說道：「你從前喝酒，總是斯斯文文的，雖然你叫酒王之子，但若說到喝酒的本領，却跟你老子最少相差了一大截!」

諸葛酒尊又咧嘴一笑：「你說得很對!很對!」

柴天猛眼睛一瞪，道：「那麼，俺要問個清楚了。」

諸葛酒尊道：「你想問甚麼?」

柴天猛道：「你是不是心裏有點不愉快的事情?」

諸葛酒尊兩眼一翻，說道：「不是有點，而是有很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藏在心裏。」

柴天猛「唔」一聲，道：「既然這樣，咱們現在不喝酒了。」

諸葛酒尊笑道：「不喝酒，是不是喝尿?」

柴天猛道：「不喝酒也不喝尿，咱們哥兒倆喝茶?」

× × ×

烏衣寨並不是個很幽雅的地方，這裏的人都很粗俗。

但這些粗俗的人，都很講義氣。

柴天猛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曾經是強盜頭子，但現在已洗手不幹。

他用盡了心血，把烏衣寨變成一個人人勤懇工作的村莊。

烏衣寨不再是強盜寨，這轉變連地方官府都爲之鬆了一口氣。

令到烏衣寨改變的人，是柴天猛。

但在烏衣寨還沒有改變之前，却有一個人首先改變了柴天猛。

這人就是江南丐中丐諸葛酒尊!

× × ×

柴天猛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粗豪漢子。

他一聲下令：「把酒收藏起來!」不到片刻間功夫，眼前就再也沒有一滴酒存在了。

因爲連潑瀉出來的酒，也已給抹擦得乾乾淨淨。

諸葛酒尊苦笑了一下，道：「柴寨主，你做事還是和從前一樣徹底。」

柴天猛道：「俺不喜歡看見任何愁眉苦臉的人喝酒，尤其是俺的朋友，更尤其是俺的老朋友，更更尤其是你!」

他做事徹底，說話也同樣徹底。

諸葛酒尊沒有埋怨柴天猛，因爲他比誰都更瞭解這個寨主的爲人。

柴天猛問他：「你心裏不愉快的事，能不能向俺這個好兄弟說?」

諸葛酒尊搖搖頭，道：「不能。」

柴天猛道：「是不是你認爲，俺根本就帮不了你的忙?」

諸葛酒尊「呃」的一聲，彷彿已有點酒意上湧：「是的。」

柴天猛立刻一拍桌子，吼叫着道：「這還算是甚麼老朋友?你心裏有不愉快的事，却不肯告訴俺知道，這分明就是當俺不存在!」

諸葛酒尊搖搖頭，道：「老叫化心裏若沒有你這個老朋友，就決不會跑到這烏衣寨來。」

柴天猛道：「但你爲甚麼不肯讓俺替你分憂?」

諸葛酒尊道：「不是我不肯，而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柴天猛道：「你可以慢慢的說，就算從現在開始一直說到日落西山，俺也會靜心傾聽到底的。」

諸葛酒尊笑了笑：「這是傻氣十足的說話。」

柴天猛冷笑道：「你認爲俺眞的帮不了你?」

諸葛酒尊道：「連葉上開都帮不了老叫化，你又何苦緊緊相逼?」

「你剛才說的是誰?」柴天猛陡地一呆，「你是不是說葉上開?」

「不錯。」

「菊痴葉上開?」

「也不錯。」

柴天猛完全呆住了。

過了很久，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接道：「你是說，連菊痴葉上開那樣的人物也帮不了你?」

諸葛酒尊苦笑了一下，道：「是的，連這個武林奇葩也帮不了老叫化。」

柴天猛立刻也陪着苦笑，而且好像笑得比諸葛酒尊還更苦。

除了苦笑之外，他不敢再說出半個字來。

這位烏衣寨寨主雖然粗狂，但却還懂得自己的份量有多重。

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瞧扁，但却也不是個狂妄自大的人。

他知道，自己若有一千斤重，那麼葉上開就會比整座烏衣山還重一千倍，甚至是一萬倍以上。

他終於悄然退下。

他不讓諸葛酒尊再喝酒，但他自己却在這一天喝得酩酊大醉。

× × ×

柴天猛酒量不錯，但這一天他終於醉得像個死人。

等到他酒醒之後，已是黎明。

當然，這是黎明之後的另一天，另一個寒冷的黎明。

他發覺自己的頭很疼，又疼又笨重。

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已知道喝酒最痛快，但喝醉之後却最痛苦。

他已很久沒有醉過了。

但這一次，他又再眞眞正正的大醉一場。

他還記得上次大醉之後，他熟睡得連大雷大雨都聽不見。

等到他醒過來之後，他第一眼看見的東西，乃是豬的屁股。

他並不是躺在豬糟裏，而是躺在羊棚內。

但在羊棚裏的他，却偏偏遇上了一條走錯路的豬，所以他一睜開眼就看見了豬的屁股。

直到現在，他還是覺得相當慶幸。
　他所慶幸的，就是這一條骯髒的豬，並未曾在他臉上撒尿放糞。
　自從經過這一次「慘醉」之後，他就決定以後喝酒小心一點，不要再醉得如此一塌糊塗。
　但這一次，他又醉了，而且彷彿比上一次醉得更加厲害。
　他在每次大醉之後，總是熟睡得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而這一次，他醒後又會看見些甚麼東西？
　答案是：「一張漂亮的臉孔。」
　他看見了一個很漂亮的小女孩，正用一條燙熱的巾子爲自己抹臉。
　那是一個大概十四五歲，穿着得極其標緻的女孩子。
　柴天猛吃了一驚，勉強抬起又疼又笨重的腦袋，驚詫地叫道：「妳……妳是甚麼人？」
　女孩眨動着烏亮明媚的眼睛，用極其清脆動聽的聲音說：「我是好人。」
　「好人？」柴天猛吸了一口氣，道：「妳若是好人，爲甚麼替我抹臉？」
　女孩道：「正因爲我是個好人，所以才會替你抹臉。」
　柴天猛搖搖頭，道：「不，這樣子替我抹臉的，通常都是一些壞女人，例如婊子——」
　他才說到這裏，鼻子上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這一拳打得他好疼！
　柴天猛立刻跳了起來，他要還擊。
　他從來都不打女人，更不打女孩。
　但若有女人或者是女孩想取他性命，他當然還是要反抗的。
　這小女孩也許不會殺了他，但這一拳却已很要命，最少已把這位烏衣寨寨主打得滿面鮮血。
　柴天猛絕不是個怕死的人，但若這樣糊塗死掉，他也絕不甘心。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他剛跳起來，這女孩已伸手點了他身上四個穴道。
　她點穴的手法看似平平無奇，但柴天猛居然還是閃躲不開去，登時呆立在地上，全身無法揮動。
　「妳是會家子？」柴天猛既是驚愕，又是痛楚之極。
　那女孩眨了眨眼，說道：「甚麼叫會家子？」
　柴天猛一怔，心裏又急又怒。
　他怒哼一聲，道：「會家子就是練過武功的人，妳何必裝蒜？」
　女孩「哦」地一聲，道：「原來是這樣解釋，我明白啦。」
　柴天猛道：「妳是從那裏來的？」
　女孩道：「不知道。」
　柴天猛一愕，道：「妳父母呢？」
　女孩搖了搖頭，道：「我沒有父母，我叫小惡女。」
　「小惡女？」柴天猛眉頭緊皺，說道：「這綽號不好聽，但却和妳的性子很脗合。」
　小惡女道：「是不是我揍了你一拳，你就認爲我很兇惡了？」
　柴天猛咬着牙，道：「妳若不兇惡，也不會隨隨便便一動手就這樣揍人！」
　小惡女道：「誰叫你罵人？」
　柴天猛道：「我幾時罵你來着？」
　小惡女道：「你剛才分明在罵我是個婊子！」
　柴天猛道：「我只是說例如……而已，妳怎麼當眞起來？」心中却在暗叫倒霉，忖道：「這小頭丫不知道甚麼叫會家子，但却知道婊子不是甚麼好東西，眞是氣煞我也！」
　只聽見小惡女忽然冷冷一笑，道：「你就是這烏衣寨的寨主柴天猛？」
　柴天猛嘆了口氣，緩緩道：「是又怎樣？」
　小惡女道：「這附近的百姓都說，你是一條好漢！」
　柴天猛道：「但這條好漢現在已變成『不好看』了！」
　小惡女道：「所以嘛，你以後最好少喝酒，多練武功，才不會吃虧在眼前。」
　柴天猛給這女孩氣得七竅生烟，忍不住問：「妳懂不懂解穴功夫？」
　他以爲小惡女一定會說一句：「當然懂。」
　那麼，他接着立刻就會說：「既然懂得解穴，就請先把我的穴道解開再說，總之，我不再罵你半句便是。」
　誰知小惡女居然搖了搖頭，說道：「我只懂得點穴，可不懂得怎樣解穴。」
　柴天猛吃了一驚，忙道：「俺的姑奶奶，妳別開這個玩笑！」
　小惡女嗄聲道：「誰跟你開玩笑了。我現在只懂得點穴，至於解穴的功夫，我可不懂。」
　柴天猛心中叫苦連天，只得問道：「妳師父是誰？」
　小惡女道：「我沒有師父。」
　「胡說！」柴天猛怒道：「妳若沒有拜師學藝，怎懂得點穴功夫？莫不是一生下來就已經會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小惡女一本正經地說：「也許眞的如此，亦未可料。」
　柴天猛儍住了，這個自稱「小惡女」的女孩，究竟是從那裏冒出來的？
　看她的點穴功夫，分明是極上乘的手法，但柴天猛却無法單憑這兩下子辨認出小惡女到底屬於何門何派。
　最要命的，就是小惡女又「不懂得解穴」！
　她是眞的不懂？還是故意捉狹作弄？
　但不論她眞的不懂解穴還是故意捉狹作弄，柴天猛這個觔斗肯定是栽定的了。
　這時候，小惡女又用巾子爲他抹臉。
　這一次，巾子之上染滿了血漿，柴天猛越看越是暗叫：「倒霉！倒霉！」
　過不了多久，門外忽然傳來一陣脚步聲，同時有人笑嘻嘻的說：「柴老弟，老叫化來也！」

×　×　×

　笑嘻嘻而來的老叫化，正是江南丐中丐諸葛酒尊。
　他臉上雖然擠滿着笑容，但心情還是並不愉快。
　他在烏衣寨裏停留了一晝一夜，現在正準備離去。
　他知道天猛喝醉了，但却不好意思就此不辭而別，所以，他堆滿着笑容直闖進來，還想跟柴天猛解釋幾句。
　他怎樣也想不到，柴天猛正給一個女孩弄得極其狼狽，恨不得立刻跳井去也。
　當諸葛酒尊直闖進來之後，柴天猛已差點想哭了。
　但小惡女却高興之極，她一看見諸葛酒尊，立刻就跪了下來，恭聲說道：「小惡女叩見諸葛老前輩，你老人家是不是考慮清楚了？」
　諸葛酒尊訝然地凝視着小惡女，良久才道：「妳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小惡女道：「諸葛老前輩，我這一輩子註定跟上了你，你還是答應收我爲徒罷。」說着，又深深的叩拜了三下。
　諸葛酒尊楞住，柴天猛也楞住。
　小惡女又說：「這一次，諸葛老前輩若還不肯答應，小惡女就決不再苟活下去了。」
　諸葛酒尊眼色一變，立時叱道：「胡說，這算是甚麼話兒了？」
　小惡女道：「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但總比活在世上，却又得孤苦零丁地過日子好一點點。」說到這裏，聲音聽來可憐兮兮似的，令人爲之鼻酸，心也酸。
　諸葛酒尊長長地嘆了口氣，忽然目注柴天猛：「你怎麼了？」
　柴天猛苦笑着說：「你眞的看不出，還是故意給我好看？」
　諸葛酒尊忽然一笑，淡淡道：「你給小惡女點了穴道？」
　柴天猛嘆道：「咱們是不是老朋友？虧你還能笑得出來。」
　諸葛酒尊道：「你若想哭，老叫化子也可以立刻奉陪。」
　柴天猛道：「英雄有淚不輕彈。」
　諸葛酒尊緊接說道：「寨主穴道不能解！」
　柴天猛怔了怔，接着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他這一陣大笑，倒是貨眞價實的，居然連眼淚也笑出了一大把。
　笑聲未已，諸葛酒尊已把他的穴道一一解開。

×　×　×

　原本打算黎明告辭的諸葛酒尊，直至午晌時分，才騎着馬兒離開烏衣寨。
　他來的時候只靠兩條腿，但走的時候已有馬匹代步。
　不是一匹馬，而是兩匹。
　這兩匹馬都是柴天猛贈送的。
　小惡女雖然把他的鼻子打爆，但仍然獲贈了一匹好馬。
　因爲小惡女已經正式拜了諸葛酒尊爲師。
　既已成爲了諸葛酒尊的徒兒，不要說是鼻子，就算給她打爆了眼珠和肚子，柴天猛都一定不會再加追究。
　路上，小惡女很規矩，沒有跟任何人拌嘴，也沒有隨便藉故生事，爲諸葛酒尊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諸葛酒尊收了這麼一個女弟子，覺得心情相當特別。
　到了黃昏，小惡女才問師父：「咱們往那兒去？」
　諸葛酒尊道：「今晚只能找間破廟棲身，妳怕不怕？」
　小惡女笑了笑，道：「有師父在，就算在龍潭中，虎穴裏，徒兒還是睡得着覺的。」
　諸葛酒尊淡淡一笑，道：「女兒家也有這種胆量，總算不愧是江南丐中丐門下的弟子。」
　小惡女道：「多謝師父讚賞，咱們明天是否要繼續趕路？」
　諸葛酒尊點了點頭，道：「不錯，我要到吳家集去。」
　小惡女道：「丐帮長老大會，是否就在吳家集召開？」
　諸葛酒尊點點頭，說道：「是的。」
　小惡女凝視着他，說道：「師父若成爲丐帮帮主，普天下所有的叫化子都有福了。」
　諸葛酒尊也盯着她的臉，道：「還記得那個小叫化嗎？」
　小惡女眼珠一轉，道：「師父說的是誰？」
　諸葛酒尊悠然道：「妳心裏早已知道他是誰，又何必明知故問？」
　小惡女忽然咬了咬牙，道：「師父說的是不是游出海？」
　諸葛酒尊說道：「除了他，又還會是誰？」
　小惡女嘴角一陣牽動，冷笑道：「這小子頑皮異常，師父最好少惹上他。」
　諸葛酒尊微笑道：「游出海雖然頑皮一點，但心腸不錯。」
　小惡女道：「師父是不是認爲徒兒心腸不好了？」
　諸葛酒尊淡淡一笑，道：「妳的心腸好不好，爲師現在還不清楚。」
　小惡女道：「是不是徒兒心腸不好，做師父的就會將之殺了，算是作爲清理門戶？」
　諸葛酒尊打個哈哈，笑道：「不要想得這麼可怕，切莫連胯下的坐騎也給妳嚇壞。」
　這一天晚上，這對師徒果然只能找到一間破廟暫作棲身之所。
　三天後，兩人已到豫南。
　吳家集已在不遠。

×　×　×

　豫南有一大鎭，名曰：「吉昌」。
　吉昌鎭乃商旅必經之地，只見鎭內屋宇鱗比，少說也有七八百戶人家。
　諸葛酒尊師徒進入鎭內不久，便遇上了一羣黑衣漢子，來勢洶湧地攔住兩人。
　小惡女年紀雖然細小，但却胆氣極壯，睹狀即時便大聲叱道：「何方妖物，竟敢擋住你家祖宗爺爺與姑奶奶的去路？」
　諸葛酒尊不禁爲之聽得呆住。
　那一羣黑衣漢子給小惡女大聲叱喝，一點也不生氣，倒是有幾個「咭咭」地怪笑起來。
　「有甚麼好笑？」小惡女怒叫着。
　其中一個鼻孔朝天的黑衣漢子一面怪笑，一面說：「妳是從那裏來的小妖精？」話猶未了，突然眼前人影一晃，胸前已吃了一掌。
　這一掌雖然並不算很重，但也不能算是太輕，這黑衣漢子登時給打退三步。
　所有黑衣漢子都驚奇地望着小惡女，

誰都沒想到這女孩居然武功不弱。

接着，最少有六七個黑衣漢子亮出了兵刄。

那個鼻孔朝天的黑衣漢子大概給小惡女一掌打出了滿腔怒火，早巳從腰間拔出掛刀，惡狠狠的就向小惡女迎面劈去。

但他這一刀才劈出，諸葛酒尊巳斜斜衝出。

那黑衣漢子只覺一股大力忽然從橫裏撞了過來，心知不妙，便不顧得對付小惡女，急忙揮刀護住自己胸前要害。

但諸葛酒尊既巳出手，他又怎能抵擋得住？

他又再吃了一掌。

這一掌比小惡女的一掌沉猛得多，那黑衣漢子登時仰天倒下，再也站不起來。

「你們是甚麼人？」諸葛酒尊一邊動手，一邊怒喝着說。

其餘黑衣漢子却一言不發，只是一味揮動武器，向諸葛酒尊師徒狂襲不已。

諸葛酒尊大怒，由於對方人多勢衆，當下出手更不留情，轉瞬間，又有兩個黑衣漢子給打得狂噴鮮血，直癱癱的臥在地上。

等到有五個黑衣漢子倒下之後，其餘黑衣漢子終於知道遇上强敵了，只好急急散開，狼狽四散地逃去。

諸葛酒尊却巳抓住其中一個跑得最快的黑衣漢子，就像是老麻鷹抓住了一隻小鷄。

「你叫甚麼名字？」諸葛酒尊桀桀一笑，忽然又在他的腋下搔了一把。

這黑衣漢子立時大笑，但才笑了兩下便又苦着了臉，道：「小人叫周長腿。」

「周長腿？怎麼不叫金華火腿？」諸葛酒尊冷笑一下，突然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

這一脚踢得不輕，周長腿疼得殺豬也似的怪叫了起來。

諸葛酒尊笑了笑：「好玩嗎？」

周長腿苦着臉，道：「小人知錯啦，求大爺網開一面，放過小人這一次。」

諸葛酒尊微笑道：「你跑得很快，比你所有的同伴更快。」

周長腿苦笑道：「小人若眞的跑得很快，也不會給你老人家抓住。」

諸葛酒尊笑道：「那是因爲我這個老人家比你跑得更快之故。」

周長腿暗叫倒霉，忍不住叫道：「爲甚麼你不抓別人，偏偏要抓住小人？」

諸葛酒尊道：「那是因爲你跑得最快，而且又是第一個拔腿便跑的傢伙。」

周長腿臉色發白，顫聲道：「這……這又怎麼樣了？」

諸葛酒尊道：「老叫化一向都很佩服你這種人，至於跑得最遲的那一種，顯然都是他媽的笨蛋了。」

周長腿皺起了眉頭，道：「你何不抓住那些笨蛋？」

諸葛酒尊搖搖頭，道：「老叫化最討厭笨蛋，連提起都覺得討厭。」

周長腿苦笑，說道：「小人也並不聰明。」

諸葛酒尊道：「不，你很聰明。」

周長腿道：「跑得快和聰明不聰明，那是完全是兩回事。」

諸葛酒尊道：「你說得對。」

周長腿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你又怎知道我不是個笨蛋？」

諸葛酒尊道：「當老叫化抓住你的時候，的確不知道你到底聰明不聰明，所以就只好試一試某個法子。」

「某個法子？」周長腿莫名其妙，道：「何謂之某個法子？」

諸葛酒尊笑道：「在你的屁股上踢一脚，看看你的反應怎樣。」

周長腿爲之啼笑皆非，道：「小人的反應怎樣了？」

諸葛酒尊淡淡道：「你很怕疼。」

周長腿道：「你老人家這一脚實在很厲害，實在踢得小人很疼。」

諸葛酒尊道：「不管疼不疼，你這個人相當怕疼却是事實，也只有聰明的人，才會特別怕疼，至於笨蛋，通常都比較能够忍住疼的。」

周長腿乾咳一聲：「就算小人聰明絕頂好了，那又怎樣？」

諸葛酒尊道：「越是聰明的人，就越是懂得珍惜自己的性命，你懂不懂？」

周長腿道：「我懂。」

諸葛酒尊道：「你當然不想立刻就死掉的，對不？」

周長腿點點頭，道：「不錯，所以無論你老人家想知道甚麼事情，只要小人知道，就一定會據實相告。」

「很好，眞的很好。」諸葛酒尊淡淡地說：「老叫化就是等你說這句話。」

他吟哦了片刻，才繼續說：「你們是甚麼人？」

周長腿立刻回答：「咱們只不過是一羣商旅。」

諸葛酒尊沉聲道：「這麼說，你們都是生意人了？」

周長腿點頭道：「是的。」

諸葛酒尊「唔」一聲，道：「你現在千萬小心，老叫化不想聽見半句謊話，否則小心你的腦袋！」

周長腿忙道：「我一定會小心。」

諸葛酒尊道：「你們這些生意人，做的是甚麼買賣？」

周長腿訕訕一笑，半晌才回答說：「咱們幹的是無本買賣。」

「無本買賣！」諸葛酒尊嘿嘿一笑，道：「這分明就是一夥强盜了。」

周長腿道：「那只是偶一而爲之的，並不是天天都做强盜。」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眞正的江湖大盜，也許十年八載才動手幹它一票，但這巳足够畢生享用了！」

周長腿苦笑道：「咱們的本事還沒有這麼大。」

諸葛酒尊道：「你們當然不是那種材料，所以只能做一羣有如盲頭蒼蠅般的小賊。」

周長腿苦着臉，道：「小人知錯，下次決計不敢做這些買賣了。」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但老叫化看得出，你們這羣狗頭崽子，並非志在搶刦我這個老叫化，而是想把咱們師徒砍爲肉醬。」

「沒這種事，」周長腿臉色灰白，叫道：「咱們跟你老人家無仇無怨，爲甚麼

要存心殺害？」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只怕有人付出銀子，你們就會爲了銀子而殺人！」

「冤枉！」周長腿急說道：「眞乃冤枉！」

諸葛酒尊冷冷道：「那麼，你們志在甚麼？」

周長腿吞了一口口水，道：「小人若說了，是否可以馬上滾蛋？」

諸葛酒尊點點頭，道：「是的，但却決不能說謊，否則嘿嘿！」

「小人決不會騙你老人家，」周長腿忙道：「實不相瞞，的確是有人收買了咱們這夥兄弟，來對付你老人家的。」

「是何許人也？」

「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

「因爲老大沒有說，所以咱們這一夥兄弟們就不知道了。」

「你們的老大是誰？」

「闊鼻子蕭賽艮。」

「他在那裏？」

「躺在地上那一個就是。」周長腿伸手向地上一指。

諸葛酒尊一怔，原來那個鼻孔朝天的傢伙，就是他們的老大蕭賽艮。

諸葛酒尊哼一聲，把那蕭賽艮揪了起來，叱喝道：「別裝死，我問你一件事，你答不上，就得再吃老叫化子一記內家重掌！」

蕭賽艮連忙道：「不要再打，總之小人一定據實相告便是。」

諸葛酒尊道：「你們這羣狗頭崽子想打甚麼主意？快說！」

蕭賽艮吸了一口氣，道：「有人付錢，要咱們搶走你的綠玉打狗棒！」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果然是爲了這個！」

蕭賽艮道：「那人說，你這個老叫化略懂武功，但却只是第七八流的脚色，所以……咱們才敢動手的。」

他這句話才說完，臉上巳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這分明就是欺善怕惡，算甚麼英雄好漢？」諸葛酒尊氣冲冲地罵道。

蕭賽艮驚惶地說：「前輩教訓得好，罵得好，咱們以後再也不敢了。」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那人是誰？」

蕭賽良道：「俺不知道，俺是在賭坊裏認識他的。」

諸葛酒尊道：「他有多大年紀？」

蕭賽良道：「也不知道。」

諸葛酒尊臉色一寒：「怎會連這個都不知道？你這雙招子是用來幹甚麼的？」

蕭賽良苦笑了一下，道：「那人身材中等，衣着十分華麗，但臉上却戴着一副薄薄的人皮面具。」

諸葛酒尊冷冷一笑，道：「連人家的底細都沒弄清楚，就想發財大吉，眞是不知死活！」

蕭賽良道：「那是俺一時糊塗，下次決計不敢啦。」

諸葛酒尊冷冷道：「我也不想下次還遇見你們，快滾！」

蕭賽良如獲大赦，匆匆離去。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喃喃道：「煩惱的事好像越來越多了。」

× × ×

小惡女終於找到了諸葛酒尊，又拜了他爲師父，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的來歷。

諸葛酒尊帶着她東闖西蕩，而且開始傳授她武功。

經過一番追查，想奪走綠玉打狗棒的，無疑正是天恨中人。

直至岳小玉遇上諸葛酒尊之際，天恨帮又正在向諸葛酒尊動手，似乎非要想到綠玉打狗棒不可。

岳小玉聽諸葛酒尊說出其中經歷之後，不禁氣得咬牙切齒，道：「他媽的甚麼恨帝恨王八，老子遲早要他知道厲害。」

諸葛酒尊眨了眨眼，微笑着道：「岳小兄弟，常言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莫不是你巳經練成很厲害的武功了？」

岳小玉一拍胸口，道：「老子雖然還是跟從前差不多，但却有兩座厲害的大靠山。」

諸葛酒尊道：「你是說你師父和義父嗎？」

岳小玉却搖搖頭，道：「非也。」

諸葛酒尊大奇，道：「那麼這兩座厲害的大靠山又是甚麼人？」

岳小玉道：「不是人，是四個字。」

「四個字？」諸葛酒尊越聽越奇，道：「四個怎樣的字。」

岳小玉道：「勇者！仁者！」

諸葛酒尊陡地一呆，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岳小玉道：「勇者無懼，仁者無敵，本座就是要成爲無懼無敵之人！」

公孫我劍聽得不住搖頭，嘆道：「寶貝徒兒的吹牛癮又發作啦！」

諸葛酒尊却不以爲然，道：「小岳子有此宏願大志，那是十分值得嘉許的，也許他現在還不能成爲勇者、仁者，但只要心存此念，總有一天可以成功的！」

公孫我劍淡淡一笑，對岳小玉說：「過兩天就是丐帮長老大會了，你有甚麼高見？」

岳小玉咧嘴一笑，道：「有師父在這裏，徒兒又還能有甚麼高見。」

公孫我劍道：「你是說爲師專橫可惡嗎？」

岳小玉道：「豈敢，只不過徒兒經驗尚淺，資歷又不足，倘若胡亂說話，恐怕會貽笑大方耳。」

公孫我劍道：「你年紀雖然細小，但却也有你的一套，反正在這裏的都是自己人，就算你大發謬論，咱們也是不會怪你的。」

岳小玉登時展顏一笑，道：「既然師父這麼說，徒兒就不客氣了。」

公孫我劍道：「速說可也！」

岳小玉道：「聽說這次丐帮長老大會，對於外來之人都不大歡迎，對嗎？」

諸葛酒尊點點頭，道：「這本是丐帮內裏的事，外人插足其間，實在是不怎麼好的。」

岳小玉道：「但小岳子認爲，若有外人參與這個盛會，天恨中人反而不敢輕易造次。」

諸葛酒尊怔了一怔，道：「你怎會有這種想法的？」

岳小玉道：「倘若丐幫長老大會，變成了天下英雄薈聚之所，恨帝就算胆子再大，只怕也不敢公然動犯衆怒。」

諸葛酒尊眉頭一皺，道：「你說的倒也不無道理，但如今距離大會日期已在不遠，就算立時發出宣告，只怕也沒有多少武林英雄可以趕得及前來參與。」

岳小玉聳肩道：「這就沒話說了。」

公孫我劍道：「但爲師却有說話。」

岳小玉道：「師父有甚麼高見。」

公孫我劍道：「無論這次丐帮大會有沒有外人參與，恨帝也不會在大會之日插手生事。」

諸葛酒尊奇怪地望着他，道：「何以見得。」

公孫我劍道：「恨帝若敢在丐帮大會之日生事，就絕不會在動手之前派人對付這位江南丐中丐！」

諸葛酒尊聽得不住點頭，道：「這話也不錯，這恨帝必然也是條老狐狸了，他再愚蠢不會犯上打草驚蛇的弊病。」

公孫我劍道：「恨帝也許有能力可以在丐帮大會之日，把這個大會弄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但他若眞是這樣做，天恨這個組合也必然會爲之元氣大傷，這是智者絕對不敢的所爲！」

諸葛酒尊連連點頭，道：「不錯，這次丐帮長老大會，少說也有逾千丐帮高手聚集在一起，天恨中人若在這裏發難，縱然可以獲勝，也必僅是慘勝一塲而已。」

公孫我劍道：「恨帝若對着丐帮拚個慘勝，那麼不到三天，他就會完慘敗！」

諸葛酒尊道：「公孫兄所言甚是，最少，神通教那邊廂一定不會坐視，必然乘機落井下石，把天恨帮徹底消滅。」

岳小玉忽然道：「但天恨帮若早與神通教互相勾結，那又怎樣？」

公孫我劍道：「萬層樓心高氣傲，他絕對不屑與恨帝聯手。」

岳小玉道：「倘眞如此，那就好辦得多了。」

公孫我劍說道：「照目前形勢看來，天恨帮與神通教兩者之間，都是各有顧忌的。」

岳小玉道：「最好恨帝忽然間狠勁大發，跟萬層樓來一塲大火併，咱們就在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

公孫我劍嘆了一聲：「想想是可以的，但世間之事又豈會這樣如意？」

諸葛酒尊也接着長長地嘆了口氣，道：「老叫化的事，其實也不必過份担心，倒是郭堡主中了血花蓮掌力，如今更與葉紅棉變成了一對苦難鴛鴦，這才眞的叫老化子牽腸掛肚，忐忑不安！」

公孫我劍道：「這是各有各的福澤，各有各的運數，旁人再担心也是担心不來的。」

岳小玉道：「還有布公子，鐵眉樓那邊的形勢不知道又怎樣了？」

公孫我劍說道：「布狂風年紀雖然不大，但却好像比爲師還更有辦法，更有本領！」

岳小玉道：「這次丐帮大會，不知道他會不會來？」

公孫我劍道：「他若來了，恨帝一定更加不敢造次！」

諸葛酒尊微微一笑，說道：「我這個老叫化逍遙自在了大半輩子，想不到在這把年紀却要勞碌得疲於奔命，算不算是報應？」

公孫我劍道：「這是你福氣驚人，連做叫化子也做得威風凜凜，以後，普天下叫化子遇上了你，都想客客氣氣，甚至會對你老兄敬若神明啦！」

諸葛酒尊道：「這眞是最要命的驚人福氣！」

岳小玉凝視着他，忽然問：「諸葛大叔的傷勢嚴重不嚴重。」

諸葛酒尊道：「一兩天後，料可復原如常。」

岳小玉道：「如此甚好……」忽然眼珠子骨碌一轉，睨視着師父。

公孫我劍捋鬚一笑：「你又有甚麼好主意，直說無妨。」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諸葛大叔給天恨帮接二連三作弄——」

「不是作弄，他們是要弄死我這個老叫化。」諸葛酒尊立刻氣忿忿的說。

岳小玉道：「他們要弄死諸葛大叔，當然是無法如願以償的，但不管怎樣，大叔給他們弄得滿天星斗，七竅生烟，這是絕對不會說錯的了。」

公孫我劍盯着他：「你想向天恨中人報復？」

岳小玉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戰略！」

公孫我劍道：「這並不是戰略，而是報復者的漂亮說話。」

岳小玉道：「難道師父認爲不對。」

公孫我劍道：「這兩句說話不但很漂亮，而且對極了。」

岳小玉立時眉開眼笑，道：「既然師父也認爲很對，咱們就不妨給天恨中人來一個還以顏色，好讓他們知道，咱們是不好欺負的。」

公孫我劍點點頭，道：「你這個主意不錯是好極了。但咱們又該怎樣去對付天恨帮！」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這就得靠一個人了。」

公孫我劍道：「靠誰？」

岳小玉道：「我師父。」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道：「怎麼不說靠你的義父練驚虹？」

岳小玉笑道：「現在要找義父，簡直就是大海撈針，但師父却就在眼前，這又何苦捨近圖遠？」

公孫我劍盯着他，摸了摸鼻子才道：「你以爲天恨帮是一塊豆腐？」

岳小玉道：「當然不是豆腐，若是一塊豆腐，又何必師父親自動手了？」

公孫我劍道：「你明知這是一個燙山芋，而且這燙山芋還是有毒的，怎麼還叫師父把它接住？」

岳小玉抿嘴一笑，道：「這山芋雖然又燙又毒，但却也只有你才能接得住！」

公孫我劍笑笑道：「但爲師若接不住呢？」

岳小玉道：「不成功，便成仁，那也是無話可說的。」

公孫我劍呵呵一笑，道：「有你這樣的徒兒，爲師眞是有福之至。」

諸葛酒尊忙說道：「公孫兄用不着生氣——」

公孫我劍兩眼一瞪，道：「我幾時說過自己生氣了？」

諸葛酒尊乾咳一聲，說道：「也許你不是眞的生氣，但看來却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公孫我劍道：「也許你不是女人，但看來却好像女人般的樣子。」

諸葛酒尊一怔，隔了半晌才道：「你可知道這樣辱罵別人是會引起決鬥的？」

公孫我劍悠然道：「我在穿開襠褲的時候，就已很清楚這樣說話的後果。」

諸葛酒尊道：「既然知道，何以還明知故犯？」

公孫我劍道：「因爲你並非別人，而是酒王之子，又是江南丐中丐！」

諸葛酒尊呆了一呆，接着仰面大笑：「說得好，眞不枉咱們相識一塲！」

岳小玉心中暗暗好笑，忖道：「這兩個老人家言行古怪，眞是世間少有。」

公孫我劍又已瞪視着他，道：「你剛才說得很好，爲人之道，不成功便成仁，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岳小玉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師父眞的要去對付天恨帮？」

公孫我劍道：「這是你說的呀，爲師如今照辦，那又有甚麼不對了？」

岳小玉忙道：「徒兒只是隨便說說的，師父千萬不可當作認眞！」

公孫我劍登時臉色一寒：「你可知道自己現在的身份？」

岳小玉一楞道：「我是你的徒兒！」

公孫我劍道：「但也是血花宮的宮主！你可知道，這種身份是多麼重要？你以爲自己還是當年無憂無慮的小無賴？難道你不知道你義父對你的期望有多大？」

岳小玉給他說得透氣不過來，只得說：「徒兒自知言行輕率，做事又不負責任，但徒兒保證一定改過……」

公孫我劍道：「你改過不改過，已是後來一回事，但爲師現在決定，馬上就給天恨帮的兔崽子們還以顏色！」

岳小玉咬了咬牙，道：「那麼，徒兒也要跟着師父！」

公孫我劍道：「不行！」

岳小玉臉色一變，道：「爲甚麼不行？我是你的徒兒！」

公孫我劍道：「你不行，是因爲跟着爲師，只會給爲師增加贅累，除非你已練成了絕世武功，那才有機會可以跟爲師一起出生入死！」

岳小玉跺了跺脚，氣忿忿道：「早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公孫我劍淡淡道：「亡羊補牢，未爲晚也，你從現在開始勤練武功便是！」

岳小玉苦着臉，道：「遠水救不了近火，現在才苦練，是不是太遲了一點？」

公孫我劍道：「不遲！不遲！你現在留在這裏，慢慢的練，爲師要走了！」

他說走就走，而且走得比豹子還快。

岳小玉又跺了跺脚，道：「這就是岳小玉的師父，我就是笑公爵的徒兒！又是血花宮的宮主！」

諸葛酒尊怔怔地望住他，忍不住道：「你是不是眞的生氣啦？」

岳小玉却忽然格格一笑道：「我沒有眞的生氣，只是覺得他媽的十分有趣。」

諸葛酒尊不禁爲之呆住。

× × ×

公孫我劍實在是個奇人，一個罕見的武林奇人。

他離開金鵬苑後，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雜貨店裏買了二十斤醋。

然後他就捧着這一罎醋，騎着一匹用二百兩銀子買回來的馬，一直望南而去。

南方有一座小鎭，鎭上只有五六十戶人家，其中最簡陋的屋子，就在小鎭北方一口大井的旁邊。

這屋子有門，但門上最少有八九個大洞，二三十個小洞。

這樣的一道門，當然已很霉爛了，但比這道門更加霉氣十足的，却還是門後的一張床。

但這張床看來隨時都可以坍塌的床，却又比床上的人還好看一些。

丐帮有逾萬弟子，也就是有逾萬乞兒叫化子，但却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叫化子會比這床上的人更加骯髒不堪。

他的頭髮，似乎有好幾年沒整理過了，以致左一撮右一撮虬結在一起，再襯托着他那張汚垢一層又一層的臉孔，實在令人有着噁心的感覺。

公孫我劍把馬兒拴在井邊，然後就抱着醋罎直闖進去。

只見屋子裏斜斜地擺放着一張殘破之極的桌子，桌面上有一個酒罎子，但罎子內早已滴酒全無。

公孫我劍把醋罎放在酒罎旁邊，兩眼直視着床上那人說：「老四，你嬲氣了沒有？」

那人的眼睛半開半闔，聽見公孫我劍這樣說才緩緩地把眼睛睜開。

「公孫我劍？」他詫異地說。

公孫我劍乾咳一聲，道：「沒想到我會來找你罷？」

那人眨動着眼睛，長長地嘆氣，道：「的確沒想到，你怎會找到這種鬼地方來的？」

公孫我劍道：「這裏又不是龍潭虎穴，又不是甚麼隱秘之所，我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知道你猷在這裏等死！」

那人怪笑了一下，道：「你知道我今年幾歲了？」

公孫我劍道：「十年前，你對我說已經四十歲。」

那人道：「不錯，十年前我的確這樣說過。」

公孫我劍道：「所以，你現在已經是六十歲了。」

那人道：「四十歲的人再活十年，又怎會變成了六十歲？」

公孫我劍道：「一個人若既骯髒又頹喪，是會老得更快，也老得更難看，更衰弱的。」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隨便你怎樣說都沒關係，反正我已不想活下去。」

公孫我劍道：「門外有一口井，你爲甚麼不跳下去？」

那人道：「我就算非要自萌短見不可，也決不會跳井。」

（未完・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長風以武林老前輩的聲譽，號召羣豪聲討魔教，召開一次會議，部署如何對敵，然後離去。羣豪恭送他走之後，由獨行叟調度，派卓少華率領秋月，和田無忌等人爲先鋒，首途茅山，至石母嶺待命；武當山紫雲道長率領步眞、玉眞和二十五名劍陣弟子，陪同芙蓉城人馬同行對付茅山「分光劍陣」；却分派芙蓉城主爲中軍，直抵茅山通天觀叫陣；接着，第四隊自己領隊；第五隊委派石開天率領，任務是支援和掩護，卓少華和田無忌分途前進，自己和秋月一起而行，半途遇到對方攔截，被七個魔女佈下「姹女陣」，未能脫身……

兵臨通天觀　陣對魔法王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卓少華功凝雙掌，目射奇光，注視着身前身後湧起的重疊掌影之際，突覺身後正有一團寒氣像閃電般逼近！

「迷幻掌」，就是讓你目迷奇幻掌勢之際，才是眞正下手的機會。

卓少華連身形都沒轉過去，右手反手一掌，朝後拍去。

前文說過，「迷幻掌」分一虛一實，七個魔女這時陣勢已演到最頂峯的時候，各人此去彼來，行動如電，她們眼看卓少華忽然凝立不動，還以爲他已被掌影所迷，分不清楚人影了，這眞是下手的最好機會。

這時每一個人左手飛快的在卓少華面前晃動，幻起了一片虛影，人却一個接一個竄到卓少華身後發掌，這就使卓少華突然發覺身後有一團寒氣逼近。

七個人行動如一，雖然一個接一個發掌，印到卓少華後心，其實速度之快，何異七掌同發？

卓少華反手一掌，擊出之時正好「拍」「拍」「拍」一連接着了七掌！七記貫注了魔教「玄冰眞氣」的「迷幻掌」，一下全接了下來。

這下，雙方在手掌上都貫注了雙方特有的神功，也登時分出勝負來了。

卓少華有老哥哥傳給他的二十年功力，這二十年的功力，別人練上三十年，也練不到他的火候，因此，卓少華練功的日子雖淺，「九陽神功」少說也有六七成火候。

「九陽神功」是玄門純陽功夫，也正好是魔教「玄冰眞氣」的唯一尅星，這點七個魔女當然不會知道。

其實方才卓少華手臂上被她們拍上六掌，後來手背上又被拍了一掌一無異樣，並沒爲「玄冰眞氣」奇寒之氣所傷，她們也應該有所警覺了，這只能說她們雖練成了魔教「玄冰眞氣」，總是年紀不大，經驗不足，這要換了魔教教主一元子在場，就會發覺了。

七聲脆響才起，嬌哼也隨着而起，一片迷離的指影，掌形，立即烟消雲散。

這和方才一劍就截斷她們「七情紗」一樣，卓少華沒想到她們如此迷幻奇絕的掌勢，竟然一掌就解決了，心頭還在驚訝，耳中忽然聽到她們低微的呻吟之聲。

這和方才消魂蝕骨的呻吟之聲，大是不同，卓少華忍不住回身看去，只見七人全巳委頓在地，每個人都粉臉通紅，身子瑟縮顫抖，只是張着口喘息，目中流露出乞憐之色。

卓少華心中暗暗納罕，自己只發了一掌，她們怎會傷得如此之重呢？

但再一尋思，不禁恍然大悟，自己運起「九陽神功」，敢情正是她們魔教「玄冰眞氣」的尅星了，她們眞氣被自己所破，武功頓失，是以委頓不堪，但只要稍加養息，即可復原。

這就含笑道：「七位姑娘的陣式爲在下所破，這就是邪不勝正，妳們武功雖失，但只要養息數日，即可復原，從此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不可再入岐途了。」

說完，轉身掀帘走出，目光一掠，却不見秋月的蹤影。

他自然知道，自己不曾退出秋月是不會離開的，那麼她莫非出了事？急步追出，小天井上靜悄悄的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她被魔教人擄到那裏去了呢？」

卓少華正在惶急之際，忽見天井中間石板上有人用木炭畫了一個箭頭指向大門外，心中不覺一動，立即跟着掠出大門，走沒多遠，果見路上又出現了一個木炭畫的箭頭。

卓少華依着箭頭所指的方向奔去，一路上每逢轉折就有箭頭出現，不消一刻，便巳轉過一重山脚，前面有一片綿密的松林。

他剛趕到林外，面前一塊平整的土地上，又劃了一個大箭頭，指向林中。

卓少華不由站停下來，打量着這片密壓壓的松林，心中想着：「他們擄來了秋月，又把自己引來，不用說林中一定有着埋伏了。」

他藝高胆大，也不撤下兵刃，舉步朝松林中走了進去。

松林相當綿密，這時正當午刻太陽是直射的，但林中依然相當黝黑，卓少華深入二三十丈光景，依然不見秋月的影子。

心中又不禁有些猶豫起來，他們會不會故施狡獪，秋月並不在這裏呢？但繼而一想：「自己既然來了，總得看個究竟，這片林中到底有些什麼埋伏？」

他這麼一想，就繼續筆直走去。

深入到五十丈左右，前面忽然有了陽光，卓少華他還以爲松林巳到盡頭，暗自忖道：「這麼看來，這林中竟然一點埋伏也沒有，他們把自己引入松林，敢情只是讓自己浪費時間，那麼秋月也不會在這裏的了。」

心念轉動之際，脚下巳迅快的穿林而出。

林外，確然是一片空地，但空地不過十丈方圓，四週依然是綿密的松林。這十丈方圓的松樹，顯然是新近才砍倒的，在地上橫七豎八倒臥着。

中間只有一棵松樹沒有砍倒，孤另另的巍然獨存，在這棵松樹上，反剪雙手，縛着一個人！

這人正是秋月，她秀髮披散，胸前衣衫巳被撕開，呈露出胸前一片細膩白嫩的肌膚，椒乳半露，情形十分狼狽。

她看到了卓少華，想張口叫喊，但她嘴裏被塞着東西，除了竭力的發出「唔」「唔」之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對秋月的侮辱，豈不也等於侮辱了自己？

卓少華雙目幾乎氣得冒出火來，身形一晃而前，掠落到秋月面前，右手一拂，巳把反剪她雙手的繩索拂斷！

秋月眼中有淚水，但她沒有流出來，一手迅快從嘴中，挖出塞着的衣衫破布，焦急的道：「快走，公子快走！」

只聽十丈外有人陰惻惻的道：「嘿嘿！他巳經走不了啦！」

卓少華沒去理會他們，嗆的一聲，隨手掣出長劍，割斷了秋月脚上的繩索。

秋月急叫道：「公子快走，不用顧及小婢，你快走……」

她聲音急迫得幾乎要哭出聲來。

卓少華橫劍當胸，凜然道：「秋月，妳不用怕！」

「好個多情公子俏丫鬟！」在另一個方向，也在十丈開外，有人冷冷的笑着說道。

卓少華忽然返劍入鞘，抬目喝道：「朋友既然在這片松林之間設下了埋伏，怎不下來讓卓某見識見識？」

另一個方向又有人喝道：「卓少華，你死到臨頭，嘴還硬得很。」

秋月道：「公子，他們一共有八個人，分別圍住了八個方向。」

卓少華仰首向天，發出一聲朗朗長笑，說道：「秋月，妳看我長劍不是巳返鞘了麼？」

他借着仰首長笑，目光迅速一瞥，果然發現十丈外一圈松樹梢頭，按八卦方位站立着八個黑衣人，這八人能站在松樹枝梢上，這份輕功巳極爲可觀。

只要看他們分別佔據了八個方向，相距又極遠，巳可猜得到他們極可能會使用霸道暗器無疑！

對暗器，卓少華絲毫不懼，自己足可應付。

秋月點頭道：「婢子看到了。」

卓少華道：「妳可知我爲什麼長劍收起來了？」

秋月道：「婢子不知道。」

「因爲他們只有八個人。」卓少華大笑道：「就用不着我使劍。」

其實他心裏知道，劍法，他只會六合門的「六合劍法」，在這種場合，「六合劍法」是發揮不出威力來的，他身邊有一支老哥哥的金笛，老哥哥的「長風十三破」其中就有專破暗器的一種絕招，何况使用金笛，還可以使出老哥哥的「穿雲箭」絕技（指功），這比使劍要有把握多了。

他此言一出，果然把樹梢上的八個黑衣人激怒了。

只聽對面有人洪聲喝道：「好小子，你好狂的口氣，那你就接着了！」

卓少華大笑道：「在下不是巳經恭候多時了麼？若不是爲了要看看你們這些么

魔小醜究竟有些什麼伎倆，卓某早就走了，何用跟爾等多費唇舌？」

「嘿嘿，你小子眞有些不知死活！」對面那人一揮手道：「好，咱們那就成全你們兩個恩愛主僕死在一塊吧！」

他這一揮手，從他手中登時發出一點綠陰陰的火星，朝卓少華立身之處激射而來。

一個人出手了，其他七個人自然也跟着出手，一共是八點火星，同一目標，同時朝中間飛射而來。

不！每一個人從手上彈出來的時候，看去只有一點火星，但那點火星飛射到五丈來遠，就在半空中「轟」的一聲，爆將開來，化作一幢綠焰火光，落到卓少華、秋月兩人的身前三丈光景，就熊熊燃燒起來。

如果只是一幢火焰，你或者還有退避的餘地，但他們早已預算好了，八個人分佔了八個方位，八幢火光同時落地，就像八卦一般，正好把兩人團團圍住。

每一幢熊熊火焰，火頭幾乎高達一丈有奇，距離兩人立身之處，雖然還有三丈來遠，但火勢燃燒得極快，尤其四周是砍倒的松樹，別說魔火碧焰遇物即燃，就是松樹本身也是易燃之物，不過轉瞬之間，已成了一堵火牆，就算輕功絕頂之人，也無法飛越得過去。

秋月看得心頭大急，哭道：「公子，你早該走了，現在該怎麼辦呢？」

火勢發展極快，本來還有三丈距離，但一轉眼已逼近到不足兩丈，一股熯熱的火氣，從四周逼來，已使人有如烤如炙之感。

卓少華也大感意外，他先前只道對方可能要施放暗器，卻想不到對方會使出魔火來。

他估量自己若是一個人，仍可越火而出，但是如今多了一個秋月，要帶她離開，那就不一定有把握了。

心頭迅疾轉動，一面安慰道：「秋月，別怕，我自有辦法。」兩句話的工夫，碧綠的火焰，又逼近了數尺。

秋月道：「公子，小婢知道你一個人一定可以脫困的，你就不用再顧小婢了。」話聲甫落，踴身朝火焰中投去。

卓少華眼快，趕緊趨前一步，一探手抓住了秋月的手臂，喝聲道：「妳不可如此。」

他這跨上了一步，離前面的火勢更近，一陣炙熱的火氣，直往身上逼來，左手不由自主的向前劈出了一掌。

這一掌他縱然沒用全力，也使出了七八成力道。一道強猛的掌風，應手推出，朝熊熊燃燒的碧焰火勢席捲過去，掌風過處，火勢就像麥浪般壓低下去！不，一下就把當前一幢魔火壓熄了。

這眞是奇怪之至，但其實說穿了也並不奇怪。

因爲卓少華練的是「九陽神功」，當初練功之時，老哥哥要他每天清晨面對東方趺坐，朝初起的旭日吐納練氣，這就是說「九陽神功」練的是天地間至大至剛的純陽之氣。

魔教的功夫，練的都是陰功，就是碧焰魔火，其色陰森而綠，這足證也是陰火了。

這時正當日正午時，乃是陽氣當令最旺的時候，卓少華一腔怒火，憤而發出來的這一掌，自然使出「九陽神功」，「九陽神功」本身已屬純陽，再加午時陽氣正盛，正好尅制了魔火碧焰，掌風掃過，魔火焉得不滅？

這道理自然說得通，只是卓少華先前並不知道罷了。

但這道理，飛天神魔謝長風自然知道，試想謝長風當時明明知道卓少華的殺父仇人是魔教教主一元子門下的大弟子，如果卓少華所學，不能尅制魔教武功，他豈會放心大笑而去？

卓少華幾乎不敢相信自己一記掌風，竟能把一幢丈高的烈焰撲滅，心頭不覺一怔，繼而大喜過望，口中朗笑一聲道：「秋月，妳看如何？」

笑聲甫出，雙手齊發，朝四周魔火接連劈出。

這回當眞神威凜發，掌風如濤，橫掃過去，七幢碧焰如山，火勢熊熊的烈焰，經他掌風掃過，刹那盡滅。

這下直把站在四周八方松樹上的八個黑衣人看得目瞪口呆，他們滿以爲這場魔火，可以把卓少華兩人燒得屍骨無存，連做夢都沒想到碧焰魔火會被他掌風一舉撲滅。

但八個人的身上，所帶來的魔教「法寶」，又豈止碧焰魔火一種？碧焰魔火旣不能奏功，八個人不約而同迅快的戴起了麕皮手套，正待朝革囊中抓去。

卓少華目光何等犀利，眼看對面黑衣人戴起手套，顯然又待施放歹毒暗器，不覺劍眉一剔，喝道：「無知魔徒，你們魔火無功，就該知難而退，居然還要妄使歹毒暗器，那就容你們不得了！」

喝聲出口，左手振腕一指，朝對面爲首的黑衣人凌空點去。

這回他使出來的正是老哥哥教他的「穿雲箭」指功了，但聽「嘶」的一聲破空輕嘯響處，對面樹上的爲首黑衣人應指往後跌落下去。

卓少華動了殺機，豈肯中止，接連三指，快得如同閃電，對面三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翻身落樹。

就在此時，但聽身後同時響起幾聲大喝，又有四個人在慘呼聲中，一齊翻身跌墮下去。

其中一個黑衣人，眼看情形不對，急忙飛身下樹，隱入松林。

但見四道人影，宛如飛鳥墮地，落到身前，那正是血手煞神田無忌、翻天印陸浩，笑煞人蕭道成，惡財神何三元。

田無忌朝卓少華拱拱手道：「在下四人遲來一步，卓少俠沒事吧？」

秋月眼看四人趕來，急忙雙手掩着被撕破的衣襟，退後了一步。

卓少華含笑道：「還好，方才他們施放魔火，已被在下撲滅了，後來他們又想施展暗器，在下點倒了三個，若非四位趕到，給他們一個錯手不及，在下還得大費手脚呢！」

話剛說到這裏，突聽遠處傳來一聲慘嗥，接着又有兩道人影疾快的穿林而出。

那是嚴文蘭和杜鵑兩人，手提長劍，

神情似乎甚是焦急。

嚴文蘭已經換了一身女裝，一眼看到卓少華主婢二人安然無恙，不覺吁了口氣道：「卓弟弟，你沒事吧！」

她一雙秋波，盡是關切之色。

卓少華愕然道：「嚴姑娘怎麼也趕來了？」

嚴文蘭道：「城主也已到了，我們在路上捉到魔教一名奸細，他供出魔教教主派出兩批門人，帶有碧焰魔火和絕命神砂兩種魔教中最歹毒的暗器，要對付你，我和玉蘭妹子、鹿昌麟分頭找尋，方才想到這片林中火花大熾，才趕了來，沒想到你們已經把他們消滅了。」

右邊林間也在此時，走出三人，那是曾玉蘭和鹿昌麟、吉鴻飛。

曾玉蘭接口道：「我們在林中截殺了一個魔教黑衣漢子，他一把毒砂還沒出手，就給我一劍劈成了兩半。啊，卓大哥，方才火光還很大，怎麼一下就不見了，本來我們早就找到這裏來了。」

只聽遠處響起一個蒼老聲音笑道：「是這小子一記『九陽神功』把魔火擊滅的，這也好，省了老道幾口酒呢！」

曾玉蘭一手按着劍，問道：「是什麼人？」

嚴文蘭忙道：「妹子，他是醉道長，妳連醉道長的聲音也聽不出來？」

卓少華心中暗道：「原來醉道長也來了，自己若是不使出掌風，到了緊急關頭，老道長也會出手的了。」

嚴文蘭盈盈秋波瞟了卓少華一眼，說道：「娘已經先去石母嶺了，你這打頭陣先鋒，快和我們一起走吧！」

一面朝秋月含笑道：「妳怎麼了，杜鵑，妳們去林中換一件衣衫，我們也該走了。」

秋月、杜鵑二人答應一聲，匆匆入林，杜鵑脫下一件上衣，給她換了，才一起走出林來。

大家出了松林，匆匆趕到石母嶺，芙蓉城主一行人，正在一家農家休息。

卓少華隨着嚴文蘭、曾玉蘭二人走入，朝芙蓉城主抱拳行了一禮，說道：「晚輩見過城主。」

芙蓉城主藹然的笑笑道：「卓少俠辛苦了，你打先鋒，替老身開路，大概和魔教賊徒交過幾次手了，一路上若非勢如破竹，老身這一行人怎會一個魔崽子也沒遇上？」

卓少華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沒有，就是今天才遇上的。」

賈嬤嬤端過一張竹椅，含笑道：「卓少俠請坐。」

卓少華道：「多謝賈嬤嬤，城主面前那有在下的座位？」

芙蓉城主含笑看了他一眼，說道：「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你還在老身面前客氣什麼，快坐下來，老身要聽聽你的經過，也可對這些魔教崽子有個瞭解，今天遇上的是些什麼人呢？」

「晚輩那就告坐。」

卓少華欠欠身，在竹椅上坐下，芙蓉城主既然問了，他不好不說，於是脹紅着俊臉，把如何被誘入一處空宅，七個魔女如何擺下「姹女陣」，簡單的說了一遍。

他說的已經很簡單，自然更不敢描述當時的情形，但已經聽得嚴文蘭、曾玉蘭二位姑娘粉臉飛紅。

芙蓉城主點點頭道：「這也並不足怪，魔教之爲魔教，也就在此，所以他們數百年來，雖然蠱惑一些無知的武林敗類，卻永遠成不了大事，這就是邪不勝正。」

曾玉蘭道：「娘，卓大哥和秋月，還沒吃飯呢！」

賈嬤嬤在旁笑道：「老婆子已經準備好了，卓少俠一直和城主在說話，老婆子可不敢打斷他們話頭呢！」

正說到這裏，秋月、杜鵑、畫眉三人已經端着飯菜走出，在中間一張小桌子上放好。

秋月道：「公子請用飯了。」

芙蓉城主道：「卓少俠快用吧，老身已經吃過了。」

卓少華起身走近桌邊，看到小桌上只放了一副筷子，問道：「秋月，妳也來一起吃吧！」

秋月裝了一碗飯送上，低首道：「小婢等公子用過了，到裏面去吃好了。」

卓少華知道她在城主面前，不敢和自己同桌，當下也就不再多說，自顧自吃了三碗飯。

秋月等他吃畢，才和杜鵑兩人收過碗碟，退了下去，畫眉又沏了一盅茶送上。

芙蓉城主道：「經過這兩仗，可說給了魔教一個下馬威，咱們再稍作休息，也可以動身了，從這裏到茅山通天觀，不過三十里路程，卓少俠再喝口茶，文蘭，妳去傳令，咱們準備上路。」

嚴文蘭答應一聲，和玉蘭二人一齊走出屋去。

卓少華起身，說道：「城主，那就請吧！」

芙蓉城主一擺手，說道：「不忙，你已經連闖兩陣，吃過飯，也該休息一回，茅山事了，老身給丈夫報了仇，老身的心願已了，江湖上就不再有芙蓉城主了，所以……」

她拖長語氣，緩緩的道：「少華，你不該再叫老身城主，應該叫老身一聲伯母才是。」

卓少華臉上一紅，說道：「伯母吩咐，小侄自當遵命。」

芙蓉城主看着他，笑得很和藹，點點頭道：「孩子，你知道你老哥哥……」

剛說到這裏，曾玉蘭匆匆走了進來，說道：「娘，大家都準備好了，要不要這時就出發？」

芙蓉城主那句話就沒有再說下去，朝着曾玉蘭點點頭，道：「好，那就出發好了。」

站起身子，又道：「少華，隨老身出去。」

隨着話聲，舉步朝門外行去。

卓少華、曾玉蘭隨在她身後，並肩而行。

屋前一片晒場上，大家早已列成隊伍，最前面是二十名黑衣劍士，然後是二十四名紅衣少女，各分兩行。

然後右邊一行站着嚴文蘭、曾玉蘭、顧總管、賈嬤嬤、鹿昌麟、吉鴻飛。

左邊一行顯然是讓給了先鋒，站着的

是秋月、田無忌、陸浩、蕭道成，何三元等人。卓少華連忙走了過去，加入行列。

替後才是一頂轎，由釧兒、（本來侍候城主的）杜鵑、畫眉三人護轎而行。

芙蓉城主跨上軟轎，前頭人不待吩咐，就巳整隊起步了。

這一行可以說得浩浩蕩蕩，陣容相當整齊，一路朝茅山進發。

從石母嶺出發，到茅山通天觀，不過三十里路程，一行健步如飛，不消半個時辰，便巳抵達通天觀前面一片廣場。

茅山通天觀，數百年來，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歷代觀主，也均是清淨修眞之士，就說現在的觀主清虛子和清玄子，也都是十分正派之人，只是被魔教教主一元子施展魔法，迷失了神智，遂使整個通天觀淪入魔教的魔爪之中。

芙蓉城主從武當動身，一路都是明張旗鼓而來，通天觀自然早就知道了，通天觀的大門却緊閉着，門外一個人也沒有。通天觀自然知道，像憑兩扇大門，是阻擋不住芙蓉城人馬，那麼他們緊閉着大門有什麼企圖呢？

芙蓉城主一行人巳在通天觀前停了下來。最後芙蓉城的軟轎也停下來了。

顧總管在轎前欠身一禮，說道：「啓稟城主，通天觀大門緊閉着，一點動靜也沒有。」

芙蓉城主哼道：「投帖拜山。」

顧總管應了聲「是」，轉身越衆而出，走到通天觀大門前，就仰首凝聲說道：「通天觀內道士們聽着，芙蓉城主特來拜山，請立即進去通報你們觀主。」

這幾句話，她是凝足了內力送進去的，縱然不能傳出半里，至少在通天觀一、兩進的道士們，都可以清晰聽到了。

過不一會，只見大門徐徐開啓了，走出一名灰衣道人，朝外面打量了一眼，才朝顧總管打着稽首，說道：「這位女施主說是什麼人前來拜山？」

顧總管心中不覺有氣，但自己是奉命投帖，不好發作，沒好氣的道：「芙蓉城主前來拜山，煩請通報貴觀主一聲。」

灰衣道人道：「芙蓉城主？貧道怎的沒聽人說過？」

「你現在巳經聽到了。」顧總管沉聲道：「你快進去通報吧！」

灰衣道人道：「拜山可有名帖？」

顧總管道：「自然有了，你接着。」一抬手，從手中飛出一張大紅名帖，朝灰衣道人迎面投去。

她恨這道人無理，投出名帖之時，暗把內力貫注到紙上，這張飛出去的名帖，少說也該有百十斤重了。

灰衣道人絲毫沒加理會，隨即伸出兩個指頭輕輕一夾，就把大紅名帖夾住，低頭看了一眼，依然稽首道：「請女施主轉告貴上，貧道就進去稟告觀主，有屈諸位，只好在門外稍候了。」

話聲一落，退下一步，依然關起了大門。

顧總管看得大怒，依着她平日爲人，就要給他一掌，看你們兩扇木門，管不管用？

這樣又過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見兩扇大門重又開啓，從裏面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老道人來，這人頭戴道帽，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灰布道袍，臉色黝黑，從耳邊起，生着一部連鬢蒼鬚，雙目猶如銅鈴，閃着烱烱神光，這老道不用說就是通天觀的二觀主活靈官清玄子了，在他身後還跟着四名灰衣中年道人。

出來只是二觀主，連觀主清虛子都沒出來，顯然是沒把芙蓉城主放在眼內了。

清玄子跨出大門，就在階上站定下來，雙目一抬，打着稽首道：「貧道是清玄，迎迓來遲，不知那一位是芙蓉城主？請到觀內奉茶。」

顧總管冷冷的問着道：「你就是觀主麼？」

清玄子稽首道：「貧道是敝觀二觀主，敝師兄因觀中正好來了幾位遠道來的貴賓，一時無法分身，故而由貧道代表前來迎迓。」

芙蓉城主沉哼一聲道：「貴觀主架子倒是不小。」

清玄子歉然道：「城主多多包涵，請到裏面坐。」

芙蓉城主招招手道：「好，大家隨我進去。」

一面低喝一聲道：「起轎。」

兩名大脚婆子聽到城主的吩咐，立即抬起軟轎，由釧兒、杜鵑、畫眉伴行，往通天觀大門進去。

轎後緊隨着兩行人一行，由嚴文蘭率領，另一行由卓少華率領，後面則是二十四名紅衣提燈少女和二十名黑衣劍士，魚貫進入。

清玄子本意只當自己迎出來了，芙蓉城主會下轎來，由他陪同入內，沒想到芙蓉城主竟會坐着軟轎進去，芙蓉城的人馬，整隊而入，却把他冷落在門外，一時只好率同四個門人，急急跟着軟轎而行，回入觀中。

軟轎在大天井中停下，芙蓉城主由釧兒摻扶着走下軟轎。

清玄子急忙迎上，抬着手道：「城主請到東廂休息。」

他陪同芙蓉城主進入東廂，這是大殿東首一排五間的敞廳。

嚴文蘭、卓少華以及隨行人員，也隨着進入了東廂。二十四名紅衣少女和二十名黑衣劍士則留在廊前。

清玄子打着稽首，請芙蓉城主上座，芙蓉城主也不客氣就坐了下來。

、清玄子稽首道：「城主遠蒞，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芙蓉城主說道：「老身特來拜訪貴觀觀主的，道長最好還是去請貴觀主前來見我。」

清玄子還沒答話，只見一名灰衣道人匆匆走進，朝清玄子道：「啓稟師叔，武當山紫雲道長和步眞子、玉眞子兩位宮主前來拜會觀主。」

清玄子口中哦了一聲，急忙朝芙蓉城主稽首道：「城主且請寬坐，武當山道友來了，容貧道進去稟報觀主。」

沒待芙蓉城主回答，轉身匆匆而去。

這時四名灰衣道人分別送上茗茶，便自退出。

嚴文蘭悄聲道：「娘，這通天觀中，怎麼並沒見到魔教的人呢？」

芙蓉城主冷哼道：「沒見到人，有什麼關係，人在通天觀，能躱得過麼？」

又過了半晌，才見八名身穿灰布道裝的道童，手捧金劍，當胸直豎，分作兩行，由大殿中緩步走下石階。

這時，但見從後進又匆匆奔出十數名手捧樂器的灰衣道人，很快分開，站到左右廊下。

那八名手捧金劍的道童，巳經越過天井，於是兩扇大門徐徐開啓，八名道童魚貫走出，分列左右站定。

這時站在兩邊廊下的十數名道人立時吹奏起迎賓細樂。接着又從大殿並肩走出十二對中年道人，也在大門前恭身而立。

最後才見一個頭簪烏木如意，身穿灰布道袍，手執白玉拂塵的瘦高道人急步從大殿搶出。

他身後緊隨活靈官清玄子，亦步亦趨的跟着。

不用說，那瘦高老道人正是通天觀主清虛子了。

他們是迎接武當派紫雲道長和步眞子、玉眞子三人去的。這陣仗本是迎接各大門派掌門人的；但紫雲道長是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叔，何況同行還有武當八宮中的二位宮主，自然要以最隆重的迎賓禮節接待了。

這和方才接待芙蓉城主，只由副觀主清玄子出迎，排場就差得很多了。

芙蓉城一干人，就被招待在大天井東首的廂房中，這些情形，自然都看到了。

顧總管怒形於色，氣憤的道：「通天觀欺人太甚了！」

芙蓉城主微笑道：「這是他們故意安排的。」

顧總管道：「那爲什麼？」

芙蓉城主道：「自然是有意激怒我等了。」

顧總管道：「咱們本來就是找他們來的。」

「不一樣。」芙蓉城主說道：「妳沒有看到通天觀中，沒有一個魔教的人麼？咱們如果貿然和他們動手，豈不貽人口實了？」

這時迎賓細樂突然停住。清虛子和清玄子也正好搶出通天觀大門。

清虛子發出一聲清脆的長笑迎下階去，連連稽首道：「道長和二位道兄鶴駕光臨，貧道迎迓來遲，萬望恕罪？」

紫雲道長還了一禮，含笑道：「道兄以如此隆重禮節相迎，貧道和敝師侄如何敢當？」

清虛子大笑道：「道長是武林碩彥，敝派和貴派叨在玄門同宗，道長自然也是敝派的前輩了，道長和二位道兄賁臨敝觀，正是敝觀無上榮幸之事，三位快請入內奉茶。」

於是由八名手捧金劍的道童分作兩行，走在最前面領路，清虛、清玄陪同紫雲道長、步眞子、玉眞子，一同進入大門，跨入天井。

紫雲道長目光一動，看到左廂簷下的二十四名紅衣少女，故意「哦」了一聲，才問道：「道兄，原來芙蓉城主也到了寒山？」

清虛子頷首道：「正是，她們也是剛剛到了不久。」

紫雲道長道：「這倒眞是湊巧，貧道正好要找芙蓉城主哩！」

清虛子道：「道長遠來，是敝觀貴賓，且請到裏面奉茶。」

他有意要把武當派的人領到後進去。

紫雲道長大笑道：「觀主不用客氣，貧道奉敝派掌門人之諭，前來拜晤道兄，此事和芙蓉城主也有着關連，芙蓉城主既然也來了，那正是最好不過了，咱們就在這裏坐也是一樣。」

清虛子含笑道：「道長既然這麼說，主隨客便，貧道只好遵命，只是對道長太簡慢了。」

他引着紫雲道長等三人朝東廂行來。

隨同紫雲道長前來的二十五名弟子，也就在東廂右首廊下站停下來。

清虛子臉堆笑容，朝芙蓉城主連連稽首，說道：「城主遠蒞，貧道正好有幾位同道雲遊經過，給絆住了，不克迎迓，如今武當山又有三位道長下降，諸位都是敝觀的貴賓，一起在這裏會面，城主幸勿見怪。」

芙蓉城主起身道：「道長好說，老身巳聽二觀主說過，貴觀主有幾位貴賓在座，怎敢有勞觀主？」

紫雲道長也稽首道：「貧道沒想到城主也在這裏，眞是幸會。」

清虛子連連抬手肅客，說道：「道長，城主請坐。」

大家分賓主落坐，有一名道人送上香茗，通天觀和魔教既有勾結，他們的茶水自然沒人敢動了。

清虛子起身道：「道長和城主不約而同，遠蒞寒山，必有見教，貧道自當洗耳恭聆。」

他先問了。

「觀主見詢，貧只好直說了。」

紫雲道長微微一笑道：「貧道是奉敝教掌門人之諭，來向觀主致歉的。」

「不敢，不敢。」清虛子詫異的道：「道長這致歉二字，貧道萬萬不敢當，也不知道長這致歉二字何來？」

紫雲道長一笑道：「十天前觀主和二觀主蒞臨敝派後山，敝派正和芙蓉城主有誤會，未能接待，敝派掌門人內心至感不安，所以要貧道親來向觀主和二觀主當面致意。」

「十天前？」清虛子一怔道：「貴派只怕傳聞失實，貧道和敝師弟十天前未曾去過武當山，怎會有此傳說？」

芙蓉城主冷笑道：「事實如此，並非傳言，觀主親率通天觀門人，夜襲武當後山，江湖上巳經盡人皆知，難道觀主否認，就能把事情遮掩得過去麼？」

「夜襲武當後山？」清虛子神色爲之一變，說道：「城主這話從何說起？」

芙蓉城主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觀主率領的人馬，雖以黑布蒙面，難道就沒人認得出來麼？」

清虛子道：「這是誰說的？」

紫雲道長稽首道：「武當後山遇襲，差點被奸人縱火，焚去七宮，幸蒙黃山醉道長及時趕到，才解了圍，武當和茅山同屬玄門弟子，上代掌門，也一向親如兄弟，掌門人在貧道臨行之時，再三交代，對

敝派後山被襲之事，毋須再追究了，只要貧道奉告觀主兩句話……」

清虛子道：「兩句什麼話？」

紫雲道長說道：「有則改之，無則勉之。」

清玄道人洪笑一聲道：「武當掌門，這是教訓人的話，他憑什麼教訓到咱們茅山通天觀頭上來？這兩句話，咱們無法接受。」

他外號活靈官，自是火爆脾氣，大有當場翻臉之意。

紫雲道長微微一笑，說道：「貧道此來，只是傳話而已，話已傳到，接受與否，那就不是貧道的事了。」

清玄子道：「你若是爲這兩句話來的，那麼你們可以走了。」

紫雲道長道：「貧道此來，除了敝派掌門人交代的這兩句話之外，還另有一件事。」

清虛子問道：「什麼事？」

紫雲道長道：「貧道風聞二十年前，爲惡武林，被各大門派圍剿，始終沒找到的魔教魁首一元子，如今化名神扇子，又在江湖上死灰復燃，而且還在茅山出現，故而特來向觀主討個消息。」

清玄子道：「敝觀並未聽說，也無可奉告。」

芙蓉城主道：「但魔教匪徒明明就在茅山，六合門的卓少俠就在今天中午，在茅山脚下，連遇兩次暗算，均爲魔教門下之人，觀主主持茅山通天觀，在茅山立教，却並無聞，豈非令人難以置信？」

清玄子怫然道：「城主這是說敝觀充耳不聞？還是指敝觀和魔教勾結了？」

紫雲道長含笑道：「貴派也是二十年前參與其事的門徒，自然不會和魔教互通一氣，只是魔教匪徒無孔不入，神扇子在茅山出現，貴觀仍然一無所知，應該加倍警惕才是，若爲魔教所乘，那就遲了。」

清玄子大聲道：「那是通天觀的事，不勞武當派費心。」

芙蓉城主冷然道：「據老身所知，神扇子一干教徒，只怕就遯迹在你們通天觀中了。」

清玄子大怒道：「芙蓉城主，原來妳是有意上門尋釁來的了。」

芙蓉城主嘿然道：「方才你們通天觀應門的那個道士，以兩個指頭接下我顧總管一張名帖，那明明就是魔教的『金鉸剪指功』，老身自信眼睛還沒昏花，二觀主可否把他叫出來，當衆一試？」

清虛子忽然大笑一聲道：「看來城主是約好了武當派，欺壓通天觀來的，那就不用說了，通天觀和武林同道，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但有人欺到頭上來，也並不怕事，紫雲道長、芙蓉城主，你們既然聯手而來，何不乾脆劃下道來？」

「很好！」芙蓉城主道：「咱們要找的是魔教一元子和他的徒衆，此事和通天觀無關，觀主只要把一元子請出來，咱們作一了斷，決不動你通天觀一草一木。」

清虛子怒笑道：「城主要找一元子，那是找錯地方了，但敝觀今天確實來了方外同道，諸位想見見面，倒是可以。」

說話一落，回頭向清玄子吩咐道：「師弟，你進去請五位道長出來，和武當派，芙蓉城主來的高人在大殿上見面。」

清玄子答應一聲，轉身出了東廂，往後進而去。

紫雲道長聽出清虛子口氣不善，心中暗暗忖道：「他口中說的這五人，不知是什麼路數？」

清虛子一抬手道：「道長，城主，請到大殿上去吧！」

「到大殿上去，」這話的涵意，就是到大殿上去動手了。

紫雲道長一抬手道：「觀主請。」

清虛子也不再客氣，舉步走在前面領路。

其實這路根本不須領，跨出東廂房，就是大天井，大天井的正面，就是大殿。

通天觀是茅山首屈一指的大道觀！大殿一排七間，殿高三丈，寬廣足可容得數百人，氣勢更十分宏偉。

紫雲道長、芙蓉城主等人隨着清虛子跨入大殿，頓時感覺到通天觀敢情是早有準備了。

因爲整座大殿，除了正中間一座三清神龕，和龕前一個比人還高的鐵香爐之外，早已清理乾淨，別無一物，顯然是預先準備好的動手之處了。

動手不選擇在大天井中，何以要在大殿之上呢？

但這個問題大家也只是在心裏想想而已，客隨主便，既然人家已經安排好了，人也全已進入大殿，就想不在大殿上動手，只怕也不行了。

就在此時，但聽殿外響起三聲清磬之聲。

只見四名面貌清秀，年約十三、四歲的女童，手執杏黃長旛前導，隨後走出一個身穿大紅袈裟，赤着右臂的肥胖大和尙來。

這和尙腦滿腸肥，凸着一個大肚子，倒掛八字眉，獅鼻、海口、滿面油光，你根本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年紀，好像四十出頭也像五六十歲，也可以說他有七八十了，因爲他臉上似笑非笑，似有很多皺紋，但又像很光澤，總之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使人捉摸不定。

尤其他露出在外的右臂，肌膚白皙，臂上釘着七把金色小刀，五寸長的刀鋒，幾乎有寸長的一截，深深嵌入在肌肉之中，但他却神色自若，而臂上也絲毫不見血迹。

第二個是一頭白髮長可及地披在背後的小脚老太婆，上身穿一件紫花布棉襖，下面却是一條大紅緞子的百摺裙，一臉雞皮瘪嘴，還居然臉塗胭脂，嘴唇塗得紅紅的，看去一身妖氣。

第三個頭戴道帽，身穿八卦衣的道人，這人生得白臉朗目，胸飄五綹黑鬚，肩負長劍，手執拂塵，儼然如畫圖中的呂洞賓。

最後兩個，則是一對姐妹花，看去不過雙十年華，一身雲裳，腰佩長劍，生得眉目如畫，兩個人衣衫面貌，竟然一模一樣，分不出誰是姐姐，誰是妹妹。

最後來的清玄子，對這五人，似是神色十分恭敬。

這五個人緩步走出大殿，不禁使得紫雲道長和芙蓉城主齊齊一怔！

因爲他們的扮相容貌，江湖上竟然從未聽人說過，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來歷。

除了第一個胖和尙，和第二個小脚老太婆，使人一眼看出他們絕非正派中人之外，尤其那一雙姐妹花，膚白如玉，隱泛寶光，顯見內功修爲，已臻上乘境界，却決非魔道中人。

紫雲道長臉含微笑，打了個稽首道：「觀主的貴賓，自非常人，觀主該給貧道引見爲幸。」

清虛子哼了一聲，才道：「貧道自該替諸位引見，這五位乃是敝觀敦聘的五大護法……」

他首先一指肥胖和尙，說道：「這位是歡喜法王色空禪師。」

接着一指小脚老太婆，說道：「這位是九盤婆婆。」

接着一指穿八卦衣的道人，說道：「這位是賽洞賓呂純陰呂道長。」

接着又指着兩個一身雲裳的姐妹，說道：「這二位是落花島雙仙古瓊仙、古瑤仙。」

紫雲道長聽他介紹到賽洞賓呂純陰三人，心頭不期暗暗一凜，忖道：「這歡喜法王，九盤婆婆、賽洞賓三人，不就是昔年久已銷聲匿迹的魔教五大法王中的三個老魔頭嗎？他們如今只剩下三個，那麼還有兩個想必已經物化了，這落花雙仙，年紀不大，不知是不是魔教中人？」

想到這裏，不覺打了個稽首道：「原來這三位竟是昔年魔教五大法王中人，貧道如果記憶不錯，三位大概已有五十年不曾在江湖上走動了。」

他這話怕芙蓉城主不知道這三個老魔頭的來歷，是以出言提醒於她。這三人是魔教中資格最老的魔頭，已有五十年不出，至少他們還是魔教教主一元子的師叔輩份。

賽洞賓陰沉一笑道：「副教主也該介紹一下，這幾位是什麼人呢？」

這聲「副教主」，聽得紫雲道長、芙蓉城主不禁又是一怔，原來茅山通天觀觀主清虛子，竟然當起魔教副教主來了。

只見清虛子連應了兩聲「是」，才指着紫雲道長說道：「這位是紫雲道長，武當派掌門人玄眞子的師叔，這二位是武當掌門人的師弟，武當八宮淨樂宮宮主步眞子道友，迎恩宮宮主玉眞子道友。」

再一指芙蓉城主說道：「這位是新近崛起江湖，名震武林的芙蓉城主，她也就是昔年紅燈會會主的大公主……」

他這番介紹，明的是捧人，但誰都聽得出對武當派存有很大的敵意，對芙蓉城主却暗諷她也不是什麼名門正派之人。

芙蓉城主忍不住臉色一沉，說道：「老身是江南嚴家的未亡人，先夫嚴凌峯被魔教門人所毒害，老身是找一元子討公道來的。」

九盤婆婆桀桀笑道：「魔教門人是誰害了妳丈夫？」

芙蓉城主道：「這就要問一元子了，他身爲魔教教主，應該勇於負責，躲着不敢和老身見面，難道就躲得過嗎？」

「桀桀桀！」九盤婆婆尖笑道：「一元子是教主，不會怕了妳才躲開去的，他有事出去了，妳要找魔教討還公道是不？那簡單得很，咱們三個老不死，五十年前當過魔教法王，雖然一度不再過問江湖的事兒，但總算是魔教中人，這次一元子，把咱們三個老不死拖了出來，妳要替夫報仇，咱們三個老不死全在這裏，隨妳高興，挑那一個都行。」

芙蓉城主道：「老身爲夫報仇，至少也要弄明白眞相……」

九盤婆婆桀桀笑道：「人死了，一了百了，還有什麼眞相假相，據老太婆看，這眞相妳一輩子也休想弄得清了。」

芙蓉城主道：「老身非弄清楚眞相不可。」

「弄不清了。」九盤婆婆含着笑道：「凡是遇上咱們三個法王的人，從沒有人活着回去過，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後也依然照舊。」

賽洞賓道：「二師姐，他們之中有一個可以例外。」

九盤婆婆道：「你說的是武當派掌門人的師叔？」

賽洞賓道：「咱們留他作人質，就不怕武當掌門玄眞子不親自來了。」

紫雲道長大笑道：「這麼說來，貧道幸運得很，暫時還不會死了？」

賽洞賓道：「那當然，咱們可以暫時留你不死。」

芙蓉城主道：「二位之意，認爲老身等人是死定了？」

九盤婆婆道：「應該如此。」

芙蓉城主淡淡一笑道：「老身自己不想死，別人想置我於死地，只怕也未必容易哩！」

九盤婆婆目光一轉，說道：「告訴妳，你們想頑抗是沒有用的。」

步眞子憤然道：「三位的口氣，不嫌太肯定了嗎，目前還未動手，怎知鹿死誰手？」

賽洞賓哼道：「諸位還想動手麼？」

玉眞子道：「難道三位要貧道等人束手就戮不成？」

九盤婆婆桀桀笑道：「諸位認爲可以和咱們一戰麼？」

芙蓉城主道：「有何不可？不信妳出手試試？」

九盤婆婆不屑的道：「妳想和老婆子動手？」

「怎麼？」芙蓉城主道：「妳認爲老身不配嗎？」

卓少華朗聲道：「城主，對付這個老妖婆，何用妳老人家出手，還是讓小侄先試試她配不配就可以了。」

隨着話聲，舉步越衆而出。

先前他一直站在芙蓉城主後面還沒人注意到他，但他這一越衆而出就顯得他神定氣閑，丰神如玉，另有一股逼人英氣。

九盤婆婆一雙三角眼看了他一眼，桀桀笑道：「小伙子，你……」

「二師姐且慢！」

賽洞賓一雙深沉的目光，却注視到卓少華腰間懸掛的一支金笛之上，冷然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卓少華道：「在下卓少華。」

賽洞賓道：「你是謝長風的門下？」

「不是。」卓少華道：「在下六合門下。」

（未完・廿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子和傅香君去南宮世家，是按照雲飛揚的計劃行事，目的打探老太君的行動，覺得是值得懷疑，小子表面上是找情侶明珠見面，明珠從叔叔南宮博死前對她說南偷是被老太君殺害的，又不敢對小子說明，傅香君看出另有原因，只好暗中打聽。南宮世家藉口明珠和小子的婚事，要去江南購買東西，其實是配合寧王想將朝臣王守仁行刺，然後對付南遊的皇上，小子、傅香君見到粉羅利出動，却被老太君知道，暗中將迷失神智的陸丹派去刺殺小子，幸未刺殺，傅香君省起徐廷封是陪皇上來江南，暗中對付寧王，便連忙去找徐廷封……

造反遭擒獲　寧王刀下亡

「也實在不容易。」老太君無限感慨的。「爲了假扮她，我也實在付出了不少代價，最初做了她兩年的貼身丫環，將她的一舉一動一切生活習慣都熟練，這塊人皮面具也是由她的面上剝下來，一戴這麼多年，換是別人，悶也快要悶死了。」

老太君隨即將人皮面具剝下來，那之下是一張看來不過二十七八非常妖媚的臉龐。

天地雙尊看在眼內，齊皆怔住。

「想不到你這個年紀仍然這麼漂亮。」天尊歎息。「童顏妙法果眞如此奇妙？」

人尊點頭，這個女人原就是白蓮敎三尊之一，失踪了這許多年其實就一直躲在南宮世家，剝下南宮世家老太君的面皮，製成面具，戴着假裝至而今。

地尊看着人尊，亦一聲歎息。「就是這樣奇妙，我們也沒有這個耐性去練的。」

天尊笑接。「幸好我們是男人，看樣子老一點也不要緊。」

人尊笑顧天地二尊。「這樣的一張臉龐藏在老太君的老醜臉龐下當然是浪費一些，但若非假借老太君的身份，又那來這許多高手以及龐大的財富調動，又如何弄得出粉羅利那樣的高手？」

天尊點頭道：「人尊不愧是人尊，我們比起來是差得太遠了。」

人尊又笑道：「劉瑾並不是一個人才，你們依附他不去控制他，難免失敗。」

天尊忍不住問：「寧王又如何？」

人尊道：「也不是人才，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利用他，若是能夠一舉而得天下，不枉一番苦心。」

「人尊深謀遠慮，大事必會成功，只是不知道我們兩個應該怎樣做？」

人尊沉吟道：「你們召集所有白蓮敎徒在附近佈下天羅地網，將所有跟我們作對的人一網打盡。」

天地雙尊雙眉齊揚，都顯得很興奮。

×　×　×

傅香君要找到徐廷封，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麗春院是一座妓院，而且戒備森嚴，幸而她的運氣實在很不錯，正値徐廷封外出。

看見傅香君，徐廷封當然很奇怪，從傅香君口中知道粉羅利乃是南宮世家的殺手，更大爲震驚。

南宮世家的趕赴南京，也隨即令徐廷封考慮到王守仁的安全，朱君照此來乃是聲東擊西之計。

神機營的高手盡被調到揚州來，南宮世家便可以乘虛而入，王守仁若是有什麼不測，後果不堪設想。

細思之下，徐廷封終於决定往南京走一趟，皇帝知道這個消息，當然同意，一面想辦法看如何對朱君照。

那邊朱君照却完全不知情，只等差不多時間便找機會脫身。

他也早已作好安排，藉口射獵，引起皇帝的興趣，出到城郊，接應的心腹手下隨即將預先安排好的一隻白額老虎放出。

皇帝一見大爲興奮，以白額老虎罕見，一心要將之射殺才顯得自己威風，連朱君照也忘掉，只顧追那頭白額老虎，韓滔高陞只恐皇帝有失，帶着一衆錦衣衞只顧追上去，到皇帝將那頭白額虎射殺，省起朱君照的時候，那裏還有朱君照的踪影。

皇帝立時大怒，下旨立即出兵進攻寧王。

×　×　×

徐廷封方面也總算來得及趕到去通知王守仁戒備，雖然不知道南宮世家的人什麼時候採取行動，亦盡全力去部署好一切。

當夜南宮世家的人便已殺進來，粉羅利如入無人之境，直入大堂，將坐在堂上身穿官服的王守仁殺掉。

那其實只是一個行將處斬的死囚，但南宮世家的人都未見過王守仁的眞面目，粉羅利更只是聽令行事，只道已經成功，立即撤退。

徐廷封早已考慮到每一種可能，連火槍也調來，集中在大堂的進出口，雖然不能夠

阻止南宮世家等人進去，也到底來得及阻截他們離開。

唐月娥首當其衝，死於亂槍之下，她雖然出身唐門，一身暗器，與火槍的速度殺傷力有一段距離。

粉羅刹也身中數槍，却毫無感覺，仍然衝殺上前，一入火槍隊中，那羣火槍手便束手無策，南宮世家的其他人立即衝殺出來。

徐廷封傅香君雙雙出手，力戰粉羅刹，仍然不敵，謝素秋姜紅杏以王守仁巳死，不敢戀戰，以粉羅刹斷後，急急逃去。

粉羅刹擋者披靡，徐廷封傅香君也有心無力，那些軍兵更就不用說，到最後還是只有目送着粉羅刹離開。

事實粉羅刹一出包圍，身形展開，亦沒有人能夠追得及，傷重之下尚且這樣厲害，正常情形之下可想得知。

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那些軍兵驚魂未定，再看眼前這種環境，更就不禁由心底寒出來。

徐廷封傅香君亦揑一把冷汗，突然省起了小子，傅香君第一個變了面色。

南宮世家事敗，小子仍然留在南宮世家，將會有什麼遭遇？

傅香君隨即要趕去南宮世家照應，徐廷封當然不會讓她一個人冒險。

王守仁並沒有阻止，聖旨這時候亦到來，不敢有慢，立即點起兵馬，直迫南昌城。

× × ×

皇帝到達南昌的時候，王守仁大軍亦到達，皇帝原準備立即攻城，却被王守仁勸止，以大動刀兵，死傷必然慘重，有傷天理，建議先燒寧王的軍糧。

高陞韓滔受命率領精兵混入，果然成功將寧王的軍糧燒去。

寧王得悉，不得巳下令徵取民間存糧，一時間南昌城中人心惶惶，未戰巳先自亂了。

朱君照這時候才趕到來，看見南昌被圍，只有從水路偷進去，發現王守仁未死，才知道計劃完全失敗。

寧王巳經沒有了主張，朱君照一樣沒有，只看皇帝跟着會有什麼行動。

× × ×

計劃失敗，人尊這個老太君一樣很生氣，尤其是知道傅香君徐廷封在一起，以她的聰明，又怎會猜想不到是傅香君有所發現，所以才暗中離開南宮世家趕去通知徐廷封小心防範。

傅香君知道的，小子當然亦知道，所以仍然留下來，是必要繼續調查南宮世家的秘密。

然後她考慮將小子殺掉。

姜紅杏完全同意，人尊也只是與她商量，在南宮世家的人當中，姜紅杏顯然是例外的一個，知道的事情比任何一個都要多，也甚得人尊信任。

她們隨即發覺有人在偷聽，但推門一看，只見謝素秋遠遠行來。

謝素秋其實是知道被發現，先退出去然後再走回來。

她是來找老太君，只因爲才回來便被明珠追問，也不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明珠到底知道了多少，希望老太君能夠有一個明確的指示，好教她懂得怎樣應付，那知道有意無意却聽到老太君與姜紅杏商量要殺害小子。

她的心很矛盾，小子與明珠的感情她是知道的，若是死在南宮世家，明珠一定不會原諒南宮世家的人，她這個做母親的也不會例外。

人尊看出謝素秋必然聽到了什麼，只是謝素秋不說她也不去拆穿，若無其事的只請謝素秋前去寧王府看能否將藥物偷出來。

她並非單刀直入，只是話說得恰到好處，使謝素秋自願答應去偷藥。接叫姜紅杏去侍候謝素秋準備一切，其實是要姜紅杏去監視謝素秋，以免跟明珠接觸，將殺害小子的消息洩漏出去。

謝素秋也是聰明人，怎會看不出來，却不動聲息，費盡苦心，終於還是將一張字條交到明珠的手上。

明珠很想問清楚謝素秋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以爲字條就是告訴她這件事，發覺不是，謝素秋巳然不知所踪，她也不敢再怠慢，急急找到小子，要小子貪夜離開南宮世家。

小子很奇怪，追問明珠，明珠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要小子立即離開，小子却是那麼的固執，一定要明珠跟他一起走，甚至懷疑明珠在說謊，其實是不喜歡他，所以想辦法要他離開南宮世家。

明珠最後只有跟他一起走，意思是將他送到安全的地方才回去南宮世家。

他們才離開便巳被在附近監視的白蓮教徒發現，紅燈、藍燈、白燈三個使者隨即現身截擊。

小子明珠不是敵手，奮力突圍，且戰且退，小子立即要明珠回去南宮世家，這一次却輪到明珠不肯丟下小子，怎也不肯離開的。

三燈使者受命格殺勿論，連明珠也不肯放過，小子一被分開，立即陷入白燈使者藍燈使者與大羣白蓮教徒的包圍中，要保護明珠也成問題的了。

明珠雖然有一身本領，到底不是紅燈使者的對手，臨敵經驗更就不用說，若非徐廷封傅香君及時趕到，便得喪命在紅燈使者手下。

徐廷封任督二穴巳通，內力眞氣源源不絕，天龍第九式展開，更就是如入無人之境。

三燈使者看見勢色不對，又不知道徐廷封以外還有什麼援手，連忙撤退。

徐廷封沒有追趕，小子也沒有，看見明珠平安無恙才放下心來。

明珠巳傷心欲絕，她怎也想不到，南宮世家與白蓮教竟然勾結在一起。

徐廷封一樣想不到，以到底在南宮世家勢力範圍，不敢逗留，連隨上路，明珠難免猶疑，在傅香君半推半擁之下，也只好跟他們一起走。

當夜在客棧投宿，大家仍然想不透，白蓮教若是與南宮世家合作，明珠是南宮世家的人，何以都要對她下毒手。

小子却不知怎的突然懷疑到南偷的死也可能與白蓮教南宮世家有關，要與南宮世家白蓮教討一個公道，他雖然不能肯定，明珠却心中有數，聽着難免心煩意亂，

坐也坐不下去，托詞太累，回自己的房間去。

小子要追上去，被傅香君叫住，提醒他明珠是南宮世家的人，小子也這才如夢初覺的，說到雙方大打出手，明珠應該站在那一邊，大家都不由苦笑，說到後來還是聽天由命。

翌日再上路，明珠沒有出現，找到房間去，只留下一張字條，也沒有寫什麼，只是說要離開，叫小子以後不要再找她。

小子也知道昨夜的一番話令明珠很難過，可是到這個地步亦無計可施，唯有與傅香君去看如何將明珠找回來，徐廷封則不得不趕赴南昌了。

× × ×

南昌方面局勢越來越緊張，城中由於糧食短缺，人心惶惶，一片愁雲慘霧。

寧王原是有意與皇帝決一死戰，但行刺王守仁非獨失敗，而且大軍壓境，心早巳涼了一半，軍糧被燒，士氣更大受影响，他非常明白這種情形下出擊，必定一敗塗地，要守也是大成問題。

更令他頭痛的是趕程回來的朱菁照竟然不愼落在王守仁的手中。

消息是由高陞送來，有朱菁照佩帶的一對碧玉耳環爲證，高陞這個使者還帶來皇帝的聖旨，着令寧王立即開城出降。

寧王沒有答應，也以使者待高陞，沒有難爲高陞，接派朱君照隨高陞回去見皇帝，與皇帝好好的談談條件。

這個朱君照却不是眞正的朱君照，乃是蠟齋易容改裝。

易容也是忍術的一種，蠟齋巳練至化境，看來與朱君照並沒有太大分別。

沒有人看得出，連天河上人這種高手也一樣看不出來，皇帝雖然知道朱君照也有一身武功，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諒他也不敢怎樣，得意之下，不由自主走近去，幸好在這個時候徐廷封回來了。

當眞是旁觀者清，徐廷封一眼看見感覺朱君照有些不妥，也只有他時常有機會接觸皇帝與朱君照，兩人站在一起，高度明顯的與平日是有些分別。

也所以徐廷封特別留上心，一面盯着一面移步走近去。

蠟齋與徐廷封目光接觸便知道徐廷封經巳動疑，心頭稍亂，眼神便變得狡黠起來。

皇帝這時候巳經很接近，蠟齋知道只要徐廷封再接近，下手便更加困難，當機立斷，身形一動，疾竄向前，探手抓向皇帝的咽喉。

侍候在一旁的天河上人發現的時候巳經來不及阻止，徐廷封若不是巳練成天龍第九式也一樣來不及。

蠟齋一動同時他身形亦動，姿勢的巧妙助長了身形的速度，一掌伸出，正好擋住了蠟齋那抓向皇帝咽喉的手。

蠟齋跟着一腳踢到，徐廷封的另一隻手却巳將皇帝送出了半丈。

那一腳踢在旁邊的一張几子上，將那張几子踢成碎片，皇帝看在眼內，不由得變了面色。

天河上人隨即擋在皇帝面前，蠟齋看在眼內，知道沒有希望，身形倒退。

皇帝立時大呼：「大胆朱君照，來人，將他抓起來！」

徐廷封截住了蠟齋，道：「他不是朱君照。」

「不錯，我不是——」蠟齋反手撕下朱君照的面具，身形一縮，竟然從衣服中縮出來，一身忍者裝束。

天河上人一掌立即劈到，那隻手掌剎那間彷彿大了很多，正是密宗的秘技「大手印」。

蠟齋不敢接，手中衣服與倒退同時拋出，霹靂一聲，爆開了一蓬烟霧。

天河上人雙掌輪轉，那股烟霧尙未散開便巳被他的內力束起來。

蠟齋原是要施展烟遁霧隱這一招，看見這種情形只有硬闖出去。

徐廷封上前截擊，可是蠟齋半身一轉，便向那些錦衣衛當中闖去，那些錦衣衛兵器早巳在手，可是蠟齋一上前便奪了一柄刀在手，跟着殺進人叢中，亂成一片。

徐廷封天河上人雙雙搶上，却被那些錦衣衛阻住，眼看便要給他闖出去，蕭三公子突然出現，斷腸劍出其不意將蠟齋砍殺在地上。

蠟齋怎也想不到錦衣衛當中竟然殺出一個蕭三公子這樣的高手，發覺的時候，巳經來不及閃避的了。

蕭三公子那一劍也是全力施爲，斷腸劍的精妙所在，就是在平時，蠟齋要化解也不容易。

「想不到中原武林的高手也全用這種卑鄙暗算手段！」蠟齋倒伏地上，恨恨的瞪着蕭三公子。

「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蕭三公子冷應。

蠟齋慘笑，圍堵上前來的錦衣衛這時候又散開，皇帝在徐廷封與天河上人左右保護下大步走至。

「大胆倭奴，竟然敢與寧王勾結到來行刺？」皇帝這個時候自然眉飛色舞。

「算你大命——！」蠟齋喘着氣，雙手掩着胸腹，他的腸巳斷。

「皇上乃九五至尊，自然洪福齊天。」天河上人不忘奉承這一句。

皇上大樂，大笑，也就在這時候蠟齋的口張開，一枚毒針噴出，射向皇帝的咽喉。

徐廷封天河上人都想不到有此一着，要阻擋巳經來不及，蕭三公子的斷腸劍却及時擋在皇帝面前，將那枚毒針擋去。

蠟齋大怒，一個身子疾挺起來，天河上人的大手印卽時印在他的天靈蓋上，連印三下，蠟齋就是有三條命也給印掉了。

皇帝驚魂再定，上前一拍蕭三公子肩膀，大笑：「你殺刺客功勞巳經不少，方才又替我擋去暗器，功勞更大，要做什麼官，快快說來，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蕭三公子跪倒。「草民蕭三，只求皇上一件事。」

「莫說一件，就是百件，我也答應你。」皇帝這說話出口，自己也一呆，他是一時口快，完全沒有考慮到後果。

君無戲言，若是蕭三公子眞的有什麼難題提出來，可就頭痛的了。

「如此蕭兄直說好了。」徐廷封心念一轉，巳知道蕭三公子所求何事。

蕭三公子連忙道：「草民只求皇上，

將草民的徒弟朱菁照交給草民，恕她的死罪。」

「朱菁照？」皇帝一怔，心底歎一口氣，他原是什麼血統關係也不管，南昌事了，便將朱菁照收入宮中。

徐廷封隨即接道：「菁照不過一個女孩子，放了她也不會有什麼後患，天下百姓更因而會誦讚皇上的寬宏大量，皇上無妨三思。」

「既然你也是這樣說，我又有言在先，還思什麼？」皇帝索性大大方方的一聲。「就這樣好了。」

蕭三公子連忙叩謝，皇帝連隨歎息道：「我却正要以朱菁照要寧王投降，如此一來，又要另想辦法的了。」

徐廷封接道：「皇上乃是體恤上天好生之德，不想大動刀兵令生民——」

蕭三公子截口道：「草民也是這個意思，所以還請皇上派一隊身手敏捷的高手隨我到南昌城西的水壩去一趟。」

皇帝奇怪道：「這有什麼用？」

蕭三公子道：「草民知道在沒有辦法之下，王爺必定會毀壞水壩，到時江水湧進，南昌固然難免水淹，周圍十里亦不例外，雙方軍兵斷無倖理，兩岸民居相信亦一樣，遺患更就不堪設想。」

皇帝聳然動容，他就是怎也想不到會有此一着，連忙問：「你有什麼辦法。」

蕭三公子道：「唯今之計乃是先一步攻佔水壩，而王爺方面軍心一動，南昌城不攻自破。」

「好——」皇帝眉飛色舞，却又問：「你乃是寧王府的劍師，何以會背叛寧王呢？」

蕭三公子歎息道：「王爺其實並無大志，只是小王爺與倭奴爲伍，野心勃勃，才有今日的事發生，草民並無他念，只是不忍見千萬百姓陷身於水深火熱之中。」

「很好很好。」皇帝笑笑。「你却是不肯做官，否則一定是一個好官。」

他說來一番熱誠，其實心意並不是這樣，也只因爲蕭三公子對這一戰很有帮助才會說這種話。

蕭三公子不爲所動，他早已立定主意，連江湖也準備退出的了。

徐廷封對皇帝固然很了解，對蕭三公子也是，所以並沒有說什麼。

× × ×

寧王的確並沒有什麼大志，朱君照却彷彿感染了倭奴的習性，那管什麼百姓死活，爲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知道蠍齋行刺失敗，立即着令柳飛絮夏清風花別離三人帶人趕赴水壩，要將水壩毀去。

徐廷封蕭三公子亦帶人同時到達，柳飛絮三個當然不是對手。

朱君照以時辰已至，仍然毫無動靜，亦知道事情有變化，而同時王守仁亦開始攻城，挾雷霆萬鈞之勢，守城的軍兵未戰便已心怯。

守將急報寧王，看寧王如何定奪，來到王府才發覺寧王父子經已離開。

蛇無頭不行，南昌不攻自破，王守仁知道了消息，立時畫影圖形，追緝寧王父子。

他的判斷沒有錯誤，寧王父子果然混在人潮中，乘亂要混出去，但都作下人裝束，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

保護他們的也就只有一刀軒，亦是下人裝束。

一路走來都平安無事，遇上截查的軍兵，也只是看看便將他們放走，但兩個與圖形相貌這樣接近的人走在一起，到底還是很容易惹起注意，到了第八次截查，終於被軍兵截下來。

朱君照人急智生，搶先告訴那些軍兵寧王化裝成下人，寧王怎也想不到出賣自己的竟然是親生兒子，驚怒之下便要奪路逃走。

那些軍兵立時一擁上前，倒將朱君照忘記了，朱君照又怎肯放過這機會，與一刀軒隨即混進人羣中。

寧王看在眼內，沒有嚷出來，到底虎毒不食兒，何況他並不是毒虎？整個人却已完全崩潰。

被帶到皇帝面前他也是沒精打采的，任由宰割，皇帝也是立定了主意殺一儆百，當塲下旨將他殺掉。

連朱菁照他也不想放過，有意反悔，只是徐廷封早已防到此一着，水壩事了，立即着蕭三公子將朱菁照帶走，以免節外生枝。

經此大變，朱菁照完全變了另一個人的，明白事理，知所取捨。

這是徐廷封最感安慰的一件事。

× × ×

南昌城破，間接也帮了謝素秋一個大忙，她入寧王府偷藥原是沒有那麼容易，但寧王父子出走，其他人亦作鳥獸散，沒有人敢留在府中，以免招惹殺身之禍。

謝素秋在這種情形下要找到密室所在，將藥偷出來，當然是簡單。

混亂當中要離開南昌一樣容易，何況還有求知老人的接應。

求知老人其實是受命來監視謝素秋，不知道謝素秋一心在南宮世家，無論如何也會將藥送回去。

到現在爲止她仍然沒有發現老太君有可疑之處。

藥到手，老太君當眞笑逐顏開，藥與火陽果配合，粉羅剎內力何止增長一倍，那非獨能夠發揮所有潛力，而且更狠毒。

火陽果也是來自武當山寒潭的源頭，也所以雲飛揚的出現以及在找尋火陽果，老太君早已有消息，也就正要以粉羅剎去對付雲飛揚，看粉羅剎的威力到了什麼地步。

若是雲飛揚也不敵，那麼粉羅剎便眞的可以橫掃江湖，全無敵手的了。

× × ×

寒潭的源頭在羣山深處的峽谷裏，通往峽谷的峽道非常狹窄，上望只見天空一綫。

火陽果遍谷俱是，雲飛揚酌量服食，一面運行內力眞氣，將藥力化開，依照易筋經上的方法將之牽引，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內傷終於痊癒，功力而且又再進一層，他感覺得到。

也就在他滿懷喜悅，準備離開的時候，粉羅剎出現了。

雲飛揚知道有這個殺手的存在，却是怎也想不到這個殺手粉羅剎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妹獨孤鳳。

（未完・四五）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從水渠爬入張萍的跳舞學校，從廉幕窺入裏面，見張萍教三個大漢刺殺技巧，想不到這小子教人跳舞之外，還教授殺人，見他身手敏捷，不是花拳綉腿，果然有功架，正在欣賞，却被張萍發覺，暗中飛出一刀，向司馬洛發射，司馬洛拔槍還擊，二人展開鬥智，張萍藏在暗處，一見司馬洛入來，誘他入寫字間關起來，原來牆壁都是金屬的，司馬洛用腐蝕性酸液弄穿鋼板，再用爆炸彈炸開房門，碰到珊珊，再和張萍搏殺，珊珊不幸被殺，張萍不敵逃去，司馬洛又去捉到他的手下，正在迫問張萍是什麼人，又被張萍將他們殺掉滅口……

公路焚車 驚險萬狀

時間已經接近天亮了，司馬洛不但一無所得，而且還損失了一把槍，幾件工具，並且差點丟掉了性命，他決定非找到這個張萍不可，爲了一洩心頭之憤，爲了名譽，更重要的是爲了珊珊，不過目前，他似乎最需要的還是睡覺。

他到浴室裏洗了一個澡，便在床上躺下來安然睡着了，他並不怕張萍會潛來尋仇之類，因爲上床之前他已開了一副電掣，於是裝置在屋頂的那隻小型雷達網便開始探測屋子周圍的動靜，如果有人接近屋子的外面，而形跡可疑時，一隻警鐘就會響起來，把他喚醒，使他扭開角落裏的那副電視機，觀察來者的行動，這不是很新的設備，司馬洛在以前所住的那層樓也有裝置過，不過以前要注意的祇是大門口，現在則要兼及平屋的四周了，所以司馬洛睡在房裏，仍是十分安心的，並不怕張萍知道他的地址。

他這一覺一直睡到中午，警鐘沒有響，電話倒大響起來了，司馬洛老大不願意地拿起床頭几上的聽筒，裏面傳來李來探長的聲音。

「喂！我終於斷定是你幹的了！」李來說。

「什麼是我幹的？」司馬洛問。

「我現在是在一間跳舞學校，」李來說道：「別否認，我一看就知道這是你幹的。」

「我並不打算否認，」司馬洛說：「事實上是我叫人報警的。」

「那爲什麼你逃了？」李來問。

「我並沒有逃了！」司馬洛說：「我是去捉兇手，如果你到黃奚村五段一號屋前看看，你還可以找到兩具屍體的！」

「什麼？」李來叫起來：「你在進行大屠殺嗎？爲什麼你不早點向我報告？」

「我需要休息，」司馬洛說：「我一直在家，你要找我的話，隨時都可以找到的。」

「這——」本來有點難爲情，「我倒沒想到你會在家裏那麼老實！」

「我一向都是老實的！」司馬洛說：「有找到那塊玉嗎？」

「找到了。」李來說：「我就是因爲拾這塊玉而想到是你的！」

「哦。」司馬洛說：「如果你答應不把我當兇手辦，我願意供給口供。」

「我沒有理由會把你當兇手的，」李來說：「那密室機關已經能證明屋子的主人不是好人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來找你吧，我半個鐘頭之內就到！」

「不！」李來說：「我這裏已經完事了，還是我來找你吧，祇要你別跑開就是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等你，也好趁便弄一頓午飯吃吃！」

司馬洛放下電話，取出一些罐頭食品，匆匆忙忙地自己弄了一頓簡單的午餐，吃過了，便坐下來等，李來却沒有來，他把碗碟收去了，拿本小說在沙發上看着，

繼續等，李來還是沒有來，而那本小說把他悶得睡着了。

當電話鈴再把他驚醒時，已經是夕陽西下，他拿起聽筒，又是李來的聲音。

「你怎麼了，」司馬洛叫道：「路上撞了車嗎？」

「不。」李來說：「只是事情有了新的發展了。」

「什麼新的發展？」司馬洛問。

「我正是打算跟你談談。」李來說：「你來一趟好嗎？」

「可以的。」司馬洛說：「只要你不是又跑開了就行！」

「我在紅天餐室。」李來說道：「你知道這餐室嗎？我們一起吃晚飯吧，我等你。」

「好吧！」司馬洛也說，他也但願早些向李來交代過，了結清楚與警方的糾葛，便可以着手去找尋張萍，雖然他也還未曾想到該到那裏去找他。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出現在紅天餐室了。這一次，李來總算是沒有失約了，不過他倒告訴司馬洛是有伴的，和李來坐在一起的是一個瘦削而年老的歐洲人，李來把他介紹爲哥頓先生。

「哥頓先生是英國情報部的中東問題專家。」李來對司馬洛解釋道：「我整個下午就是因爲在跟他談而沒有到你那裏去的。」

「那麼哥頓先生一定有很重要的事了！」司馬洛說。

「是的，」哥頓先生第一次開腔：「一件很重要的事。事實上，我正打算請司馬先生帮忙的。但，我們先要些吃的東西好嗎？」

大家吃了菜，哥頓先生沒有再出聲，吃着時，司馬洛滿腹疑團，奇怪哥頓先生說的是一件怎樣重要的事情，但兩人的習慣在進餐時是不談正事的，所以司馬洛祇好等了。

晚餐終於吃完了，哥頓先生喝下了那一杯餐後的咖啡，便從袋裏掏出一隻錦盒，放在桌上打開了。問道：「你認得這個嗎？」

「這就是賈富仁失去的那塊玉。」司馬洛說：「大概有眞的了。」

「是眞的，」哥頓說：「我也很慶幸我們能找回，現在，在你的方面，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司馬洛先生，首先，你知道賈富仁買進了這塊玉，你便打算把它偷過來——」

「等一等。」司馬洛大感豈有此理地叫。

「不，不。」哥頓遞起一隻手止住他說下去，「你用不着否認的，司馬洛先生，你幹的是什麼職業我們都知道，當然我們不能證明，而現在我們也不打算證明，好了，你在半夜潛入賈富仁的家裏，偷了那塊玉，但次日發覺是假的，而賈富仁已經死了，後來，賈家的管家高亮，又被發現在樹林裏。」

哥頓頓了一頓，司馬洛沒有表示，祇是等着他說下去。哥頓又說：「你對於這件奇怪事情的眞相究竟知道多少呢？」

司馬洛搔着頭：「你問了我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的意思是他不能承認他知道眞相，因爲如此就等於承認他的一切犯法行爲了。

「好吧，」哥頓說：「讓我這樣說吧？你猜其中的眞相怎樣呢？」

司馬洛聳聳肩：「我猜的是這管家高亮一定是一個不知道什麼組織的內應，在這個金蝙蝠司馬洛進去偷玉前，他已把眞的一塊換去了。後來，高亮又索性殺了賈富仁，而希望賴在司馬洛的身上，但次日，司馬洛去找他，從他口中探出了他就是偷玉的人，於是他便約了司馬洛晚間在樹林見面詳談，打算誘司馬洛進入陷阱。但顯然這個組織已不打算要他了，而先把他殺死在樹林裏，但司馬洛早已探知這高亮是受命於一個叫張萍的人的，所以他便到這跳舞學校來找張萍，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我們知道得並不詳細，」哥頓說：「你可再說得詳細一點嗎？」

「好吧。」司馬洛說：「但你要先明白，我說的這個金蝙蝠司馬洛不是我，只是湊巧同名同姓吧了。」於是他便把爬窗進入張萍的學校之後的事都說了出來。

說完了之後，哥頓掏出一隻烟斗，點了火，咬在牙齒間，沉吟不語了好一回，終於說：「這個張萍的門徒，他死前說張萍要很多玉，但沒有說爲什麼嗎？」

「他來不及說。」司馬洛說。

「奇怪，」哥頓自言自語地道：「珊珊並沒有對我說過這事。」

「也許她根本不知道——」司馬洛忽然表示詫異：「你怎麼認識珊珊的？」

哥頓瞟他一眼：「我忘記了告訴你，珊珊是我們的人，她的任務就是查探張萍的！」

「你們的人？」司馬洛難於置信地說：「但她祇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我看她連殺鷄的氣力也沒有。」

「司馬洛先生。」哥頓說道：「我們的人員是有多種的，一種主要是做打架的工作，另一種是做滲透的工作，通常，做後一種工作的人是不受打鬥訓練的，這樣，冒充起來就會更像，更不容易露出破綻了。」

司馬洛呆住了，自言自語地低聲說道：「原來她是——」他忽然更爲珊珊而感到難過了。

「你一定奇怪我們爲什麼要派珊珊跟在張萍身邊吧？」哥頓說。

「不錯，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有聽過蝎黨這名字嗎？」哥頓問道。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心中在想：原來又是蝎黨，他說：「你也應該知道的，蝎黨是我的老對頭了。」

「這正是我要找你帮忙的原因，」哥頓說：「因爲你對付蝎黨最有辦法，你看，事情是這樣的，蝎黨最近需要很多玉，上等大塊的玉，於是它派了兩個厲害的殺手來負責這件事。兩個殺手的銜頭就是天字煞星和地字煞星……」

「而你懷疑張萍就是天字煞星，是嗎？」司馬洛問。

哥頓搖頭：「我們懷疑他是地字煞星，天字煞星是個女人，珊珊的工作是要肯定張萍的身份。」

「但很顯然珊珊的工作做得並不好。」司馬洛說。

哥頓嘆一口氣，說道：「是的，現在我們已經證實張萍是地字煞星，但他却逃了。」

「但。」司馬洛說：「蝎黨爲什麼要找許多玉呢？」

哥頓噴了一口烟：「他們是用以代替貨欵的。」

司馬洛皺眉：「我不明你的意思，他們買的是什麼呢？不能付現錢的嗎？」

哥頓嘆一口氣：「聽見過一個叫波高蘭的國家嗎？」

司馬洛想了一想，搖搖頭：「不大有印象，聽來好像是個中東國家。」

「不錯。」哥頓說：「波高蘭是中東一個小國家，小到你幾乎在地圖上找不到的，而知道有它存在的人也不多，因爲那裏沒有什麼海產，也沒有特別的風景，而它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爲它沒有什麼值得爭奪的價值，誰也不想要這小小一塊連種田也不能的沙漠，但忽然，波高蘭變得重要起來，因爲有幾個探石油的專家無意中發現那裏的泥土是富含某種稀有鑛物質的，這種泥土的成份如果要說清楚，得化了不少時間，但總而言之，它可以提煉出一種在太空競賽中十分重要的金屬。」

司馬洛皺眉道：「我倒沒有聽過這消息！」

哥頓苦笑：「很少人聽過的，因爲發現這鑛的人守着秘密，消息未經官方證實，但重要的各方面都巳知道了這消息，於是波高蘭忽然重要起來了，美國和蘇聯都想買下開採權，但波高蘭的國王烏倫姆却一概謝絕了。」

「爲什麼呢？」司馬洛說：「這個烏倫姆很清高，看不起金錢的嗎？」

哥頓搖搖頭：「不是的，他是一個迷信而固執的傢伙，他說他不想祖傳的土地給人家掘穿一個一個的洞，而且他又不需要那筆錢，因爲他們的家族以前是沙漠上的遊牧民族，專門以刦掠來往商隊爲業，積下來的財產簡直是多得難以計算的，他既不肯賣，各國便都束手無策了。」哥頓喝了一口茶，又說：「但是，烏倫姆也不是不能改變主意的，他提出了條件，那就是不要錢而要玉。他在這世界上最愛的兩件東西，就是玉和女人，女人他雖愛，但不信任，玉却是不會背叛他的。」

「有錢就可以買到玉了呀！」司馬洛說。

「如果是這樣簡單，蝎黨也不用勞動天地煞星了。」哥頓說：「你難道對於玉的知識也沒有嗎？玉不比鑽石、寶石或黃金，不是有錢就可以求的，你有注意到爲什麼近來玉的價錢愈來愈高了嗎？這是因爲玉在世界上的產量愈來愈少了，新出土的玉不是沒有，但質地不好，而且玉是愈古愈有價值的，傳說天下最好的玉已在古時全部給中國買去或朝貢給中國了，這之後就沒有過好玉。此說也許不實不盡，但總之表明了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

「沒有一個國家找得到好的玉給烏蘭姆嗎？」司馬洛問。

「不，」哥頓說：「只是找不到他所要的玉，原來烏蘭姆已列出了一張名單，上面是十塊世上有名堂的玉，把那十塊玉給他，就可以得到鑛的開採權了。」

「我開始明白了，」司馬洛說：「賈富仁的那一塊玉也是在名單上的？」

哥頓點頭道：「不錯，那一塊是名單上最劣品的一塊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委托蝎黨取到這十塊玉嗎？」司馬洛問。

「照我看是蝎黨自己想取到這十塊玉，取得開採權，然後再以高價轉賣。」哥頓說：「世界上沒有人能買齊那塊玉，因爲玉主多數是大富翁，或者是當作傳家之寶，多少錢也不賣的。所以蝎黨祇好設法去偷來了。」

「那麼你想我做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趕在蝎黨的前頭，把那些玉先偷到手。」哥頓說。

司馬洛沉默了一會，再抬眼看着哥頓：「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哥頓把熄了的烟斗再燃着了，噴了一口烟，說：「我現在不是代表英國，而是代表聯合國的世界犯罪調查組的。他們委托我幹這事。他們認爲如果讓蝎黨取得了那礦的開採權，拿來一炒，就會引起幾個大强國之間的關係惡化。而且，我也想趁這機會削弱一下蝎黨的勢力。」

司馬洛微笑：「那麼你們打算付多少代價呢？」

「二十五萬美元！」哥頓說。

「五十萬。」司馬洛說。

哥頓伸出手：「一言爲定吧！」

司馬洛意外地瞪着眼，道：「你不還價嗎？」

哥頓微笑：「我們本來就準備出五十萬的，不過爲了免得還價傷感情，所以把底價說得低一點吧了！」

司馬洛瞪他一眼：「爲什麼你不進生意行呢？你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很成功的奸商的！」

哥頓微笑：「還有一點聲明，那些玉偷到手之後要交給我們保管的。事後我們會送還原主。」

司馬洛皺眉：「這有什麼用處呢？結果還不是誰也得不到開採權嗎？」

哥頓點點頭：「寧可這樣，我們也不願意讓蝎黨得到。」

「好吧，」司馬洛說，「我應該到那裏去偷這十塊玉呢？」

「十塊之中的五塊已到了蝎黨的手中了，」哥頓說：「但你先回去吧，一會兒我的秘書會把詳細的計劃和資料送到你家去。」

「秘書？」司馬洛大感興趣地問。

「是男秘書，」哥頓說：「現年四十八歲了，禿髮的，你感興趣嗎？」

「噢！」司馬洛失望地說。

× × ×

三天之後的中午，一架噴射民航機把司馬洛載到了巴黎。巴黎的這個時間是初春的季節，雖然沒有下雪，但是冷得很。司馬洛冒着細雨走出機場，上了的士，對司機說了一個地址。

看着那詩情畫意的景物在車窗外不斷後退，司馬洛有着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他已好幾年沒有到這裏來了。這個世界著

名的花都，也同時是世界的大罪犯們風雲際會之所，有一年司馬洛在這裏和幾個大行家周旋了一番，結果不但毫無所獲，而且還差點丟了性命，那之後他對這個城市便失去興趣了。他同時也想起他在這裏時那位十五歲的情婦。現在她大概已經嫁人了？在這裏，十五歲的少女和男人上床已不是稀奇的事，司馬洛認識她時她已不是處女。

的士冒着雨駛到郊外，駛進了一座巨大的花園，在一座古堡式的屋子前面停下。司馬洛付了車資，提着箱子下了車。他的全部行李就祇有這隻箱子了，裏面祇放着幾件替換的襯衣和他的秘密武器。其他的衣物，在需要時他都可以去買的。他四面打量一下，看見這屋子的外牆爬滿了長春藤，而要上十幾級石級才能到達那又高又大的門口。司馬洛上了那長着青苔的石階，去按了門鈴。久久沒有人應門。他再按，還是沒有人應。過了差不多五分鐘，他不耐煩地舉拳擂門，門就應聲而開了。裏面是一片陰暗。司馬洛不禁愕然。在電影裏已看過不少這種場面，通常主角敲門不應，推門進去就會發覺這屋中人是已經死了。現在這屋子中的人呢？

司馬洛把門推得大開了，便走入去，叫道：「有人嗎？」

祇有他的回聲應他。一入門就是一所大廳子，裏面的佈置恍如十九世紀武士時代的一般，首先進入眼簾的是一張大大的木餐桌，再遠一點就是通上樓上樓梯。司馬洛再叫一聲：「有人嗎？」望望樓上。

但還是祇有回聲應他。

接着他繞過了那張巨大餐桌，便看見那人伏在地上。他忙上前蹲下看看，發覺這人已死了，是頸上中了一刀。憑着地上已乾了而硬凝的血迹來看，這人是已經死了半天。這是一個已經過了中年的法國人，頭髮已微呈灰白，蓄着兩撇小鬍子，身上穿上一套深灰色的西服。司馬洛看着他的樣子，知道這就是他要來會的人了。

他馬上拔出槍來，小心地在樓下巡視了一遍，然後再上樓去。人既已死了這麼久，兇手還在的機會當然是很微的了，不過他也當然不能不去看看的。果然，屋中樓上樓下都已沒有人了。樓上是睡房和客房，沒有什麼異状，而樓下在樓梯左手邊的門口內是一所書房，四壁全是精裝的皮面厚書，其中一部份書已經從書架挖了出來，丟在地上，拿開了書的地方露出一隻入牆保險箱，保險箱門已經撬毀了，裏面空空如也，地上的那些書中間散着一些文件，大概是從保險箱中挖出來的。

司馬洛拿着槍轉回廳中，在屍體旁再蹲下來看看。插在屍體頸上的是一把牛骨柄的薄而鋒利的擲刀，而這種刀司馬洛也不是第一次見到了。與張萍會最後一面時，張萍的那二個門徒就是各中了一把刀子而死去的。由此不難想到兇手是誰！

張萍已經到巴黎來了。

司馬洛再站起身，傾耳而聽。如果依照電影裏的橋段，現在應該是警車聲大響，然後他便給當作疑兇，有口難言地捉進警局了，但並沒有警車聲響，祇有外面屋簷在滴水的聲音。

司馬洛出了屋子，繞到屋後，那裏的車房中停着一部奶白色的雪鐵龍房車，車匙還插在車上，似乎這就是死者的車子了。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他是不願意打刦死人的，但眼前已沒有別的交通工具了，而且在這裏可能等到晚上也等不到一部的士經過的。於是他坐上那部雪鐵龍，開動了，向市區駛回去。這種車子雖然樣子像一隻青蛙，許多人認爲不够流綫型，但機件却是一流水準的。車頭幾乎是無聲地吞食着公路，而司馬洛一面想着這究竟是怎回事。

他記得那晚和哥頓分手回家之後，哥頓的秘書果然來了。他從那秘書口中知道名單中十塊玉之中有五塊已經失蹤，大概就是給張萍盜走了，而其餘五塊之中，有一塊是存在一家博物院的，而由一位梅里士侯爵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借去鑑賞。其餘還有二塊是在巴黎兩位富豪的家中，另外兩塊則是在巴西。梅里士這一塊是比較容易盜出的，他們預測張萍會先向梅里士下手，所以哥頓叫司馬洛到巴黎來，先和梅里士接頭，設法合作捉住張萍。

因爲梅里士侯爵實在不是什麼考古學家，而是法國情報局裏的一位情報員。

但看來，張萍下手得出乎意外地快。司馬洛是已経來遲了。因爲剛才死在地上的就是梅里士，而玉大概已經給從入牆保險箱中搜去了。

司馬洛把車駛回市中心，便棄在一條橫街，步行一段路，到一家酒店開了個房間，馬上打長途電話給此刻已在倫敦的哥頓。

「天殺的！」哥頓聽了司馬洛的報告之後，惡毒咒罵起來。

「下一步我應該幹什麼呢？」司馬洛問：「報警嗎？」

哥頓沉默了一陣，才說：「我看你是非報警不可了。」

「但這之後呢？」司馬洛說：「我跟法國警方及情報部都沒有交情，你給我在這裏的唯一聯絡就是梅里士，而現在他又已經死了。我什麼也不能做的。你不能馬上來嗎？」

哥頓煩惱地深吸一口氣：「我走不開的，有幾個南非洲官員今天要到達倫敦，我們接得綫報知道有人企圖行刺。我非留在這裏不可的。」頓了一頓，他又說：「好吧，我派我的秘書來找你吧，她會坐最近的一班飛飛來的。你住在什麼地方？」

司馬洛告訴了他。

「是一位杜明妮小姐。」哥頓說。

「一位小姐？」司馬洛忽然大感興趣來。

「是的。」哥頓說：「而且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她動身之前我會把細節告訴她，她會懂得怎樣做的。她過去已代表過我不少次。」

「在又冷又濕的天氣裏。」司馬洛說：「這好比是一綫又暖又亮的陽光了！」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看看窗戶，細雨仍然在下着。巴黎的年青戀人們喜歡在這細雨裏散步於賽納河畔，但司馬洛可沒有這種胃口了。他還有幾個鐘頭時間，而他又不想睡覺，那他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呢？他在窗前站了一回，便決定到樓下的酒巴去喝兩杯酒，也許在酒巴裏會有奇遇的。這

裏是巴黎，在幾個鐘頭之內，男女之間就可以發生很多事情了。

酒巴原來是在地下室內，音樂柔和，而空氣中瀰漫着藍色的香烟烟霧。司馬洛佔了一張小桌子，喝了一小杯意外地香醇的白蘭地。酒巴裏女人不少，但美麗的早已有男伴，單身的雖然向他拋媚眼，他却不感興趣，因爲她們不是很老就是很醜。這是理所當然的，美麗的女人，很難會是單身的了。

全座酒巴中，司馬洛最欣賞的女人是一個奶色皮膚的少女，她穿一件大大的樽領毛衣，緊身長褲，短頭髮，看來年紀大概祇有十九歲，但身材已經十分成熟，連眼色也是十分成熟的。當她向司馬洛拋一個媚眼時，司馬洛就知道她已是一個會享受人生之樂的女人了。很可惜她的男伴是一個體重起碼二百二十磅的大漢，而且那二百二十磅不是脂肪，而是除了骨頭之外，全部是結實的肌肉。這人不用愁找職業的，任何健身院都會願意聘他作生招牌。

司馬洛看着時，那大漢忽然霍地站起身。他們剛才似乎已經在吵架，而那女人是故意向司馬洛拋媚眼以刺激他的，現在她再回頭向司馬洛嫣然一笑，大漢就忍無可忍了。大漢那蒲扇般大的手掌一揮，女郎的臉頰上便「叭」地着了一記，整個人飛離了椅子，而結結實實地跌在地板上。旁觀的人嘩然，有兩個男人不平地走上前來捉住大漢的手臂，但大漢兩手向他們的胸一推，大喝一聲，兩人便分兩邊跌到遠遠了。

那大漢身穿藍底白色横間條的水毛汗衫，兩臂是露出在短袖之外的，似乎對天氣的寒冷並無所感。發起兇性來，臂肌便賁起得更加怕人，而再也沒有人敢接近他了。

大漢一跳而前，掄起拳頭就要向女郎擊下去。

司馬洛就在這時跳到了他的面前，一手執住他舉起的那隻拳頭，用法語說：「等一等！」

那大漢詫異地瞥了他一眼。

司馬洛出力托住他的拳頭，使他無法擊下，而這似乎把他惹得更生氣了。祇聽得他又發出一聲吼叫，便用力地把拳頭壓下去。司馬洛頓時感到一陣難以拒抗的强大氣力，連忙使出柔道中借力的手法，向旁推移一下，又反手一拉，大漢便飛過他的頭頂，隆然一聲墮地，滑過那光滑的蠟板，而進了一張桌子的底下。

周圍的人一陣鼓掌喝采。

那張桌子忽然升高了幾呎，原來是大漢在下面站起身而把它頂起了。司馬洛作勢戒備着。大漢一手把桌子摔到老遠，便向司馬洛直衝過來，兩臂分開要把他抱住。司馬洛知道如果給這樣一抱，那就骨頭都要給箍散的，所以便把雙掌伸直，成爲鏟形，而很快地向他的肚子一連插了兩記，幾乎半隻手都陷進了肉裏。

大漢痛得立時臉色發青，呆了一呆，司馬洛正要向他下頷補上一拳時，忽然覺得有一雙手拉住自己的衣袖，一把悅耳的女人聲音在說：「不，先生，不要！」

司馬洛愕然轉身，看見就是那個被大漢打倒在地上的女人。而經過這一刹間的阻延，大漢已經復原了，足球般大的拳頭一揮。司馬洛頓覺滿天星斗，整個人離地，連那女郎也帶起了，跌到十幾呎之外，把那女郎壓得尖叫起來。

大漢現着勝利的微笑，怪叫着直向他們衝過來了，不知打算怎樣把他們泡製。而司馬洛也不打算讓他先動手了。當大漢衝到時他便忽然躍起，而在大漢的喉嚨上劈了一掌。大漢的氣管一時痲痹了，空氣吸不進去，登時呆在那裏，睜圓着雙眼，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司馬洛跳起，那女郎又拉着他：「不要！」

司馬洛氣結地瞥了她一眼，祇好轉身，把她推向門口：「走吧！」

「是呀。」女郎恐懼地瞥了大漢一眼：「山圖發起脾氣來時，沒有人能跟他講理的！」

他們跑上那通向地面的梯級，到了門口時，人們正圍着山圖喝倒采。山圖漸漸恢復了，也不追趕司馬洛，而轉把氣在別人身上發洩，掄着一雙大拳向人羣衝過去。司馬洛和女郎離開了酒巴，出到街上，站在帆布篷下，女郎喘着氣。細雨還在下，地面是濕油油的。司馬洛側頭瞥她一眼，她伸手一指，說：「到我的車子去吧！」說着她便冒雨跑過對街去！

司馬洛跟着她跑過去，到了一部粉紅色的福特野馬型開篷跑車。車子已張起了白色的油布篷，她開門鑽進了車，司馬洛也從另一邊上了車，在她旁邊坐下。那女郎掠掠頭髮，嘆了口氣說：「我叫蒙妮妲，你呢？山圖是我的未婚夫。」她開動了車子。

「我叫司馬洛，我是遊客，我不大熟路的，現在我們該到那裏去呢？」

蒙妮妲開動了車子：「我要送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但我並不危險呀。」司馬洛說。

「你很危險的。」蒙妮妲說：「你打了山圖，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他是你的未婚夫。」司馬洛說。

「我不是指這一點。」蒙妮妲說：「他是——」她氣結地一攤手：「我講不出了，總之，沒有人能够打倒他而安然無事的。」

「那麼今天就破一個例吧。」司馬洛說。

「我不是跟你說笑的。」蒙妮妲說：「山圖兇起來很可怕，而朋友又多！」

司馬洛望了一眼倒後鏡：「也許他的朋友已經來了。我們正受着跟踪呢！」蒙妮妲瞥一眼，也看見了那部跟踪在後的積架。

那是一部墨綠色的硬頂積架跑車，正沿着那條筆直的公路很快地迫上來。蒙妮妲見了，不禁恐懼地吸入一口氣，而把油門踏得更低，於是這部粉紅色野馬也眞像一匹野馬般在路上奔馳起來了。

司馬洛微笑：「當他們捉到我們時又會怎樣呢？把我們殺掉嗎？」

「這點我也不知道。」蒙妮妲說道：「我祇是担心你。你可能會給他們打一頓的。」

「很好。」司馬洛說：「就停車讓他們試試吧。我打得過山圖，未必打不過他

的朋友！」

「不。」蒙妮妲說：「你還是不要惹麻煩吧。想個辦法避開他們好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找個地方讓我跳下車好了。他們追上了你時找不到我，就沒事了。」

「跳下去？」蒙妮妲甚爲懷疑地說。

「是的。」司馬洛說道：「祇要找一個轉彎而有樹林的地方，慢一慢，就可以了。」

「我明白了。」蒙妮妲說：「你跳下去躲進樹林裏，然後繼續開行。」

「是的。」司馬洛說：「大意就是這樣！」

「以後呢？」蒙妮妲說：「你來找我好嗎？」她說了一個郊外的地址。

「如果又碰上了那個蠻牛未婚夫呢？」司馬洛問。

「你會碰上他的。」蒙妮妲說：「但當他沒有火氣時，他就很容易理喻，你可以和他言歸於好，這總比較他找到你的好些。」

「好吧，就這樣辦！」司馬洛說。

接着車子到了一個理想的轉彎地點，蒙妮妲一轉了過去便慢車，而司馬洛則跳下車，撐於長腿，幾步就進了那座松林裏。蒙妮妲的跑車繼續前去，而司馬洛剛藏好了身子，那部積架便在外面响亮地來了，矮矮的車身好像一隻黑豹貼地而竄。車子過去了之後，司馬洛便走出了松林的邊緣看着。

蒙妮妲的車子巳把速度減得很低了，於是那部積架便馬上追上了她。但積架並沒把她逼停，而祇是駛在她的前面，尾燈的地方忽然像水喉般向蒙妲妮的車子噴出一些液體。司馬洛忽然毛髮直豎，連忙拔出槍來，大叫一聲跑出去，但沒有用，他又不是坐着車子，而那兩部車子巳去到很遠了。

接着墨綠色積架的車窻裏忽然飛出幾點火星，落在蒙妮妲的車上，於是蒙妲妮的車子便成爲了一隻火球，而那部積架瞬即遠去。司馬洛急得大叫着向前追上去，但距離是那麼遠，而且地面又是濕的，很難跑得快。

蒙妮妲的車子顯然是全身給噴上了汽油之類，再彈上了火星，便全車着火了。

現在，這隻火球仍在路上馳行着，擺了兩擺，便忽然向路邊斜了出去，越出了路面而不見了。

司馬洛仍然繼續狂奔，後面又有車聲來了，另一部矮矮的銀灰色阿發羅密歐跑車又出現，司馬洛連忙揮手要它停車，但駕車的那個戴黑眼鏡的男人毫不理會，呼一聲經過了，很快地遠去。司馬洛咒罵着一邊繼續跑。

他是算跑得很快了，好像走了一個鐘頭，他才到達蒙妮妲的車斜出路面的地方，一面跑時他一面就覺得沒有什麼希望了，因爲時間巳至少過去了五分鐘，有什麼可燒的東西全都燒完了。

但當跑到時，他才比較放心地發覺路的下面原來是一座小湖，而車子巳撞下湖裏，火巳熄了，但，蒙妮妲會不會淹死了？他準備縱身跳下去。

忽然，蒙妮妲的聲音在叫他：「司馬洛！司馬洛！」

司馬洛愕然轉側，才知道蒙妮妲並不是在水底的車子裏，而是在湖邊的一叢柳蔭之下，身體浸在水裏，祇有頭部冒出水面，大概是她在車子墮水之後便游了出來的；現在她正冷得連聲音也發顫，牙關不由自主地格格作响。

「蒙妮妲！」司馬洛驚喜地叫道：「你沒有事吧？」

「我——我——」蒙妮妲的牙關繼續在抖着，「如果——再——不弄我出來，我——就會——有事——了！」

「好吧！」司馬洛連忙走前兩步，伸出一隻手，把她拉了上來。蒙妮妲在岸邊站住了，馬上便大打寒噤。司馬洛焦急地四面望望，這裏是一個很荒凉的區域，極目而望也看不到一間屋子，而且細雨仍在下着，看來要找一些沒有濕的樹枝來生個火也不容易了。

司馬洛匆匆一推蒙妮妲的肩：「來！我們到樹林裏去！你得脫下這些濕衣服才行！」

蒙妮妲並無異議，祇是以兩手緊捂着身體，不斷發抖地向林中走去。司馬洛這主意是好的，因爲至少林中沒有風。到了林中樹叢最密的地方，地下沒有那麼濕，蒙妮妲便停了下來。司馬洛脫下了身上那件絨上衣，交給蒙妮妲說：「快脫下妳的濕衣，穿上這個吧，不然你就會惹上肺炎的！」

「謝謝！」蒙妮妲說着接過了外衣，掛在樹枝上，便開始脫衣服，司馬洛連忙背轉身。

「你不要看嗎？」蒙妮妲在後面笑着問。

「當然不！」司馬洛說：「我是個正人君子！」雖然心裏却是十分希望能轉過身去的。

「好了。」過了一會兒之後，蒙妮妲說：「你可以轉過來了。」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身，看見蒙妮妲巳經穿上了他那件絨上衣。由於他身裁較爲高大，所以那件上衣穿在她身上就像一件短大衣，衣脚差不多到達她的膝蓋。那兩條纖條優美而奶色的小腿踏在樹枝殘葉上，份外顯得嬌貴可愛。司馬洛看見地上棄着她那件樽領毛衣和那條長褲。祇是這兩件。他不禁皺眉：「你不能還把濕衣留在身上的。你的內衣褲呢？」

蒙妮妲聳了聳肩微笑：「我從來不穿的！」

「噢！」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快動身到路上去截一部車子吧。以你這打扮，如果有車子經過，是一定停下來的！」

他掏出手帕交給她說：「用這個抹抹頭髮吧！」然後他便拾了蒙妮妲的衣褲，和她一起走出樹林，冒着細雨向公路上走回去。

「你的未婚夫的朋友果然很够兇。」司馬洛說：「他們似乎不介意把你也弄死呢！」

蒙妮妲皺起眉：「問題就在這裏。他們也許並不是山圖的朋友。我不相信山圖會這樣對我的！」

「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也許他們是對付我的。」

「但。」蒙妮妲詫異地道：「你說你是遊客，你怎會在這裏有仇人呢？」

司馬洛不禁嘆口氣：「我在全世界都有仇人！」

蒙妮妲停下步來，凝神看着他：「你究竟是什麼人？」

司馬洛微笑：「先等你穿好衣服，我們再詳細談這個問題吧。但既然你從這樣的險境之中也能活着逃出，我相信我們一定有很近似的地方了，是嗎？」

「對了。」蒙妮妲說，「有車子來了！」她說着故意把上衣更拉高一點，更加暴露她那雙美腿。

正在開來的那部汽車忽然把持不定，而走起之字路綫來了，因爲駕車人祇顧看她而忘記了看路。終於，車子險象橫生地在他們旁邊停了下來。

× × ×

再說另一方面，那部墨綠色的積架跑車在火焚了蒙妮妲的車子之後，以高速再衝刺了一段路，便慢了下來。車中是兩個十分粗壯的法國流氓，駕車的一個滿意地微笑着說：「幹得眞好！」

他旁邊那一個却似是神經衰弱型的人物。他咬着指甲，很不放心地說：「也許我們該回去看看，你知道，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有把握地回去報告！」

駕車的一個輕蔑地笑起來：「看什麼？沒有人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逃出的！」

「司馬洛能的。」神經衰弱的一個說：「他巳經不是第一次遭遇這種事情！」

「但他却是第一次遭遇我們！」駕車的一個目中無人地說。

「我還是認爲——」神經衰弱的一個說了半句忽然聳聳肩：「好吧，我就相信你的看法好了！」

這時，那部司馬洛沒有截停的銀灰色跑車就迫近了。神經衰弱的一個又着慌起來了。他回頭瞥一眼，對他的同伴叫道：「小心！」

駕車的一個又聳笑起來：「翟克，這條不是我們的私家路，如果每一部車子經過你都要怕一怕，那麼早晚你會進神經病院的！」

那人還未及答話，那部銀灰色的跑車巳怒吼着迫上了他們，忽然減低速度，與他們並排而行。

這一次，駕車的人也吃驚起來了，懷疑地側着頭望望，看見駕灰色跑車的那個戴黑眼鏡的男人是個樣貌極其英俊的東方人。那人正在打手示意他停車。

「什麼事？」駕車的法國流氓小心地叫着問他。

「我要問你們一些問題。」那人叫着答。

「你是警探嗎？」流氓問。

「不！」那人說：「我不是警探！」

「那麼滾開吧！」駕車的法國流氓輕蔑地說。

「我看見你們剛才幹的事！」戴黑眼鏡的人叫道。

駕車的流氓吃了一驚，連忙用咀角向他的同伴低聲吩咐：「準備！」然後便一踏油門，車子加速前衝。

但那部灰色車子也毫不費力地加速，仍然與他們並排而行。那戴黑眼鏡的人笑道：「想把我也燒熟嗎？但你們跑不過我的，我這部是出賽用的賽車！」

駕車的流氓知道對方說得不錯。如果灰車不墮後，他就無法噴汽油和放火的。於是他又低聲吩咐他的同伴道：「用你的槍！」

那神經衰弱的流氓馬上從腰間拔出一把手槍，裝上了滅聲器，而擧起來，要向對方瞄準發射。

那戴黑眼鏡的人忽然尖厲地笑了兩聲，手一揚，一件閃閃亮的銀色東西便隔車飛來，擊中流氓的手腕。那流氓叫一聲，槍也丟出了車外，而抱着手腕在車座上縮作一團，痛得在抽泣。這時他看見那打中他的手腕的東西巳跌在地上。却原來是一枚銀元。

駕車的流氓咒罵一聲，忙騰出一隻手來拔槍。但他槍才遞起，第二顆銀元也飛來了。他也狂叫一聲，把槍拋掉，而車子驟然失去控制，撞向路邊，輾過一塊大石，車子彈高了一下，然後撞在一棵大樹的樹幹上，車頭蓋彈開了，裏面的機件冒着烟。車子的兩個流氓都感到天旋地轉，無法定住身子。

神經衰弱的那一個流氓首先從震盪中復原過來，鼻端嗅到一陣濃重的汽油味，知道是車子撞毀之後，携帶得特別多的汽油洩出來了。（這車子除了携帶本身燃燒的汽油之外，並且也携帶着用以噴射別的車子的汽油。）這樣一想，他的精神便馬上提了起來，而連忙爬起身，從打開着的車門撲出外面去。撲出去之前他瞥見他那位同伴仍一動不動地坐在駕駛座上，頭巳經撞破前面的擋風玻璃而伸了出去，滿頸子是血漿，看來是不會活着了。

當他撲到了樹林中的草地上時，車子便轟然一聲全部着火了，那熱氣逼得他連爬帶滾，趕快深入樹林。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後，他摸摸身上，才記起槍巳不在了，而那部銀灰色的跑車正在迅速退回來，在距離焚車處不遠的地方停下，而那個戴黑眼鏡的駕車人打開車門跳了下來。

這個流氓記得這人拋擲銀元的本領是多麼厲害，而且自己手邊又沒有帶着槍，於是他便毫不猶疑轉身就跑了。

「喂！」戴黑眼鏡的人叫着迫過來：「你逃不掉的！」

但這個流氓仍然繼續跑，因爲强敵當前，他巳經完全失去了鬥志。他祇是恨那樹林太疏，他躲不起來，戴黑眼鏡的人雖然遠遠在後面，還是可以看見他的。戴黑眼鏡的人不但有非凡的身手，而且也跑得很快，迅速地接近了，一面喝令流氓停步，但流氓充耳不聞，仍然繼續跑，有兩次，一個銀元飛來，「鏗」地擊中旁邊的樹幹又彈開了，使他爲之胆喪。

接着流氓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巳到達了樹林的濃密部份，他回頭，看見對方巳迫得很近，但他一跳進入了那黑暗中，便再看不見對方了。他放心一點，在那暗中繼續摸索着前行，想着如果從樹林的另一面出去，就可擺脫那人的跟踪了。

但忽然，一聲斥喝，一個黑影霍地從樹上落下，擋住了他的去路。他一驚呆住了，發覺竟然就是那個戴黑眼鏡的人。那人大概反從樹頂行走而追上他了。很快，

這個精神衰弱型的流氓便恢復了鎮定，而向對方揮出一拳。

但對方毫不費力地搭住他的手腕，輕輕向橫一拖，流氓便撞向一棵樹幹，頭部與堅硬而粗糙的樹皮相碰，痛得他三魂失了七魄。他剛爬得起身時，手又被那人拉住了，而人又給拖得撞向另一棵樹幹。「轟隆」一聲，他又感到眼前金星亂冒，快要暈倒了，便連忙向地上一坐，舉起兩手，表示不抵抗了。

那人冷笑一聲：「這算你聰明！好了，現在你可以回答一些問題了。例如，是誰派你去燒司馬洛的？」

「我不能說。」那流氓說。

「我有很多方法使你不得不說的。」那人說：「我問你祇是想你少受些痛苦吧了！」

那流氓惶恐地四面望望，終於說：「我是三星會的！」

「哦。」戴黑眼鏡的人點點頭：「這即是說你並不認識你要殺的人，祇要給錢你就幹的了？」三星會是一個職業兇手大集團。

「差不多是這樣。」流氓說。

「那麼這一次的主顧是誰？」那人又問。

「我眞是不知道。」流氓惶恐地搖搖頭：「是上頭派下來的工作，我們照做吧了！」

「上頭叫你們殺死司馬洛的？」那人問。

「是——的！我們祇是公事公辦。」

那人忽然發出一陣淒厲的笑聲。

笑完了之後，那戴黑眼鏡的人說：「好了，我們現在回去看看那部給你燒掉了的車子。如果裏面的人已死了，你知道我會怎辦嗎？」

那流氓看着他。

「我會在你的身上澆些汽油，把你也燒掉！」戴黑眼鏡的人說。

那流氓臉也青了，發抖起來。

「但別担心。」那人又補充說：「我相信我的那兩位朋友是能够脫身的，不然我也不會追你了。」他搖搖頭，又自言自語地說：「而且，假如他們不能自己脫身的話，我去救也是來不及的了！」他揪住那流氓的衣領，把他一推：「走吧！」

他們一起出了樹林，上了那部銀灰色跑車，由那流氓開車，便向那部野馬跑車失事的地點駛回去。不久，他們就到達了那座小湖畔。二人下車步行，到了水邊，望見了水底那部車子。那流氓恐懼地深吸了一口氣。

戴黑眼鏡的人瞇着眼睛向水底望去，但看不出車中到底有沒有人，於是用手肘碰碰那流氓：「你懂得游泳的嗎？」

「懂的！」流氓說：「爲什麼呢？」

「我想你下去看看。」戴黑眼鏡的人說道：「如果有屍體，你就替我把他拖上來——」

「這——這麼冷的天氣——」那流氓抗議着。

「難道你寧可給燒死嗎？」戴黑眼鏡的人問着，忽然把他一推，那人驚叫一聲，便「嘩啦」地倒進了水中。

他連忙冒出水面，喘着氣，但戴黑眼鏡的人用手向水底一指，他便祇好潛下去，游向那部沉底的車子。湖水極清，祇見他潛進了車中，弄了幾下，便把車子的帆布篷拉開了，然後才回水面上，攤攤兩手，聳聳肩。戴黑眼鏡的人看到車中果然沒有屍體。於是他說：「好吧！你可以上來了。」

那流氓狼狽地爬回上來，冷得直發抖。戴黑眼鏡的人冷笑着：「如果想熱身的話，就跑快一點，回到車子去吧！」

他們跑着步出了樹林，那流氓首先上了車子，用兩臂抱緊身體，發抖着問：「現在怎樣了？」

「現在我帶你去一個地方。」那戴黑眼鏡的人說：「不過我又不想你認得路！」說完，他的手掌迅速地一揮，便劈中了流氓的頸背，流氓頹然地軟倒在座位上，暈過去了。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和蒙妮妲乘搭着那部過路的房車，沿路疾馳。那開車的看來像個正經人，但他到底是個男人，而在旁邊的蒙妮妲身上又是除了那件上裝之外什麼都沒有的，而坐下了之後，便不能完全遮住大腿了。那人無法做到目不斜視，所以好幾次，他都差點把車子開進了路邊的田裏。最後，坐在後座的司馬洛不耐煩地說：「朋友，讓我來替你開車吧，或者讓我跟那小姐換個位。」

「不用了。」蒙妮妲說：「我們已經到了！」她碰碰駕車人的手臂：「先生，請你停一停吧！」

那人停了車，讓他們下去。司馬洛拍拍他的肩：「謝謝你！」

那人開動了車子，回頭揮揮手向蒙妮妲道別。蒙妮妲也舉起手揚一揚，這一舉手，上衣的衣脚便提高了很多，幾乎連小腹也露了出來。那人忽然目瞪口呆，完全忘記了看路。司馬洛連忙大聲叫一聲：「小心！」

但已經太遲了，車子已經撞下了路邊的田裏，蒙妮妲不禁吃驚地尖叫起來。

幸而車子撞下去的那片田是還平坦的，所以車子兜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路上，那人不敢再多心，一踏油門，車子便怒吼着走了。

司馬洛四面望望，那裏祇是一片山野，看不見有什麼屋子的。他皺眉看着蒙妮妲：「這又是什麼地方呢？」

蒙妮妲伸手一指：「那邊，我們要轉到那樹林後而去，走吧。」

他們轉過了樹林，就看見前面是一塊斜坡，斜坡上長着短短的綠草，而坡下就是一座小小的農莊，院子裏有一些牲口在活動着，但是農莊的屋子裏，却似並無人在。

「那就是了嗎？」司馬洛說：「這是什麼地方呢？」

「我們的總部！」蒙妮妲說。

「嗯，你可以舉起手來了！」有聲音在後面說。那是大力士山圖的聲音。

司馬洛連忙伸手拔槍，同時跳開，但蒙妮妲却叫着：「不！」並且一拉他的手，於是司馬洛又拔不到槍，而兩個拿着槍的法國青年已跳到他面前了，司馬洛祇好舉起兩手。

山圖在後哈哈大笑，司馬洛轉身，看見他的手中也拿着一把槍。三個人都是從樹林裏出來的，也許是早已躲在那裏面等着他的了。司馬洛見山圖的眼睛放射着兇光，而且愈走近就愈兇，覺得不妙了，便連忙吶吶地說：「別急，山圖，我能解釋的！」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山圖說：「你搶了我的未婚妻，打量了我，你有胆量帶她回來我的地方，而且簡直是一絲不掛！」

「這不是你的地方，山圖！」蒙妮妲說：「你也別蠻！」

「對呀。」司馬洛說：「你最好跟他解釋一下。」

山圖轉向蒙妮妲，粗魯地一推她的肩：「對了，你解釋吧！」

蒙妮妲踉蹌地倒退了兩步，差點倒在地上了。她站定身子，忽然生氣地睜大了眼睛，氣冲冲地說：「好吧，我對你解釋吧，我和他開車到林中去，做了幾次愛，我忘記穿好衣服就回來了，這有什麼不對？別忘記我們是法國人呀！」

山圖忽然把槍愈揑愈緊，看來槍柄也快要給他揑得扭曲了，他的簡單頭腦並不明白蒙妮妲祇是故意這樣說着氣他。司馬洛是明白的，但他却不高興。他吶吶地說：「蒙妮妲，公平一點，這不是鬧意氣的時候。」

但山圖已經怒吼一聲衝過來了，那兩個法國青年也頗感尷尬地勸止，叫着：「山圖！等一等！」

山圖好像全未聽見一樣，舉起槍便向司馬洛頭上敲下來。這一下如果給他敲中，石頭也會裂開兩半的。司馬洛也顧不得有兩把槍在後面威脅着他了，連忙向旁邊一閃，讓山圖的身體擋着那二個人的槍，然後迅速向山圖的腋下插了一掌，山圖叫痛一聲，已給司馬洛奪過槍來，同時給推轉身用作盾牌，對着那二個青年，同時司馬洛把槍在他的腋下伸出去，喝道：「先放下你們的槍！」

那二個青年服從地把槍丟下了。

司馬洛把山圖推開，恨恨地說：「好了，現在輪到我對你講幾句話了！」

山圖見槍在別人的手中，便不再生氣了，祇是呆在那裏。蒙妮妲叫道：「司馬洛，不要開槍！」

司馬洛跳開避過她，說：「蒙妮妲，別走近，我不打算開槍，也並不是不信任你，但你有拉我的手的習慣，每拉一次，我就差點死掉，所以請別再拉我行嗎？」

蒙妮妲聳聳肩說：「你不高興就算了吧！」

山圖祇是瞪着司馬洛，十分不服氣，不過他的頭腦並未簡單到槍咀當前也肯不顧一切！

司馬洛一擺手中的槍，正要再說什麼，却不知道那個戴黑眼鏡的人此時在身後的樹林中出現了。那人的手一揮，一枚亮閃閃的銀元便直飛而前，叮噹一聲擊中司馬洛手中的槍。這枚銀元擲出的勁力是那麼強，而司馬洛一時又猝不及防，於是槍便脫手而飛了，和銀元一齊落地。那兩個法國青年馬上拾回丟在地上的槍，指着司馬洛，而山圖又現出得意的微笑。

背後傳來一陣哈哈大笑聲，是那個戴黑眼鏡的人所發出來的。司馬洛皺眉，但沒有轉身，狐疑說：「你會不會是——」

那人又笑道：「你轉過來看看就知道了！」

司馬洛轉身，那人脫下了黑眼鏡，露出那張十分英俊的臉。司馬洛不禁驚喜地叫：「公爵！是你！」

不錯，這人就是外號「公爵」的歐洲飛賊魯達，那一次在「金手賭王」一案裏和司馬洛結識，共同消滅了金手人，之後，他們在一起玩了幾個月之後，公爵便和他的妹妹美莉返回歐洲，幹他們老本行去了，而司馬洛也依舊過着冒險的生活。

「司馬洛！」公爵叫着跳過來，摟着司馬洛的肩，親熱地說：「你來法國幹什麼？」

「你怎會出現在這裏？」司馬洛問。

公爵回頭看見山圖等幾個人，微笑道：「我們還是回到屋子裏去再詳細談談吧，天氣這麼冷！山圖，你陪蒙妮妲先回去，讓她穿上點衣服。」

山圖忽然變得像一隻伏伏貼貼哈巴狗，連忙走過去拉着蒙妮妲的手，而蒙妮妲也親熱地挽着他的手臂，兩個人一起跑下山去了。公爵看着他們的背影，嘆氣地搖搖頭說：「眞是奇怪的一對！來，我們走吧！」

司馬洛和他一起走下山坡，一面狐疑地問：「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公爵？」

公爵一指下面那座農場，說道：「那就是我的總部。山圖和蒙妮妲他們都是我的手下。我在這裏有一個相當具規模的組織呢！」

「唔。」司馬洛說：「原來還是幹着老本行的。但，世界這麼大，我怎會這麼巧合在那酒巴裏碰到你的手下呢？」

公爵微笑：「這不是巧合，我接到情報知道你來了，便派山圖和蒙妮妲去接你來見見面。可是這雙寃家事情還不曾辦好，便又吵起架來了。山圖那蠻牛醋味大脾氣又臭，就祇肯聽我一個人的話的，因爲我是他最佩服的人！」

「那麼不是你向我噴火了？」司馬洛說。

「當然不！」公爵說：「你以爲我是什麼？殺人狂嗎？」

「我奇怪是誰？」司馬洛說。

「我已經捉到了一個。」公爵說：「他現在還在我的車子裏睡着，一會兒我叫人拿進來送給你好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

這時他們已經進了農場的院子，進了那座大得驚人的屋子。一入門就是一座大廳，裏面的一角落裏佈置成一座健身房一樣，有大約十名青年男女正在那裏作着健身運動和舉重，看見他們進來，便都停了手了。

「繼續吧，繼續吧。」公爵吩咐。

那些青年便繼續他們的運動，而公爵轉對司馬洛說：「這些都是我的青年軍，但我晚一些才給你介紹吧。今晚我已爲你準備了一個宴會！」

「但我今天晚上已經有了約會了。」司馬洛說：「你的邀請，實在來得太突然一點！」

（未完・四）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極樂眞人在打發李金貴起程之前，被抱雲子攔住問三問四，說了一套非儒非道的話題，使李金貴聽得如在五里霧中，李金貴所讀的是儒家孔孟之道，以義爲禮教，以順俗爲主旨，來維護人類的禮法與教育，可是道家以無爲重返自然，不信禮法與教育，而佛家禪宗一脈也認爲教育與禮法都足以掩護人的本性，所謂：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最使李金貴能够深刻領會的，便是極樂眞人吩咐丁中齊一併帶白玉鳳同來，使他的心靈雀躍，忘其所以，高興地和丁中齊上路，經過晶壁，又說出他心中所思：食色性也。眞使丁中齊心靈回味不已……

玄妙觀大火　修羅門逞强

「春夢姑娘道：『客官，你眞會開玩笑，連春風樓是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丁中齊搖頭道：『我……我是第一次到洛陽來……』

「他說到這裏，跳了起來，道：『妳……妳是說春風樓是妓院？』

「春夢姑娘笑笑道：『不錯，我們春風樓是洛陽城裏最大的一家妓院，裏面足足有一百多個姑娘，而我是裏面最紅的一個。』

「丁中齊道：『妳……妳是妓女？』

「春夢姑娘蹙眉道：『我原來也是好人家女兒，後來家裏遭到回祿之災……』

「丁中齊問道：『妳……妳在春風樓做了多久？』

「春夢姑娘道：『才一年多……』

「她皺起秀眉，道：『你這個人好奇怪，問這些做什麼？喂！我還沒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就在這時，丁中齊痛苦地大叫一聲，抓起那柄寒鐵神斧，連鞋子都沒穿，破牆而出，而春夢也立即爲之嚇昏。

鐵頭梁三郎當着環坐在十六張太師椅上的河洛十六位羣雄之前，再度審訊春夢時，春夢所回答的話，仍是如前一樣。

她跟丁中齊之間的幾句對話，使得在塲的十六位羣雄，再三的商討，仍然弄不淸爲何會使得勇力無儔的六丁神斧大叫着，連破八堵牆衝出客棧……

直到兩個時辰之後，江北望的三弟子才在洛陽丐帮分舵的協助下，在洛水之濱找到了丁中齊。

當消息傳回來時，廳中羣雄幾乎都跳了起來，因爲他們獲悉那名動武林的六丁神斧丁中齊，在這幾個時辰裏，都一直是穿着衣服泡在洛水裏洗澡……

由於丁中齊巨大的身體，特殊的行動，以及他在泡水時又叫又喊的怪異表現，引起許多住在河濱附近的老百姓觀看，可是他們却沒有一個人敢靠近。

丁中齊站在水裏又哭又鬧，並且還不時揮動着那柄鋒利無比的寒鐵神斧，彷彿要將那奔流而去的洛水截斷……

那些遠遠站在岸上觀看的百姓，都以爲他是瘋了，沒有一個人能明瞭他心中的痛苦。

事實上又有誰會像他這樣痴情？愛慕一個丫鬟數年之久，却連一句話都不敢跟她說，將她高高的供在心靈的殿堂裏，每日一瓣心香相敬，視她如女神。

沒料到數年之後，他已從一個孤苦無依的樵夫，奮鬥成爲名動天下的大俠，而他心目中的女神，却淪落風塵，成爲每日含笑迎新的神女……

這種極端尖銳的變化，似乎是命運之神在戲弄着他，使得他的心在刹那之間碎了。

他的硬功再是高强，他的勇力再是無儔，可是他的一顆心仍是如此的脆弱，再也無法承受這份痛苦，這份打擊。

所以他大叫着衝出「安鄉老棧」，當時，如果他的面前有一座山，那麼他也會對着山衝過去的！

因爲在那刹時，死亡在他來說已不足懼，死既不足畏，肉體上的痛苦又算得了什麼？

他光着脚，大步的奔出城去，一路上也不知道撞倒了些什麼，直到他衝進洛水之中，那冰凉的河水，才使得他稍爲淸醒了。

然而淸醒過來，反而使得他更加痛苦，任何人在驟然之間，遭到他所遇到的事情，只怕當場便會瘋掉。

所幸丁中齊幼年雙親故世，依附叔叔爲生，飽經世事的折磨，忍受痛苦的能力也較常人要堅韌得多，因而在那等情況下，他並沒有瘋。

他的心，絞痛如遭蛇噬，是以放聲大叫，揮舞着巨斧，施出「開山十式」神斧絕招，在洛水裏翻滾。

那自斧上傳出的千鈞勁道，使得奔流的河水飛濺流瀉，時而張起一個巨大的漩渦，煞是壯觀……

他憑藉着揮舞巨斧來發洩心頭的痛苦，全然沒有顧到有人會在岸上觀看，事實上，他也不明白爲何要揮斧大砍。

那滔滔的流水是砍不斷的，逝去的歲月也是砍不斷的。

至於他那一縷遠在七年前，便已牽連在湘靈身上的情絲，則更是堅靭得無法用寒天神斧能砍斷。

所謂「慧劍斬情絲」，只是一句話而已，說起來容易，事實上，又有幾個人能有這柄「慧劍」？

丁中齊手中的寒鐵神斧能力敵太行山連雲寨中十八名寨主，以及數百名嘍囉，能一斧便將太行山主劈爲兩半，但他却斬不斷心頭的那根情絲。

所以他才會如此的痛苦，如此的難過，衝進洛水中，發瘋似的揮動大斧……

他足足砍了有一個時辰之久，一直把全身的力氣幾乎全部耗盡，這才提着斧頭，走回岸邊，躺在泥沙地上，仰望穹空的白雲在發楞。

由於他那瘋狂似的行爲，使得岸上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終於驚動丐帮洛陽分舵，也派人前來查看。

就在這時，衙門裏的捕快，也都聞風趕了來，忙着驅散了羣衆，調查事件的經過。

就在這時，洛陽大豪江北望的三弟子小溫侯呂戟奉命探尋丁中齊的下落，在城外遇到了聞訊正要趕去洛水之濱查探的丐帮洛陽分舵主鐵面金鎗陳大棟。

他們一交換消息，立即便猜出，那在洛水裏發瘋的巨人便是連撞破八堵牆，衝出「安鄉老棧」的六丁神斧丁中齊大俠。

於是他們兩路人馬會合一起，急急忙忙的趕到洛水之濱，一刹那兒，立刻便看到七八個捕快都掉進洛水裏，有那不會水性的都快淹死了。

而衙門裏的大捕頭，西北三省齊都聞名的金眼鵰費遠，此時正似一隻小鷄樣的，被丁中齊抓在手裏。

小溫侯呂戟還沒來得及喝止，已見到金眼鵰費遠被丁中齊舉了起來，扔到了河裏。

呂戟大驚之下，和鐵面金鎗陳大棟趕去，只見丁中齊神威凜凜的站立在河邊，雙手一拉，那原先套在他脖子上的鐵鏈，此刻如同朽朽的草繩樣，寸寸而斷，掉落地上……

他們一方面命人下河救人，一方面連忙上前向丁中齊陪罪請安，並請他回返城裏江宅。

可是當丁中齊一見到呂戟，立刻便如同洩了氣樣的，理都沒有理他，盤膝坐倒地上，抱着頭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等到鐵面金鎗陳大棟率丐帮弟子將落水的八名捕快和大捕頭金眼鵰費遠救起時，呂戟已不知說了幾十句話了，但是丁中齊仍然如同一個木偶樣的坐在那兒。

呂戟唯恐金眼鵰費遠吃了苦頭，仍不放過丁中齊，而引起更大的禍事，一方面派人趕回城去，將全部情形禀報江北望大爺；另一方面則拉開金眼鵰費遠，把丁中齊的來歷告知。

金眼鵰費遠在公門中打滾了廿多年，那種人物沒有見過？當他見到小溫侯呂戟出面，便曉得自己這塲虧是吃定了。

他心中雖叫倒霉，當着手下的八名捕快，却不得不擺點架子，口口聲聲要公事公辦，拿丁中齊入獄治罪，最低限度也要關他十天半個月。

但是當他獲悉眼前那個赤着雙足，亂髮如草，一身濕漉漉的巨漢，便是憑手中單斧，力破太行山連雲十八寨的六丁神斧丁中齊，不由嚇得全身直打哆嗦。

那太行山羣匪，在太行山主金鈎破日戚奉先的統率之下，紀律嚴明，訓練精湛，全都有一身好功夫，不僅名震山東、山西，連關洛一帶也久聞其名。

多年以來，官方曾數次派兵入山剿匪，結果每回都是鎩羽而回，沒有一次成功的。

因而使得太行山主的大名，更加的爲人所震懾，在傳說中，金鈎破日戚奉先一身武功天下無敵，爲人兇狠之極，每日都要用人心下酒……

像這樣的一個傳奇的兇人，竟然喪命在六丁神斧丁中齊的手中，並且連整座連雲山寨也全部瓦解，那丁中齊自然也就成了神話中的人物了。

有那些從山上逃竄而來的小賊，在洛

陽郊外被捕，便曾招認出丁中齊神威凜凜，憑單人一斧，便獨上太行，一夜一日之間，大破連雲十八寨，連劈十八名寨主的經過情形。

在那些匪徒的口中，丁中齊幾乎成了頭如巴斗，身高八丈的金甲神了。

是以當金眼鵰獲悉眼前這個如同瘋子的巨人，便是六丁神斧丁中齊，不由嚇得發抖。

饒是他見過不少世面，會過許多名人，像這等傳說中的奇人突然出現他的眼前，也仍然使他驚凜不已。

他像是呆子樣的，傻傻的望着雙手捧頭，光脚坐在地上的丁中齊，幾乎不敢置信。然而那洒置在地上的寸寸斷裂的鐵鏈，却使他不由得不信。

他喃喃道：「這……這怎麼辦呢？」

小溫侯呂戟一面急派人趕回城裏向江北望報訊，一面向金眼鵰費遠解釋。

費遠早在呂戟出現，便已知道自己要倒霉了，只是想要掙回點面子，不致於太難堪而已。

如今當他獲悉那將自己抛入河中的，是名震江湖的丁中齊，他更明白，自己若不嚥下這口氣，只怕以後的日子更加難過了。

所以他很聰明的找了個台階，就此下台，率同那八名捕快，穿着一身濕衣，趕回洛陽城。

在回城的路上，他遇到了那浩浩蕩蕩趕來洛水之濱的江北望一行人。

費遠眼尖，遠遠看到江北望率同河洛一帶的武林高手，健步如飛的奔來，連招呼都不敢打一個，便悄悄退在路邊的矮林裏。

江北望等人飛奔而過，根本就沒注意到那八個垂頭喪氣的捕快，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懸着一個疑問，急於要解開。

而這個答案也唯有丁中齊才能夠給他們，否則，就算他們想破了腦袋也沒有用的。

當江北望等十六個武林高手匆匆趕到了洛水之濱時，河邊那些看熱鬧的人已被驅散返家，整片沙地上，只剩下丐帮弟子和江府的門人。

那些人在河邊圍成了一個大圈，將丁中齊圍在裏面，而小溫侯呂戟和鐵面金鎗陳大棟則陪着丁中齊盤坐在地上。

在這段時間中，丁中齊連一句話也沒說，那錐心的痛苦已轉變爲深沉的悲哀，使得他意志消沉之極。

江北望等人趕到之後，立即便發現丁中齊那種頹喪的樣子，齊都爲之大吃一驚，忍不住上前詢問。

可是丁中齊依然一言不發，對於那個痛心的問題，他只有苦笑而已。

江北望明白解鈴還須繫鈴人，若要使得丁中齊自動的將答案說出來，只怕還得依靠春夢不可。

於是他半勸半架的，將丁中齊勸回洛陽城裏江府中。

當這一羣人進城時，可說是轟動了大半個洛陽城，滿街上擠滿了人，要來觀看那力破太行山羣賊的大英雄。

丁中齊不知道當那些人看到自己那副形像，會不會失望，但他心中明白，自己此刻再度入城，心情與前天進城時，是完全不同了。

僅僅一日一夜的相隔，使得他整個的希望幻滅，多年的憧憬爲之破碎。

他縱然面對千百人的歡呼，千百人的注目，也無法使低落的情緒，提昇起來。

那些歡呼，還不如湘靈所說的一句話；那些景仰的目光，還不如湘靈的回眸一瞥。

可是，往日的湘靈，已經在他的心中死去，現在所剩下的只是一個軀殼，一個任由男人踐踏的妓女……

儘管春夢姑娘是洛陽春風樓的紅妓，但她依然避免不了被蹂躪的事實，任何男人只要有錢，便可以買到她的笑，買到她的身體……

這種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丁中齊無法接受的。

他在江北望等十六名武林大豪，及以丐帮數十弟子簇擁着走進城時，面對那無數的目光，心中所想的却只是湘靈那雙微含羞怯的黑眸。

他那雙赤着的雙足，「叭噠」，「叭噠」的踩在石板路上，似乎蘊含着一種特殊的韻律，那是他多年來練武苦修所訓練出來的。

隨着那有節奏的脚步聲，丁中齊漸漸的從沉哀的深憶中醒了過來。

他重重地甩了甩頭，這才發現自己並非是廿多年前，隨着江北望等武林大豪步入洛陽城，而是隨在李金貴的身後，走在那陰暗的山洞裏。

望着那刻滿着條條斧鑿之痕的洞壁，丁中齊的臉頰不禁抽搐了一下。

因爲那每一條斧鑿之痕，都代表着他所逝去的每一段歲月。

就在那次之後，他將從太行山寨裏找到的幾個大箱金銀珠寶，統統交給了洛陽大豪和趕到江府的十五名武林名人處理，用來救濟山東、山西、河南、河北一帶的貧民。

其中一小部份，則是給春夢贖身的，依丁中齊的估計，那一小部份的金子也至少有八百兩之鉅，足夠春夢一生所需了。

縱然他已不能再愛春夢，縱然往日的湘靈已經在他的心裏死去。

但是丁中齊却仍然希望她能過舒適的日子，終其一生，也不用再重操賤業了。

他始終沒有將心中的那段戀情對江北望提起，只是將整個事情都一一託付給那十六名武林大豪。

當晚，洛陽太守在府中設宴，要欵待這名替地方除害的大豪傑，眞英雄，可是丁中齊却在天黑之後，便離開了江府。

他也沒有再見一次春風樓的紅妓春夢，連春風樓主鐵頭梁三郎進來向他道歉，也被他一把拎住，給扔了出去。

他孑然而去，留下更多的疑團給洛陽城裏的人，從此之後，他便返回黃山天玄觀，再也沒有踏入江湖一步。

直到多年之後，抱玉眞人要移地修眞，命他在此山開鑿洞府，他才在這兒呆了下來。

這一停留，足足將要廿年，他每日揮動着巨斧，削鑿着那堅硬的石山，也不知道揮動了多少斧，流下了多少的汗，才有

今日這種結果。

但是他覺得那段流汗的日子，並不辛苦，反而能使得他的心情更加平靜，更加愉快。

隨着歲月的逝去，這整座的洞府已經開鑿而成，他也早就將心中的裂痕彌補好了。

多年以來，他根本連湘靈的影子都已忘了，彷彿那只是一個漠不相關的人，並沒有在他的生命裏留下很深的痕跡。

他雖未穿上道袍，正式成爲三清弟子，然而他却一直在苦修着性命大道，憧憬着有一天也能跟師祖一樣，脫殼飛昇，登露仙去……

他沒有想到在這時，却被李金貴所吟的一闋詞，將心底裏已經塵封的往事又勾劃出來。

他的眼前彷彿又出現湘靈那長長辮梢上用花布所結的蝴蝶結。

翩翩飛舞的花蝴蝶，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動人，丁中齊忍不住雙手張開，要去撲捉牠。

他雙手揮動了一下，這才又憬悟出自己是在洞窟裏，並非是陸員外的後院中，而他也並非卅年前的那個少年，只是一個老漢……

他緊緊的握住了雙拳，發出一聲裂帛似的大叫聲，雙拳重重地在石壁上搥了兩下。

李金貴走在前面，根本不知道丁中齊在這刹那已經讓思緒回到了卅多年以前，他滿心之中，充溢了對白玉鳳的縈念與即將見面的喜悅。

他的步履輕快之極，彷彿御風而行一樣，但他依然嫌自己不夠快，恨不得就此長上翅膀，飛過高山，掠過羣林，一瞬之間已到了白家大院。

就在這時，他聽到身後傳來丁中齊的一聲大喝。

他整個人都跳了起來，耳朵嗡嗡直響，臉色一變，道：「丁……丁師兄，你怎麼啦？」

丁中齊兩拳搥落在石壁之上，頓時將壁上搥出兩個深達兩寸的拳印，石粉簌簌脫落……

他一聽到李金貴的叫聲，搖了搖頭，說道：「沒有甚麼，我只是想起了一件舊事。」

李金貴凜然的望着他，不明白有甚麼事會使得丁中齊發這麼大的脾氣。

他的目光掃過石壁上那兩個深深的拳印，不禁暗暗伸了舌頭，驚忖道：「丁師兄這兩隻拳頭比鐵錘還要硬，眞不知道他是如何練成的？」

他在谷裏無名觀中見過極樂眞人，丐仙鄒武，巨劍神君程無忌等前輩高人，並沒發現他們有何異於常人之處，只是覺得他們有的是瘋瘋癲癲，有些是扮老天眞，有的是嗜酒如命的酒鬼……

他並不知道這些人中任何一人，只要出現江湖，都會造成極大的轟動，他們無一不是武林傳說中的劍仙隱俠。

若拿丁中齊一身橫練的功夫來說，放眼江湖固難找到敵手，但是要拿他跟那些前輩劍仙相較，還差上一大截，可說是不可以道里計……

然而在這一刹，李金貴的心中，對丁中齊是充滿着欣羡與欽佩之情。

他怔怔地望着丁中齊，忖道：「但願我以後能練成像丁師兄這樣一身本領，我就誰也不怕了。」

丁中齊從深濃的回憶之網中掙脫出來，一眼便看到李金貴楞楞地站在那兒，痴痴地望着自己。

他的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道：「小師弟，你別羨慕我，像我這點功夫，實在算不得甚麼。」

李金貴也笑了，道：「丁師兄，你又何必太謙虛呢！依我看，那些在玄妙觀裏的老道，沒有一個是你的敵手！」

他頓了頓，道：「天一師兄說你已經練成了甚麼『天衣護體神功』，全身上下都刀槍不入，對不對？」

丁中齊笑道：「天衣神功我早在卅多年前便已經練成了，可是却沒你說得這麼厲害。」

他伸出手去，拉住了李金貴的手，道：「小師弟，我們走吧！」

李金貴只覺他的手掌巨大而粗糙，握住自己的手，有種特殊的感覺。

他暗忖道：「這甚麼天衣神功練成之後，一雙手比石壁還要硬，身軀變成如此魁梧高大，若是要打架還差不多，可以嚇唬人，但給玉鳳見到了……」

他對武功上的修爲，只是一知半解，認爲丁中齊是因爲練了「天衣神功」之後，身軀才長得如此高大。

一想到他若變成這副樣子讓白玉鳳見到之後，恐怕整個的觀感就會不同了。

他情不自禁的伸了伸舌頭，忖道：「如果有一天我也變成這副樣子，玉鳳看見了，豈不會嚇呆掉，看來，我還是別練這種功夫的好。」

丁中齊那裏會曉得李金貴人小鬼大，心裏儘在胡思亂想那麼多，他牽了李金貴走出好一段路，仍然不見他吭一聲，側目望去，只見他臉上的神色怪異，還當他對自己所說之話有所不懌。

丁中齊誠懇地道：「小師弟，本門着重的是性命交修之學，練武也只是爲了防身、健身而已，並非用來逞强鬥狠的，實在說，爲兄資稟愚鈍，投效師門數十年，所學武功僅及師尊十之二三而已……」

他緊緊握着李金貴的手，道：「你是祖師爺仙去時所留錦囊的揀選之人，只要肯一心向道，他日的成就不可限量，愚兄這點功夫，算得了甚麼？」

李金貴唯唯諾諾，沒有說話。

其實他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祖師爺仙去後，留下錦囊書柬這回事。

他們默默的走了一段路，終於出了那曲曲折折，變幻莫測的九九歸元陣之外。

眼望着遠處那座如同一枝劍樣的直伸入空的山峯，李金貴不禁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嗨！總算出來了！」

丁中齊見他雙頰紅潤，一臉歡欣之色，不由又想起自己當年在山中砍完柴時，次日要進城逘柴時的心情。

那種渴望之中含着喜悅的心情，是如此的甘美，能使得他一夜之中輾轉難眠，無法闔眼。

如今那段甘醇的日子已經遠去，然而

回憶起來，在辛酸中仍舊帶有一份淡淡的甜味。

他暗暗的深嘆口氣，忖道：「此情已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金貴突然揚聲道：「丁師兄，那座山峯尖銳如劍，你上去過沒有？」

丁中齊停止了冥想，應道：「我以前上去過，就在那旁邊，有一條羊腸小徑，可以通往谷裏，不過等到開好路之後，便已將那條路封死了。」

李金貴問道：「丁師兄，那上面是甚麼樣子？」

丁中齊道：「從這兒看過去，那整座山峯就跟一枝劍樣，好像上面沒有轉圜的餘地，其實上面有一塊很大的土坪，足有半畝地大，若不是上下不方便，我眞想蓋座屋子住在上面……」

李金貴興奮地道：「對，這個主意倒也不錯，以後我跟玉鳳能在上面蓋個三間茅屋住在上面，整天面對白雲紅日，遠避塵囂，倒也不啻神仙……」

丁中齊放聲大笑道：「神仙那有這麼好當的？住在那上面，衣食從何而來？」

李金貴道：「等我練成了武功，能夠飛來飛去，自然上下方便了，至於衣食方面，也可以預先採購呀！何況……」

他說到這裏，想到自己這些都是空話，不禁爲之啞然失笑，轉口道：「丁師兄，我們快走吧！別躭誤了回來的時間。」

丁中齊笑道：「小師弟，恐怕你不是怕躭誤時間，而是急於想見白玉鳳吧！」

李金貴紅着臉尷尬地一笑。

丁中齊道：「小師弟，你若是想要快點見到白姑娘，不若騎在我的肩上……」

李金貴忙說道：「丁師兄，這怎麼可以……」

丁中齊沒等他把話說完，手腕一抖，已將他舉了起來，輕輕鬆鬆的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後跨開大步，往山下行去。

他這一放開勢子，眞眞疾如奔馬，李金貴騎在他的雙肩上，只覺耳邊風聲呼呼，幾乎都睜不開眼來，他趕忙用雙手抱住丁中齊的頭，不敢放鬆，唯恐稍一鬆手，便會跌了下去。

丁中齊奔行了一陣，恍惚間覺得自己好像是帶着小兒子到城裏去趕集，孩子走不動，只得將之置於肩上，扛着走路……

他的眼角兩旁，景物不住後退，彷彿歲月也隨之後退，在幻想之中，他跟湘靈成了親，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庭，湘靈爲他生了一兒一女。

每當城裏有甚麼熱鬧時，他都要牽兒帶女的進城去看熱鬧，然後揹些花布胭脂回家送給湘靈，一家人過得快快樂樂的。

想着想着，他的眼眶漸漸濕漉。

那第一顆淚水落下眼眶，又被迎面的風吹得滑落面頰時，丁中齊終於自幻想中醒了過來。

他解開胸前的衣襟，任由寬廣的胸膛，赤裸在風中，揚聲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他朗聲背誦着老子的「道德經」，藉以壓抑胸中的痛苦，腳下奔行速度更快。

李金貴坐在他的肩上，只覺迎面疾風撲來，幾乎都睜不開眼來，更無法開口說話。

他也弄不清丁中齊爲何像發了瘋似的快步飛奔，更聽不懂在喊甚麼，只有緊緊的抱住了丁中齊的額頭，防備會跌下去。

也不知奔行了多久，丁中齊總算把那篇「道德經」唸完了，心情也完全平靜下來了。

他的腳下一慢，李金貴這才能睜得開眼睛。

李金貴吁了口氣，想要開口問丁中齊在唱些甚麼，却見到遠處火光燭天濃烟騰昇而上，並且還隱隱傳來一陣大喊之聲。

他「咦」了一聲，說道：「丁師兄，你看——」

丁中齊問道：「甚麼事？」

李金貴手指着遠方，道：「那裏失火了！」

丁中齊哦了聲，道：「小師弟，我們躭擱一下好吧？爲兄要趕去救火。」

李金貴頷首道：「對，這是應該的，水火無情，救人要緊……」

丁中齊沒等他說完話，已大步奔行過去。

他一步跨行，遠達八尺之外，這一放肆飛行，更是迅速，轉眼之間已奔出十多丈之遠，距離火場已愈來愈近。

李金貴坐在他的肩上，自然看得極遠，他突然張口道：「啊喲，那是……」

他嘴巴一張，疾風撲進來，使得他無法說話，連忙伸手在丁中齊的頭上捶了一下。

丁中齊問道：「小師弟，甚麼事？」

李金貴俯下頭去，湊在他的耳邊，以手掩口道：「丁師兄，那失火的地方是玄妙觀。」

丁中齊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茅山派的那些雜毛！」

他自認出身正宗道家「清虛門」，自然將那些以符籙咒語騙人的道士說成雜毛了。

李金貴見他腳步放緩，問道：「丁師兄，要不要救那些雜毛？」

丁中齊道：「人命關天當然要救。」

李金貴道：「丁師兄，依小弟之見，大概是修羅門的人要去報仇……」

丁中齊冷哼一聲道：「狗咬狗，一嘴毛，那些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李金貴問道：「既是如此，大師兄，我們還要不要去救人呢？」

丁中齊猶疑了一下，道：「我們去看看吧！該救的還是要救……」

說話之間，他們已來到距離玄妙觀後數十丈遠。

李金貴遠遠已可看到玄妙觀那碧綠的瓦片，在數處騰昇的火焰裏，閃爍出燦眼的紅光……

他拍拍丁中齊的肩膀，道：「大師兄，是玄妙觀沒錯，昨晚我就是爬過後牆從這條小路逃出來的……」

他說到這裏，只見三條人影翻出後牆，向這邊急奔過來。那三個人顯然受了傷，行動並不很快，才奔出數丈，牆上人影閃現，已連續躍落十七八個黑衫大漢，緊追而來。

那些黑衣大漢全都以黑巾幪面，手持單刀，採行包夾之勢，急逼而至。

李金貴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就是她！」

丁中齊道：「小師弟，是誰？」

李金貴道：「她就是到玄妙觀來開秘會的二姑娘。」

丁中齊不解地道：「什麼二姑娘？」

李金貴道：「喏，那個穿紅衣服的女子，她叫劉翠娥，是太白派的弟子，另外那個穿綠衣服的姓鄭，她們倆人合起來被稱爲太白雙妖。」

丁中齊搖頭道：「太白雙妖？沒聽過。」

那鄭霞似乎受了傷，劉翠娥扶着她奔逃，身傍又有一個長髮的頭陀跟着。

李金貴在玄妙觀裏待了不少日子，早先却一直在廚房裏，對於那些遠從各地趕來赴會的六派高手，本來是不認識。

後來他得到清風小道士的帮助，調去秘室作下役，這才記熟了那些人的面貌。

他指着那個頭陀，道：「丁師哥，那個頭陀是來自祁連的烈火尊者，聽說他全身上下都是火器，厲害得很唷……」

丁中齊大笑道：「這都是些跳樑小醜！算得了什麼？」

話未說完，但見那烈火尊者身形一頓，雙手連擲，也沒看清他擲些什麼，那些追上前來的黑衣幪面人齊都閃身紛紛躱避開去。

只聽得一連串的爆炸之聲響起，那領先的兩個黑衣幪面人閃身不及，已被秦炎發出的火藥暗器射中，登時肢體斷裂，當場血水飛濺，倒地死去。

丁中齊皺眉道：「這頭陀怎會是祁連派的？他用的好像是江南霹靂堂製的九子連環霹靂彈嘛！」

那些閃身避開的黑衣幪面大漢，似乎沒有把同伴的死亡當作一回事，等到爆炸聲一停，立即便又追了上去，絲毫不肯放鬆。

烈火尊者秦炎大聲罵道：「他奶奶的，有不怕死的，儘管上來好了，洒家法寶多的是！」

叫罵聲中，他作勢揮手，那些趕上來的黑衣大漢，登時又停下身子，閃挪了開去。

烈火尊者秦炎放聲大笑，掩護着太白雙妖往外撤去。

那些黑衣幪面大漢追躡在秦炎之後，保持一定的距離，一定的隊形，成扇狀的包夾而來。

烈火尊者奔了數丈，見到那些黑衣人仍舊緊追不放，索性停住了身子，道：「二姑娘，妳們先走，洒家非把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燒成烤豬不可。」

他雙袖連揮，洒出一片黃色的粉霧，隨着身形挪處，成一弧形延伸開去。

那些黑衣人不知道秦炎要作什麼，紛紛往後退去。

他們平常的訓練有素，就是撤退也頗有章法，絲毫不見紊亂。

烈火尊者秦炎哈哈大笑：「看你們這些兔崽子，還敢不敢追上來。」

他一面說話，一面盯着那些黑衣人緩緩後退。

那十幾個黑衣人一見秦炎後退，頓成兩路攻勢，如同一枝蟹鉗，向秦炎等人包夾而至。

秦炎勃然大怒，罵道：「他奶奶的，老子跟你們拚了！」

雙手揚處，發出兩顆火彈，一左一右，面對那兩枝鉗尖擲去。

「嘭」「嘭」兩聲炸響裏，泥土翻起，地上炸了兩個大洞，隨即火勢引燃，自兩邊往中央滙合，形成一道烈火屏障。

敢情他剛才洒出的黃粉，係一種獨門配製的引火物，燃燒力極强、並且持久，這一片火海燒起，蔓延過去，立刻將那追來的十幾個黑衣幪面人攔阻在火幕之後。

秦炎見到自己那招見效，心中大喜，轉身向着太白雙妖追去。

× × ×

丁中齊自從看到太白雙妖等向玄妙觀外奔逃，便已停住了身子，是以這雙方追逃之間的一幕，全都落入他的眼中。

他見到那羣黑衣人一時受阻於火幕，還沒說話，只聽李金貴驚呼道：「哇！這個烈火尊者眞是厲害……」

丁中齊冷笑道：「這種不憑眞本領，仗着暗器傷人的小輩，算不得什麼……」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小師弟，那個頭陀固然能憑霹靂彈擋阻追兵於一時，可是他身上帶的彈藥數量總是有限，等到用盡之時，便是他們遭刦之時……」

劉翠娥扶着受傷的鄭霞一直往這邊奔了過來，她們一面走，一面回頭注意秦炎，是以奔行的速度並不很快。

就這麼一會，她們才跑了十餘丈遠，直到秦炎趕上，她們才又繼續奔跑。

這時，那些被一片寬廣數丈的火幕阻住的黑衣大漢，隊形一換，遠遠的兜一大弧，又分往兩路分抄而來。

李金貴是親眼看過太白雙妖跟北崆峒朱雲交手，心中早就認定她們武功高絕，難有敵手。

是以此刻一見她們如此狼狽的逃走，不由心中頗爲訝異，忖道：「難道那些黑衣幪面人個個都是武林高手？太白雙妖既然會法術，爲何此刻不施展出來？」

一念未了，但見兩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騰飛於火幕之上，朝太白雙妖飛撲過去。

那兩人一男一女，那女的身穿水綠勁裝，一張瓜子臉，長得極爲標緻，是李金貴沒有見過的。

可是那個身穿白衣，手持銀劍的英俊青年，對李金貴來說，極爲熟悉。

敢情這一男一女乃是修羅門五劍主耿武揚和七劍主宋吟秋。

耿武揚曾經在二劍主趙恨地和九劍主葛仙童共同串通一事中，以青城滅派的一段故事，誘騙李金貴相信自己是青城練氣士轉世時出現過。

當時耿武揚在這段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李金貴前世的師父。

當時李金貴在趙恨地所扮演的凌三，和葛仙童所扮演的不老仙童兩個角色中，被騙得幾乎將這段故事當眞，而自以爲是青城練氣士的轉世。

尤其在那座破廟之中，當時氣氛怪異，凌三和葛仙童將故事說得有聲有色，使

得李金貴身不由主的整個情緒都已投入，是以耿武揚悄然以他未來師父的身份出現，着實使得李金貴受到一陣巨大的震撼。

因而耿武揚的模樣，在李金貴的心裏，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

他在乍一見到耿武揚和宋吟秋飛躍過火幕，向太白雙妖追去，不禁「啊」了一聲。

丁中齊忙追問說道：「小師弟，怎麼啦？」

李金貴道：「大師兄，那兩個人是修羅門的？」

丁中齊應道：「不錯。嗯，這兩個人的輕功練得很好。」

他們說話之間，耿武揚和宋吟秋已經追到了秦炎之後。

秦炎怒喝道：「不怕死的來好了！」雙手一抖，又是兩顆火彈發出。

豈知耿武揚和宋吟秋兩人乃是修羅大帝金浩的嫡傳弟子，武功修爲極深，不是那些黑衣幪面人所能比較的。

他們眼見兩顆火彈射出，雙手揚處，拍出兩股柔和風勁，兜了出去。

那兩顆火彈微一受阻，已被耿武揚撒出的一面銀白色的網子網住。

他那面網子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織成的，這一將霹靂火彈兜住，火藥竟然沒有爆炸。

秦炎所仗恃的便是這些火彈和一身絕奇的火功，如今一見對方預先準備了網子，自己的火彈再也無法發揮威力，不禁傻眼了。

耿武揚右手持銀劍，左手持銀網，緩緩向秦炎逼去，沉聲喝道：「烈火尊者，你還不投降？」

烈火尊者臉孔漲得通紅，罵道：「放你媽的屁！洒家就是死也不投降！」

他將外袍一脫，揚聲道：「兩位姑娘，妳們快逃吧！洒家這就跟他們拚命！」

他的外袍脫下之後，裏面穿着的一襲藏青色的小衲，上面大大小小，縫了二三十個口袋，那些口袋都塞得鼓鼓的，顯然裏面裝的是各色各樣的火藥暗器。

耿武揚和宋吟秋兩人眼見烈火尊者這副樣子，曉得困獸之鬥，必然不易對付。

他一揮手，道：「雙龍出海！」

那些趕到的黑衣人奔行極快，交叉錯綜的一陣奔跑，已將太白雙妖和秦炎圍在裏面。

耿武揚道：「秦炎，你就是掙扎，也無法脫困，反正沒有，何不……」

秦炎大聲笑道：「哈哈，你們要想活捉洒家，是萬萬不可能的，洒家就是拚了一死，也要你們這些王八蛋陪葬。」

他牛眼一瞪，雙手自口袋裏一陣亂抓，抓了七八種不同的火藥暗器，叱道：「你們來吧！洒家就不相信你那面鳥網能奈何得了我！」

耿武揚見到他那副樣子，倒也不敢過份逼前，沉聲說道：「秦炎，你這又何苦呢？」

秦炎敞聲笑道：「廢話少說！」

耿武揚道：「其實本門請你們去，並非存有惡意，只是……」

他說話之間，右手一揚，那柄銀劍往後甩去。

秦炎不知道耿武揚爲何突然這麼做，他在一晃之下，已見那枝銀劍兜一個小弧，疾射而至，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持着劍一樣。

秦炎臉色大變，駭然的驚叫道：「飛劍！」

× × ×

他顧不得發出手中的火藥暗器，身子一滾，臥倒於地。

秦炎這一呼叫出聲，倒也使得丁中齊也爲之吃了一驚，等到他凝目一看，這才啞然失笑，道：「好個狡猾的小子！」

敢情耿武揚的手腕之上繫着一根極細的銀鍊，連在劍柄之上，他往後一甩銀劍，手腕微一用勁，便帶動着那枝銀劍往前射去。

秦炎乍見劍光閃爍，寒氣撲面，自然嚇呆了。

他一仆倒於地，立刻滾了開去。

可是耿武揚所爭取的，也就是這麼一段時間。

但見銀光乍閃而後，他的身子已電射而至，到了秦炎的身前數尺之處。

秦炎還沒站起，已見到一雙薄底快靴到了面前不遠。他心頭大震，右手一揚，便待擲出手中的火藥暗器。

耿武揚敞笑一聲，左手一抖，那面銀白色的網子撒了開來，已將秦炎網住。

他的手法極爲熟練，彷彿一個經年在河邊打魚的老漁夫，手腕一扭一收，那面銀網，便將秦炎全身緊緊的裹住，動彈不得。

秦炎除了一隻右手還高舉着之外，其他的肢體全被捆得死死的，急得他一陣扭動，怒罵道：「他奶奶的，用詭計暗算洒家，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

耿武揚冷笑一聲，沒有理他叫罵，揚聲道：「你們來兩個人把他身上的零碎都清理乾淨。」

兩個黑衣幪面大漢應聲奔了過來。

秦炎一面掙扎，一面怒罵道：「我操你十八代的祖宗，你有種就把洒家放開來，我們公平的決鬥。」

耿武揚眸中射出駭人的煞光，冷聲道：「姓秦的，你若是再口出不遜，我先把你的舌頭割下來，再讓你嚐分筋錯骨，眞氣刺穴的滋味……」

秦炎縱然魯莽，也知道自己既然已經落入人家手裏，也只有任由擺佈了，否則只有吃虧，沒有便宜好佔。他嘴裏咕嚕了一下，也不知在說些什麼。

那兩個黑衣大漢奔了過來，首先便點住了秦炎的穴道，然後撒網搜身，將秦炎口袋裏所帶的那些火藥暗器，一齊搜了出來。

耿武揚一放下手中的銀網，已見到宋吟秋和劉翠娥在交手。

劉翠娥身爲太白派的嫡傳弟子，一身武功奇强絕倫，玄冰掌施出之際，寒氣凜凜，襲人內腑，極爲厲害。

可是那宋吟秋出身修羅門，不僅得到修羅大帝的傳授，並且還蒙四大令主授以絕藝，一身修爲早就超出一般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之上了。

劉翠娥的掌法雖然奇强變幻，然而宋吟秋以左手掌法，配合着右手劍招，變化更加奇幻莫測。

因而雙方這一交手，有如蝴蝶翻舞，雙燕交翔，煞是好看。

李金貴不懂得武功變化，更不明白她們這一交手，由於雙方都是走的奇詭一路，是以更爲凶險，往往生死繫於一髮之間，只覺得看來眼花撩亂，極爲過癮。

但是，丁中齊身爲武學大行家，目光銳利如鷹，自然很清楚這場交手的凶險之處。

他皺了一下眉，說道：「這兩個女娃兒都是走的奇詭一路，不從正道入手，只怕……」

李金貴搖了他的手一下，問道：「大師兄，依你看，那一個會贏？」

丁中齊道：「那穿紅衣服的太白雙妖，功力較差，雖然掌法變幻奇詭，却很難在修羅門那個女娃兒的劍下走出卅招，只怕落敗之際，性命難保。」

李金貴問道：「爲什麼？那個修羅門的女子這麼兇啊？非要殺死對方不可？」

丁中齊搖頭道：「這倒跟個性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她們兩人的武功路數的緣故，到了分出勝負之際，必然會有一方身亡，絕無可免。」

李金貴也不明白這種武學上的道理，哦了一聲，沒有繼續問下去。

他凝目望去，只見此刻耿武揚已將鄭霞圈在劍幕之中。

儘管李金貴本身除了會些內功心法之外，一點武技都不懂，但他在這個把月中，見過太多的武林高手，眼光要比以前要强得多。

他見到鄭霞手持一柄似鏟非鏟，似梭非梭的碧綠武器，抗拒着耿武揚那柄飛騰閃動、靈活如蛇的銀劍，只是堪堪將全身護住，根本無法還手。

像這種只有捱打的局面，連李金貴也很明白，鄭霞絕對支持不了多久的。

他記得以前第一次見到鄭霞跟北崆峒朱雲交手時，曾經使出法術出來，最後終於擊敗朱雲，是以忙道：「唉！妳怎麼還不快點施出法術來，不然就危險了！」

丁中齊微微一楞，問道：「金貴，你說什麼？她還會法術啊？」

李金貴應了聲，道：「是啊！她以前跟崆峒派的朱老先生交手的時候，曾經使出過……」

說到這裏，他只聽得鄭霞喝叱一聲，退出數尺之外，脫出了耿武揚的銀劍劍圈包圍。

鄭霞滿頭如雲的秀髮，已因髮髻被削斷，而披散下來。

她左手掐指作訣，右手的梭形武器指着耿武揚，左足連頓了數下，嘴裏唸唸有詞。

李金貴興奮地搖着丁中齊的手，說道：「看，看，大師兄，你快看，她就要作法了。」

丁中齊連忙凝目望去，只見鄭霞噴出一口鮮血，洒在碧梭之上，口裏發出一聲厲嘯。

那耿武揚也一時之間，被鄭霞這怪異的行爲震懾住。

他手裏握着銀劍，一條細長的銀鍊在腕上垂落微微幌動，顯見他隨時都會出手的。

鄭霞一口鮮血噴出，陡地碧光大盛，她的身影已被罩在裏面，等到碧光一斂，便已不見。

× × ×

耿武揚的眼前倏然失去了鄭霞的踪影，也不禁吃了一驚。他凝劍於胸，以右脚脚跟爲軸，就地一個大旋身，搜索鄭霞的行踪，可是依然不見。

李金貴驚駭之極，却又帶着幾分驚喜，抓緊了丁中齊的大手，說道：「大師兄，你看到了沒有？鄭大姑娘使出了她的隱身法……」

丁中齊淡淡一笑，道：「什麼隱身法？她這是障眼法！」

李金貴訝道：「障眼法？什麼障眼法？她明明不見了。」

丁中齊微笑道：「她明明還在那兒，只是你看不到她而已，嗯，想不到太白派也有這種跟東瀛忍術相類似的遁法……」

李金貴凝目望去，只見那耿武揚滿臉驚駭之色的四下顧盼，顯然是仍沒看到鄭霞的踪影。

不僅是他，連那些擺出陣式，圍住戰圈的十幾名黑衣大漢，也都紛紛在探頭探腦的搜索着鄭霞的身影。可是就在這一刹之間，鄭霞彷彿化爲空氣，完全消失在空間，連一絲痕跡都找不到。

受到這種怪異的變化之影响，那與劉翠娥交手的宋吟秋也放緩了劍式，因而使得劉翠娥所受的壓力，也爲之減低不少。

李金貴的心裏奇詫無比，也更加地渴望曉得鄭霞究竟是使用的何種方法去「隱身」。

他搖着丁中齊的大手，道：「大師兄，你說那鄭大姑娘施出的不是隱身法，而是一種遁法，莫非是土遁？」

「土遁？」丁中齊啞然失笑道：「你還曉得什麼土遁？」

李金貴頷首道：「我小的時候，聽爺爺說過，有所謂的『五行遁法』，封神榜裏的姜子牙，就經常使的水遁，那土行孫最擅長的却是土遁，能藉着法術，在地底下行走數百里之外……」

丁中齊哈哈大笑，道：「那只是小說裏的記載而已，純粹是騙人的！」微微一頓，道：「如果你認爲太白雙妖行使的便是土遁，這種遁法我也會。」

李金貴瞪大了眼睛，道：「大師兄，你也會土遁啊？」

丁中齊笑道：「你站在這兒別動，我遁給你看看！」

他說着把李金貴的手一甩，俯身抓起一把沙子，嘴裏唸唸有詞的唸了一下，然後在李金貴面前一洒。

那一蓬沙子似是一層烟幕般的遮住了李金貴的視綫，待至沙土落地，李金貴發現那魁偉高大的丁中齊已經消失了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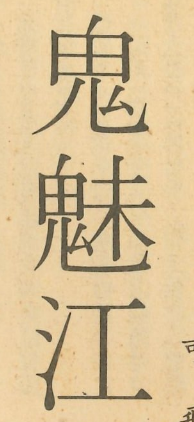
像這種平空在眼前消失的奇術，使得李金貴幾乎看得呆了。

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四下顧盼了一下，只見草野莽莽，那裏找得到丁中齊。

他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就在他面前不遠處，平空多了一塊石頭，而那塊石頭便是丁中齊仗着一塊布幕所變化而成的。

（未完・二十）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依約上梵淨拜山，在山上被諸皇子手下截殺，原來七皇子師父佟景賢先他而至，佈下暗樁，百毒宮主聞聲出視，先遣走佟景賢，迎接凌雲天，追查內侄白鳳棲之死因，雙方發生誤會，引起爭鬥，鍾普、楊燕柳發現凌雲天的面譜和宮主相似，道出原委，原來他是宮主的親生兒子，於是母子重逢，宮主正想道出當年辛酸往事，忽然來了師叔丁南紹，知道凌雲天就是岳宗浩的親生骨肉，想將他殺害，反被凌雲天將他斷臂薄懲，原來又是佟景賢慫恿他上山截殺，二人只好灰溜溜而去。宮主設盛宴慶祝母子團聚，請諸女相陪……

百毒宮主不禁一怔，道：「娘怎會生氣，但說無妨。」

凌雲天道：「白鳳棲實喪生在孩兒手中，不過借七皇子之劍而已。」

百毒宮主呆得一呆，繼又笑道：「白鳳棲這孩子在外爲非作歹，爲娘那有不知情之理，但那時爲娘只有他這骨肉至親，縱然他死在你劍下，爲娘又能把你怎麼樣。」說着已走入大廳，廳內已擺下四席盛宴，立即肅請客入席落座。

只見百毒宮主擧杯淒厲一笑道：「諸位請飲下此杯酒後，容我敍出一段當年辛酸往事。」

羣雄飲下一杯後，凝耳傾聽當年大別雙逸那宗如謎武林公案。

置酒訴往事　一段辛酸史

十九年前。

劍閣天險，峭壁懸崖上一條飛鳥般人影疾落在棧道上，現出一個白髮蒼蒼老者，虎背熊腰，豹首燕頷，目光烱烱如電，肩搭一柄虎爪鐮，右脅囊中突鼓隆起老高，似藏有極不平常之物，瞧他手掌不時摸向革囊，可想而知。

這老者虎目略一巡視那天險地形兩眼，竟離了那棧道，兩肩一振，斜冲拔起，朝一道丈許寬峭壁峽隙內落下。

他拿捏奇準，身如飛燕，足尖一點峭壁上突崖，電閃掠了入去。

峽隙崎嶇儼若鬼牙錯鍔，徑道羊腸九折，老者施展八步趕蟬奔出數十丈遠，忽聞一陣震耳欲聾的大笑傳來，道：「虞老兒，老夫料事如神，算準你必取道劍閣，殊不知你聰明反被聰明誤，走上這條死路，趁早獻出你囊中之物還可留你活命！」

峽谷兩頭紛現江湖豪雄，老者面色猛變，腦中思念電閃，暗道：「後退無路，不如置諸死地而後生。」兩臂暗蓄罡力，目光落向迎面灰衣老者，大笑道：「丁南紹，你接着。」右掌伸向囊中一探，身形突如箭射飛撲而去。

丁南紹猝不及料虞姓老者猶作困獸之鬥，不禁大喝，道：「虞康泰！你不懼死麼？」

虞康泰已撲至臨近，右掌由囊中飛探而出，只見藍光一閃，丁南紹鼻中悶哼了一聲，晃得一晃，虞康泰趁機欺身掠過，撒出虎爪鐮，一式三殺手電奔攻出。

其餘匪徒紛紛阻截。

丁南紹顯然受傷非輕，目光怨毒，探囊取出一枚獨門暗器毒魚刺。

慘嘷聲中，已被虞康泰連傷兩人，衝出一條血路，丁南紹厲喝道：「虞老兒納命來！」

右掌一揚，只見一條白綫閃電飛出。

虞康泰只覺肩頭一痲，暗道：「我命休矣！」疾運氣封住肩後穴道，虎爪鐮一式「迴風舞柳」甩出，人却電射前竄，施展八步趕蟬功夫，兩個起落，已遠在十數丈外。

身後匪徒大喝長嘯相繼騰起，山谷中發出應和嘯聲，虞康泰知陷入重圍，生機已屬渺茫。

但武林人物寧折不彎，不至絕望時決不自甘束手就擒，慌忙擇徑飛竄，忽耳聞一個語聲傳來，道：「老丈可向西南一座斷崖而逃，崖後有一門木屋，請藏身木屋內。」

虞康泰百忙中也不暇尋思是何人傳話，但知有一綫生機，强忍着肩後痲辣灼痛，望斷崖方向奔去。

斷崖天險峻拔，如非虞康泰一身絕乘武功，不易攀登，身後羣邪已逼近十數丈外，虞康泰提聚一口眞氣，登上崖頂，果見崖後一幢木屋，屋外數株古松，左右及屋外均是千丈絕壑，失足落下，必粉身碎骨。

屋門未開，虞康泰閃身掠入，只覺一陣頭暈目眩，昏倒在地。

羣邪相繼撲上斷崖，忽聞一冷笑聲送來，道：「諸位光臨草廬，其故安在？」

一株古松之上，飄身落下一個修長玉立，容貌俊美少年。

丁南紹脅下灼痛，心中怨恨虞康泰入骨，强忍着一腔怒氣，裝着微笑道：「老朽等追踪一人，此人似向尊處奔入……」

少年面色一沉，道：「在下爲何不見，此崖方圓十丈以內劃爲禁地，妄入者死，尊駕等速離，在下無意介入江湖是非，否則，休謂在下辣手無情！」

那時丁南紹已是名震江湖人物，同行羣邪無一不是極負盛名武林高手，聞言均不由勃然變色，一紫衣瘦小，蟹面鼠目漢子冷笑道：「閣下可否賜告姓名來歷？」

「在下岳宗浩，隨師隱居此崖已五易寒暑，向未一履江湖，無名之輩，諒諸位並未耳聞！」

「令師是誰？」

「去歲已歸道山，在下立誓守墓一年，話已說完，諸位請走吧！」

蟹面鼠目漢子忽身形一側，竄向木屋去。

迎面人影一閃，耳聞岳宗浩冷笑道：「尊駕找死！」孤掌一揮，奇奧絕倫。

叭的一聲，那漢子仰面震飛而出，張嘴一聲慘嘷，墮向無底絕壑，嘷聲淒厲刺耳。

羣邪不禁面色大變，怒聲喝道：「小輩，如此心辣手黑，饒你不得！」紛紛撲上。

岳宗浩倏地肩頭撤出長劍，青虹逼射，冷笑道：「諸位無事生非，在下豈能示弱。」長劍疾攻，寒芒亂奔，劍罡如潮。

屋前地勢逼仄，羣邪人衆，無法展開手脚，岳宗浩劍招辣毒，片刻工夫，已傷了三人。

忽地，岳宗浩一招「毒蛇出穴」疾如雨奔，點在丁紹南「期門穴」上，冷笑道：「尊駕不要性命了麼？」劍尖已刺破氣穴，鮮血迸飛。

顯然丁南紹乃羣邪之首，羣邪不禁鎭住。

丁南紹不禁面色慘變，料不到岳宗浩竟然武功如此高絕，假以時日，必成爲江湖黑道尅星，他如非虞康泰毒刀所傷，怎會傷在岳宗浩劍下，獰笑道：「閣下日後不要後悔就是！」左掌一揮，羣邪紛紛退去。

岳宗浩哈哈大笑，道：「是尊駕等無事生非，在下有何後悔莫及。」長劍疾撤，放開了丁南紹。

丁南紹目光怨毒，悻悻轉身退去。

岳宗浩長劍回鞘，知羣邪一時之間，在未查明虞康泰去向之前，不敢侵犯，返身掠入木屋。

虞康泰雖昏迷倒地，却又再度甦醒過來，斜靠在門後，將拚搏情形瞭然入目，道：「岳少俠雖將羣邪暫時驅退，但他們人多勢衆，志在老朽身旁藏物，入夜仍會再來，老朽已至垂暮之年，死不足惜，但藏物絕不能落入丁南紹手中……」

岳宗浩微笑道：「老丈無須憂慮，傷勢無碍麼？」

虞康泰不禁泛出淒然苦笑，道：「老朽身中丁南紹獨門暗器毒魚刺，此物一中人身，立即斷折爆裂，循着行血攻入內腑，老朽雖暫時閉氣穴，却無法延一個對時，故而……」

岳宗浩不明虞康泰說完，已自搖手阻止再說，在榻前取出一束布條將虞康泰揹在身後紮緊。

虞康泰不知所以，忙道：「少俠不可以身涉險，如有不測，老朽死不瞑目！」

岳宗浩充耳不聞，身如輕烟般揹着虞康泰翻出屋後窗戶。

窗外面臨千仞峭壁，但沿壁懸着一條兒臂粗山籐，岳宗浩緊握着山籐，猱身沿壁而下，才及小半，峭壁上顯露出一方洞穴。

岳宗浩懸空一盪，落入洞內，解下虞康泰。

虞康泰抬目望去，只見洞內寬敞異常，共有四間石室，爐灶床榻井然有序，內中一間放有一副石柩，靈前供有一方牌位，上書：

「先師石滌雲之靈。」不禁一怔，暗道：「武林高人並未有石滌雲其人。」

只聽岳宗浩笑道：「老丈請在此調息，無人能找到這地方，在下尚須返轉木屋，俟羣邪釋疑盡撤後，再談不遲！」言畢一閃而出。

岳宗浩迅速返歸木屋內，收拾乾淨，一絲可疑痕跡不留，天色向暮，燃着一盞油燈，握卷枕臥閱讀。

一頓飯光景過去，忽聞門外一聲輕笑，道：「閣下可願見我這俗客麼？」

岳宗浩似乎一怔，翻身立起，道：「尊駕是誰？」

門外答道：「在下是友非敵，不知願否相見？」

岳宗浩道：「山居簡陋，無以待客，若不嫌簡慢……」

言猶未了，一條驚鴻般人影疾閃入內，現出一個年約二十四五，身着長衫，背搭雙劍俊美少年，與岳宗浩一比，雖一時之瑜亮，却嫌眼角隱泛煞氣，鋒芒過露。

岳宗浩抱拳，微笑道：「請問尊駕高姓大名，不知有何指教？」

那少年抱拳，施禮道：「在下佟景賢，方才目睹兄台武功高强，不勝欣羡。」

岳宗浩面色微變！

佟景賢忙笑道：「兄台不可誤會，在下並非與他們同路，而且羣雄雖以丁南紹爲首，但彼此勾心鬥角，互存私欲，決不能成大事，在下更卑鄙丁南紹等心性陰毒，恥與其等同行。」

岳宗浩道：「佟兄就是為此而來？」

佟景賢搖首，微笑道：「在下隨同羣雄無非是志在虞康泰身懷之物。」

「虞康泰是誰？岳某正為此無妄之災懊惱！」

佟景賢微微一笑，道：「虞康泰乃聞名江湖俠盜，月前大內失竊三宗稀世珍物。」說着乾咳一聲，道：「說穿了，三物並非價值連城之稀世珍寶，而是武林人物夢寐希冀之物……」

岳宗浩似極有興趣，詫道：「是何物事！」

「一是坎離眞經，其次為一支成形老參，再是一本名册。」

岳宗浩目露疑容，道：「兄弟聞所未聞，物雖可貴，也犯不着以命相殉。」

佟景賢道：「兄台有所不知，坎離眞經乃玄門武功無上心法，但須自身具有十成火候，才能參悟研習，那支成形人參固然可貴，然必須以仙露芝實合藥服下，方能打通奇經八脈，平添半甲子功力，再研習坎離眞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岳宗浩微笑道：「佟兄必知仙露芝實在何處，才亟亟以求。」

佟景賢面色一紅，目中泛出一抹異樣神色，但倏地隱去，正色道：「仙露芝實產自東海三仙所居珠瀛島絕壁之上，東海三仙出名難惹，何況不易到手，然落在凶邪手中必幾掀起一場武林浩刧，為防禍未然計，惟竭力使之不落在凶邪手內，才可心安！」

岳宗浩道：「佟兄居心可佩，但願皇天不負苦心人，使佟兄如願以償。」

佟景賢暗道：「此人端的狡猾機智，心計至工，居然一絲口風不露，莫非他眞個未曾隱藏虞康泰不成。」

岳宗浩語聲頓了一頓，又道：「佟兄提及那份名册又是何物？」

佟景賢聞言長嘆一聲，道：「滿清入主中原後，不少前明志士潛隱草澤，徐圖大舉，惟志士豪傑分佈華夏深山大澤，清主忌刻甚深，欲逐個殲滅，又恐打草驚蛇，牽一髮而動全身，是以收買一位武林正派高手，偽稱反清復明，與各家志士豪傑結納，其實為清廷作調查工作，此一名册正是各處志士詳細記載，人物地形種種無不錄于其上……」

「此一武林人物是誰？」

佟景賢搖首苦笑，道：「此人將名册獻於清主，就被鴆殺毀屍滅跡，該名册就在當天晚上為虞康泰盜去……」說着，長嘆一聲，又道：「諺云交淺莫可言深，在下縱然說出來意，恐岳兄也未能見信，在下實欲相助虞康泰老英雄逃出這步殺身大難，丁南紹毒魚刺非苗嶺摩雲峯上金蛛草莫治，此刻，羣雄搜覓卅里方圓，遍無虞康泰踪跡！」

岳宗浩朗笑道：「是以佟兄來此，疑心兄弟將虞康泰藏起，兄弟可以盟誓實是未曾見到虞康泰，適才不忿丁南紹來勢洶洶，目中無人，是以才動手相搏！」

佟景賢面色一紅，忙道：「兄台誤會了，在下那有此意，兄台久居此處，山谷形勢必瞭若指掌，可指點在下，虞康泰逃往何處，不出一個對時便無藥可救了！」

言多必失，佟景賢也是工於心計之人，但聰明反被聰明誤，第一他不該說出虞康泰非苗嶺摩雲峯金蛛草莫治，第二更不該說明虞康泰一個對時後無藥可救，劍閣距苗嶺不啻千里，不能旦發夕至，這無異說明佟景賢與丁南紹是同路人物，可能佟景賢奉有丁南紹之命身帶解藥而來。

岳宗浩更聰明機智，從佟景賢話中尋出破綻，故作嘆息道：「暮暝四合，雲封谷壑，兄弟雖願相助尋覓虞康泰下落，但非俟天明不可，莫非佟兄身旁帶得有解藥麼？」

佟景賢頓感說走了口，佯咳了聲道：「在下怎有金蛛草，惟身旁携有師門靈藥，可護住心脈暫時不死。」

岳宗浩長長哦了一聲，無限惋惜道：「兄弟委實未見過虞康泰此人，也無意於江湖是非，如兄台推測不差，虞康泰亦為武林高人，身旁必携有珍異靈藥，此刻當在百里之外。」

佟景賢見問不出要領，不禁大為失望，他為人深沉，絲毫不形着顏色，太息一聲，道：「岳兄遺世獨立，志行高潔，在下惜為事羈絆，不然定與岳兄親近，藉資增益。」說此略略一頓後，又道：「稍時丁南紹等人必不死心，來此窺探，奉勸岳兄，不可多樹強敵，點到為止，不然怨怨相尋，何時可了！」

岳宗浩不禁朗笑道：「多謝佟兄關照，兄弟亦非怕事之輩，何況兄弟一未隱藏虞康泰，再則身無長物，毫無罣慮，若此事傳揚江湖，必貽人笑柄，丁南紹等何顏再立足於江湖間！」

忽聞門外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閣下說話未免太狂了點。」

岳宗浩面色一變，拔劍出鞘身形掠出，只見一抹刀光電奔襲來，冷笑一聲，連環三劍封出。

只聽那人喝道：「好劍法！」

驀地山谷遠處傳來一聲尖銳刺耳長嘯，飄迴於夜空，那人虛晃了一刀，轉身疾躍奔去。

這時，佟景賢已掠出門外道：「方才嘯聲，似已發現虞康泰踪跡，在下告辭，他日有緣，當再相見。」抱拳一揖，轉身穿空斜飛而去，轉眼消失於夜色蒼茫中。

岳宗浩轉回木屋，拴好門閂，擁被臥下。過了半個更次，岳宗浩倏地穿出窗外，沿着峭壁猱回洞府，只見虞康泰仍在調息間，低聲道：「老丈好些了麼？」

虞康泰睜目微笑，道：「老朽幸能苟延殘喘，却無力行動，羣邪走了麼？」

岳宗浩遂將佟景賢來訪經過說出。

虞康泰面色一變道：「佟景賢所說都是實情，但他並未說出丁南紹及其自己也是宮廷走狗，有煩老弟將老朽身旁三物帶交打箭爐紅沙谷黃鴻谷主，不知可否應允？」目露冀求之色。

岳宗浩略一沉吟，毅然慨允。

虞康泰大喜，解下身旁豹皮革囊，凄然一笑，道：「小女虞慧文也在紅沙谷中作客，請代致意不要以老朽為念，年近古稀，死無何憾！」

岳宗浩詫問道：「老英雄無可救治了麼？」

虞康泰嘆息一聲，道：「老朽傷勢只有金蛛草可治，但遠水難救近火，何況難

於求得，摩雲嶺主人毒嫗黎彌，狠毒殘暴，擅使百毒，一入苗嶺，不死即傷。」

岳宗浩道：「老英雄不必憂慮，此處存糧夠敷半年之需，在下到達紅沙谷後，立即趕往苗嶺求藥。」說着疾閃而出，渘身下得絕壑。

十日後岳宗浩已趕至紅沙谷，求見谷主黃鴻，甚蒙禮待，但一知清廷對前明志士處心積慮一網打盡，紅沙谷衆盡撤，並通知名册上各處豪傑及早化整為零，遷地為良。

虞慧文聞知其父垂危大急，獨自趕往劍閣陪伴老父，岳宗浩則撲向苗嶺摩雲峯上求藥。

岳宗浩初涉江湖，不明路徑，到達苗嶺北麓後，向村民土著詢問，均面色大變，拒不置答。

他負氣獨自登山，苗嶺廣袤百里，萬峯笏天，何處是摩雲峯茫然無知。

忽聞一聲銀鈴悅耳嬌笑，道：「你在這山中胡亂逡巡，敢是迷失路途麼？」

一個苗裝少女現身而出，明眸皓齒，玉靨如花，身着短裙，藕臂玉腿，麗質天生。

岳宗浩禁不住心神一蕩，不敢作劉楨平視，垂首赧顏笑道：「在下不明摩雲峯在何處，煩姑娘指點，容後圖報。」

苗裝少女面色微變，詫道：「你去摩雲嶺做什麼？」

岳宗浩俊面一紅，說道：「實不相瞞，欲見一見摩雲峯主人神嫗乞賜一支金蛛草。」

苗裝少女兩隻黑白分明，眼睛睜得又圓又大，似不勝驚愕，但面上如花容顏却未收斂，格格嬌笑道：「看來公子認識神嫗老前輩了？」

岳宗浩搖首答道：「在下與她老人家素不相識。」

苗裝少女笑靨益發開展了，問道：「公子尊姓大名？」美目盼兮，深情一注，岳宗浩俊美如玉，倜儻不羣，苗裝少女似乎愛極岳宗浩如此目不邪視，謙誠人品。

岳宗浩答道：「在下岳宗浩，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苗裝少女聞言不禁花容失色，顫聲道：「公子就是岳宗浩麼？我叫白麗珠……」說着面色又是一變，疾伸右腕，抓住岳宗浩手臂，橫向躍去，閃入一叢怪石中。

石外忽電疾掠至一身面目森冷少年，穿着一身灰白綢衣短裝，手腕套着一束老環，兩道寒芒四外一巡，嘖嘖稱奇道：「奇怪！奇怪！」

呆立片刻，復又疾奔而去。

岳宗浩詫道：「此人是誰？看來姑娘對他甚是畏懼！」

白麗珠嗔道：「誰怕了他，一天到晚死纏，膩得人發煩，他是我師兄。」說着又白了岳宗浩一眼，道：「也是公子你的仇人，奉勸公子最好不要忘記金蛛草，別賠上性命未免不值。」

岳宗浩聞言大感錯愕，道：「在下初涉江湖，怎會與人結怨。」

白麗珠格格嬌笑，方欲啓齒，忽聞遠處一聲長嘯送來，忙道：「我去去就回，公子愼勿走動。」雙肩略晃，穿出石外，疾如流星，望西南方向奔去。

摩雲峯險峻削拔，聳空入雲，南巖上建有殿屋七重，黃牆綠瓦，朱漆環抱，宏麗異常。

白麗珠返回南巖，迎面就遇上手束金環，身着短裝的面目森冷少年，不禁秀眉微微一皺。

那少年一見白麗珠，咧嘴笑道：「珠妹子，妳往何處去啦，害得愚兄好找。」

白麗珠雙目一瞪，說道：「你找我則甚？」

那少年怪笑一聲，道：「師父找妳。」面現奇怪笑容。

白麗珠瞥見他目中泛出從未曾見過的異芒，不禁心頭發毛，滿腹疑雲走入師尊坐息秘室。

只見毒嫗端坐在禪床上，目睹白麗珠進入，眼中射出兩道碧綠寒芒，嘿嘿發出一聲怪笑道：「珠兒，過來，為師與妳有話說。」

白麗珠嫣然一笑，道：「師父但請吩咐。」

毒嫗道：「方才丁南紹遣人說媒，意欲將妳配與丁成棟，為師已然同意……」

白麗珠聞言不禁花容失色，道：「師父妳……」

毒嫗面色立時一沉，道：「妳不願意麼？」

白麗珠噘着一張小嘴，幽幽答道：「師父作主，那有不願意之理，徒兒還年幼，意欲陪侍師父三兩年後再說……」

毒嫗面色略霽，搖首道：「妳與師兄青梅竹馬，組日耳鬢廝磨，為師久已心許，丁南紹這次遣人前來，因為師不久就要離此他往，正好送妳前往丁府完成花燭，了却為師一番心願。」

白麗珠心中大急，但佯裝忸怩不勝，低聲道：「終身大事，徒兒總應回家稟明才行。」

毒嫗略一沉吟，點點頭道：「好吧，為師命成棟偕妳同行。」

白麗珠聞言心神大震，霞生兩靨，嗔道：「師父，不要令徒兒作難。」

毒嫗寒着一張臉，不置可否，冷冷的說道：「早去早回，代向令尊致候，妳走吧！」

白麗珠盈盈向毒嫗拜了一拜，蓮步姍姍走出室外，凄怨傷神。

門外柱後站着丁成棟，現出淫邪的笑容，喚道：「師妹……」

白麗珠面色一寒，道：「討厭！」翩若驚鴻般疾閃而出。

丁成棟對這位師妹終日神魂顛倒，然白麗珠却毫不假以顏色，見師妹日益出落得天仙化人，越發心動，又見佟景賢三次拜山，曾與師妹親近，又說又笑，因此圖謀益甚，請其父遣人說媒，師尊作主，了此心願，此刻見白麗珠神色不善，恐煮熟了鴨子飛上天去，動念暗隨白麗珠身後，咬牙低笑出聲，遠遠隨着白麗珠追躡。

只見白麗珠下得摩雲峯望北飛掠，他不禁一怔，暗道：「師妹返里省親，並非此途，其中必有蹊蹺。」愈想愈疑，決定盡量掩蔽形跡尾躡窺探，一面命人稟知毒嫗。

白麗珠一路疾奔，腦中思緒如潮，不虞丁成棟暗隨其後，奔近岳宗浩藏身之處

，忽聞一清朗語聲喚道：「白姑娘！」

道旁人影一閃，現出佟景賢，丰神儒雅，微微一笑道：「前次離別了姑娘後，在下刻骨難忘……」

白麗珠面露慍容道：「佟少俠，請說話莊重點。」

佟景賢道：「在下怎敢唐突姑娘，聞得丁府派人說親，在下心中大爲憂急，兼程趕來，但苦思無策不敢登山，天幸姑娘下山，此正千載一時難逢之良機，不如偕在下同往江南隱居風景秀麗之處，雙宿雙飛。」

白麗珠人雖艷美，爽朗大方，但極明黑白正邪之分，暗中不齒其師所爲，佟景賢丰神如玉，却與其師及丁南紹等羣邪互通一氣，白璧有玷，深對佟景賢不齒，但却不得不虛與委蛇，不料佟景賢竟誤會玉人芳心暗許他人，不禁大怒，正欲啓齒責斥。

只聽一聲陰惻惻冷笑，道：「難怪師妹不願許婚愚兄，竟欲作私奔之行。」說時丁成棟已橫掠撲出，目中怒焰火熾，藍芒一閃，手中毒劍探臂襲向佟景賢「期門」大穴，喝道：「佟景賢，想不到你人面獸心，豬狗不如，丁某今日非要將你碎屍萬段，方消此恨。」

佟景賢見事已如此，猛一咬牙，刷的出劍迎擊。

兩人出招狠毒，只見兩道劍光絞成一團，人影難分，劍風銳嘯。

白麗珠見變起非常，知辯白亦無用，索興竚立旁觀，希冀佟景賢取勝，將丁成棟殺死。

岳宗浩已在暗中窺見，只覺此時不宜現身，委實不願捲入這場是非中，只在石隙冷眼旁觀。

佟景賢與丁成棟打得難分難解，而且佟景賢異常機智，逼使丁成棟無法騰出手脚施展苗嶺毒物暗器，却無法搶制先機。

白麗珠神思不屬，只覺最好兩敗俱傷，又恐岳宗浩離去，不勝煩急。

猛然，佟景賢一聲大喝道：「接着！」左手一揚。

丁成棟只道佟景賢發出暗器，舉劍疾封。

那知佟景賢此着是虛，反腕擲出一點藍星，疾如電射打向丁成棟右脅。

手法詭異，勁沉力猛，丁成棟空門大開，待警覺時已是不及，右脅立爲打中，只聽一聲爆響，接着丁成棟張嘴發出一聲淒厲慘嘷，仰面倒下。

只見丁成棟右脅炸成一個大孔，白骨冒出紫色血漿，面色猙獰。

白麗珠花容失色，道：「佟少俠，你何來此五雷毒芒珠。」

佟景賢微微一笑，道：「白姑娘不要多問，此非善地，將來總有明白之日，姑娘，妳我速速離開……」忽然面色微變，竟改口說道：「姑娘，若令師發覺姑娘弒兄……」

白麗珍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只見一條身影電疾瀉落，現出白髮蕭蕭，鷂眼鷹鼻的毒嫗，目睹丁成棟慘死情狀，喉中發出一聲梟笑，曲指一彈。

白麗珠嚶嚀一聲低哼，暈倒在地。

毒嫗目光怒視佟景賢一眼，道：「佟少俠你乃目擊證人，相煩將丁成棟帶返，老身還有話說。」

佟景賢面色恭謹道：「晚輩遵命！」伸臂挾起了成棟。

毒嫗抓住白麗珠高喝了一聲「走」字，向摩雲峯奔去，佟景賢疾隨身後。

岳宗浩一躍而出，只覺江湖之內，委實陰惡無比，佟景賢衣冠禽獸，嫁禍於白麗珠，手段太過卑鄙，心底雖異常同情白麗珠，但愛莫能助，自己急於求取金蛛草，救治虞康泰性命，不想節外生枝，何況在紅沙谷與虞慧文雖相處短暫，却情愫日增，一再叮囑，早去早回，是以他不願伸手暗隨毒嫗之後。

毒嫗返山後，也不詢問白麗珠情由，認定丁成棟爲她殺害，囚禁密室中。

當然佟景賢更不能自承罪責，一面訴說目覩白麗珠施展五雷毒芒珠經過詳情，但白麗珠爲勢所逼，委婉向毒嫗陳述男女婚嫁，須雙方情願，造成今日慘局，未始不是丁成棟自取其禍。

毒嫗長嘆一聲，道：「老身也不能自辭其咎，珠兒雖深得老身鍾愛，但無法偏私，倘丁南紹師弟興師問罪，老身無辭以對。」

佟景賢微笑道：「此事交與晚輩去辦，丁前輩決不致與老前輩反臉成仇。」

毒嫗森冷面目上，不禁泛出一絲笑容，道：「佟少俠有何良策？」

佟景賢密語一陣。

毒嫗不禁喜笑顏開，道：「事成老身必重謝少俠。」

佟景賢離了毒嫗，即轉望囚牢探望白麗珠。

白麗珠一見佟景賢，臉色一寒，如罩濃霜，冷笑道：「你來此則甚？」

佟景賢嘆息一聲，道：「姑娘還不知在下苦心麼？倘在下自承施展毒手，令師必追究在下五雷毒芒珠何來，再令師必然不信在下從姑娘那裏偷取，定謂姑娘與在下戀姦情熱，私奔而逃，被丁成棟察覺追趕，兩人合手聯擊丁成棟以致慘死……」說着又苦笑一聲，道：「那時我等有口難辯，只有束手待斃，任候丁南紹前來宰割了，令師鍾愛姑娘逾於掌珠，胸中雖震怒異常，却不忍驅姑娘於死。」

白麗珠暗覺此言甚有道理，道：「難道丁南紹聞知其子慘死能無動於衷？」

佟景賢微笑道：「這個在下籌之已熟，令師已然同意在下之計，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丁南紹，有道是法不傳六耳，姑娘請委屈三兩日，俟佳音傳來就是。」

白麗珠淒怨長嘆一聲，芳心悵觸無端，道：「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丁南紹豈能讓其獨子平白喪生，佟少俠免費心機，只恐弄巧成拙。」

佟景賢朗笑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在下探視姑娘，爲重託姑娘不可說明實情，以免在下言行不符。」

白麗珠曼怨微喟了一聲，道：「這個我知道，煩勞通知我貼身侍婢來此，我有話囑咐。」

佟景賢點點頭道：「在下這就告別，趕往丁南紹居處，姑娘珍重。」

牢房中一燈如豆，昏黃淒清。

只聽一聲嬌呼道：「姑娘。」

白麗珠睡在榻上心緒紊亂如蔴，聞得呼聲，一躍而起，說道：「銀杏，妳來了麼？」

但見一個妙齡女婢提着一隻食盒走入，送上四色精美菜餚，嫣然笑道：「姑娘想已餓了，婢子送來晚飯請姑娘食用。」

白麗珠搖首，道：「吞吃不下，不用啦，銀杏！我重託妳一事，不可使師父知道。」

銀杏答道：「姑娘但請吩咐。」

白麗珠正欲啓齒，驀見其師毒嫗挾着一人，面色沉肅，送入囚房，不禁面色大變，顫聲道：「師父！」

毒嫗鼻子低哼了一聲。

白麗珠道：「此人是誰？」一眼瞥見那人正是岳宗浩，不禁心神一顫。

毒嫗沉聲道：「此人不明來歷，他胆大包天，潛入絕頂意欲盜取仙草珍藥，被爲師發覺擒來，哼，爲師此刻現在心亂如蔴，無暇訊問。」說着轉身離去。

銀杏道：「方才來了幾位武林高手，山主並非爲了姑娘之事困擾。」

白麗珠詫道：「來者是誰？」

銀杏搖搖螓首道：「婢子未去前殿，尚不知來人是何來歷，姑娘有何事吩咐，婢子竭盡全力，不負姑娘所託就是。」

白麗嘆息一聲，道：「事過境遷，明天再說吧！」

銀杏呆得一呆，道：「姑娘請用食吧！凡事不可憂心，山主未有懲處姑娘之意，丁成棟死有餘辜……」

白麗珠搖手淒然一笑，道：「此事不要再提，徒亂人意。」胡亂食用了幾口，揮手示意命銀杏收去。

銀杏柔聲答道：「婢子去前殿探明來人姓名，再來稟知姑娘。」

白麗珠急於探視岳宗浩傷勢，揮手道：「我倦極欲眠，明晨再說罷！」

銀杏道：「那麼婢子走了。」蓮步姍姍離去。

岳宗浩所囚處與白麗珠毗隣，兩室相通，毒嫗有事心如火焚，竟忘了落鎖。

白麗珠走往隣室，喚了一聲：「岳公子。」

岳宗浩昏迷不醒，一動不動。

白麗珠玉手一探，察視岳宗浩傷勢，發現岳宗浩爲其師迷香毒彈所中，再被點了五處穴道所致，玉手觸及岳宗浩腦門，只覺微微燙手，暗自納罕道：「怎能有此現象。」

忙伸手拍開岳宗浩五處穴道，取出解藥餵服而下，柔聲呼道：「岳公子！」

這情形却被婢女銀杏窺見，原來銀杏心細如髮，聰明伶俐，方才毒嫗挾着岳宗浩進入發覺神色有異，岳宗浩玉面朱唇，俊秀不羣，面目亦自映入眼簾，便自留意於白麗珠舉動，果然如她所料，暗道：「不知此人是誰，爲何姑娘竟認得他？」自己與白麗珠雖是主婢名份，其實情若姐妹，只覺白麗珠守口如瓶，竟瞞得自己鐵桶般，紋風不露。

岳宗浩醒來，一眼瞥見白麗珠，不禁呼叫，說道：「白姑娘！」目中射出兩道異樣火熾眼神，一個虎撲，將白麗珠環臂抱住。

白麗珠驚得小鹿撞胸，顫呼道：「岳公子你……放開……手……請你……莊重點。」

那知岳宗浩雙唇猛就過來，接成一個呂字，忽感岳宗浩面頰宛如火燙一般，便知不妙，芳心大驚，奮力欲掙出岳宗浩手外。

忽然，岳宗浩的手指似有意無意點觸及白麗珠軟痲穴上，只聞白麗珠嚶嚀一聲，顫呼道：「冤孽！」軟若綿羊，任如所之……

× × ×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白麗珠才從驚濤駭浪中平靜過來，渾身軟痲酸痛，四肢無力，不覺長吁出聲。

耳中只聽暗中傳來一聲低呼道：「姑娘！」

白麗珠如夢初醒，嬌羞得無地自容，忙道：「銀杏，速爲我解開軟痲穴。」

暗中人影一閃，銀杏躍落在囚室外，開了暗鎖，翩然掠入，伸掌拍開白麗珠穴道，却不敢正眼平視睡在白麗珠身旁的岳宗浩。

白麗珠道：「你守護在門外，有人來了立即示警。」

銀杏低應了是，道：「此人是誰？」

白麗珠嘆了一聲道：「稍時我自會告知你詳情。」

銀杏滿腹疑雲退了出去。

白麗珠忙穿好衣裙，再一尋視岳宗浩，不禁羞紅雙靨，只見岳宗浩赤身裸體仰睡在身旁，玉手一探岳宗浩腦門，但覺觸手溫涼，先前火燙全消，雙手猛推，低呼道：「岳公子醒來！」

岳宗浩睜目醒來，發覺自己赤裸，不禁驚呼一聲：「啊呀！」

白麗珠禁不住哽咽啜泣，悲楚不勝。

岳宗浩似憶起方才情景，赧然羞愧，負疚自責道：「在下該死，但身不由己，望姑娘見諒，若不見棄，願作裙下不二之臣。」

白麗珠聞後芳心大慰，柔聲道：「公子快穿了衣履，如我推猜不差，公子定已嗅了一種五色奇花。」

岳宗浩聞言一怔，詫道：「不是金蛛草麼？在下到得絕頂懸崖之側，發現一束金莖異草，草中長着一朶五色奇花，香味馥郁，沁人心脾，神清氣爽，在下只道是金蛛草，遂予摘下放置囊中。」

白麗珠搖首道：「此非金蛛草，乃媚香花，公子誤採，才罹此禍，不然公子豈能爲家師輕易所擒。」繼而長嘆一聲道：「只怪賤妾爲事所誤，未曾言明金蛛草特徵形像。」

岳宗浩道：「事不宜遲，在下與姑娘逃出此山，天涯相偕。」

白麗珠淒然一笑，搖首道：「別說插翅不能飛去。就算是能逃出，賤妾也不願意。」

岳宗浩不禁一呆，詫道：「姑娘方才被佟景賢誣害之事，在下已在場目擊，爲何姑娘不予辯明，任由令師囚禁。」

白麗珠大驚道：「什麼？公子全都瞧見了麼？爲何公子不現身予妾作證，如此佟景賢則不能含血噴人，使賤妾含冤大白。」語聲哀怨無比。

岳宗浩長嘆一聲道：「非不願也，是

不能也，在下現身與姑娘有百害而無一利。」遂說出在劍閣與佟景賢結識經過，又道：「倘佟景賢一見在下，誣陷姑娘實與在下相晤，勾結殺害令師兄，你我那時百口莫辯，何況在下尚不明佟景賢施展毒手殺害令師兄其中緣故。」

白麗珠凄然笑道：「此乃賤妾寃孽。」便將詳情原委和盤托出。

岳宗浩驚呼道：「原來令師兄竟是丁南紹之子，如丁南紹聞訊其子被姑娘殺害，定趕來尋仇，若發現在下，你我必死無疑。」

白麗珠嫣然一笑道：「佟景賢其人表面上極爲正派，其實心術陰狡無比，又暗戀賤妾，此去必然說服丁南紹，諒不致前來尋仇。」話聲略略一頓，又道：「賤妾如逃離，將陷家師於不利，何況公子身罹媚香花奇毒……」說時嬌羞不勝，斜睨了岳宗浩一眼道：「此時已清除大半，但三日之內尚不能妄運眞氣，三日後容賤妾思出一策，讓公子先行離去。」

正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白麗珠與岳宗浩耳語娓娓密商……。

翌晨，侍婢銀杏走來，禀道：「昨日所來武林高手與山主發生爭吵，終至動武，均負傷被山主驅退，婢子僅知一人名喚葛四先生，乃點蒼名宿。」

白麗珠道：「銀杏，妳附耳過來。」

銀杏趨近，瞟了岳宗浩一眼，不禁泛起兩朶紅雲，似嬌羞不勝。

岳宗浩赧然垂首，別開面去。

白麗珠附着銀杏耳內密語數句，銀杏點點頭離去，走向前殿。

只見毒嫗獨自坐在前殿面色凝肅，似有極重心事，銀杏盈盈下拜道：「婢子叩見山主。」

毒嫗望了銀杏一眼，道：「罷了，珠兒現在如何情景。」

銀杏禀道：「姑娘以淚洗面，悲苦不勝。」

毒嫗沉聲道：「她是自作自受。」

銀杏嘆氣道：「姑娘也有逼不得已之處。」

毒嫗嘆息一聲不語。

銀杏又道：「山主昨日所擒少年如何發落？」

毒嫗長長哦了一聲道：「老身還忘懷了，這位少年人品奇佳，老身因事煩身，無暇訊問，此刻他諒已醒過來了。」

銀杏點點頭，道：「婢子方才送早餐與姑娘食用，此人已醒來，自稱姓徐，乃江南武師之後，父早亡故，其母罹犯癱疔，纏綿病榻三年，風聞本山絕頂產鶴涎菓可治其母之疾，故不惜犯禁才爲山主所擒獲。」

毒嫗森冷面目不禁泛出一絲笑容，道：「看來此人並不常在武林走動，乃一孝子陪侍病母，鶴涎菓雖爲治毒之藥，其靈效不及金蛛草萬一。」說着在囊中取出一只玉瓶，傾出一粒異香撲鼻，赤紅如火藥丸遞與銀杏道：「持贈此人，解開他的穴道，放他離去。」

銀杏接過，詫道：「山主不要親自問話麼？」

毒嫗搖首嘆息道：「本山尚有强敵侵犯，老身現在思考驅敵之計，此人既未懷有敵意，何必多此一舉。」

銀杏大感意外，盈盈一拜後退出，急返囚室，與白麗珠說明詳情。

白麗珠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山主爲事困擾，舉棋不定，避免細故煩心，此爲可遇而不可得之良機。」說着將金蛛丸遞與岳宗浩，道：「公子速離本山吧，日後賤妾必前往劍閣尋你。」

岳宗浩道謝，目露不捨之色道：「姑娘日後要去相尋在下，可去成都西郊孟家莊詢問孟員外便知在下踪跡。」

白麗珠連聲催促，道：「恐家師突然變卦，那時察出公子可疑，插翅亦難飛走。」說着心頭一酸，兩行淚珠奪眶流出。

岳宗浩硬着心腸告別道：「如三月未見姑娘前來，在下則來此相尋。」

白麗珠凄然笑道：「只要公子不負賤妾，賤妾也死甘瞑目。」

岳宗浩含淚揖別，由銀杏領出下山奔向劍閣而去。

× × ×

三日來苗嶺屢遭强敵侵襲，一一被毒嫗驅退，傷亡不下十數江湖高手，毒嫗亦受重傷。

第四日佟景賢偕同丁紹南等羣邪趕來，側殿已設下丁成棟靈台，丁紹南親自祭奠後痛哭失聲，問明毒嫗其子身死詳情。

自然毒嫗與佟景賢事先已措好回答之詞，並道：「數日前連遭侵襲，老身亦身負重傷，非但宮廷高手不容，而且迭受正派高手光臨，想來定是紅沙谷主黃鴻爲朝廷圖將前明志士一網打盡，竟遷怒在老朽身上，看來老朽非遷地爲良不可。」

丁南紹道：「師姐爲何如此示弱，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等亦非易與之輩，盡力一拚，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毒嫗搖首苦笑，說道：「丁師弟有所不知，非是老身示弱，因須研習一種武學，定須閉關潛修，不能絲毫分心，否則易導致走火入魔，何況紅沙谷已化整爲零，他明我暗，防不勝防，黃鴻處心積慮，顯然欲將異己者逐個殲除，諸位當須留神一二。」

丁南紹道：「遷往何處，師姐不是欲創立門派麼？」

毒嫗頷首微笑道：「俟老身開閣後立即籌劃創立門派，至於遷往何處老身暫時守秘。」

丁南紹忽回顧一眼，不見白麗珠，詫道：「白姑娘呢！」

毒嫗的面色一沉，說道：「被老身囚禁。」

丁南紹嘆息一聲道：「既然事不關白姑娘，爲何將她治罪。」

毒嫗寒着一張臉，冷冷笑說道：「如非珠兒施展五毒雷芒珠，被對方罡力反震在成棟身上，成棟不致閃避不及，而遭慘死。」

提起了丁成棟，丁南紹不禁老淚縱橫，道：「是我兒無福，怎怪得白姑娘。」

毒嫗道：「既是師弟講情，便宜了這丫頭。」隨命銀杏將白麗珠釋出。

白麗珠走了出來，雲鬢不整，玉容憔悴，幽怨地望了佟景賢一眼，目睹丁南紹，不禁眸中一紅，熱淚盈眶，向丁南紹拜了下去。

丁南紹忙雙手摻起，道：「不敢當此重禮。」

毒嫗沉聲道：「珠兒，妳應與成棟服喪七日。」

白麗珠低應了一聲是，退在一旁。

丁南紹長嘆一聲道：「聞佟少俠說那兇手隱蔽本來面目，年歲似當在三旬以下，不知是何來歷。」

佟景賢道：「紙難包住火，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如在下所料不差，短短時日內，自有蛛絲馬跡可尋。」

一連數日，苗嶺屢遭江湖豪雄侵襲，但無傷亡，毒嫗似不耐煩，道：「老身決定遷離此處，但等師弟運回棺柩，老身立即離此他往。」

那日深夜，白麗珠與銀杏在房內娓娓私語，銀杏無意漏出岳宗浩之名，忽聞門外陰惻惻傳來一聲冷笑道：「原來白姑娘竟與岳宗浩夙識，怪道姑娘這幾日有意遠避在下，視若仇讎。」

白麗珠聞聲不禁心神大震，忙向銀杏示了一眼色，迅如電射掠出室外，面寒如冰，冷冷笑說道：「佟少俠，你不要信口雌黃，我怎認得岳宗浩，此人必與少俠夙識？」

佟景賢一見白麗珠杏眼圓睜，粉面凝霜，立時一變爲春風和沐，道：「非是在下無的放矢，信口雌黃，但事出有因，姑娘何以知悉岳宗浩之名？」

白麗珠冷笑道：「此事也無什麼大不了，少俠不信不妨去問家師。」遂將岳宗浩盜藥被擒之事一一說出。

佟景賢大驚失色道：「令師竟贈藥與他麼？岳宗浩自稱姓徐，騙取令師同情贈藥，令師事後知道他是岳宗浩麼？」

白麗珠冷笑道：「銀杏送他下山，岳宗浩感銀杏成全之恩，自動說出眞實姓名，我與他陌不相識，佟少俠竟說出汚人清白之詞，反正我已決定終身不嫁，以杜流言。」

佟景賢聞言猛然呆住，面色蒼白，嘆息一聲，說道：「在下無心之失，姑娘又何必如此不見諒，委實岳宗浩此人關係太大。」

白麗珠冷笑道：「藉藉無名之輩，焉能值得少俠如此重視。」

佟景賢搖首道：「姑娘有所不知。」遂將虞康泰之事說出，又道：「顯然虞康泰爲岳宗浩所救，宮廷三物幾爲岳宗浩送交紅沙谷主黃鴻，武林形勢頓易，罪魁禍首爲岳宗浩，目前貴山頻頻受擾亦莫不與紅沙谷有關。」

白麗珠似乎一呆，繼而淡淡一笑道：「反正與我無關，佟少俠如不見信，去問家師就知情。」

佟景賢只覺白麗珠神情並無虛假，忙笑道：「在下雖至愚，也不能開罪姑娘，惟望姑娘能體諒在下苦心。」

白麗珠嫣然一笑道：「夜深了，少俠請早安息。」向佟景賢微福轉身入室。

佟景賢木立思考良久，疾閃入暗黑中不見。

此後，苗嶺竟沉靜無波，丁南紹運柩回里，佟景賢發現白麗珠對其異常冷淡，心中甚感氣憤，亦覺動疑，決計查明究竟，告辭下山。

毒嫗亦遷往梵淨，白麗珠返家察視其母，帶銀杏隨行，返家後發覺月事不來，分明有娠感覺，不禁喜憂交集，匆匆遄返梵淨，俟毒嫗閉關後，私自避往家中。她因岳宗浩有三月定須去苗嶺找她之言，是以留在家中。

且說岳宗浩趕回劍閣，虞康泰已奄奄一息，虞慧文兩眼紅腫如桃，一見岳宗浩趕回，不禁大喜。

虞康泰蒼白臉上浮起一絲笑容道：「老弟你回來了，老朽也死當瞑目。」

岳宗浩大驚道：「老前輩爲何說出此話，晚輩已求得解藥。」

虞康泰搖首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老朽臟腑盡已糜爛，雖大羅金丹也無法回天，糟塌靈藥則甚，老朽所以不死者，即是爲了等候老弟返回。」

虞慧文哽咽落淚道：「爹試服下，或可有救也未可知。」

虞康泰苦笑道：「爲父三日前就該撒手塵寰了，勉聚一口丹田眞氣爲何？」繼向岳宗浩道：「小女蒲柳之姿，謹以相託老弟，望老弟應允。」

岳宗浩聞言不禁如中雷殛，却不露於形色，面色一紅，道：「令嫒慧婉賢淑，晚輩不學無術……」

虞康泰道：「不要推辭了，老朽要親視你們交拜天地成親。」

虞慧文早一見傾心，柔聲說道：「浩哥……」

岳宗浩暗嘆一聲，跪拜行禮口稱：「岳父！」

虞康泰微微一笑，强撐着身體，拉着兩人送入一間石室後退出。

俟他們一雙夫妻出室後，發覺虞康泰已撒手塵寰了，不禁痛哭失聲，將屍體葬殮在劍閣一處牛眠吉地。

兩夫妻決定闖盪江湖暗助紅沙谷主黃鴻一臂之力，離得劍閣着實做了幾樁驚天動地之事，與佟景賢三次相遇，佟景賢屢遭受挫，因此益發視岳宗浩如眼中之釘。

佟景賢尚未察覺岳宗浩與白麗珠一段不能告人之秘密，不然圖謀益力。

岳宗浩、虞慧文兩人在武林中盛名大噪，但等兩人前去成都西郊孟員外家，問知並未有白麗珠訊息，不禁大感懸慮。

虞慧文早自岳宗浩口中得知此事，她爲人賢淑，催促岳宗浩接來，不計名份，一床三好。

他兩夫妻趕去苗嶺，發現毒宮已燬，人踪已杳，只賸下一棟小屋，供奉着一尊山神，香火俱無，岳宗浩不禁泛起無名惆悵。

忽聞一聲嬌喚道：「岳公子！」

岳宗浩不禁一怔，只見廟後翩若驚鴻閃出明眸皓齒少女，正是銀杏，大喜道：「白姑娘何在？」

銀杏望了虞慧文一眼，附着岳宗浩密語一陣，接道：「婢子尚須趕返百毒宮，公子自去找我家姑娘了。」言畢，疾如流星掠下山去。

岳宗浩與虞慧文趕向白麗珠故里，一至村外，忽瞥見村中走出八九個江湖黑白兩道高手，虞慧文目光銳利，忙伸手一拉岳宗浩，閃在林中，道：「佟景賢亦來此處則甚？」

（未完・卅三）

十君子傳奇故事

混沌珠一爆　恩怨從此消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風和金成用清涼丸救醒了狄公豪、狄慕青、夏宏濤、涵雲道長之後，言談之下，知道他們是受「長山七魔」所害，而狄家莊也已遭火焚，尚幸火場中並無任何屍體，估計狄家的家眷並未遭到傷害……蕭秋風、金成四處尋找出路，最後竟然找出六個出口的石洞，蕭秋風決定一一探查，在一個石洞中發現那是一間十分簡陋清靜的禪室，內放一柄三尺長劍，還有一本羊皮畫册，那正是天佛禪師的「天佛降魔慧劍眞解」及「天魔慧劍」，而另一石室却是一間極華麗的石室，內有「鐵心公主」的「蟠龍刀」和一本刀譜……

金成雙眉一揚笑道：「對，兄弟倒是忘了這座下陷的石棺，十分可能是通往外間的通道！」

話音未已，人已向那石棺之中探首查看！忽然，金成笑道：「大弟，這兒有了苗頭了！」

蕭秋風笑道：「金兄，你就打開來試試……」

金成應聲笑道：「大弟，你且退後一步……」

一伸手，向那石棺右側的一個小小鐵環上一拉！

「嘩……啦……」

一陣轟聲過去，在那石棺左面牆上，立即露出了一道門戶！而且有一綫光亮透入！

蕭秋風笑道：「金兄，這兒必然是通往外面的道路了！」

敢情蕭秋風已瞧出那門戶的後面，乃是一條兩壁嵌有明珠的甬道，光亮雖是不强，但却看的清楚！

金成自棺中跨出，隨在蕭秋風身後走了出去！

兩人大約走了約有三十餘丈，忽然一股清風，迎面吹來！

金成低聲道：「大弟，這陣風必然是自外面的山谷之中吹來的，出口之處，當在前路不遠了！你我得小心一些才是！」

蕭秋風道：「金兄不妨先掣出『天佛劍』，如果『長山七魔』當眞守在出口之處，只怕難免一番惡戰的了！」

金成道：「大弟，你且運起神功，待兄弟前面開路！」話音一落，寒光一閃，金成業已掣出慧劍，飛身搶向蕭秋風的身前去了！

兩人加快了步伐，約莫又斜斜地向上行進了二十餘丈之遠，突然外面露出了一片天光！

此刻，兩人已佇身在一個雜草叢生的洞口！

一綫晨光，自洞口透入！

金成轉身附耳說道：「大弟，你留神了，兄弟一旦遇警，你可莫要立即現身，兄弟相信他們在一個時辰之內，還傷不了我。」

蕭秋風笑道：「金兄，這回可不該由你冒險了……」話音未已，一按金成左肩，人已飛身而出。

金成可沒有料到蕭秋風居然飛身掠出洞去，想阻攔，可也來不及了！

其實，他們兩個都多餘的担心了！

因爲，此刻他們存身之地，乃是與入口之處相反方向！這條秘徑也是天佛聖僧昔年所特別開闢的，那「長山七魔」自然是找不出來的了！

原因是他們根本就未曾想到那四具石棺乃是一處機關！

金成此時也跟出洞來！

東昇的旭日，正在遠處的山坳中露頭，那股清新的林木氣息，不禁令人的心神霍然爲之一振！

金成笑道：「大弟，這是那入口的反面呢！」

蕭秋風笑道：「金兄，你快去將他們四位請來，咱們也好回去與伍嬸母商量一下如何應付那『長山七魔』了！」

金成一笑說道：「是，兄弟遵盟主法諭……」

閃身撲進洞內！

移時，五人魚貫而出，相與大笑聲中，奔回泰安城內而去！

× × ×

當日的午後三刻！

史太君率領了羣小，抵達了那南天門下的深谷！但是金成與蕭秋風隱身在一側！他們眼下尚不想讓對方知道自己已經脫困！

「黑怪無常」施藩率先開路，直趨那毁去的石洞進口之處！

史平跟在他身後，兩人方自抵達那入口的門前，「長山七魔」之中的「黃泉醉

道」已大步迎了出來！

史平雙目一寒，大喝道：「牛鼻子，你可是『長山七魔』？」

「黃泉醉道」皺眉道：「貧道正是『黃泉醉道』，小施主怎麼稱呼？」

史平道：「小爺史平！你們這些放火的傢伙，還不給我滾出來受死？」

「黃泉醉道」笑着說道：「史平這個名字，貧道倒是耳生得很！你是誰家的後代？」

史平怒道：「小爺是你們魔祖宗的後代，你還不配問！」

「黃泉醉道」可沒有料到這姓史的侄兒如此橫蠻，不禁怒道：「無知小輩，眞是胆大包天……」

史平怎肯挨罵？身形一閃，大步上前，一拳搗了出去！口中喝道：「吃你小祖宗一拳！」

「黃泉醉道」大笑道：「貧道要你好生受點教訓！」

一揮大袖，濳勁暗湧，硬將史平逼退了五步！

史平可沒料到「黃泉醉道」武功如此之强，不禁當時楞在那兒！

施藩適時冷哼道：「醉道長好高明的太清眞炁！」

醉道大笑道：「尊駕是誰？」

施藩道：「老夫施藩！」

醉道一怔道：「是『黑怪無常』？貧道失敬了！」

施藩笑道：「不敢！」

這時，史太君已在羣小簇擁之下，走了過來！

老太太目光一寒，喝道：「平兒，還不與我退下來？眞不怕丟人！」

史平一言未發退到一旁！施藩適時向醉道長道：「這位老太太乃是十君子中伍二俠的夫人史太君！醉道長可曾見過？」

醉道笑道：「久已聞名了！」說着稽首見禮道：「貧道黃泉，拜見伍夫人！」

史太君冷冷一笑道：「你們『長山七魔』似乎通了天了！武林之中，大概沒有人能够再在你們的眼中了吧？是麼？」

黃泉醉道稽首說道：「不敢！夫人言重了！」

史太君冷哼道：「黃泉，誰在給你們撐腰，爲什麼不敢出來見人？」

黃泉醉道笑道：「伍夫人，貧道乃是奉命在此等候夫人，捎上一個訊息而已！至於天王李兄有沒有人在身後撐腰，恕貧道不知了！」

史太君道：「傳什麼訊？爲什麼又吞吞吐吐不說？」

黃泉醉道笑道：「貧道奉李兄之命，約請十君子後人，五日之後正午，在泰山『黑石船』前一會！」

史太君冷笑道：「李化雨幾時知道那泰山日觀峯下有一座『黑石船』的？」

醉道搖頭道：「這……這……貧道就不明白！」

史太君道：「好！老身代他們答應了！但你告訴那李化雨，他那身後的人，屆時可能又躲在背後不出來！」

醉道笑道：「貧道一定將伍夫人之話，轉告李兄！」

史太君道：「很好，咱們五天之後再見……」

一轉身，向羣小說道：「咱們都回去吧！」

× × ×

五天之後的黎明！

泰山日觀峯之前，突然出現了三條人影！

這三人十分從容的順着山徑向上行去，一路說笑不停，頗似十分開心。

那爲首的一位！年在八旬開外，看上去白髯飄飄，一派仙風道骨，但步履之間，却是未現龍鍾之態！

隨在他身後的兩人，一位年在五旬，一位約屆花甲！三人談談笑笑，在日觀峯頭的一處巨石之上，面向東面的方向，似是在等着瞧那日出勝景！

就在那朝日正從海面露面之際，三人的身後，突然現出了一個人影！

這人來得無聲無息，顯然是位武林高手！

那三位觀賞日出的老人，根本似是沒有發現來了人，依然在那兒談笑不已，指點着海上紅日，甚爲悅愉！

此時，那位偷上峯頭的人，已到三人身後丈許！

那三位老人忽然相顧一笑。

恰在三人發笑之際，那身後的人忽然低聲道：「三位請立即下山去吧，日觀峯今日有武林人物聚會，三位如果不是武林人物，最好是早些離去，以免白白丟了性命！」

三人聞言，似是大大吃了一驚。

那年歲最長之人，突然失聲道：「你……是人是鬼？怎會來到我們身後，一點聲音都沒有？」

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是人！」

此時，這位自稱老夫的矮子，已經走到三人面前，赫然竟是「長山七魔」之中「東城魔丐」修志弘！雖然，這三位老人早就知道了他是誰，可是他們却沒有說出來！

尤其令人叫絕的是，那位年紀最大的老人忽然大聲道：「矮朋友，你是武林中的人嗎？」

「東城魔丐」笑道：「不錯，花子正是武林中人！」

那老人道：「你猜老夫是不是？」

「東城魔丐」大笑道：「花子瞧你這麼大年紀，居然還能够爬到泰山絕頂，足見你身强體健，雖然不算是武林人物，也該是一個下過一點工夫的練家子，是不是呢？」

老人大笑道：「矮朋友說對了，老夫當年可也吃過鏢行這一行飯……」

「東城魔丐」大笑道：「閣下原來是位鏢頭麼？失敬，失敬！」

這話中的諷刺語氣，誰能聽不出來？顯然這「東城魔丐」瞧不起人得很。

不過，那三位似是遊山玩水的老人，却並不曾見怪！

倒是那位六旬左右的黃衣老人笑道：「老朽等人不過是二流的鏢師，矮朋友過獎，不敢當得很……」話音頓了一頓，黃衣老人又說道：「矮朋友的大名，可否見告？」

「東城魔丐」大聲道：「花子修志弘

，人稱『東城魔丐』，你們聽說過麼？」

那黃衣老人怔了一怔，說道：「沒聽說過！」

「東城魔丐」道：「三位似是很孤陋寡聞！」

年紀最大的白衣老人笑道：「老夫等人幹鏢師的時候，矮朋友大概還沒有出道吧！」

不帶火氣，但很叫人夠聽！

「東城魔丐」失聲笑道：「老子出道已經有五十年，你朋友這句話不嫌太自大麼？」

白衣老人笑道：「矮朋友出道這麼久了嗎？」

黃衣老人適時笑道：「矮朋友，我提一個人，你知道不知道？」

「東城魔丐」道：「只要武林人物，花子大概不知道的很少！」

黃衣老人笑道：「武林中有一個叫做『九魂魔鈴』卜窺宇的人，你矮朋友聽說過沒有？」

「東城魔丐」大笑道：「十君子之一，花子怎會不知？」

黃衣老人忽然長長一嘆道：「哦……矮朋友看來果是武林中的人了，你既然知道十君子，顯然你並未欺騙老朽等三人的了……」

「東城魔丐」聽來總是覺得有些不對勁！

這三個人不但來歷可疑，而且說話都有些刺耳！

黃衣老人話音甫落，白衣老人巳笑道：「矮朋友，老夫也想起來一個人，武林中有一個名字叫做『瘋丐』的人，矮朋友認識不認識？」

「東城魔丐」楞了一楞，道：「花子的師叔，又怎麼認不得呢？」

白衣老人陡地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老夫可要托大了！叫你一聲賢侄，如何？」

「東城魔丐」連脖子都粗了！他目光一寒道：「尊駕是在佔花子便宜？你可知道花子不是好惹的！」

黃衣老人大笑道：「老夫與那『瘋丐』曾經義結金蘭，當然要比你大上一輩的了，不過你如不怕逆倫犯上，你答應不答應老夫的稱謂，那自又當別論了！」

「東城魔丐」簡直弄不清楚這三個人是什麼來頭。

這白衣老人會與自己師叔結拜過？

「東城魔丐」根本不信！他冷哼了一聲道：「花子師叔怎會與你這二流鏢師結拜？」

白衣老人笑道：「這……只因令師叔十分感激老夫指點了他一手武功之故！」

「東城魔丐」更不相信了！

這怎麼可能？

「尊駕倒眞是個牛皮大王！」

白衣老人大笑道：「是麼，老夫雖然巳經上了一把年紀，武功也擱下了很久，但如有人對老夫不敬之時，老夫仍可與他一戰！」

「東城魔丐」大笑道：「原來尊駕是誠心找人打架的麼？花子倒是眞的看走了眼！失敬了！」

白衣老人道：「老夫告訴你，那瘋丐對老夫尚是一口一聲大哥，你是他的晚輩，對老夫說話可得小心一點才好！」

「東城魔丐」冷笑道：「尊駕名號怎麼稱謂？」

白衣老人笑道：「老夫名叫武祖福，武林中送了個名號做『七魔太公』，瘋丐可曾對你提及過老夫了？」

「東城魔丐」沉吟道：「武祖福？『七魔太公』？這名字陌生得很呢！家師叔可沒有說過像尊駕這麼一號的人物。」

白衣老人大笑道：「你再多唸幾遍，自然就會想起來了。」

「東城魔丐」果眞口中不停的唸道：「武祖福，武祖福……『七魔太公』……『七魔……太……公……』武祖福……祖……福……」

突然，「東城魔丐」一跳三尺，叫道：「你……你敢作弄花子？你敢說是吾祖父？你敢說是我們七魔的太公？尊駕果然是活得不耐煩了……」

白衣老人大笑道：「賢侄，你可是明白了麼？」

眞沉得住氣！「東城魔丐」呆了一呆道：「老花子今兒可是走了眼了，三位到底是誰？你們來到泰山是爲了何故，三位若不說明，老花子可就不客氣了！」

白衣老人笑道：「賢侄這句話好像在威脅老夫了，是麼？」

「東城魔丐」大怒道：「老花子可是跟你們說的正經事！三位如果再打哈哈，可就是自誤生命了……」話音一頓，又道：「老花子今天不想惹事！三位雖然對老花子巳然犯了大大的不敬，但老花子却不想計較，你們最好立即下山，否則，老花子的耐性就有限了。」

白衣老人大笑說道：「修志弘，你錯了！」

「東城魔丐」一怒道：「三位莫要不識相，老花子若非因爲……」

黃衣老人大笑道：「因爲什麼？你爲何吞吞吐吐？」

「東城魔丐」忽然嘿嘿一笑道：「三位可是那伍東平遺孀所差來此處的？」

白衣老人大笑道：「修志弘，你越來越錯了！」

「東城魔丐」道：「你們不是她們派來的？」

白衣老人笑道：「如果你要作這等猜想，那也是人之常情，只可惜老夫並不認識十君子的伍老二和他的遺孀！」

「東城魔丐」道：「既然三位不是伍夫人的手下，你們還是早走爲妙！」

白衣老人笑道：「爲什麼？」

「東城魔丐」笑道：「老花子不忍心瞧着你們骨化飛灰的葬身此處。」

白衣老人楞了一楞道：「老夫有些不信了！」

「東城魔丐」道：「尊駕不相信那一點？」

白衣老人說道：「老夫認爲，以你們『長山七魔』，不見得會是十君子後人之敵！」

「東城魔丐」大笑道：「若無萬全之策，我們也不會敢去惹那十君子的後代子孫的了。」

黃衣老人忽然一笑道：「矮朋友，老朽巳經明白了，看來此處果然不是善地，咱們如不離去，說不定眞要惹來一身痲煩了。」

白衣老人點頭道：「方兄說的是，咱們還是少惹是非爲妙！」話音一頓，向「東城魔丐」笑道：「多謝賢侄了……」

緩緩轉身，就待下山而去！

「東城魔丐」忽然大聲道：「尊駕可否暫且留步？」

白衣老人霍然轉身，笑着道：「怎麼了？你不是攆我們走麼？怎地又變了心意了。」

「東城魔丐」皺眉道：「閣下的姓名，可否見告呢？而且，花子的瘋師叔眞的與尊駕有過結拜之誼麼？」

敢情「東城魔丐」對白衣老人臨去之時，還要叫他「賢侄」這句話，感到了嚴重！

是以，他要問明眞相了！

白衣老人聞言，哈哈一笑道：「修賢侄，你那瘋師叔可對你提起過一位叫做陳飛的人？」

「東城魔丐」聽得呆了一呆道：「陳飛！陳……你老就是『璇璣客神手仙翁』陳大叔麼？」

白衣老人大笑道：「不錯，老夫正是陳飛！」

「東城魔丐」連忙抱拳長揖道：「晚輩不知你老就是陳大叔，適才得罪之處，請大叔莫要見怪！」

陳飛大笑道：「老夫若是見怪，豈會對你說明身份了，賢侄不必多數了！」

原來陳飛倒眞是瘋丐的拜兄！

不過，陳飛乃是「羅浮宮」的清客之事，武林中根本無人知曉，是以，「東城魔丐」才不會生出疑念！也正因爲這個原因，使得史太君和十小君子這一方面，獲得極具價値的機密了！

「東城魔丐」此時可就態度大大不相同！

「大叔，你老怎地來到了泰山呢？」

陳飛笑道：「老夫因爲出關訪友，回來順道經此一遊！」

「東城魔丐」笑道：「大叔，你老既是來此遊山，倒叫晚輩想起來，你老何不在此多留一日，也好見見一場武林之中最大的鬧劇呢？」

陳飛笑道：「什麼武林鬧劇？是不是你們七魔又再出新花樣了？」

「東城魔丐」笑了一笑，看看黃衣老人和那位五十上下的灰衣老人道：「大叔，這兩位是……」

陳飛笑道：「哦，是老夫好友方雷與羅超！」

「東城魔丐」對於「焚心神叟」方雷和「六指怪客」羅超却是十分耳生，聞言後只抱拳一笑，說道：「原來是羅兄和方兄！」

方、羅兩人也抱拳笑道：「修兄大名，老朽等耳聞巳久了！」

陳飛此時笑道：「賢侄，這兩位老兄弟都是閒雲野鶴之身，從不介入江湖是非，你如有甚麼話要說，儘管直說無妨！」

「東城魔丐」笑道：「大叔，這件事關係今後武林太大，所以，晚輩不得不謹愼一些！」

陳飛笑道：「賢侄說的乃是常情，若非這方、羅兩位老兄弟的爲人老夫明白，老夫也不會要你說的了！」

「東城魔丐」笑道：「大叔，今日正午，那伍東平的遺孀，將要率領一干十君子後人，來到日觀峯下的深谷，與『長山七魔』一決雌雄……」

陳飛笑道：「賢侄，你們與那伍夫人幾時結上了仇了麼？」

「東城魔丐」道：「昔年之恨未解，自然是免不了要作一個結斷的了！」

陳飛笑道：「賢侄，你們可就是只有七個人，不嫌勢單力孤麼？」

「東城魔丐」笑道：「不，晚輩等尚有武功極高之人助陣！」

陳飛笑道：「如此老夫倒是放心了：：」話音一頓，又道：「賢侄，你說的這位武功極高之人是誰？他可是比那十君子的後人高明麼？」

「東城魔丐」笑道：「合十君子後人聯手，只怕也當不得此老一擊呢！」

陳飛笑着說道：「老夫出關之時，曾經聽說那十君子中蕭秋風巳然被推選爲武林盟主，而且聽說他業巳練就天龍子絕學，武功巳到天下無敵之境，賢侄居然說有人能夠比這小子更强，老夫倒是難以相信了！」

「東城魔丐」笑道：「若以蕭秋風而論，他倒是唯一可以與晚輩等請來的靠山勢均力敵之人，不過，大叔，那小子空有一身武功，巳然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陳飛故意惶然笑道：「哦？那又爲什麼？」

「東城魔丐」笑道：「這小子和『神通雙俠』中的金成，同時被困在一處永遠不能出世的山腹之中，不出十天就要活活餓死了。」

陳飛笑道：「原來如此麼？那就難怪了……」話音一頓，又道：「賢侄，你們那靠山是誰？老夫認識麼？」

「東城魔丐」笑道：「很可能大叔也認得，他就是這位方兄剛才所提起過的十君子之一，『九魂魔鈴』卜老人！」

陳飛聽得哈哈大笑道：「賢侄，原來是卜窺宇麼？老夫這場熱鬧是看定了，走，走，老夫陪你去見見他們！」

話音一頓，忽然向方、羅二人笑道：「兩位老兄弟向來不喜涉入江湖恩怨，今日正午之會，你們兩位去不去？」

方雷大笑道：「陳兄請自行前去，兄弟與羅兄恕不奉陪，三日之後，咱們在東山相候便了！」話音一落，竟是轉身下山而去！

麗日當空，萬里無雲！

泰山日觀峯的背側深谷之中，此時正奔行着不少人影，不時傳出一兩聲低笑！

「長山七魔」中的「地獄鬼王」趙洪明，「東城魔丐」修志弘兩人，正守候在谷口的附近，等候着史太君和一干小俠們前來赴約！

眼看午時巳過，谷口却未見赴約之人的踪影！

「東城魔丐」瞧了一瞧天色，低聲道：「趙兄，午時早巳過了！」

「地獄鬼王」的濃眉一揚，大聲道：「莫非他們不敢前來赴約了？」

「東城魔丐」道：「花子認爲不至於此！試想那姓史的婆娘，性格何等暴烈，她怎能受人的臨陣脫逃之譏呢？」

「地獄鬼王」說道：「那……那也不一定……」

話音一頓之間，谷內巳奔來一人！此人正是拐三爺！他直趨趙洪明身前，大喝道：「他們還沒有來？」

趙洪明搖頭道：「沒有！」

拐三爺冷哼道：「午時巳過三刻，是否他們不敢前來赴約？」

趙洪明笑道：「這……老朽亦無從判斷！」

拐三爺的臉色十分難看，怒道：「會不會是那黃泉醉道傳話不清，弄錯了時刻呢？」

「東城魔丐」大笑說道：「那怎麼會呢？」

拐三爺沉聲道：「老爺子巳然動火，你們還不趕快派人出去查查麼？」

趙洪明微微一笑道：「老弟說的也是，咱們果眞該派人出去查查了！」掉頭向「東城魔丐」道：「修兄，偏勞你一趟如何？」

「東城魔丐」點點頭道：「花子這就去……」

身形一閃，出谷而去！

拐三爺冷冷一笑道：「趙爺，對方抵達之時，可莫要忘了信火！」

「地獄鬼主」笑道：「老朽怎會忘記？老弟快入內等候吧……」

拐三爺臉色沉重的掉頭入內！

就在拐三爺離去不久，「東城魔丐」巳電疾掠回！

人未到，聲音巳到！

「趙兄，他們今天不來了！」

「東城魔丐」揚起手中一對牛皮封套，又道：「史婆娘派人把這個書信放在谷外的山路之中，趙兄，咱們快去稟告卜爺吧……」

「地獄鬼王」大爲意外的一驚道：「這……爲了什麼？」

「東城魔丐」道：「趙兄，此事果然有些奇怪，但你我還是見了卜爺說明，縱有什麼不妙，想必卜爺會有安排的！」

「地獄鬼王」道：「也好……」

兩人身形一轉，大步走入谷內！

這時候，自兩人的身後一處山石後面，突然露出一顆光頭，裂着嘴朝兩人嘻嘻一笑，自語道：「魔崽子們，咱們走着瞧吧！」

光頭一晃，又縮了回去！

「東城魔丐」和「地獄鬼王」，巳然回到谷內！

在那谷底的盡頭，是一處筆立千仞的石壁！

但在石壁的底層，却又突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巨石！

這塊巨石的色澤，是黑的！而且，一眼望去，就可發現，這黑色的高大巨石，乃是形似一隻海上巨舫一般，橫在石壁之下！

靠這黑色巨石的中央，天生的長了兩排盤龍矮松，細心的一數，你會發覺乃是八棵，如果就船面而言，這八棵小松，正不啻是八隻帆桅！

在那正中兩棵小松的下面，有一道高約八尺，寬約四尺的大石門，此時，那石門正打開着！

「東城魔丐」和「地獄鬼王」，就是由這門中走了進去！

敢情，這石船乃是一處洞府！

趙、修二魔入內以後，直趨左側一間大廳！

石船之內，十分明亮，一切裝飾，也極爲華麗！兩人跨進大廳，立即向那坐在長案之後的卜老人長揖！

「長山七魔」中的另五位和劍、拐、刀三絕，全都在這間大廳之中！

但是，這夥人中，也有兩個生面孔！

一個是陳飛！另一個，則是一位中年美婦！這女人正是「蟠龍谷主」喬芳霞！

「地獄鬼王」雙手呈上那封信緘，口中說道：「卜爺，這是那姓史的婆娘差人送來的書信！」

卜老人的形貌依然十分慈祥，他接過了那封信，毫不驚奇的緩緩打開，唸道：「十日之後，再來赴約！」

底下的署名，赫然是「武林盟主」蕭秋風！

卜窺宇目光在廳內一轉，笑道：「他們要十天之後，始來赴約了！各位可曾想到，這十天之中，他們要作上一些什麼打算？」

卜老人這一問，倒是問得人人均未曾回答！

因爲，這是個十分明顯的事！

他們一定是想多約一些高手來此助陣而巳！

卜老人眼見衆人均未說話，不禁笑向陳飛道：「陳兄，你向以胸羅萬有，稱譽宇內，這等事陳兄一定胸中早巳明白對方的意圖所在的了！」

陳飛哈哈一笑道：「卜兄，你太瞧得起老朋友了！」

卜窺宇笑道：「陳兄號稱璇璣客，自是有那過人之能，何況昔年你我相交之時，那件事你不是料斷得如同目見一般？」

陳飛笑道：「卜兄，老朽倒是猜測過他們意圖，但說出來之後，卜兄不妨自行斟酌是否可能……」

卜窺宇笑道：「陳兄請說！」

陳飛笑問道：「卜兄這封信是誰署的名？」

卜窺宇道：「署名之人是誰，有關係麼？」

陳飛笑道：「大有關係！」

卜窺宇道：「署名之人，乃是『武林盟主』蕭秋風！」

陳飛笑道：「這就是了！果然不出老朽所料！」

卜窺宇笑道：「陳兄，莫非你巳猜到此信不是伍二嫂署名送出麼？」

陳飛笑道：「兄弟正是這麼想的！如是伍夫人署名，他們必會差人親送，就不會放在那路上的了！」

卜窺宇笑道：「這究竟爲了什麼呢？其中有何不同之處？」

陳飛笑着道：「此信如是伍夫人具名，他們的用意，頂多不過是要想打聽清楚這『石船谷』中的虛實，再行前來赴約而巳！」

卜窺宇道：「可能！」

陳飛道：「但如是由『武林盟主』具名，則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卜窺宇笑道：「請道其詳！」

陳飛道：「依老朽猜想，蕭秋風可能要以武林盟主身份，帖邀天下武林的各派宗主，同來泰山，與卜兄決一死戰了！」

卜窺宇道：「陳兄不愧璇璣客之譽，這一點看法，果是合情合理得很。」

此時廳內諸人，也都對陳飛的判斷，大爲敬服！

「八冥天王」李化雨笑道：「卜老，對方既然如此大張旗鼓，咱們是否也要再找些高手來此，共禦强敵呢？」

卜窺宇略一沉吟，笑道：「魔道高手，活在世上的尚有幾人？李老弟你可知道麼？」

李化雨笑道：「就兄弟所知，那『金面天尊』金如幻，積石山主人佟騰夫婦，以及喬谷主手下，不下十人之多！」

卜窺宇笑道：「既是尚有如此多人在此，我們不妨來上一次魔教高手大結合，也好與這些自命正派的白道高手，在這『石船谷』內作一次正邪存亡大決戰！」

李化雨點頭道：「兄弟亦有此心！」

卜窺宇道：「事不宜遲，李老弟不妨立即差人四下去約請，務必要他們在八日之內趕來泰山……」

李化雨笑道：「兄弟這就去辦！」

抱拳一揖，退出廳內而去！

卜窺宇這才向陳飛笑道：「陳兄，你呢？是否願意留至會後再走？」

陳飛笑道：「此等盛會，老朽自是不願錯過的了！」

卜窺宇大笑道：「有陳兄爲運籌帷幄，兄弟安心多了！」

陳飛笑道：「卜兄之事，老朽怎敢置身事外？但願卜兄雄霸武林的大業成功，老朽也就與有榮焉……」

卜窺宇大笑道：「陳兄金言，但願能夠實現！」

長長一嘆，又道：「數年之前，老夫霸業眼見將成，却不料那位蕭老大的兒子蕭秋風，果眞不是被老夫尋來的孩子，以致於功虧一簣，這一回麼，陳兄，不是老兄弟我誇口，縱然那天龍子再世，他也難逃老夫掌心了！」

陳飛笑着道：「卜兄，老朽完全相信了……」

卜窺宇忽然皺眉向那劍大爺道：「劍兄弟，那天齊孩子呢？」

劍大抱拳道：「筆六弟爲了尋找少爺，迄至今日尚未歸來！」

卜窺宇長長一嘆道：「抓五弟可有消息？」

劍大搖頭道：「沒有！」

刀二忽地沉聲道：「抓五弟的性格，大哥你是知道的，只怕指望他辦事，巳經不可能了！」

卜窺宇道：「二弟說的是，五弟爲人守正不阿，要他伺機下手蕭秋風，那是十分爲難的了！當日老夫選他留下，也正是爲了他的爲人，如與我們一道，他也必會半途之中，抽身而去的！是以，我將他派在蕭秋風左右，不論如何，總也可以爲我們通通聲息！」

刀二爺瞪目道：「抓五有些忘恩負義！大哥！日後見着他時，兄弟必要與他拚一死戰，要他知道背主人之人的報應！」

卜窺宇笑道：「二弟，自家兄弟，不要這麼認眞了！」話音一頓，忽然向劍大道：「大弟，你得設法在十天之內，找到天齊才成！」

劍大暴聲道：「兄弟遵命！」

一轉身，大步出了廳外！

卜窺宇回頭對那位十分文靜的鈎四道：「四弟，你在七天之內可否找得到抓五弟？」

銀鈎老四抱拳道：「是，小弟盡力而爲！」

卜窺宇道：「四弟，七天之內，不論找到與否，一定要趕回此處，莫要誤了此間大事！」

銀鈎四爺恭聲道：「小弟遵諭！」

身形一轉，也出廳而去！

卜窺宇這才呵呵一笑，向陳飛道：「陳兄，來來，你且隨老弟瞧瞧谷內的一切佈置，看看是否可以一舉擊滅那十二門派之人！」

陳飛心中大奇，表面却十分平淡的笑道：「兄弟正要瞻仰卜兄的高明手法！」

卜窺宇大笑，說道：「陳兄，只怕兄弟的手法，在陳兄而言，不過乃是雕蟲小技了！」

陳飛也大笑說道：「卜兄，你也忒客氣了……」

大笑聲中，陳飛在卜窺宇的陪同下，出了大廳，向谷內各處的埋伏地點，緩緩行去！

× × ×

泰安城內，史太君也正在和曉梅姑娘商討着大事！

蕭秋風却與伍仇、雷嘯天三人在房內閒談！

金成此時忽然闖了進來！

對於金成的闖入，倒令蕭秋風吃了一驚！

「金兄，有什麼要事麼？」

金成笑着說道：「有！陳老曾通知雷大俠，那『蟠龍谷主』喬芳霞果然也在谷中。」

蕭秋風笑道：「還有別人麼？」

金成笑道：「羣魔結合之會，當在十日之內形成了！」

蕭秋風道：「這也是陳老說的？」

金成道：「正是陳老所言！」

蕭秋風道：「看來十日之後的一戰，乃是武林中的正邪最後一戰的了！金兄，咱們可得費些手脚的了。」

金成笑道：「陳兄弟也覺得此事十分棘手……」

雷嘯天忽然大笑道：「二弟，依愚兄看來，這倒是一個誅滅羣魔機會來了。」

蕭秋風笑道：「大哥莫要小看卜老丈啊！」

雷嘯天笑道：「二弟，那卜窺宇的武功再强，也不會是二弟之敵，至於其餘的人，那就更非伍兄弟和愚兄所懼了！」

蕭秋風笑道：「大哥，小弟認爲我們還是小心些好。」

雷嘯天大笑道：「愚兄也不會說過不小心啊！」

伍仇此時方始笑道：「雷大哥，那『蟠龍谷主』的武功，據說不在卜窺宇之下！試想大哥姑母都肯存身谷內，足見這位谷主必有他過人之處！」

雷嘯天聞言，半晌沒有說話！

伍仇這話可說到他的心坎裏去了！

金成適時笑道：「雷兄也不必沮喪！『蟠龍谷主』雖然武功高强，但我方也有人可以制服他們……」

伍仇笑道：「金兄，誰能尅制那姓喬的女人？」

金成笑道：「這人就是伍兄弟你！」

伍仇一楞道：「我？」

金成笑道：「正是兄弟你！」

蕭秋風此時也想起來了什麼大事似的，笑道：「不是金兄提起，兄弟倒幾乎忘了！」

伍仇弄不清楚金成和蕭秋風賣的什麼關子，笑道：「金兄，你……」

金成笑道：「伍賢弟，那『蟠龍谷主』的武功，只不過是靠着一套『蟠龍刀』法和一些使人神智喪失的毒藥而已！我們只要有辦法破得了她的那套刀法，這不就得了麼？」

伍仇笑道：「金兄，你知道她那套刀法麼？」

金成道：「知道……」說話之間，自懷中掏出了一本刀譜，遞給了伍仇，笑道：「伍兄弟，這就是那『蟠龍刀譜』！」

伍仇笑道：「這……眞的是那套刀譜？」伸手接過「刀譜」，隨手一翻，突然大笑道：「好精奧的刀法，眞是令人嘆爲觀止！」

金成笑道：「伍兄弟，還有一樣東西，也得交給你呢！」

說着，自衣襟之內，解下「蟠龍神刀」，雙手奉上，大笑道：「伍兄弟，那『蟠龍神刀』也在此間，試想這兩種至寶均在我們手中，那喬芳霞又何足懼呢？」

伍仇接過神刀，怔怔的問道：「金兄，這是怎麼回事？」

金成笑道：「你問問蕭兄弟吧！」

伍仇還沒問出口，蕭秋風巳笑道：「賢弟，這神刀與刀譜是愚兄與金兄在那『東山藏寶』的石洞之內找到的，正好由賢弟在這三天之內練熟，也好用以制服那『蟠龍谷』中之人了！」

伍仇道：「大哥，這怎麼可以？」

蕭秋風道：「爲何不可？賢弟不想練麼？」

伍仇道：「這個……家母恐怕不會應允小弟學習別家武功！」

蕭秋風大笑道：「賢弟，這事你不必担心了！」

金成笑道：「老太太不會反對的！伍兄弟，要想制服那『蟠龍谷主』，可就全靠這柄神刀和刀法的了！」

伍仇笑道：「大哥與金兄眞是使小弟敬佩無巳……」

雷嘯天適時道：「金兄，除了『蟠龍谷』外，陳老可曾說出，卜窺宇還請了一些什麼人物？」

金成道：「陳老沒有再說什麼特別的人物了！」

雷嘯天目光一轉，道：「金兄，那陳老可曾說石船谷中有什麼機關埋伏？」

金成笑道：「方大俠巳然自陳老處帶來一份地圖，上面巳將各處危險和埋伏標明白了！」

說着，自懷中取出一張尺許大小的地形圖，交給了雷嘯天！

雷嘯天却又順手交給了蕭秋風道：「二弟，還是由你來送往伍二嬸吧！」

蕭秋風倒也不曾推辭，接過地圖，笑道：「金兄，陳老還說了些什麼？」

金成笑道：「陳老說，艾天齊迄今未見踪影，連卜老人也正在差那劍老大出去尋找哩！」

蕭秋風聞言一怔道：「他們也沒找得到麼？」

金成笑道：「可不是？」

蕭秋風道：「金兄，這事情可能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了！」

金成笑道：「大弟可是說那艾天齊的行踪令人可疑麼？」

蕭秋風道：「可不是？」

伍仇插口道：「金兄，那艾天齊會不會又像在雷家堡時一樣，他派人在暗中搗什麼鬼呢？」

金成笑道：「未始不可能！」

蕭秋風笑道：「金兄，兄弟突然想到一件事，不知那陳老提及過沒有？」

金成道：「什麼事？」

蕭秋風道：「卜老人可曾提過那艘『黑石船』泊在何處？」

金成道：「沒有！」

蕭秋風道：「金兄派人沿海尋查，可曾有了回信？」

金成道：「也沒有！」

雷嘯天大聲道：「奇怪！這等大船又怎能在海面之上失去了呢？」

金成笑道：「雷兄弟，失踪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是卜老丈藏得十分隱秘，一時之間無法尋到而巳！」

蕭秋風皺眉道：「如此看，在這次決戰之前是找不到的了！」

金成道：「大會尙有六日方始擧行，如果陳老細心，也許能在期前看出也不一定！」

蕭秋風笑道：「只好如此想了！」

金成這時一笑道：「大弟，那把劍和劍譜交給曉梅姑娘了麼？」

蕭秋風笑道：「交給四妹了！」

金成道：「但望曉梅姑娘十天之內，習練純熟……」

雷嘯天笑道：「金兄，什麼劍？過四妹一身武功，足以睥睨天下，難道還有什麼高明武功，要她去學麼？」

金成笑道：「可不？這套劍法，只怕連蕭盟主的『天絕聖劍九式』也無法與之匹敵呢！」

雷嘯天，伍仇同時失聲道：「有這等事？」

金成道：「眞是有這等事！」

伍仇忽然看了手中刀譜一眼，大笑道：「金兄，我明白了！」

金成道：「伍兄弟可是從這本刀譜上猜想出來的？」

伍仇道：「正是！想必那什麼比蕭大哥劍法還要高明的劍術，八成必是從那石洞中尋找出來的，是麼？」

金成笑道：「正是！」

雷嘯天大聲道：「金兄，天下有什麼劍法能比『天龍聖劍九式』還要强呢？雷某則是有些難以相信的了。」

金成道：「雷兄也是使劍之人，武林中相傳三百年前與天龍子齊名的另一位空門怪客，雷兄可曾耳聞？」

雷嘯天道：「是天佛禪師？」

金成道：「可不正是天佛長老麼？」

雷嘯天失聲大叫道：「那一定是『天佛慧劍』了！」

金成道：「正是『天佛慧劍』！」

雷嘯天拍手道：「若是『天佛慧劍』，那果眞是聖劍九式的尅星到了！二弟呀！四妹習成此劍之後，只怕你……唉，二弟，你這一輩子也別想在四妹的跟前直得腰了！」

蕭秋風聽得俊臉通紅，笑道：「大哥，當心四妹割你的舌頭！」

雷嘯天伸了伸舌頭，笑道：「二弟，你不會對四妹講吧！」他話音未了，曉梅姑娘巳出現在門口，笑道：「大哥，什麼事不許對我講？」

雷嘯天楞了！他想不到過曉梅會突然出現，不禁期期艾艾的笑道：「沒有什麼，只是說笑而巳！」

曉梅姑娘嬌笑道：「大哥，你這些日子好像學壞了不少！不過，今天的事小妹不再計較，以後大哥要是再說話不小心，小妹可眞要割你的舌頭了！」

敢情她早巳聽明白了！

雷嘯天漲紅着臉笑道：「愚兄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跟自己的舌頭開玩笑了！四妹，妳突然來此，可是就爲了偷聽愚兄的玩笑話麼？」

曉梅姑娘啐道：「大哥，小妹才沒有你那麼豪爽呢！」話音一頓，笑道：「少林、武當兩位掌教，巳經抵達了！娘要你們去到客廳跟他們見面！」

雷嘯天大笑道：「這兩位掌教倒是來的快……」

蕭秋風也笑道：「大哥，咱們這就快去大廳，莫要讓人家笑我們抬架子！」轉頭向金成一笑道：「金兄，你且去安排一下客房，這幾天恐怕有不少人要來呢！」

金成笑應了一聲道：「大弟不必担心，這些事兄弟自會照應。」

話音一落，五人同時下樓而去！

× × ×

這巳是蕭秋風約定的第十天正午！

泰山日觀峯的「石船谷」裏，聚集了百多名當代武林的第一流高手！

就在那「石船」前面十丈遠近，擺下了足足有廿桌酒宴！不過，每一桌都未曾坐滿八人而巳！

廿桌酒宴，擺成了個半圓形！

半圓的中央一桌，只坐了史太君、過曉梅、卜窺宇、李化雨、蕭秋風、伍仇六個人！

左側的四桌，是「長山七魔」中的幾位，龍谷的五絕，「金面天尊」金如幻，積石山主夫婦等九人。

右側的四席，則是坐的十二門派的掌門和十君子後人，每桌是六位！

依次下去，乃是坐的各派高手，或是獨霸一方的豪客！

此時，酒菜巳由「長山七魔」找來的打雜人送了上來！

酒過三巡，卜窺宇擧杯笑向史太君道：「二嫂，小弟拜別二嫂，已有十多年了！今日重睹二嫂慈顏，眞令人興起恍如隔世之感！」

史太君冷哼一聲道：「卜窺宇，你有臉說這種話麼？」

卜窺宇依然笑道：「二嫂，小弟對於昔日所爲，深感疚歉，而且，小弟正在設法懺悔……」

史太君冷笑道：「卜窺宇，你說得好輕鬆？人死了，就憑你一句疚歉就可以活得回來麼？卜窺宇，你想過沒有？」

卜窺宇長長一嘆道：「依二嫂之見，又該怎麼辦呢？」

史太君道：「萬死難辭其疚！」

卜窺宇道：「小弟縱然死了，於事又有何補呢？」

史太君冷笑道：「殺人償命道理極其簡單！卜窺宇，你懂麼？」

卜窺宇說道：「二嫂是要小弟一死償命？」

史太君道：「你可以自己想想……」

卜窺宇忽然笑道：「二嫂，你可能錯看了兄弟了！」

史太君道：「不錯，若非看錯了你，十君子又怎會有今日這等後果？」

卜窺宇長嘆一聲道：「二嫂，兄弟只怕是永遠說不清了！」

史太君冷冷的應道：「卜窺宇，今天當着天下精英，你究竟有什麼打算，我希望你能馬上說出來，否則，可莫怪我無情了！」

卜窺宇大笑三聲道：「二嫂可是要我向天下英雄認錯？」

史太君道：「認不認錯，主權在你自己的了！」

卜窺宇哈哈一笑道：「二嫂既要兄弟認錯，兄弟焉敢違命？」

卜窺宇話音一落，史太君不禁一怔！她可沒曾料到，卜窺宇眞會答允！

此時，卜窺宇巳站了起來，擧杯向全體英雄道：「老夫卜窺宇，昔年承蒙蕭大哥引介，列身十君子行列，內心十分感激！」話音至此，史太君不禁怒道：「廢話！你也懂得感激？」

卜窺宇低低的嘆息了一聲，不曾理會史太君，依然向羣雄道：「卜某此後由於一時之誤，鑄下終身之恨，而致十君子中的八位，喪生在兄弟手上，一身血債，實在是萬死難辭其咎！」

他說到此處，頓了一頓！座下諸人，無不爲之變色！

卜窺宇目光一轉，續道：「兄弟也曾思及，一死而報諸兄弟於九泉之下，但兄弟大錯既巳鑄成，縱然一死，又有何益？因此，乃率領六絕中的五位兄弟，打算退居林下，暗中做些善事，而爲昔日之誤，尋求化解……」

少林掌門心禪合十道：「施主此心，不失智者之志……」

卜窺宇苦笑道：「大師莫要過譽，卜某隱居以後，却才發現自己，又犯絕大的過失了！」

史太君冷笑道：「錯在何處？你莫非還想殺人？」

卜窺宇搖頭道：「二嫂，兄弟隱退之後，忽然發覺了一樁十分可怕的陰謀，正在武林之中激蕩，是以，兄弟才前往南海，駕走那艘『黑石船』……」

蕭秋風聞言一怔，大聲道：「難道那『黑石船』會成了怪物來爲禍武林？」

卜窺宇搖頭道：「賢侄，『黑石船』本身雖非甚麼怪物，但如落入了兇人之手，可就要成爲武林人物禍患的了！」話音一頓，卜窺宇又道：「幸而老朽搶先一步，將那『黑石船』駛出海外，並在青島海面，予以鑿沉，而絕後患……」

史太君大怒道：「你把『黑石船』弄沉了？」

卜窺宇道：「二嫂莫要發怒，兄弟鑿沉此船，實因此船如若被壞人取去，駛進內河江湖，定必要掀起滔天大禍！」

史太君道：「笑話！你以爲我沒上過『黑石船』麼？這條船有甚麼禍患，我不會不比你清楚吧！」

卜窺宇笑道：「二嫂的話，我懂！但是，二嫂可知道這『黑石船』的艙底，藏了多少隱秘之處麼？」

史太君怒道：「鬼話，老身不信！」

卜窺宇笑了一笑，自懷中取出一黃色的絹幅，笑道：「二嫂請瞧瞧，這是誰的字跡？」

史太君接過那尺許黃絹，看了一眼，不禁失聲道：「這是蕭大哥的手筆！」

卜窺宇接說道：「可不，正是大哥手澤！」

史太君道：「你是在那兒弄來的？」

卜窺宇回手指了那身後的「石船」道：「二嫂，兄弟是在這個『黑石船』洞中找到的！二嫂不妨仔細瞧上一瞧，就明白兄弟爲何要將那條船弄沉了！」

史太君有些不信的向手中黃絹望去！

卜窺宇向蕭秋風道：「賢侄不妨看上一看！」

蕭秋風、過曉梅全都湊過頭去！

只見那黃絹之上寫着：

「余身爲『黑石船』主十年，方始發現此船暗藏兇險，鐵木眞人昔年爲余畫下藍圖，即由余親自前往『蟠龍谷』向谷主喬逸羣索取『鐵石木』百根，並在玉環塢工建造，而委請熟知『鐵石木』之喬谷主主持其事，孰料喬谷主心懷叵測，在造船之際，暗將此間絕毒之天蠶蛹，納入船身『鐵石木』心之內，此蠶蛹在『鐵石木』心之內，潛居二十五年即可成蟲，而且身生六翅，可以飛行絕跡，據余無意之中發現的一隻成蟲，其口吐之無法以肉眼辨認的銀絲，一噴之下，可及三丈，而且沾入身膚，即成不治絕症，以余夫婦之功力，竟然也只能勉力自保，不過當時余夫婦並不知此蠶來自船身的木料之中，只以爲『鐵石木』有吸引此種毒物特性，故將『黑石船』封存於南海『潮音洞』，不過是想利用『潮音洞』中的天然化毒石乳，使那等絕毒之物不再出現而已！直至余夫婦退隱之後，偶來泰山，與鐵木眞人敍舊，方始知悉那種毒蠶，必須寄生於『鐵石木』心，才能生存，至此，余夫婦方知喬逸羣用心惡毒，但適時余夫婦知道那石船只要留在『潮音洞』，則永遠不怕天蠶出現，是以，余夫婦遂書下此一事實，會同鐵木眞人，同往泰山『石船谷』內，將此絹存放在這座天然『黑石船』洞之中，並傳言武林，將來武林盟主，如要尋找那『黑石船』，必須先找天然『潮音洞』，就是深恐一旦那船駛離『潮音洞』，就將使天下蒼生蒙禍！余夫婦深盼見到余夫婦留字之人，心知戒惕，莫要妄動眞船！戒之，戒之！」

絹後的署名是「黑石船」蕭慕天！

這「黑石船」原來有這麼些古怪，可眞是大出一干人意料之外！

史太君皺眉道：「卜窺宇，你把那船眞的鑿沉了？」

卜窺宇道：「兄弟怎敢瞞騙二嫂？」

史太君道：「你可知道，大哥說不能駛離潮音洞麼？」

卜窺宇道：「這……這個兄弟自然明白！」

史太君道：「那你爲何明知故犯？而且，那些天蠶雖是沉在海底，但豈不依然有出來的一天麼？」

卜窺宇笑道：「二嫂，這一點兄弟就想到了！」

史太君道：「難道你會比蕭大哥更有辦法？」

卜窺宇道：「兄弟怎敢妄比蕭大哥？兄弟只不過知道那『黑石船』縱然鑿沉，也無法保證那天蠶不有出木之日，因此，在青島的一處海邊，將此船的內外兩層，都鑄上了一寸厚的黃金，想那天蠶縱可穿透木石，但牠却無法穿透純金的力道！」

史太君道：「這……算你沒有錯！」

卜窺宇大喜道：「多謝二嫂誇獎！」

史太君道：「卜窺宇，你別高興，僅僅這麼點事，還不足贖回你的罪！」

卜窺宇笑道：「二嫂，兄弟明白二嫂的意思！不過，二嫂今日如是堅持要兄弟一死謝罪，兄弟一定遵命！」

史太君道：「你說得倒很輕鬆！」

卜窺宇道：「兄弟乃是實言！」

史太君道：「卜窺宇，如果眞是這樣，你爲什麼要勾引『長山七魔』乃至於這些魔子魔孫們與老身作對？」

卜窺宇忽然哈哈大笑道：「二嫂，這一回你可想錯了！」

他忽然目光向六絕中的五人一轉道：「五位兄弟，你們可曾準備好了？」

劍大立起身來，笑道：「早已準備妥當了！」

卜窺宇喝道：「動手……」

劍大、刀二、拐三、鈎四和筆六五人，忽然飛身向那石船洞前一字排開！

史太君目光一寒道：「怎麼？卜窺宇，你想動手麼？」

卜窺宇道：「二嫂，妳錯了！兄弟不是要跟妳動手！」話音一頓，向劍大道：「取出來吧！」

此時候，那「長山七魔」忽然人人變色！

只見那五絕忽然人人揮手自袖中取出一根短小的鐵鏟，迅快的向地下挖去！

霎時，每人手中已多出了一根火藥的引信！

這引信是自地下挖出來的！

史太君心中明白了不少！蕭秋風、曉梅也想出來了一部分！

但是，此時李化雨却已變色而起，大聲道：「卜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卜窺宇大笑道：「李老弟莫非還不明白麼？」

李化雨忽然大悟般叫道：「這麼說，蕭、金兩人也是你放他們出困的了？」

卜窺宇笑道：「那倒不一定，老夫只是在那石棺上做了點手脚，使那早已停止了三百年的機關，重新又可以運用而已！他們聰明過人，竟未能觸及那道機關，脫困而出，本是合理得很！李老弟，這怎麼會是老夫放的呢？」

蕭秋風聞言，不能不表示了！他抱拳道：「多謝卜老丈携手之德！」

卜窺宇笑道：「賢侄，你不是聽到了麼？這功勞老朽不敢當！」

李化雨已然氣得兩眼冒火道：「卜窺宇，你原來吃裏扒外麼？」

卜窺宇大笑道：「老弟，你怎麼忘了？老夫乃是十君子之一啊！」

李化雨嘿嘿一笑道：「很好！你既是十君子，那就是李某的不世大仇！老夫對於十君子後代，倒是興趣不大……」

卜窺宇笑道：「老夫很高興閣下這麼想！」

李化雨雙眉一豎道：「姓卜的，老夫先敲了你再講！」

卜窺宇大笑道：「李化雨，這話只怕說得太滿了吧！」

他掉頭向史太君道：「二嫂，兄弟昔日雖然鑄過大錯，但爲了免除蕭大哥等的後人受到災禍，不惜與『長山七魔』共赴，二嫂想必能夠原諒兄弟的了！」

史太君悻悻的道：「卜兄弟，你的心情，老身多少明白了些！」

此時候，李化雨已然走向桌前空地，大聲吼道：「卜窺宇，長山七魔要向十君子討還三十年困居之仇，你還不出來受死麼？」

卜窺宇笑道：「老夫正要試試你們三十年來的火候！不過老夫告訴你一句，你們今天，除了靠那眞才實學以外，一切暗中的佈置埋伏，老夫都已經與陳飛兄先行毀掉了！留下這五處炸藥當場毀去，只不過是要你們好看而已！」

這時，不但李化雨已經氣得兩眼冒火，「長山七魔」中的另外六魔，已都閃身而起，走了出來！

史太君嘿嘿一笑道：「卜兄弟你不必動手了！」

轉頭向蕭秋風道：「賢侄，這些事應該由你出面才是，人家找的是十君子，卜窺宇當年雖也名列十君子，可是，他並未眞個與他們爲敵過，你知道麼？」

蕭秋風笑道：「徒兒明白！」身形一閃，已搶到李化雨身前！

適時，伍仇、過曉梅、雷嘯天、木頭僧、古存文、尚自強六人，也飛身奔向那另外六魔！

這六位小俠，連半句話都沒有講，就各自找上一魔，動上了手！

蕭秋風究竟是盟主身份，他到了李化雨身前，抱拳一笑道：「李天王，蕭某只怕要得罪了！」

李化雨冷笑道：「很好，老夫正要取你而代天下盟主之位！」

話音一頓，揮手一拳擊出，又道：「小子，你準備讓位吧！」

虎虎拳風，顯然功力不弱！蕭秋風淡淡一笑道：「不一定！」揮手一推，擋開了李化雨拳勢，回手攻了五招！

李化雨冷笑一聲，一霎時連連攻出八掌！

但蕭秋風却宛如行雲流水一般，從容讓過！史太君笑向卜窺宇道：「卜老弟，這孩子果眞不差！」卜窺宇道：「賢侄功力之高，可謂世無其匹！」話音一頓，忽地凄然一笑道：「二嫂，妳可是寬恕了兄弟了？」

史太君默然良久，長嘆道：「兄弟，人已死了，老身還能怎麼辦？」

卜窺宇知道，伍夫人果然變了心意，寬恕了自己，不禁大喜道：「二嫂，老兄弟眞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他話音未已，忽然谷外飛身奔來一人！

是抓五！只見他滿頭大汗，如飛而來！一眼瞧見了史太君和卜窺宇，立即直趨二老面前！

史太君笑道：「抓兄弟，老身以爲你可是失踪了！」

抓五長長的吸了口氣道：「老太太，這回可眞把抓五急壞了！」

卜窺宇笑道：「五弟，什麼事這等匆忙？」

抓五抱拳道：「大哥，還不都是爲了小爺！」

卜窺宇雙眉一揚，問道：「是天齊那蠢子？」

抓五道：「可不是？」

卜窺宇有些不解地望向史太君道：「二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史太君笑道：「兄弟，老身要抓五弟去找那艾天齊，因爲，老身很想化解他跟蕭賢侄的恩怨！」

卜窺宇點點頭道：「兄弟明白了！」一轉頭向抓五道：「五弟，艾天齊呢？」

抓五道：「已在谷外不遠。」

史太君道：「他來了麼？」

抓五道：「來了！不過，他却是存心要置谷內一干人等於死地而來！」

史太君聞言一怔！卜窺宇道：「五弟，你怎麼不阻止他？」

抓五擦着汗道：「大哥，我怎麼阻止得了？他……他……」

卜窺宇道：「他怎麼樣？」

此時劍、拐等五絕也已走了過來！

拐三性子極暴，聞言大聲道：「五弟，你怎麼攪的？連個小爺都鬥不過了？」

抓五搖頭道：「拐兄，如果換了你，只怕你也沒有辦法對付呢？」

拐三恨聲道：「三爺不信，我這就去！」說走就走，身形一晃，已沒有影兒！

抓五大吼道：「去不得！」

但是，拐三已經走了！卜窺宇霍然立起，大聲道：「五弟，究竟那天齊在弄什麼鬼？」

抓五道：「大哥，這孩子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三粒『混沌珠』在手中，試想那『混沌珠』何等威力，所以，兄弟不敢觸怒於他！」

卜窺宇聞言不禁呆了！

「混沌珠？」史太君脫口道：「五兄

弟，那『混沌珠』可是當年『蟠龍谷』妖女宋玄玄用來炸開『蟠龍洞』那東西？」

抓五道：「正是此珠！其威力之强，足可摧三十丈內一切！三粒『混沌珠』如在這谷內爆炸，只怕今日與會之人，將要無一倖免了！」

卜窺宇忽然大笑三聲道：「好！老夫去瞧瞧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蠢子！」話音一頓，人已拔地而起，急向谷外奔去！

接着，五絕也騰身趕向谷外！此時，坐在另一面的「金面天尊」金如幻也躍起三丈，流星一般搶向卜窺宇的身前！

就在他們甫抵谷口之際，谷外已傳來一聲「轟」然暴震之聲！

金如幻叫了一聲不好，一吸氣，飛一般貼地掠出！

卜窺宇則雙目噴火，大叫道：「三弟一定遇害了！」隨在卜窺宇身後的五絕，也無不心中慘然！

他們幾乎是忘了自己般，向前奔去！

出谷不足三里，只見那金如幻與艾天齊正隔着兩丈距離對立答話！

艾天齊一眼瞧見卜窺宇等人趕來，心知不妙，雙眉一揚，抖手發出一粒「混沌珠」六向人擊去！

金如幻身形忽地暴射而起，大聲道：「艾小！你別再想傷人了！」

只見他手中忽然射出五股白絲，恰好將那顆「混沌珠」網住！

可是，那艾天齊心腸之毒，可謂世無其匹！

金如幻身形騰起之際，他竟將另一粒「混沌珠」也抖手發了出去！

金如幻縱有尅制此珠之寶，却也無法一上一下的兩頭兼顧！

眼見卜窺宇等六人已將遭刦，只恨得金如幻一揮手將那被白絲捲住的「混沌珠」，就待將向艾天齊拋去！

適時；那卜窺宇大叫一聲：「艾天齊，你這禽獸，老夫是錯養育了你了……」

喝聲未巳，老人忽地拚出全身超絕功力，人如離弦之箭，直向那射來的「混沌珠」撲去！

金如幻人形此時巳然落地！手中的「混沌珠」也正要發未發之間！但他一眼見到卜窺宇那形狀，就只有長長一嘆，收回了將要發出的「混沌珠」！

而且，他霍地轉身，大袖捲起一股狂飆，向奔來五絕揮去，同時口中喝道：「快退！」

他話音出口，人也向五絕衝去！就在他們退出約莫十丈之時，身後又傳來一聲「轟」然大震！

碎石飛塵，洒了他們一身！

五絕同時失聲道：「大哥！」

金如幻冷哼道：「五位不必哀痛！這是卜兄自食惡果！但也救了你們五人！」

敢情，方才卜窺宇眼見艾天齊如此狡猾，趁着金如幻飛身而收取上空方向的「混沌珠」之際，竟然將最後一粒「混沌珠」從離地尺許的位置，向自己等人擊來，不禁心中大慟，一橫心施展了絕頂的功力，身如電掠的迎向那顆炸珠！

他不想讓五絕兄弟也死！是以，他在疾射七丈的地方，用自己的身體抱住了那顆「混沌珠」！

而且，利用那頃刻的時機，直向艾天齊衝去！

就在他左手抓住了艾天齊天靈的刹那，「混沌珠」也忽然爆裂了！

這位十君子中的唯一活着的老人，終於和自己一手扶養大的義子，同時被炸得血肉橫飛，沒有一塊完整的骨骼了！

金如幻長嘆一聲，掉頭出谷而去！

在離開卜窺宇喪身之處的五十丈以外，拐三爺的碎骨和那燒焦了的草木，仍在地上冒着輕烟！

五絕兄弟跪在卜窺宇身旁嚎啕痛哭！

那凄涼的哭聲，直把谷內的人全都驚動了！

此時，谷內的戰塲，也正好結束！

「長山七魔」死了五位！只剩下了兩位向來被人目爲不算魔星的「黃泉醉道」和「北邙寒生」！

「蟠龍谷主」喬芳霞根本沒有敢啃氣！否則，她大概也不可能活着離去了！

× × ×

五絕哭得死去活來！

忽然劍大爺拔出了劍、刀二爺拔出了刀、鈎四爺撤出了金鈎、抓五揚起了巨靈之掌，筆六則倒握了鐵筆！

五人互看一眼，忽然竟大笑了三聲！

劍大爺長劍一擺，大聲道：「大哥，三弟，等我們一步……」

劍芒一閃，竟然向自己胸前刺去！

適時，刀、鈎、抓、筆四人，也各各效法劍大，自己斬向自己的六陽魁首！

谷口，數十條人影正如飛而來！

「神通雙俠」狂吼一聲道：「五位不可輕生……」

然而，他們遲了！

五絕的義氣，只能令「神通雙俠」長嘆而巳！

史太君老淚滴在曉梅姑娘玉手之上！

雷嘯天則恨得咬碎了三顆鋼牙！

只有蕭秋風旣未哭，也未笑！

他呆呆地瞧着滿地血肉，和五具流着熱血的屍體，仰天大吼道：「蒼天何其不恕悔罪之人……」

少林掌敎忽然一把抓住蕭秋風，低聲道：「盟主，卜施主旣巳種因，就難逃自食其果！這才是眞正的天命！盟主，莫要岔了眞氣，恩怨本是可有可無之物，而卜施主因果兩償，巳告大解脫，你如爲他怨天，豈不令他九泉不安了麼！」

蕭秋風楞了一楞，終於點了點頭道：「大師一語驚醒區區！區區這廂拜領至德盛情！」

× × ×

五天後，石船谷中起了八座新墳！

其中的一座寫着「無名孤兒，絕代兇徒之墓！」

另外的七座中，有六座也未寫姓名，只寫着「義人劍拐……」之墓！

而最中間的那一座墳，却大書「石船谷主人，九悟捨身大俠卜窺宇」之墓！

豎碑的時候，史太君更親率領了「武林盟主」及各大掌門恭拜！而且，留下了狄家叔侄！永遠住在谷中照應！

卜窺宇的罪惡和仁慈，終於得到了他應有報答！而本書的一切恩仇，也到此結束了！

——全書完——

